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七六册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3.8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七六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群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

（二）

不著輯者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賈性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羣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提要

臣門

明辯 明見事情能辯別者

顏回聞哭 説苑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邊子辯辛檪之非 説苑

辛檪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檪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檪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檪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迷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孟子辯萬章非孔子之非 孟子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寺人瘠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何以為孔子乎

昭奚恤知詐 戰國策

楚國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

郭躬議刑 後漢

郭躬字仲孫為郡史辟公府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明帝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

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王重榮鞭瓜士 唐書

王重榮唐僖宗時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瓜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談於府擢右署

錢惟濟服盜 宋史

錢惟濟字巖夫真宗時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匕筯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為能吏矣

劉天孚按實民田 元史

劉天孚字裕民世祖時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官陞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潁鄧文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為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籍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為辨其罪章數上乃止

王忱辯詐 元史

王沈字允中幼讀書明敏有才識世祖特平章趙璧引見裕宗
潛邸語稱旨命宿衛掌籤穀計簿授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
副使駙馬伯忽冒數馳獵蹂民田沈以法繩之憲吏耿熙言歲
北京宣慰司積年逋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錠帝遣使覈實熙濯
事露擅增制語有弁打筭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十二字追
紫官吏至數百人沈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

明斷 明見是非能剖决者

張良斷嶢關因解可擊 前漢

張良從沛公入武關公欲擊嶢關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
其將屠子賈豎易動以利可使人為疑兵却令酈食其持寶啖
之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良曰此則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因遂擊秦兵大破之

兒寬斷封禪宜帝自定 前漢

兒寬武帝時為左内史時議封禪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
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
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
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
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
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
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
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曹攄詰門士 晉書

曹攄字顏遠晉惠帝時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
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
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
燎寒耳詰之果服

符融辨盜 晉書

符融字博休前秦主符堅季弟也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
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
昏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
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
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

于仲文决獄 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周文帝時為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
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于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
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

于仲文决牛 北史

于仲文周文帝時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
兩家俱認州郡久不决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
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
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
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劉徽柔察奸 金史

劉徽柔字君美金熙宗天眷二年擢進士第遷洪洞令徽柔明
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

訴哀切微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
具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張詠對換章彥家財 事文類聚

張公詠宋太祖時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貨不平公撻
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
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
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
莫不服

韓琦引乳醫辨誣 事文類聚

韓忠獻公琦宋仁宗時知洋州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
兄之子為他姓又賂其嫂而冢之盡取其奩橐嫂姪訴于州申
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

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
視之衆皆伏罪

韓絳殺青 宋史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仁宗時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知開封
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巳
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青窮治蓋其母
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孫唐卿斷盜母之喪 宋史

孫唐卿字希元仁宗時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
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
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州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
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程顥辨詐 宋史

程顥宋神宗時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
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
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
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
謝

李南公察姦 宋史

李南公字楚老宋神宗時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
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械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
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婺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誣
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
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齔尚何爭命歸兒族

程顥辯誣 宋史

程顥宋神宗時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
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
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
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石公弼治奸詐 宋史

石公弼宋徽宗時為漣水丞俟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
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校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
之乃公備與寓谷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
詭為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辜

婁機判域地 宋史

婁機字彥發孝宗乾道二年進士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域

發地遇石復崇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

包恢辨狀後疏字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憾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

李孝壽杖僕 宋文類聚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詈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其狀走府曰秀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具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敬儼辨偽平刑 元史

敬儼字威卿成宗大德九年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偽為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離職是必屋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

長孺用計決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揶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又羣嫗聚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長孺以步搖歸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為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

王約原情決獄 元史

王約字彥博仁宗即位拜河南行省右丞皇慶改元召拜集賢大學士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歐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訐其弟厭詛者讞之則曰我求嗣也衆援時曆驗其日良信乃立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

守法 堅持法度不移易者

芊尹文斷司馬子期之旗 新序

平乃文荊之歐鹿彘者也遇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長拖地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司馬子期伏軾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荊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不亦可乎期悅載之王所王以斷旗之故王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乃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李離伏劍 史記

李離者晉文公之大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楚莊斬輈 說苑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趙奢治賦 史記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叔向議三姦同罪 國語

晉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張釋之止車 前漢

張釋之文帝時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張釋之平法 前漢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

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胡建斬姦 前漢

故建字子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谷永奏薛宣執法 事文類聚

薛宣以明習文法漢成帝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衆卿以充其缺竊見少府薛宣才茂行潔達於從政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何湯閉門 後漢

何湯字仲弓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詰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鈎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賞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

樊儵理獄 後漢

樊儵字長魚宏子也嗣壽張侯拜長水校尉徙燕侯其後廣陵王荊有罪明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陳蕃殺冀使 後漢

陳蕃字仲舉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請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

朱穆呵士 後漢

朱穆字公叔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陳蕃罪非禮 後漢

漢桓帝時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徐璆舉奏 後漢

徐璆字孟玉漢靈帝時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

于禁斬豨 魏書

于禁字文則漢獻帝時為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操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也益重禁

滿寵訊彪 魏書

滿寵字伯寧漢獻帝時曹操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耳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楊沛捽黃門頭 魏書

楊沛字孔渠漢獻帝時曹操輔政轉為護羌都尉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曹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轊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自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操操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

高柔奏請告者 魏書

高柔字文惠魏文帝時為廷尉時儀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司馬芝決獄 魏書

司馬芝字子華文帝時為河南尹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勑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

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劾縣考竟擅
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
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

武侯戮謖 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蜀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六年春揚聲由斜
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拒之亮身率
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叛魏應亮關中響震諸葛亮征張郃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
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
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遂戮謖以謝眾亮為之流涕自臨祭之
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
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
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孫策斬逃 吳書

孫策字伯符漢獻帝時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
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時袁術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袁術常
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
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
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呂範與財 吳書

呂範字子衡孫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
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
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
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劉頌詳平 晉書

劉頌字子雅晉武帝時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
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
號為詳平

荀晞義殺弟 晉書

荀晞字道將晉惠帝時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練
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
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
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
如此

張興世止吹鼓角 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孝武時補南中郎參軍督護明帝即位進龍
驤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仲子愛
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
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
田舍公所吹

李安人斬盜 南史

李安人宋明帝時為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元徽初除司州刺
史領義陽太守後又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
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
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

游肇不從降恕 北史

游擧華鍔宣武帝為廷尉帝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
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趙綽據法論刑 北史

趙綽字士倬性質直剛毅陳宣帝時隋文帝為北周丞相時知
其清正引為録事參軍文帝受禪為大理丞處法平允每有奏
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諫曰律者
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納之時故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
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
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
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
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
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

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高熲將下斬之綽曰陛下寧可
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將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
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
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
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
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柳彧復切諫乃
止

周搖質直 北史

周搖字世安周閔帝時為晋州總管時隋文為定州總管文獻
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

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文帝以其
奉法甚嘉之

劉行本駁元肇蒙賜 北史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為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時雍州別駕
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
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劉行本駁之曰律
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
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源師執法 北史

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隋煬帝時拜
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
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

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
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趙綽執法一心 憲文財殿

趙綽隋煬帝時為少卿時刑侍辛亶嘗衣緋褌上以為厭蠱將
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上怒將斬之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
上入良久乃釋之賜物三百段

李素立諫論 唐書

李素立唐高祖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
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
大業經始柰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

李乾祐執法 唐書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

大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段志玄拒使 唐書

段志玄事唐太宗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戴胄議刑 唐書

戴胄字玄胤時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

戴胄執法 唐書

戴胄字玄胤唐太宗命為大理少卿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

狄仁傑平恕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狄仁傑斥惡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乏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群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

劉藏器劾還妄 唐書

劉藏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為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

馬懷素守法 唐書

馬懷素字惟白唐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褘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從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

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闊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illegible]失聖心既付臣按狀能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

裴懷古理冤 唐書

裴懷古唐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杜景佺擢職 唐書

杜景佺唐武后時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輙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

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

宋璟請按月將罪 唐書

宋璟唐中宗時遷黃門侍郎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袁從一縛奴送獄 唐書

中宗時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驅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

蘇瓌廷諍 小學

蘇瓌字昌容唐中宗神龍初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文黨徧岐隴間相煽訹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伺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

薛謙光不避權勢 事文類聚

薛謙光唐睿宗時拜御史大夫時僧慧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

奪百姓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張說執奏濫刑 唐書

張嘉貞唐玄宗時遷中書令時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也乎

韓休言去大姦 唐書

韓休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

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玄宗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崔隱甫執法不回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略无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无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羣僚側目

李光弼斬衆 唐書

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李光弼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柳渾論律 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李晟殺田希鑒 唐書

李晟字良器事唐德宗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晟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豈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守者拒元膺見擢 唐書

呂元膺字景人德宗時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

袁滋不署 唐書

袁滋字德深唐德宗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

王彥威據法 唐書

王彥威唐憲宗時舉明經甲科累仕至學士兼史館修撰時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人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

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柳仲郢明刑 唐書

柳仲郢字諭蒙憲宗元和末及進士第後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〻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

牛僧孺直諫 唐書

牛僧孺字思黯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

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

韋子溴斂豪 唐書

韋子澳改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

李石論兵民一體 金史

李石字子堅世宗時有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拯問自是軍民之爭遂息

元忠拒公主之屬 金史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寘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

李仲略懲惡 金史

李仲略改吏部郎中遷侍郎燕苑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世宗命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

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完顏仲德杖李德 金史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進士第歷仕州縣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完顏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哀宗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求寬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

馮璧劾二將 金史

馮璧字叔獻金宣宗時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將託疾嘗私聞寇殆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邪璧嘆曰雎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

馮璧擬斬牙吾塔 金史

馮璧字叔獻金宣宗貞祐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金宣宗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璧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

馬仁瑀論兄子如律 宋史

馬仁瑀宋太祖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遇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

祡成務笞慢吏 宋史

祡成務字寶臣判尚書刑部本司小吏倨慢成務怒而笞之吏擊登聞鼓訴冤有詔問狀成務歎曰忝為長官杖一胥而被劾何面目據堂決事邪乃求解職

孫瑜出使 宋史

孫瑜字叔禮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黠吏之亡狀者民大苦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

錢惟治妻族杖背 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廢王俶之長子太宗時進檢校太尉一夕廐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劒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

蔡齊諫以恩廢法 宋史

蔡齊字子思宋仁宗時拜樞密副使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大后姻家未更赦復官蔡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

曹修古請罰晏殊 宋史

曹修古字述之事仁宗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

請付所司劾治帝閣立命答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

王吉甫寬平 宋史

王吉甫字邦憲舉明經練習法律為大理平事累遷丞正神宗時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廷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鞫之吉甫議當答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答大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氐類此

苗時中論囚 宋史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神宗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沈畸追問內使 宋史

沈畸字德侔徽宗時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帝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撒蠻直言諫王 元史

撒蠻者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脫脫之父也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處其右 大槩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況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孛羅御命遷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撒蠻因進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由是有意大任之會以疾卒不果

趙璧按律論刑 元史

趙璧字寶仁成帝時改為樞密副使率水軍追宋將夏貴舟師大敗之遷中書右丞冬祀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竈下已甚汙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

虞集黜劉生失禮 元史

虞集字伯生受學吳澄時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成帝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郡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

慶童除患 元史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平章至正十六年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約結同黨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為患慶童言于丞相達識帖睦邇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

正法 正其法以罪人者

子產明公孫黑罪殺之 左傳

昭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趙禹與張湯論定律令 前漢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武帝時遷為御史帝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 裾讀作倨 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諸葛豐抑挫豪強 前漢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擢為司隸校尉舉無所避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謂[illegible]於上也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溫嶠削去王敦畫像 晉書

溫嶠晉成帝時為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柳公綽誅姦 唐書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竇建德斬奴還王軌首 唐書

竇建德隋末自為王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等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

朱珍斬仁遇徇軍 五代史

朱珍唐昭宗時為朱全忠將善治軍士時秦宗權遣盧瑭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全忠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全忠大喜曰賊在吾郊若盜吾麥奈何今

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

張錫善判 宋史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官棣為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横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于法至宋初擢錫為給事中

趙昌言議斷獄 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冦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進世家為限遂寢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

相威鞫奸臣俘略為民 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有旨命相威及知樞密院悖羅自開平馳驛大都共鞫之阿合馬稱疾不出悖羅欲回相威厲聲色曰奉旨按問敢回奏邪令輿疾赴對首貢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諭相威曰朕知卿不惜顔面後命還南行臺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撿覈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三萬二千餘口並放為民

相威奏執昔里伯 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縱兵肆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攝錢唐津渡閱治之得釋者以數千計昔里伯遁還都奏執還揚州治其罪

袁裕治妬服辜 元史

袁裕字仲寛世祖至元十九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為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

張思明持法峭直 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武宗時為戸部尚書条議中書省事至大三年拜中書参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径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久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為工部尚書帝聞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

納麟請設官治僧獄 元史

納麟順帝至正二年除江浙行省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州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

治獄

能平治獄訟者

寒朗辨誣悟帝 後漢

寒朗字伯奇後漢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illegible]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

高柔察色服姦 魏書

高柔字文惠仕魏曹操爲廷尉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

韋鼎斷獄如神 南史

韋鼎字超盛隋文帝待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詃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以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

司馬悅辨刀削 北史

司馬悅字慶宗魏世宗時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

妖竊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崔昂即獲真狀 北史

崔昂字懷遠齊文襄時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拘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邪憑甚以為愧

蘇瓊悉獲實驗 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孝昭帝皇建中賜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微捻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

楊汪曲盡人情 事文類聚

楊汪隋文帝時守大理卿帝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一朝而奏曲盡人情帝甚嘉之

薛胄識偽 守北史

薛胄字紹玄隋文帝時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途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

劉保勳按獄奪奉 宋史

劉保勳字修業保勳少好騎射後唐清泰中裁十許歲攝潞州左司馬隨父署彰德軍衙內都校父卒補供奉官習刑名之學頗工詩因獻詩宰相桑維翰奇之知開封府寡婦劉詣府訴夫王前娶子元吉寘堇食中毒已將死按驗獄成元吉妻撾登聞鼓訴冤事下御史臺其實劉有姦狀元吉知之劉慙悸成疾故誣告之保勳坐奪奉三月

趙德彝平冤 宋史

趙德彝字可久魏王廷美子也宋太宗時判沂州有儒生一怨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怨抵獄將寘於法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候未幾果獲殺人者怨遂得釋

宋韓億推金獲實 宋史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時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盡直以病

慳殘先未遂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語釋不問

杜衍理冤 宋史

杜衍字世昌仁宗時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為作辨獄記尚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詔為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

包拯察奸無隱 宋史

包拯字希仁仁宗時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張逸誅守囚者 宋史

張逸字大隱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卽誅之蜀人以為神

單煦縱食獲盜 宋史

單煦字孟陽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渭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

陳希亮察冤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時知房州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逐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

魏琰平冤 宋史

魏琰字子浩仁宗時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次于瓘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黜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詆弱者財所以自斃覬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財而為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

劉夔釋疑 宋史

劉夔字道元進士第補廣德軍判累遷尚書屯田員外英宗即位遷吏部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

葛密得情不矜 宋史

葛密宋英宗時以進士為光州推官孜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

陸佃閱實免死 宋史

陸佃字農師哲宗時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唐恪獲盜釋無辜 宋史

唐恪字欽叟徽宗時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

李祥審誣詳密 宋史

李祥字元德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因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

徐誼釋冤 宋史

徐誼字子宜知徽州陛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建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冤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

劉宰斷獄 宋史

劉宰光宗時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詞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也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其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從人借縣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斃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匈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鞫之匈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詰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其氏所租匈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怨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杜杲辨誣得實 宋史

杜杲字子昕宋理宗時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

劉應龍辨盜 宋史

劉應龍字漢臣理宗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遥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詭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

許楫釋佃者 元史

許楫字公度元世祖至元間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

富民有戰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己款伏
捕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

劉正閱牘追課 元史

劉正字清卿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
尚書户部令史至元八年從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校逋欠正掌
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
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决正察其冤遍閱吏牘
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
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
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
釋正由是知名

商琥釋冤罪誣 元史

商琥字台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
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戍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其家誣為
反具琥知其冤罪誣者而釋之

田滋辨理詳明 元史

田滋字榮甫元成帝時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
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
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
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
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
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

伯嘉訥平冤 元史

伯嘉訥阿沙不花子也廉直剛敏憂國如憂家元武宗時嘗為
京尹屯儲衛誘小民梅東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為盗而
掠其貲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之盡得其冤狀白丞相
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韓若愚知冤 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武宗時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
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為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
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

汪澤民知枉 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仁宗延祐初
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
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
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
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
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

楊不花精斷 元史

楊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
應對稱旨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
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
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
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
民饑先捐己貲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

汪澤民問獄立具 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仁宗延祐五年登進士第累遷南安路總管府
推官鎮守萬戶朶兒赤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

訴郡同僚畏朶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朶兒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珍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珍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鞫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

鄧文原獄按詳明 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仁宗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賍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盗有司得盗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投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

自當疑寃 元史

自當元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有以寃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舁至其家臠之置數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為寃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贓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寃始白人以是服其明

蘇天爵決獄 元史

蘇天爵字伯修文宗時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寃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巳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斮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污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

汪澤民視刀 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元順帝時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箠楚潛往它僧所殺之明日訴官它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王思誠按治明斷 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順帝時為監察御史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愬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成竟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

復讎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贓實其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瘐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為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欺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感夢鞫獄 有感於夢鞫問囚獄明驗者

黃榦夢井 宋史

黃榦字直卿宋寧宗時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張洽遇夢決獄 宋史

張洽宋理宗時改袁州司理參軍民有殺人賄其子狀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平刑 刑得其中致囚無冤者

子罕言同罪異罰 左傳

魯襄公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轡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華弱為司馬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張釋之議法與天下公共 史記

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由此天下稱之

崔篆釋囚 後漢

崔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

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篡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漢光武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慙愧漢朝遂辭歸不仕

張敏議輕侮法 後漢

張敏字伯達章帝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盧毓引經駮議 魏書

盧毓字子家獻帝時為吳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床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

殷仲堪議擬公正 晉書

殷仲堪晉孝武帝時授荊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歐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歐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徐羨之善議埋子之罪 南史

徐羨之字宗文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稍遷太尉後加尚書僕射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何承天平誤射人罪 南史

何承天宋武帝永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邢蚪駮奏 北史

邢蚪字神虎魏宣武時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時鴈門人有

害毋者八坐奏轘之而豬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畚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濟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宋世軌舍從 北史

宋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齊文宣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比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嚴善思審獄 唐書

嚴善思名譔以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搆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

蔣乂論法止及其身 唐書

蔣乂字德源唐中宗時遣兵部郎中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朞可乎曰朞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盧姚執奏 唐書

盧懷慎明皇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業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

裴遵慶議刑活人 唐書

裴遵慶字少良唐玄宗時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赦數十族

李峴議罪不怒上 唐書

李峴吳王恪孫也唐肅宗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東京初平陳希列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李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之意且羯胡亂常誰不

凌汙衣冠弃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鐵砧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况河北殘孽刼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因敵猶鬬况數萬人乎於是詔與呂譓皆讞讞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家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覘力也

阿沒里諫免連坐 遼史

耶律阿沒里字蒲鄰遥輦嘲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遼景宗保寧中為南院宣徽使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立禁捕法盜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有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為令

李石議免緣坐 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也天會八年除禮賓副使累官後拜太尉尚書令進封平原郡王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世宗從之緣坐皆免死

越王永功明斷 金史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除刑部尚書為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侍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憇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邉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搒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黄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永功發其罪戮內肅然

梁肅釋無辜 金史

梁肅字孟容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肅擢大名少尹金海陵王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釋出者十八九

賈鉉論偽印得原 金史

賈鉉字鼎臣金章宗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黄紙大書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篆作寶様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欵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偽寫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黄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章宗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

楊雲翼論渡河民無罪 金史

楊雲翼字之美宣宗時拜禮部尚書後改御史中丞河朔民十

有一人為游騎所迫溺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楊雲翼曰法所
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兵所迫奔入於河為逭死之計
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

竇儼上疏論淫刑 宋史

竇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高祖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
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為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
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
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
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盖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
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臠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
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劇可久執論楊瑛免死 宋史

劇可久字尚賢周太祖廣順初為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思美妻
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冀以大辟有司鞫
治瑛瑛具服可久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殺
瑛召可久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邪可久執
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

趙普不罪無辜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時人周世宗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
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宋太祖拔滁州宰
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
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鞫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
州軍事判官

蘇頌定法 宋史

蘇頌字子容宋仁宗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院宋
神宗時知審官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
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
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
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容不差官比
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
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
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
外遂為定法

宋張洞議罪教令者 宋史

宋張洞字仲通仁宗時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弟柳使鞭其
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
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
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
如洞言

孫覺誅首 宋史

孫覺字莘老神宗時運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
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梃與我半夜抉
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
為例

范百祿多所平反 事文類聚

范百祿字功父宋神宗時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鬬殺
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
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可

假則不可百採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

宋燕肅疑獄聽讞 事文類聚

宋燕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

袁裕止誅首惡 元史

袁裕字仲寬世祖中統初為中書右司掾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隷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産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隷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録囚至縣疑其大寛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崔斌止誅其首 元史

崔斌字仲文世祖至元十年進湖南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為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来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

子昂議刑允當 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元世祖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虚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虚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劉肅斷無冤 元史

劉肅字才卿金宣宗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為尚書省令史時有盗内藏官羅及珠盗不時得逮繫花人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盗無正贓殺之冤宣宗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為汝具奏辨析之奏入宣宗悟因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為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摘首繫者不加賦民遂殷富潁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為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艱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元世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安撫使

太初名言 元史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成宗特為中書掾以年勞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披閱成牘多所平反改右司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者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為名言大德八年

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邪

韓若愚言輕刑 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元仁宗皇慶元年改刑部郎中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

蓋苗執法 元史

蓋苗字耘夫幼聰敏好學善記誦登進士第元順帝至正四年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

失刑 刑罰未為允當致有冤者

顧覬之論刑過情 南史

顧覬之字偉仁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時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刳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藏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

理冤 申理冤枉者

朱勃訴馬援之冤 後漢

朱勃字叔陽光武時為雲陽令以馬援之功被讒見廢乃詣闕上疏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備於衆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矦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書奏報歸田里

辛術總理民事 事文類聚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

文宗開之藝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為行臺欲埋邊民冤枉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

柳晟理辜 唐書

柳晟德宗時擢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詒悔不聽凡三上帝意解通玄得減死

孫德淵辯枉 金史

孫德淵字資深世宗時選沙河令有盗秋桑者主逐捕之盗以乂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盗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盗遂引服

伯嘉理冤 金史

完顏伯嘉章宗時累官莒州刺史讞蜀縣盗伯嘉曰飢寒為盗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盗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

李復亨察奸 金史

李復亨字仲修章宗時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盗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蠟馬血火煆之則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盗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

盧克忠釋冤獄 金史

盧克忠海陵王時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賊殺主人財而去有司報假宿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

邊珝辯誣 宋史

邊珝字待價太祖開寶中掌永安軍榷貨奏徙務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郡收尉因之官吏推劾累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詔珝案鞫盡得其實乃富民以私憾誣告尉即反坐之

王化基辨禹錫誣 宋史

王化基太宗時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時柴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因訊其事王化基為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為長者

向敏中辨僧冤獄 事文類聚

向敏中宋真宗景德中留守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盗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

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閗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捉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明

程戡正殺毋人罪 宋史

程戡字勝之少力學真宗時舉進士甲科累遷通判蘄州徙處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仇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

唐肅理商人之寃 宋史

唐肅字叔元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真宗時舉進士從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具獄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

張昷之理王申之寃 宋史

張昷之字景山真宗時進士及第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勲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昷之㽹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

司馬旦立見情偽 宋史

司馬旦字伯康温公光之兄也清直敏彊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仁宗時以父任為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爾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為姦譣十年不决旦取案一閱情偽立見黜吏十數輩寃者以直又幷元慶宗欺鄉里莫敢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

姚仲孫決疑獄活人 宋史

姚仲孫字茂宗早孤事母孝仁宗時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繫掠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幸毋遽決蕫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邛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詰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惛老事多決於仲孫

張存辨劉平寃 宋史

張存字誠之仁宗時為陜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為讒枝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

胡宿畨獄 宋史

胡宿字武平仁宗時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緇閱深其本辭盖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楊告疑誣得真盜 宋史

楊告字道之仁宗時通判江寧府盜殺商人繫舟沉死江中有被誣告者答服獄具告疑其無狀後數日果得真盜

唐義問辨明敘雨 宋史

唐義問字士宣宋哲宗元祐中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
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
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

守道辨吉守誣寃 宋史

歐陽守道度宗時吉州有賢守而大家銜之厚誣以贓者下其
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君郡
守吾使也寃莫甚於前守寃不直而呉使於禱使方辭矣匹婦
藏寃旱或三年寃在民牧害豈其小及躍千餘言或迂笑之守
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

唐震治疑獄 宋史

唐震字景實既登第為小官度宗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
安府時滑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會府有具獄將寘辟

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後知信州
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
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
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

劉秉恕決獄明允 元史

劉秉恕字長卿世祖至元元年拔淄萊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
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頼以不死他所至皆
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

趙孟頫雪寃見斜 [illegible]史

趙孟頫世祖欲使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
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
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

[illegible]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
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至元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
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掀兒者役於鹽
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掀兒既
誣服孟頫疑其寃留弗決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

陳祐辨誣構 元史

陳祐字慶甫世祖時除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肄木昌
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為人誣構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
法祐力辨其寃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持
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李好文劾使辨誣 元史

李好文字惟中順帝至正四年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

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訪使曾文
傳僉事乞馬兒王武事文傳死乞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
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
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
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

貢師泰詳讞疑獄 元史

貢師泰字泰甫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
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
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絣為史等所劫史憊作富民
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
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綱海中因盜網中魚為魚者所殺史
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寃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為

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塋商奪其所賫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逐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嘗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高嘗為姚行用實非是造孫既舍姚因加罪於高而嘗與孫有隙故并連之嘗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爰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嘗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冤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為諸郡第一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矣

申枉

伸訴枉屈者

鄒陽引事比類 史記

鄒陽游於梁與吳人莊忌淮陰枚生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獄中上書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壁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逄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

劉隗奏淳于伯之枉 晉書

劉隗字大連元帝時為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奏曰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請免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

岑文本辨父 唐書

岑文本字景仁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座嗟賞遂得直太宗貞觀元年除秘書郎

安恒申元忠冤 唐書

唐武后時誣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忠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憑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兼政樞博遠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猷怠讒佞熾結水火相攻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猱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君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憑附不閱數朞位勢隆極指為獻誦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

虜方強賊欽重困而自縱說惑推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麗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檥爭鋒朱雀之門閶闔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褫奪榮寵剪其羽翅無使驕橫於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張儉中理存恤 遼史

張儉興宗重熙年間為中書令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中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歿矣乃從之

劉仲洙辨冤 金史

劉仲洙字師魯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瑴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書力辨帝從之既復瑴官爵而黨禁遂解

李昉訟李嵩冤 宋史

李昉字明遠太宗時居宰相位晉侍中李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冤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册矣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

林大中言旌表降官 宋史

林大中寧宗時罷官歸外居十二年未嘗以私書問要路以仵閻嚮譚之上客至謝杞菊取誤魚觴酒賦詩時以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韓侂胄書大中曰吾為久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侂胄既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兩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為中傷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真輕重而旌別之以仰彼罪者之冤

元明善辨白復掾曹 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成宗時陞南臺掾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始明善在江西時朱瑄為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為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為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三

臣門

庸将 無謀畧自用致敗者

玄謨自用敗師 南史

王玄謨字彥徳宋文帝時為寧朔将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将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来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伏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内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壊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

将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将士並懐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畧盡蕭斌将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将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于仲文縱敵致敗 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仕隋煬帝遷左翊衛大将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回撃大破之至鴨渌水高麗将乙支文徳詐降来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徳者必擒之至是文徳来仲文将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徳尋悔遣人紿文徳曰更有言議可復来也文徳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毎戰破賊文徳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髙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徳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鋭追文徳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顔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将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禀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将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将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房琯用古法致敗 唐書

房琯字次律玄宗時拜文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琯請自将

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琯持節出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戸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參謀琯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将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将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将北軍自奉天入琯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革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悊皆降賊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程宗楚縱兵劫掠致敗 唐書

唐僖宗時秉與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黄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荊襄遣林言尚讓冠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衰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薄咸陽俄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傅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選銳卒五千以白帮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帮肆為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讙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

具臣

尸位素餐備員名者

沈約自負 南史

沈約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仕良武帝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輙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王嶷癡昏 北史

王嶷字道長魏孝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崔損避嫌 唐書

崔損字至無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病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卜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殞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歷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

張士遜號和鼓 宋史

張士遜字順之事宋仁宗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卒年八十六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為行服後既在樞以姿追封南陽縣大君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險人構陷善良必搖朝廷姦偽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嘗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

楊偉清慎亡補 宋史

楊偉字子奇仁宗時累遷尚書兵部郎同修起居注清慎無治劇才常秉小笏以朝知制誥缺中書以偉名進仁宗曰此非秉小笏者邪遂命知制誥權諫院嘗曰諫臣宜陳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當時譏其亡補

王珪三旨 宋史

王珪宋哲宗時進金紫光祿大夫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

其文閎偉瓌瑋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鋒犀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某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達識帖睦邇無謀 元史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順帝至正十一年台州方國珍起海上達識帖睦邇奉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往招諭之明年盗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敢犯其境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行樞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盗勢日盛南北阻隔達識帖睦邇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為高下於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為意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帖睦邇即棄城遁于富陽萬戶普賢奴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嘉興亦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邇乃還

幸臣 諂媚獲寵幸者

鄧通謹身媚帝獲賜銅山 前漢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鄧通衣後穿如夢所見也文帝甚說尊幸之通亦愿謹雖賜洗外不欲出於是賞賜鉅萬官至上大夫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於是鄧氏錢布天下通常為上吮癰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齰癰太子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盗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韓嫣寵遇 前漢

韓嫣字王孫少與漢武帝同學書相愛帝為太子時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帝欲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從帝獵上林中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至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皇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

張放殊寵 前漢

張放嗣為漢成帝富平侯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鬬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上諸舅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請免放歸國以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為言出為天水屬國都尉以日蝕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視母公主疾疾瘳出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

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復放為侍中光祿
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
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徐義恭獲寵 北史

徐義恭小心謹慎魏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朋于懷中後義
恭諂附元乂乂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王叡寵遇彌翠 北史

王叡字洛誠姿貌偉麗魏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
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亦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
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
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
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門閣

道欲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
任轉重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又拜叡妻丁氏為妃叡出入惟
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閹宮防致前
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
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
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
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
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
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
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
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楊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
為之讚京邑士女謟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

班樂府合樂奏之

王仲興被寵 北史

王仲興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
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魏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
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
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
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
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廻馬圈侍疾
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
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
亦聳體而承望焉

趙修葬父 北史

趙修字景業父謐陽武令修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
力魏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
月間頻有轉授每授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
見其母修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
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
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
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
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
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

茹皓巧佞得寵 北史

茹皓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魏宣武時授左中郎將領直
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謟附者乃因薦

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
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
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
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昇關豫政事

和士開巧佞取寵 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
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
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為淳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
郎位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
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
槊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
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
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
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
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
侯呂芬詣宅晝夜扶侍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敕
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
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
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幸晉陽給假聽過七
日續發其見重如此

高阿那肱諂悅得幸 北史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北齊世祖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
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愛重又
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見為之言由是彌見親待後主
即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遷領軍大將軍并
用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和士開下而姦巧
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
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

韓鳳見寵 北史

韓鳳字長鸞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
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北齊後主居東宮年尚
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
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
府儀同三司子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
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敕喚顧訪出後方引
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
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
處衙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

祖珽專主機衡 北史

祖珽字孝徵齊後主時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封燕郡公勢傾
朝野珽又附陸令萱求為領軍後主許之陸媪又唱和之珽自
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
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
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
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
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
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
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

胥持國陰術遺賂取寵 金史

胥持國字秉鈞金章宗時人經童出身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薄欲藉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為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

韓熙載畜妓妾 宋史

韓熙載善為文江東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賓客生徒雜處唐後主煜以其盡忠言事每欲相之終以帷薄不修責受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即路煜留之改秘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而集頃之如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太祖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

權臣 專權擅勢欺君者

晉文公召王 左傳

僖公二十八年冬諸侯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宋大尹矯稱君命 左傳

魯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季武子中軍 國語

魯襄公十二年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

軍自是齊楚伐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江充收公主太子車騎 前漢

江充字次倩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漢武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没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惟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

董卓以鴻鵠自喻 事文類聚

漢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爾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

司馬師廢邵陵厲公 晉書

邵陵厲公時司馬師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嫚女德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又為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以承奉宗廟師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懷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炙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丞龐熙諫帝帝弗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恚望熙諫帝怒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誅郭懷袁信等

東海王越殺繆播 晉書

繆播字宣則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晉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起兵欲奉迎帝兵鋒甚盛播為越說河間王顒顒於是斬張方以謝山東諸侯後悔又以兵拒越及帝反洛播亦從太弟歸及帝崩太弟即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中書令帝委以心膂時越威權自己心惡播懼為己害因入朝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

奸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搢手涕泗
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

桓温殺戮 晉書

桓温字元子尚晉南康長公主晉哀帝時以功加侍中大司馬
都督中外諸軍事鎮姑孰晉孝武帝即位遣謝安徵温入輔温
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
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
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
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温
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
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
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
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

桓温廢海西公 晉書

廢帝海西公太和五年十一月桓温自廣陵屯于白石詣闕因
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内
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温因諷太
后以伊霍之舉已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
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宮靡立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
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
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
廟且昏孽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
孰不可懷今廢奕為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
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
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
桓温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
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
衛送東海第初桓温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
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
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第易誣乃言帝為閹遂行廢辱

桓温廢立威勢翕赫 晉書

桓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
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
帝詔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
布十萬匹温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温威勢翕赫
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
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
帝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

徐羨之殺義真 南史

徐羨之字宗文宋武帝時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廬陵孝
獻王劉義真宋武帝子也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
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
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道人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
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
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群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
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
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
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

失徳羨之等詩廢立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

戴法興行威 南史

戴法興宋前廢帝時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任同總己而法興巣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内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

蕭道成立順帝 南史

宋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蕭道成與褚彦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彦回黙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彦節既不受任彦回曰非蕭公無以一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

蕭鸞輔政 南史

宣城王蕭鸞輔政齊廢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録公命竟不與

于忠擅執朝政矯殺裴郭 北史

于忠為侍中領軍魏宣武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捴攝百揆奏中宮請即勑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姧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即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揔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禄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恵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禄職人進位一級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己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懐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為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恟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勲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歴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乃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為祟自知必死至是薨

宇文護誅李遠并植 北史

宇文護為晉公及周孝閔帝踐祚進李遠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又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

楊素致人畏附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進爵越國公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楊素矯詔追兵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進爵越國公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

楊國忠誅王鉷 唐書

王鉷唐玄宗時為御史中丞初與楊慎矜有隙鉷挾楊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為國忠謀奪李林甫政國忠即諷奏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邢縡事搆鉷誅死已代為京兆尹息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遷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疎薄之

路巖陰惡 唐書

路巖字魯瞻唐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為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右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為劍南西川節度使

朱全忠殺裴樞 唐書

裴樞字紀聖唐昭宗時遷兵部侍郎朱全忠尊朝權與樞善樞左遷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進右僕射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樞以為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柳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李克用上表止相 五代史

昭宗復以張濬為相晉王李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

曰若陛下朝以濬為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

安重誨擅作威福五代史

安重誨為人明敏謹恪唐明宗時為中門使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宋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

弘肇專權奪賜五代史

史弘肇守化元漢高祖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拜中書令漢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

李處溫擅立遼史

天祚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illegible]率百官詣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淳寢疾聞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幷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欹枕長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為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欲為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

史彌遠廢竑立昀宋史

寧宗性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侍溫或多笑語帝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會濟國公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彌遠日謀媒蘖其失於寧宗欲寧宗屬意於帝理宗也而未遂一日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及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揚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

阿合馬私擢用人 元史

阿合馬元世祖中統七年為平章尚書省事初立尚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為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

桑哥奏罷任職 元史

桑哥世祖時為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笞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蠻皆勳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敕罷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參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

世榮為國斂怨 元史

盧世榮世祖時為右丞相御史臺奏前奉旨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為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為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為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為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者甚衆世榮既以利自任懼怨之者衆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間帶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為收贖使為良民其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

燕鐵木兒專恣 元史

至順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方幼中豈能任邪明宗有子妥懽帖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鹵簿迎之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懽帖睦爾卒無一語酬之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瞀亂先是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薨

脫脫忌臺官劾弟 元史

脫脫順帝至正十一年為中書右丞相時汝潁之間妖冦聚衆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為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為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脫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

酷吏

非法殘人鍛鍊成獄者

郅都蒼鷹 前漢

郅都為濟南守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守至則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後以事免歸景帝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中都以漢法見殺

張湯巧詆 前漢

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之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武帝時稍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湯舞知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漁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所治即上意所欲辠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後坐事自殺

杜周深刻 前漢

杜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武帝

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逐捕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義縱掩獄盡殺 前漢

義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後為右內使武帝病鼎湖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以廢格沮事弃縱市

王溫舒好殺 前漢

王溫舒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亭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武帝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

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遷為中尉拜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坐匿豪吏滅族

甯成如狼牧羊 事文類序

甯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歐為胥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減彪

嚴延年屠伯 前漢

嚴延年字次卿宣帝時為丞相掾遷河南太守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陳咸地臼 前漢

陳咸成帝即位時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鈦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懾服令行禁止

尹賞虎穴 前漢

尹賞字子心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成帝時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

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
何葬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
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

樊曄嚴猛 後漢

樊曄字仲華光武時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
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
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
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 冀天水縣也 大笑期必死忿怒
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周紆刻削 後漢

周紆字文通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明帝永
平中補南行唐長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
平令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
而善為亂案條教為州內所則後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
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轉拜洛陽令下車
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
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
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
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
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
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
失中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王吉磔屍 後漢

王吉中常侍甫之養子也漢靈帝時為沛相性殘忍賤逆政事
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
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
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
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
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
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洛
陽獄

羊聃麤暴 晉書

羊聃元帝時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
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
鏁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罪當死以羊后是其祖姑應八
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其賜命獄所

劉湛殺吏 南史

劉湛宋武帝時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
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趙伯符苛暴 南史

趙伯符少好弓馬宋武帝時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
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時武帝甚嘉之
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
居而劫盜遠近無敢入境

伯符鞭吏 南史

趙伯符宋文帝時為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
被戮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蕭惠開卧虎 南史

宋孝武帝時譙東關表有大匠至蜀欲廣樹經略甚於敘述州
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不踈意廣克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
號曰卧虎

李洪之枉殺 北史

李洪之魏獻文帝時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
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刧同輕
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
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
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
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
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遣之
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
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崔暹瀬兒刺史 北史

崔暹字元欽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後魏孝文太
和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藉為御史中
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
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恡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
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腊州北單騎
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
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
被解

于洛侯拔舌 北史

于洛侯魏孝文時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
脛纒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
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
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
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
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時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
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李洪之刻害 北史

李洪之魏孝文時為秦益二州刺史設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刧
同有犯禁者宣告斬决枉害者至有百數而刻害之聲聞於朝
野暴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
赴京親臨大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
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
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帽防卒扶持出入徧
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

酈道元服盜 北史

酈道元字善長後魏宣武帝時為冀州鎮東長史行太守事三年
為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于他境

羊祉嚴虐 北史

羊祉字靈祐魏宣武帝時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為剛斷時
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

薛懷吉不厲清節 北史

薛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本不厲清節魏
宣武時為汾州刺史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己共為

婚姻多携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由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既指授兆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

盧斐酷暴 北史

盧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文宣帝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校事妄楊楊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

士文苛刻 北史

庫狄士文隋文帝開皇初拜貝州刺史士文至貝州發摘姦詔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

燕榮嚴酷 北史

燕榮隋文帝時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輙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及除幽州總管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箠命取之輙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尒況有過邪榜捶如舊

元弘嗣灌鼻 北史

元弘嗣隋文帝時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用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

王文同埋木橛刑豪猾 北史

王文同性明辯有幹用隋文帝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多而數之因令削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

趙仲卿號於菟 北史

趙仲卿性麄暴隋文帝時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輙至二百吏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輙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於菟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

趙仲卿深刻 北史

趙仲卿隋文帝時遷朔州總管後以功進上柱國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瑤雜物稱是

楊德幹威嚴 唐書

楊德幹高宗時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武懿宗搒楚 唐書

劉思禮謀反吉頊上變事武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因引近臣高閑生平所惡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搒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

武懿宗險酷 唐書

武懿宗以司農卿爵為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武后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吒忠義並為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剽為命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聽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血沬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阱中無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

侯思止誣罔 唐書

侯思止貧嬾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奴詭狠無良恒州刺史裴貞笞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武后特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即殺瑯邪王沖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絓鐙為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

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詭人効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誚之思止怒以聞后[illegible]獻可我以用之何所誚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慘刻 唐書

王弘義武后時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積蒿施氈罽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

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令侍御史胡元禮使領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待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

来子珣流死 唐書

来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惡武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塋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

来俊臣兇慘罔上 唐書

来俊臣天資殘忍甚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為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琊王沖反狀為續所抑武后以為諒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司止王弘義郭弘覇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衊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来俊臣或侯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顓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且為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匽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豬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死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顓以夷誅大臣為功乃奏因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輸死待日而決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對曰是因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視遽假仁傑襆帶立西廂綝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問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為合官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剺面訟冤僅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訟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瀼州

索元禮苛酷 唐書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乃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己若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讐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横木関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因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供訖衣冠氣𩲸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蒙為假子故為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周興入甕 唐書

周興少習法律中宗時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决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攺拜尚書左丞上䟽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與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與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興曰易耳内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為讎人所殺

姚紹之誣獄 唐書

姚紹之初以𤰈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烝嬪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麗減無所問因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呫囁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因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以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録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為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項辱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為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王旭三豹 唐書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中宗神龍初為兖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録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内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𩓐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姻劉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為讎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刻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内名士皆經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盤訐傑坐斥衛州刺史故旭益横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為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為劒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賕數百萬希虬使奴為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為上聞詔劾治獲姦賕不貲

胝龍川尉恚而死

敬羽暴忍 唐書

敬羽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玄宗時補邑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寖顯凶慝不能忍乃作巨枷號䟐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𤂺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兼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羽鞫劾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禪且仆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囚我狂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竪先是胡人康謙以貲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膝髁皆碎人視之以為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末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續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吉温慘刻 唐書

吉温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子姪奉父兄唐玄宗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得幸引温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蕭炅為河南尹御史遣温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炅不為末撓右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温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為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謁温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炅涌謁温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炅曰吾故人也炅揖乃去它日到炅府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為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炅使温佐訊温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搒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吏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復日終獄具林甫以為能温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熏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吉温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為奔走推鍛詔獄希奭文深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温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為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温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已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理坦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温低帽障面温怒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訴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鉷飛書言圖讖事委温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温父善見温襁褓時温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州鐵鏁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索筆自欵温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温所教温謝曰丈人毋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識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誅連數十族是時温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温推事未窮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

問震以烈威隨問輙承無敢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

逢吉獄靜 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閤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輙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因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劉銖名杖 五代史

劉銖漢高祖時為永興軍節度使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

高閭山違法行刑 金史

高閭山宣宗時改遷單州刺史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削一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

合住黨類以酷聞 金史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性復殘酷或言赴恆州朝廷羈其親屬合住出怨言曰殺卻我即太平矣宰相以為清理斬之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為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翰璧號馮劊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趙彥韜鞫盜 宋史

趙彥韜為興州義軍裨校太祖乾德中故蜀主孟昶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蠲為諜至都下彥韜潛取昶與并州蠟丸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并赦遇蠲出師西討並以為鄉導克興州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還本州刺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為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以物鞫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探取其心肝民家詣闕訴冤太祖怒令杖配蔡州

蘇曉深刻 宋史

蘇曉字表東初事漢祖鎮太原太祖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先是朝廷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間守信盜官錢鉅萬既受代為部下所發守信至中牟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案之逮捕其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李即守信息女守信常用木為筏以遺適曉得守信所送書以進太祖將捨之曉上章固請寘於法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隱沒官錢擢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賜金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監在京商稅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曉深文少恩當時號為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

周瑩酷濫 宋史

周瑩太宗潛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福州卒纔數百補劇賊千餘還供奉官又使綏綠州按邊事

選奏稱旨權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為變瑩擒獲之逮捕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為酷濫

惟濟慘毒 宋史

錢惟濟字嚴夫仁宗時知定州不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燒銅錢灼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多此類

錢惟濟苛忍 宋史

錢惟濟字嚴夫宋仁宗時加檢校司空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牽蔓滿獄重囚棄市或斷手足探肝膽用以威衆觀者色動而惟濟自若也

韓縝乳虎 宋史

韓縝字玉汝神宗時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

李稷嚴忍 宋史

李稷字長卿神宗時用蔭爲管庫擢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修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從素然陷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為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詔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從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

蔡確慘掠諸囚 宋史

蔡確字持正神宗時舉進士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鄧綰薦為監察御史好險不常善逢人主意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為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苑有罪且許使吏為使者微伺閒因稱冤輒苦辱之語頗疑其濫逮遣諫官及內侍審其實設言不冤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循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逮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

專殺 不待主命而擅殺人者

冀芮妄殺 國語

晉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大夫丕鄭與客將行事冀芮曰鄭之施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

晉欒書殺三郤 國語

晉楚鄢陵之戰獲王子發鉤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

原缺第四十七葉

巴陵哀王劉休若擅殺夏寶期 南史

宋巴陵哀王劉休若宋文第十九子也鎮雍州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啓宋明帝殺之慮不許啓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勑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雖加杖三百

于忠矯殺韋儁 北史

韋儁字穎超早有學以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為州里所稱魏孝文帝時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禮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皆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悲傷焉

朱珍殺唐賓 五代史

朱珍梁太祖朱溫時為淄州刺史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劒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以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耶存等退珍遂縊死

張全義怨殺監軍 事文類聚

唐莊宗朝張全義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為譏己大怒笞殺之

馬希聲矯令殺高郁 五代史

馬殷字霸圖唐明宗時封楚國王高郁為殷將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荊南高季昌患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時殷子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為然遂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太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

王彥昇殺韓通見棄 宋史

王彥昇字光烈性殘忍多力善擊劍號王劍兒周世宗時遷龍捷右第九軍都虞侯累轉鐵騎右第二軍都校宋太祖北征至陳橋為衆推戴彥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於路逐至第殺之初太祖誓軍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聞通死意甚不樂以建國之始不及罪然終不賜節鉞

蔽賢 忌賢能而不舉者

李林甫忌士不中選 唐書

唐玄宗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以為野無留才

馮宿畏中官不取劉蕡 唐書

馮宿唐文宗時為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劉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疏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

王安石忌司馬光 宋史

王安石為相神宗欲用司馬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

爭功

爭奪他人之功歸於己者

公子圍爭穿封戌所得囚 左傳

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今安豐也)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聚斂

畏尅聚斂財賦者

楚子常蓄貨奔鄭 國語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而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財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頤食熊蹯不獲而死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蕭世訢蓄斂 南史

梁蕭續字世訢多聚馬仗蓄養趫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

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遺中録李絳撰 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壹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

王遂獻羡貲 唐書

王遂好興利操下以嚴唐憲宗時為柳州刺史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即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清獻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耕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察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為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辨卿職换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餓而賦誅遂薄羡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

王鍔貨貲 唐書

王鍔字昆吾唐德宗時選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鍔租其廛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裒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鍔之財

孔謙苦民被殺 五代史

孔謙唐莊宗以為度支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

王章括隱 五代史

王章仕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錢鏐掊斂奉中國 五代史

吳越王錢鏐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不興荊楚諸國相次歸命子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

合周括粟殘民 金史

金哀宗時內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

執而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于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愛曰白之参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邪存百姓邪當時皆莫敢言

桑哥增課 元史

桑哥元世祖以為尚書右丞相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欽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為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定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如所議行之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四

臣門

苛刻 為政瑣碎深刻者

諸葛豐以刑名見黜 前漢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時擢為司隸校尉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脩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

劉類闚察 魏書

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魏齊王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

察使伊伯兜五官掾孫獬入頓頭責之獬以實對類自愧不
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
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
是死人使來見我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
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
猶不能自改

田式政尚刑殺 北史

田式字顯標初仕周政尚嚴猛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
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
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
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
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
式以為慢已立捶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
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
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弘靖被囚 唐書

張弘靖字元理唐憲宗時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
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為
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
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峻
刻軍賜專以法裉洽之官屬輕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
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
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
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衆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
辱不伏弘靖縶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殺
雍等殺之判官張徹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
徹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
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訹欲遷別館徹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
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
鴉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
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
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
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

張業厚斂見殺 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時張業用事業李仁罕之甥也唐明宗時為節度
使昶即位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為相
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
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

楊邠不知大體 五代史

楊邠漢高祖時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
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
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
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

王章增估見殺 五代史

王章漢隱帝時為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太祖用兵西征
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時剝削其下民甚苦之及百官俸廩亦
皆取以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

估章猶慮不能滌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麴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張瓊被石漢卿誣 宋史

張瓊為牙中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代為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為巫媪二人銜之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隷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畏又誣毁太宗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建隆四年秋郊禋制一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亂下氣垂絶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

陳堯咨不循法 宋史

陳堯咨字嘉謨太祖時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黄目黄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

張雍三急 宋史

張雍仕宋真宗為兵部侍郎性鄙吝挂事勤恪善為米鹽苛察以肅下恃其清幹受遇於時益矯厲以取名譽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帑兵會賓佐糲食而已在三

司賀瀕籍有投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為時論所詆

韓綱激變縋城脫走 宋史

韓綱仁宗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怨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衛帥衆刼庫兵為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為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

李中師深刻治辦 宋史

李中師字君錫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胥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宋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己及弼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洛人怨之

逢迎 迎合君意者

楊興因問譖周堪 事文類聚

周堪張猛為石顯等所譖漢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卿何邪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文粹迎合曹操殺孔融 魏志

文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漢獻帝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為軍諮祭酒與陛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曹操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顔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傅亮悟劉裕旨還都 南史

宋國初建除傅亮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

宇文愷以奢侈媚帝 北史

宇文愷宇安樂在周武帝時以功臣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公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裴蘊重輕由口 北史

裴蘊隋文帝時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禀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裴蘊增樂 北史

裴蘊隋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

裴蘊迎譖道衡 北史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裴蘊知隋煬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勃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

自知罪當誅閤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刻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裴蘊逢諸蘇威 北史

隋煬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檝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

王鉷進錢加使 唐書

王鉷中書舍人王瑨側出子也玄宗以為才進無狃市和糴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鷙擊狠噬鉷所推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鉷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閻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脚士大抵貲業皆破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廄使

周宗迎昇意見齊丘 五代史

晉天福年間南唐李昇照鑑見白髭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

李通道海陵伐宋 金史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珫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

張洎揣摩言事 宋史

張洎太宗時奏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大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

呂夷簡迎帝意廢后 宋史

呂夷簡字坦夫宋仁宗時為相章獻太后崩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歲中而以夷簡復相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

淹卒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袁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

黃潛善乘間誣殺歐陽澈 宋史

黃潛善高宗時拜中書侍郎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陳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

貶黜 以罪被譴謫者

馮衍守道見黜 後漢

漢馮衍字敬通為更始將與鮑永安集屯太原不降後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光武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

祖珽以讒閒見黜 北史

祖珽字孝徵齊後主時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封燕郡公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勑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

柳宗元貶永州 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

劉禹錫易連州 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唐憲宗時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裴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申錫易服俟命 唐書

宋申錫字廣臣文宗時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得罪貶開州司馬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

遺書朝野為咨閲

失聽良言　不用善言事敗而悔者

太子申不聽黄徐言被虜 史記

魏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急告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黄外黄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消軍遂大破

項梁不聽宋義致敗 前漢

秦二世二年項梁自號武信君起兵大破秦軍時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之

劉表囚韓嵩 魏書

韓嵩為劉表從事中郎方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也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助操嵩與別駕劉先說表曰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以為將軍計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乃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表以為懷貳陳兵見嵩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外貌儒雅心多疑忌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單能用曹操征柳城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操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曹操征表未至而表卒子琮舉州降

鄒隆不用趙誘之策致禍 晉書

鄒隆惠帝時為刺史被齊王冏檄使以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

會冏檄至主簿趙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飈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

虞綽不聽世南誡致禍 北史

隋煬帝大業初祕書學士虞綽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暱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君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並入官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欵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將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

忠嗣沮光弼之說 唐書

王忠嗣唐玄宗時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敘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

李惟岳不用從政言被殺 唐書

李惟岳唐德宗時襲父寶臣清江郡王定州刺史與田悅謀拒天子命谷從政諫曰上神斷紲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然後仇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兇獪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張覆宗矣後惟岳被殺于王武俊如其揣云

不聽良言 自是而拒人善言者

袁紹不聽田豐謀致敗 後漢

田豐事袁紹為[illegible]備擊沛乃自將征備田豐說袁紹曰

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機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操畏紹過河乃急攻備破之備奔紹紹進軍攻許豐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使敵疲於奔命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以為沮衆遂械繫之及紹敗軍遂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忤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袁紹既敗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高幹自矜致敗 後漢

高幹袁紹甥也靈帝時為并州刺史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張溫不聽紹謀被害 後漢

張溫獻帝時為衛尉董卓劫天子西都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者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袁紹不聽授諫延良被斬 魏書

袁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羅仇不納奇策 晉書

沮渠麴粥北涼蒙遜之伯父也言於兄羅仇曰呂王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呂光所殺

牢之不聽裕諫被縊 南史

晉安帝元興元年桓玄為荊州刺史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劉牢之拒之劉裕參其軍事玄至裕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裕與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尅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於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

陵亦豈可得之乎之竟繼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

向栩不聽范璩致死 南史

向栩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栩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誡栩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栩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栩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璩密請竣求相申救宋孝武嘗與竣言及栩事竟不助之栩遂伏法

李訢不聽璞言致禍 北史

李訢魏獻文帝時為相州刺史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

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帝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来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為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闡弟問之足可知委訢從其言又趙郡范㯹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為厮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大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㯹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㯹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詭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㯹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㯹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㯹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又知內外疾之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㯹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㯹曰公德於㯹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㯹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天穆拒琡言先征邢杲 北史

薛琡字曇珍魏孝明帝時元天穆討邢杲以琡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擾鄴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琡以杲為聚衆無名雖強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珍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然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廻師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琡行西兗州事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琡自隨尒朱榮破顥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誤國 無謀自用誤國家之事者

景延廣致契丹人冠 五代史

景延廣晉高祖時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晉出帝立議告契丹致

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入寇晉出
帝至澶州以延廣從皆無功乃出延廣為河南尹延廣居洛陽
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
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

蕭胡篤諂諛隳敗 遼史

蕭胡篤字合术衆胡篤為人便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道
宗大安元年為彰愍官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
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帝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
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剌離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
却及討邪律章奴以籍私奴為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胡篤
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
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辱命

出使辱君命者

盧昶使宋大怖 北史

盧昶字叔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魏孝文太和中無員外散騎
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
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
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
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
勿相矜夸見於貌色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
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卒非骨鯁大怖淚
汗横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愕
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

[illegible]抱節致殞卿不能[illegible]可恨乃俛眉
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
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慚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
見罷黜

僭妄

越禮犯分者

王昌偽子輿僭號 後漢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河北
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
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
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
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偽易它人子

以故得全子輿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
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
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
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
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
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
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
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
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
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
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

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與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思王鈞行天子大射禮 後漢

思王鈞陳敬王羨子也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漢和帝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復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

董卓擬乘輿服御 後漢

董卓字仲頴後漢獻帝初平二年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竿摩

公孫度自侯僭擬王者 魏書

公孫度字升濟起玄菟小吏為本郡太守知中國擾攘國欲自王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遂自立為遼東侯承制郊祀車服僭擬王者曹操表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傳至其孫公孫淵國滅

齊王冏僭舞八佾 晉書

齊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惠帝時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趙王倫白版 晉書

趙王倫惠帝時僭位刑賞僭差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軍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黃巢妄陳符命 唐書

黃巢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為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為皇后

充王從溫僭用天子器服 五代史

唐充王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

劉豫稱齊帝 金史

劉豫字彥游宋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金將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為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衛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

詔曰俟宋平嘗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天會七年九月朔旦授策授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毋翟氏為皇太后妻錢氏為皇后以辛亥年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

劉豫見執 宋史

劉豫為大齊皇帝高宗建炎中初金主欲廢豫先令撻辣兀术偽稱南侵至汴紿子劉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术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閒揚言曰自今不簽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偽丞相張昂知潞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酈瓊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貞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

刼制

強臣制主者

李傕刼帝幸北塢 後漢

李傕獻帝時為車騎將軍封列侯後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傕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方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傕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以臭壞不可啖食

朱溫威迫昭宗上道 五代史

梁太祖朱溫以兵至河中遣寇彥卿奉表迫請昭宗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為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

李繼筠刼唐昭宗東遷 五代史

李繼筠昭宗時父為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疆以為外援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繼筠與全誨等刼唐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其父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歳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煑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天復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刼東遷而唐亡

跋扈

強梁之臣欺罔者

桓温抗命 晉書

桓温字元子哀帝時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帝使侍中顔旄宣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宫省二十餘載鞸鞛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遥鳴玉闕廷參賛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互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顔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要徼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寛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賛國光輔二世卽無煩以臣疎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無訪内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内録遥領揚州牧

桓温上疏覬望禪位 晉書

桓温知朝廷伏殷浩等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及簡文帝不豫詔温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温上疏言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内輔幼君外禦彊寇實覃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望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卽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

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開公施行後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勳德尊重師保朕躬帝勑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慴失色

桓玄專制方面 晉書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桓溫之子晉安帝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是時寧遠將軍殷仲堪慮玄跋扈遂與楊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銓期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鄖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荊雍乃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玄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

高洋以衛士加刃見帝 北史

高洋字子進魏孝靜帝時進封齊王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洋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洋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洋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措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聞者謂公僕射顓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

史思明殺使 唐書

史思明唐肅宗至德年間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事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承恩為河北節度副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幄所寢牀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卧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因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

王承宗拒命 唐書

王承宗唐憲宗元和中襲為鎮冀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刓困宜即詔承宗嗣領李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不可遂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歷出而無當也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薛嵩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渙為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率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

王敬武逐帥自為留後 唐書

王敬武唐僖宗時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

王師範斬張蟾 唐書

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卒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唐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賫[illegible]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illegible]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

孛羅專擅 元史

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三月詔以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為悖逆解其兵權削其官爵俾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孛羅帖木兒拒命不受夏四月甲午朔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遂知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搠思監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壬寅禿堅帖木兒兵入居庸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于皇后店不蘭奚力戰也速不援而退不蘭奚幾為所獲脫身東走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丁未詔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執而與之復孛羅帖木兒前官仍總兵以也速為左丞相庚戌禿堅帖木兒陳兵自建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就宴賚之加孛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

政事擴廓帖木兒奉命討孛羅帖木兒也兵龔擊以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軍五萬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復大舉向闕丙戌孛羅帖木兒前鋒軍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軍禦于清河也速軍于昌平軍士皆無鬬志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皇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往冀寧戊子孛羅帖木兒駐兵健德門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孛羅帖木兒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庚寅詔以孛羅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老的沙為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布列省臺百司以也速知樞密院事詔諭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勳孛羅帖木兒幽置皇后奇氏于諸色總管府丁卯令老的沙別帖木兒並為御史大夫夏四月庚寅孛羅帖木兒至諸色總管府見皇后奇氏令還宮取印章作書遺皇太子遣內侍官完者禿持往冀寧復幽皇后幽之

諂佞 阿諛順意取容者

安陵請從王死 戰國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之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王綰李斯頌始皇 史記

秦始皇時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公孫弘飾辭對帝 前漢

公孫弘武帝時為左內史弘每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

陳萬年歆諂 前漢

陳萬年字幼公宣帝時為右扶風遷太僕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而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萬年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禹不直言從巽假斷經術 前漢

安昌侯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成帝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

不疑王氏後曲陽侯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荀勗佞媚 晉書

賈充武帝時將鎮關右也荀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馮統承悅顏色 晉書

馮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晉武帝稍遷左衛將軍統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

和嶠佞稱太子盛德 晉書

晉武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荀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殷仲文阿諂桓玄 晉書

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東晉安帝時見仲諶薦之於會稽王導引為驃騎將軍從黨於桓玄及玄初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王禎之獻諂 晉書

王禎之字公幹子猷子也為侍中安帝時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禎之我何如君亡叔獻之也在坐咸為氣咽禎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劉德願哭妃取寵 南史

劉德願性麤率為宋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

臣至敬崟謂德頵曰御史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頵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

雲定興諂事文述 北史

宇文述隋文帝時素好着奇服炫耀時人有雲定興者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傚之名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稍耳人又傚之名為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問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袁充安奏 北史

袁充字德符隋文帝時歷蒙鄜二州司馬頗解占候領太史令隋煬帝大業間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

王劭感佛罔上 北史

隋文獻皇后崩王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袁充稱文帝符合三五 北史

隋文帝仁壽初袁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袁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乙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衆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

封倫構宮媚侈 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以楊素營仁壽宮表倫為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掊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

封德彝裁畫 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時楊素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

王世充阿媚 北史

王世充為江都丞兼領宮監善候煬帝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有合意則厚賞世充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溺殺之者前後十數世充為秘之又還簡閱以供進益見親昵及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在軍中垢面悲泣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己益信任之

袁充安陳嘉瑞 北史

袁充字德符隋煬帝時領太史令煬帝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

士及機悟 唐書

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唐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其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

許敬宗倚權肆威 唐書

許敬宗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貪貲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頃拜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成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宋之問媚附張易之 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唐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武后時轉尚方監丞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宋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

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籍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
史頗自力為政窮歷剡溪以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唐
睿宗立以猾險盈懸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
飲省中為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
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
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
國家當死柰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

李勣迎合帝意 唐書

李勣字懋功唐高宗時為尚書左僕射詔得乘小馬馬出東西
臺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
等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無
忌等持不可帝後密訪勣曰特立昭儀而臣下皆以不可今止
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弘覇四其 唐書

郭弘覇為寧陵丞唐武后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占見自陳往討
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
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姚璹褒類取媚 唐書

姚璹字令璋唐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
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
姓衆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

郭弘覇嘗溺驗疾 唐書

郭弘覇唐武后時自陳往討徐敬業武后悅之遷右臺侍御史
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侯弘覇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
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
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周利貞獻魚 唐書

周利貞者唐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飫蔬利貞忽
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鬬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
者網不獲而有魚焉鬬得之刺史大笑

楊再思無恥 唐書

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
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
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
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為長社令士愈
出謀劾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翦穀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
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
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楊再思阿匼取容 唐書

楊再思唐武后時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
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
鄭州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匼取容無所薦達人之所不
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
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
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者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
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
宰相

二張諂 唐書

張易之張昌宗武后時嘗宴朝堂列卿三品宋璟階六品俱下坐易之諂事璟虚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飛告潮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卻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

崔日用起舞 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陜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數其能盛薦之擢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

思納女後官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罷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

祝欽明諂附亂禮 唐書

祝欽明字文思擢明經為東臺典儀唐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桓彥範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繆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帝

果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憧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湔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

閻朝隱以身為犧 唐書

閻朝隱字友倩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唐中宗為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

詭為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

竇懷貞諂附權貴 唐書

竇懷貞字從一睿宗時遷左御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諂詐善諂結權貴官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為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族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柰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

王鉷俯伏林甫 唐書

王鉷玄宗時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栽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鉷於第左建大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

署一字由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鉷亞李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然鉷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息林甫欲示之威訖以事召王大夫倨而鉷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鉷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已親之

李林甫迎合奏帝西駕 唐書

李林甫唐玄宗開元間進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

陳希烈諂帝 唐書

陳希烈博學尤深黃老唐玄宗開元間遷為門下侍郎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詔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襮照無窮其諂佞類如此

馮希樂佞稱令政 事文類聚

唐代宗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畔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遂曰是必掠食便過

齊映掊斂貢獻 唐書

齊映唐德宗時為相後貶夔州刺史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掊斂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為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

韋綬俚語見黜 唐書

韋綬字子章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郵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邪綬白之帝喜即賜綬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為俚言以悅太子它日待太子為帝道之憲宗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

韓建誣害諸王 五代史

韓建唐昭宗時為華州刺史乾寧三年李茂貞後犯京師建遣子允請帝幸華州帝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

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韓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蘇循倡梁太祖功德 五代史

蘇循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

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淠河梁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

蘇循以譏見逐 五代史

蘇循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及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應天順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

蘇循諂佞晉王 五代史

蘇循唐昭宗時為禮部尚書梁太祖即位以循父子諂諛無行勒歸田里及晉王李存勗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朱友謙遣蘇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

馬希範妄對 五代史

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

陶穀先成禪文 宋史

陶穀字秀實為翰林承旨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為人儁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初宋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

鞏申為安石放生 事文類聚

宋神宗時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一雀一鴿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鄧綰阿附王安石 宋史

鄧綰字文約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宋神宗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數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薦安石致齋後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

理掄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鄧洵附蔡京 宋史

鄧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宋哲宗召對為秘書省正字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秘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才凡近學問荒謬不足以汙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

趙師𢍰學犬 宋史

趙師𢍰字從善光宗時遷司農卿知臨安府韓侂胄用事師𢍰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𢍰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𢍰也侂胄大笑

許及之屈膝執政 宋史

許及之字深甫宋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憫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程松夫婦諂奉侂胄愛姬 宋史

程松字冬老事寧宗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為傔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

李孟諂事仁宗 元史

元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

天心允孚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戢作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姑言非所賴也丞愧謝

阿附

諂附權臣者

杜欽勸王鳳復起 前漢

杜欽成帝時為議郎徵詣大將軍幕府王鳳以王章上封事言鳳專權蔽主鳳心慙稱病欽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緝之臣孰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始安變異之意竟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還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為西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

潘岳趨時 晉書

潘岳字安仁晉武帝時尋為著作郎轉散騎常侍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

何曾黨充抑純 晉書

何曾晉武帝時為太傅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何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

賈充以女求婚 晉書

賈充字公閭晉文帝襲位轉充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封魯郡公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專以諂媚取容任愷等嫉之以充都督秦凉二州諸軍事充既外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勖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

王儉讚高歡舉大業 南史

王儉字仲寶宋明帝時解褐秘書郎遷秘書丞及蒼梧暴虐求外出補義興太守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召朏卻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察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閒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

長史尋轉左尋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
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褚彥回諂附蕭道成 南史

褚彥回宋明帝崩遺詔輔幼主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蕭道成謀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就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情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褚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蕭道成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道成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誡非常又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袂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

王晏附明帝誅廢鬱林 南史

齊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王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結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寬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知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蕭坦之附明帝廢鬱林王 南史

齊臨汝侯蕭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為東宮直閤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欲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穀褌跂牀垂腳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媼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

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復進內左右密啓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大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壽眠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諸姬良久乃眠特明帝謀廢殺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殺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

高聰附從 北史

高聰字僧智宣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敎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然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搦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兄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

裴炎附后廢帝 唐書

唐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裴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褘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

蕭至忠附納 唐書

蕭至忠中宗時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乃太平公主為言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寖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公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慊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中書令封酇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崔日用託身 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選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得稍遷唐中宗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曄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紓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

李林甫求進 唐書

李林甫字哥奴玄宗開元中授諭德累擢國子司業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

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讒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苗晉卿附張倚 唐書

苗晉卿字元輔玄宗時為吏部郎中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李林甫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命他官同較書判裒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親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

元微之諂附得相 唐書

元稹字微之唐文宗時為尚書左丞後拜武昌節度使微之始

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薛貽矩勸進 五代史

薛貽矩字熙用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

韋悅諂附崇韜 五代史

郭崇韜唐莊宗時為侍中樞密使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章等即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

張洎禮準愈謹遂得擢用 宋史

張洎太宗時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已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侍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

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與同準復忌之

柴禹錫朋比 宋史

柴禹錫字玄圭太宗時擢樞密副使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為疎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從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為琪請屢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談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

崔公度拭帶 宋史

崔公度字伯易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宋英宗即

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揖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王子韶內鑽 宋史

王子韶字聖美中進士第以年未冠神宗時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還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哲宗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禮官劉安世言神宗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

熊本專媢 宋史

熊本字伯通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上第為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丞及知制誥神宗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議者援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徒相與蹙額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輩園視四起交騰而合譟或譁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獨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謗讟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識知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

蔡嶷叙族 宋史

蔡嶷字文饒徽宗時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遷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為尊為叔父京命子攸修等出見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也諸父行也遂列拜之

賄賂 以財貨請求者

孟佗賂奴得官 後漢

孟佗資產饒贍靈帝時張讓趙忠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行諠赫佗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大喜遂以佗涼州刺史

李廷珪以妓女金帛賂王仁贍 宋史

李廷珪七歲隸孟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僭號補軍職王全斌之下劍關也昶遣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來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畜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籍所在軍須廷珪懼

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
置而不問矣延珪悉偸約不畜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
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爲右千牛
衛上將軍太祖乾德五年卒

貪祿 當退而固位者

南郭濫於吹竽人中 事文類聚

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
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
昭侯因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

綦毋珍之自伐求封 南史

綦毋珍之宋明帝時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
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
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
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
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
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搆自非珍之翼衛扶
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爲官使者

高閭請州徙降 北史

高閭字閻士爲中書令每請本州以自效魏孝文帝詔曰閭以
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
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

王祚戀祿責子 宋史

王溥宋太祖時爲宰相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
顯位者甚衆頗容當父王祚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
累萬金溥在相位稱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
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
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
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挺將擊
之親戚勸諭乃止

冠準服藥白髭髮 事文類聚

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宋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遂服地黃兼
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盧多遜固位不決致禍 宋史

盧多遜宋宗時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多遜知
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復用
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
決之會有以多遜將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帝怒下
詔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卒于流所初父億性儉素
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
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
服其有識

貪婪 受賍無厭者

子猶受幣 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
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
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
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
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
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
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
焉齊侯從之

范士鞅取貨飾辭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昭公也宋衛皆
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士鞅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
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
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
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
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
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
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
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子常欲利 左傳

魯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
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
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
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
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
請相天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
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
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
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晉荀寅求貨 左傳

魯定公四年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
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
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
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
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庾仲文受賂被奏免官 南史

庾仲文事宋文帝為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尚書右僕
射何尚之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
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來猶未
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
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
門逐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
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
言實得嫁女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
書中令奴酤鄜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
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

庾仲文受車被劾 南史

庾仲文宋文帝時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
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馬或以白文

帝常見問曰道錫餉鄉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
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
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
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恐
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此
山若縱而不糺復何以為政

劉休祐致百姓嗷然 南史

晉平剌王劉休祐宋文帝第十三子也宋孝武帝孝建初封山
陽明帝即位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
大明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
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
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
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

謝朏聚斂 南史

謝朏齊武帝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
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
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齊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
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為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
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眾頗
譏之亦不屑也

王瑩受貨易宅 南史

王瑩字奉光齊武帝遷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
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
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
為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乃成頸空不實補而
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

王筠芒屩 南史

王筠字元禮梁武帝時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
舫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

公孫軌運粮納絹 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魏明元時為武牢鎮將初魏大武將北征發驢
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
語曰驢無強弱輔脊自壯眾共嗤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
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蔑
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
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死之曰
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髆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
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李順受金 北史

李順字德正魏太武時為太常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
凡使涼州十二回魏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
言遜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
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密
言於帝帝未之信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
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
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
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群
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

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浩從父弟伯為太武知
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
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

張赦提受賂致死 北史

張赦提性雄武有規畫後魏獻文時為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
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
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
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
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
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幽
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上狹前事故威逼部下拷
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
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
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
當為仇讎矣

延和賣官鬻獄 北史

咸陽王禧之子坦字延和傲佷凶麤魏孝武時歷司徒太尉太
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
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
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疋然
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
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史萬歲沉金 北史

史萬歲隋文帝初拜左領軍將軍萬歲請將突厥入朝詔許之
突厥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詭而還蜀
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
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

安重霸設棊受賂 事文類聚

蜀主王衍時為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
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
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
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
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鋌獲免

趙在禮貪號拔釘 五代史

趙在禮字幹臣唐明宗時為鄴都留守興唐尹後求徙鎮橫海
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
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
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
錢

遼女里貽笑 遼史

遼女里字涅烈袞逸景宗即位以翼戴功政事侍中奏貪同列
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氈裘為枲耳子所著者或戲
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為笑其貪猥如此

斜也以鑄佛賦金 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熙宗天眷二年為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
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
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為金總管

昌齡留寄苞苴 宋史

李昌齡字天錫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
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
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為淮
南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
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與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苞苴
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樂物樂器而已會有言其貪者太
宗以為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

貪縱 貪慾恣縱者

智伯貪以致滅 戰國策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

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來
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
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
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
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
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
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
之趙請藺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
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
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
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
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
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
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
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
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
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
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
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
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
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
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
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
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
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
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
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
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
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

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猒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石勒發掘陵寢 晉書

後趙主石勒及從子季龍並貪而無禮東晉元帝時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

石季龍徙洛陽鍾虡 晉書

石季龍當成帝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

元暉納貨 北史

元暉字景襲魏宣武帝時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

宇文化及兇險 北史

隋煬帝時宇文化及擢授少府丞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長安謂之輕薄子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久乃釋之

江安王府僚不願事 唐書

江安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魁大帶十圍食兼數人性庸遴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虢三王皆貪暴待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人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

元載不悛見殺 唐書

元載字公輔代宗時進拜中書侍郎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京師及方面皆擠遺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第則渴主書城中開北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觀榭帳帟

什器不從而供音樂別墅臺榭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妓禁中
不逮載嘗獨見帝深戒之嗸然不悛後帝怒收載下詔賜死妻
及子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
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陳少游掠包佶財賦 唐書

陳少游德宗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代宗時為宣歙觀察使始
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
納拒命詔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時德宗奔奉天度支汴東兩
稅使包佶所儲財賦於是悉為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
府房孺復召之佶驚走度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佶有衛遏兵
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既隨佶者至上元復為韓滉
所留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德宗
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孀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
佶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
之果自安不疑

逢吉市帶責永吉償直 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李永
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
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
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
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
怏怏以其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史弘肇貪財罔斂 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漢高祖時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
德軍節度使是時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
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
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
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
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
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
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

白撒所過殘掠 金史

內族白撒哀宗正大九年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賜劒得
便宜從事時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户潛伏洞穴及見
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
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
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秀輩仍掠人食
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
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徯大兵至矣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
餘傳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喣喣然好貨殖能
捭闔中人主心遂寖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
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稟與列將等猶以為未
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
不悛以及於禍

符昭壽驕逸自恣 宋史

符昭壽初補供奉官太祖開寶七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初
遷鳳州團練使益州鈐轄昭壽以貴家子日事遊宴簡倨自恣
常紗帽素氅衣偃息後圃不理戎務有所裁決即令家人傳道

多集錦工就解舍織織題緋帛每有所須及給於市餘半歲方給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價糴黍新大以成然者亦取之悉貯寺觀中久之損敗即勒道釋償之繼其下竣忽軍校

陳自強附侂胄交貪賄賂 宋史

陳自強字勉之宋孝宗淳熈五年登進士第寧宗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揶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緣侂胄顓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緘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曰押空名敕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五

臣門

濫殺 兄濫殺及無辜者

楊素臨兵斬卒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開皇十八年為靈州行軍道大總管多權略秉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

裴蘊峻法 北史

裴蘊隋煬帝時擢為御史大夫時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高駢逞殺 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時為交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詘黜新定人未安

等賊突將月粟并袭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大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也突將亂衆門以入駢匿於圊求不得天平軍閧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變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挼尸于江有一婦方睨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丏我一詣曹司也婦瞰起曰我知之耳飽吾子不可使以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怠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究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爲垂泣駢後録突將戍還者凡名貯器中意不懌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手殺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悦投九地中人乃安

謀害

設謀陷害人者

無極欲去朝吴　左傳

魯昭公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朝吴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故害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吴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吴朝吴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吴故寘諸蔡且微吴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吴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吴在蔡蔡必速飛去吴所以翦其翼也

無極譖害郤宛　左傳

郤宛（楚左尹也）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即子惡也）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吴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吴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孫秀譖害解系　晉書

解系字少連武帝時爲雍州刺史楊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等被誅秀又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

殺之害及其妻子

郭默襲劉胤 晉書

郭默晉惠帝時次尋陽見平南將軍劉胤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倮露視之默常切齒至臘日胤餉默酒一器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與胤滿有隙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反逆之形已露惟忌郭侯必除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開門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呵之曰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臥默牽下斬之及殺張滿等

庾懌餉毒允之 晉書

庾懌字稚恭假節鎮蕪湖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成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

劉湛附義康矯害檀道濟 南史

劉湛宋文帝時為領軍將軍參執朝政屢儀同三司檀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屢言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元嘉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鶴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秘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惠開斬吉納妓 南史

蕭惠開宋孝武時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

遙光謀殺齊高武諸子 南史

齊始安王遙光高帝次兄之嫡孫也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仕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之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明帝即位為揚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肩輿自望賢門入永泰初進為大將軍給油絡車明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

魏臣謀害沙漠汗太子 北史

元魏文帝諱沙漠汗神元之太子也神元四十二年遣帝如晉晉武具禮護送至神元五十八年又如晉既歸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

爲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變寵神元頗有所惑又聞
諸大人請因曰當使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
神元不豫

元吉陰謀殺秦王 唐書

高祖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爲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并圖之
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爲上所愛殿下雖爲太子位不
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爲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
已許之於是邀結宮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爲游說帝遂疏
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爲用元吉記室
參軍榮九思爲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
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徙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鴆殺之自
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寢內將以
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恚曰爲兄計於我何

二張讒害宋璟不克 唐書

宋璟則天時遷左臺御史中丞居官鯁正張易之張昌宗嘗欲
中傷后知之得免數忤旨詔按獄揚州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
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
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
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
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
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

叔元給軍害李絳 唐書

唐憲宗時南蠻寇蜀道詔李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
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
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挺節登陴或
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
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間諫官崔戎等列絳寃

承宗殺元衡 唐書

王承宗憲宗時爲深趙節度使留後時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
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
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
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誅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
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
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悼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

白敏中遣黨人誣陷德裕陰事 唐書

李德裕宣宗時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
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
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
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
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
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

朱瑾畏害知訓 五代史

梁太祖時朱瑾奔淮南楊行密表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
死隆演年少繼立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嘗以月
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彊通之妾自歸訴瑾盎不平勸隆演
誅之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
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

閑其弁門方豫瑾以勿驚瑾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縶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持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閉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以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

知訓殺昇不克 五代史

梁太祖時徐知訓溫子也初溫養子李昇事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掐之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遯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昇後為南唐主

秦檜誣殺岳飛 宋史

宋高宗時金人攻淮西張俊分地不敢行師卒無功岳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張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舡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之訴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秦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己任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錯置使飛還軍且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

梁成大奏魏了翁真德秀 宋史

梁成大字謙之宋寧宗時進士素苟賤亡恥作縣滿秩謟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嘗擊成大曰其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為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衺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襍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

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半家食宜削失貲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鐫三秩

拜住哥受賂誣殺古思元史

邁里古思字善卿由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元順帝時江浙省臣乃承制授邁里古思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擾紹興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黄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貸其舟以運粮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撾死之斷其頭擲廁溷中城中民聞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

讒間

讒言間諜人者

伊戾譖殺太子痤左傳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共姬（宋伯姬也）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子）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宋元公）惡而婉太子痤（平公太子）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嬖人譖大叔遺奔晉左傳

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晏嬰沮封孔子史記

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費無忌讒譖太子奔宋史記

楚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

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費無忌勸楚王殺伍氏 史記

楚費無忌說平王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優施教驪姬譖害申生 國語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優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子之徒如何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曰子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後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可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公曰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以金玦太子申生伐東山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告君曰得衆若衆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

有退敝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強逆以深謀[illegible]將
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
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
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
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
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
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飱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
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
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
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
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丕
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
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
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
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
里克曰弒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不取抑撓志
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
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
必速祠以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
福乃寘鴆于酒寘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
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
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
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
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說之也故陷於大
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吾聞君子
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
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
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
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章父之惡取笑諸侯
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逃
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
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
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
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
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
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
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吾
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
謚為共君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
共君之事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令賈華刺夷吾夷吾
逃于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太宰嚭譖子胥 吳越春秋

夫差復北伐齊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
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
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
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

王將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
戰之人曾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
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太宰嚭既與子
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強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
之

覩斯贊諸樂羊 戰國策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
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
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江乙惡昭奚恤 戰國策

魏人江乙為魏使於楚因仕楚惠王為尸欲惡昭奚恤於楚謂
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
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
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
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
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昭奚恤又
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
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
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
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郭開賂使毀廉頗 史記

趙王思復得廉頗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
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
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郭開受金讒害李牧 萬年通鑑

趙王用李牧為將居鴈門備邊以便宜從事牧多為奇陳張左
右翼擊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趙王遂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趙趙以李牧擊破秦軍
又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復禦退之秦於是多與趙王寵臣郭
開金為反間言李牧欲反趙趙王信之乃使趙葱及顏聚代李
牧牧不受命趙王使人捕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王翦因急攻趙
大破趙軍殺趙葱遷其將顏聚虜趙王而遂滅趙 史記李牧傳

趙昌譖害鄭崇下獄 前漢

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
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董賢貴寵過度崇諫上由是得
罪數以職事見責欲乞骸骨不敢趙昌佞諂害崇因奏崇與宗
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
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馬援遭薏苡之譖 後漢

馬援封新息侯光武遣援率十二郡募士四萬餘人征五溪初
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
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
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
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病
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
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

擊充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先是援病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荅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及卒後有上書譖之以為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逢紀譖豐被害 魏書

田豐字元皓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漢靈帝時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譖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

蔡瑁不令劉琦見表 魏書

漢獻帝時荊州牧劉表疾病子琦還省侯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為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懽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劉表聽左右疏逐衡 魏書

禰衡辯於言而尅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皆譖之者有形也

鍾會挾憾譖害嵇康 晉書

嵇康字叔夜魏時嘗為中散大夫貴公子鍾會造焉康不為禮會憾之因言於司馬昭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昭尋悟而恨焉

馮荀譖致齊王攸 晉書

馮紞字少胄晉武帝時為侍中帝病篤得愈紞與荀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衆所歸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

孟玖譖害陸機 晉書

穎[illegible]武帝時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王粹牽秀皆有怨心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固辭成都王穎不許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来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宦人孟玖怨機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牽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成都王穎箋詞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

荀勗毀齊王攸 晉書

晉武帝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臣庶皆屬意於齊王攸荀勗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己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臣庶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皆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曰陛下遣諸侯之國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既信勗紞之言乃下詔策攸之國攸知勗紞構己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死帝哭之慟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陛下何哀之過帝乃收淚而止

馮紞疾譖張華 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武帝時平吳有功封廣武縣侯初謀伐吳馮紞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令紞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

徐潤譖害令狐盛 晉書

劉琨字越石懷帝永嘉中為并州刺史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輒復縱逸河南徐潤以音律自通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恃寵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潤又譖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

郭靳譖害太弟乂 晉書

偽漢主劉聰即位中宮僕射郭猗有憾於太弟乂謂太子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

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愿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采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荅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簒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輙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柰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賔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决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裹甲以備之乂以為信然裹甲以在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曰向也王平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勿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沈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自誣伏廢乂為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

劉瑀陵謝及譖羊希 南史

羊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宋文帝元嘉閒申為尚書左丞時益州剌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士人妻為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華願兒譖法興賜死 南史

戴法興遷越騎校尉宋前廢帝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

逐郡尋於家賜死

張敬兒讒害吳泰 南史

張敬兒先為襄陽府將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啓宋明帝云泰以絳助雍州刺史袁顗為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倮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

蕭景王晏譖伯玉 南史

任荀字伯玉齊高帝重荀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惙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績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

王晏譖袁彖 南史

袁彖字偉才齊武帝時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為人晏請交不荅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為臣說之上銜怒良久

胡諧之貪欲譖害范柏年 南史

胡諧之齊武帝永明六年遷都官尚書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馬柏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柏年云胡諧是何傒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柏年柏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武帝曰柏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柏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

遙光譖害高武諸子 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次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辨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儁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荅上撫床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

謝超宗詭言譖王瑩 南史

王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

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獐肥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齊明帝時為中領軍

趙道智譖江革 事文類聚

江革字休映梁武帝時為廬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惰事好酒以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知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司馬申譖毛喜 南史

司馬申字季和梁元帝時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遭罹其決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為已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陳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効也

元暉譖害壽興 北史

元壽興少聰慧好學魏宣武初為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為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

元晏譖于謹 北史

于謹字思敬魏孝明帝時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牛邏會章武王為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魏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牓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欵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

司馬子如挾怨譖害崔暹 北史

齊文宣帝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崔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

從之及踐阼諸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遷家甚貧賈得神武文襄與遷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遷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

鄭子默誘譖王昕 北史

王昕字元景為平陽太守時齊文宣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尒博士尒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

高歸彥譖害清河王岳 北史

齊清河王岳高歡從父弟也文宣時加太保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高歡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内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後歸彥反武成知其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

和士開譖孝琰 北史

封孝琰齊後主時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曾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騎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

封士讓祖珽譖斛律光 北史

斛律光字明月齊後主時為太保咸陽王遷太保侍中祖珽忌之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不可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寢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凉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罥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剷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邢祖信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又

僕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手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
曲直即以杖之一百斑具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
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
餘生

鄭譯譖斛斯徵 北史

周武帝山陵回宣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斛斯徵曰孝經云
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
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
暦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
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
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
家後遇赦得免

楊素譖殺萬歲 北史

史萬歲英武驍健好讀兵書隋文帝時為河州刺史開皇末突
厥達頭可汗犯塞萬歲出馬邑道追擊大破之虜遁逃而還楊
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
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勇窮東
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
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
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
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撲殺之
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
與不識無不冤惜

周興譖害魏玄同 唐書

魏玄同武則天時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
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
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
為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
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冀召
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告事人

二張譖貶魏元忠 唐書

魏元忠武則天時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
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
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礼丞高戩
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

等辯於廷不能决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
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
曩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
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
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
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冤后寤其讒然重違
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

林甫姦讒毀短適之 唐書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玄宗時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
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
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之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
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

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己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林甫所搆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林甫離間國忠 唐書

唐李林甫始厚王鉷為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為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孱無所長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玄宗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

邊令誠譖害高仙芝 唐書

高仙芝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彍騎及朔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伍萬繼封常清東討玄宗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賊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胺盜禀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蘧篨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為盜詰資糧誣也謂令誠

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屍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

權輿作偽謠誣裴度 唐書

裴度字中立穆宗時復度兼平章事請入朝蘇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王璠李漢譖德裕 唐書

李德裕文宗時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宗暴感風害鄭注始

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固諫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興元節度使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譏焰少衰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李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遂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城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為我褒

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李彀誣害程福贇 五代史

程福贇者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彀從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贇獄人皆以為冤福贇終不自辯以見殺

唐襲構亂致死 五代史

唐襲前蜀主王建之嬖也建以為太子少保時太子元膺易之屢譏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貶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

寇準左遷 宋史

寇準太宗時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

欽若嫉寇準 宋史

寇準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真宗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為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

丁謂譖寇準 宋史

宋真宗時寇準為相尤惡丁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

丁謂誣譖曹瑋為準黨 宋史

曹瑋仁宗時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

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除南院使環慶
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
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
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

夷簡毀仲淹 宋史

范仲淹仁宗時拜尚書禮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
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
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
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
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
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
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

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
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
罷知饒州

擇仁城堅 宋史

吳擇仁字智夫宋徽宗時加龍圖閣集賢殿脩撰為京畿都轉
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曰新城雜以泌土反不如
故且速圯帝怒寄遣取塊城上鍼以來令衛卒三投之堅緻如
削鐵譏不能售

應辰被中貴人側目 宋史

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
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
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勝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恨水銀邪

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
力辯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
殿學士知平江府

韓侂胄誣汝愚貶出 宋史

韓侂胄寧宗時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
言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出汝愚浙江
亭待罪遂罷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
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
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
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
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
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

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
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
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
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
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
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
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倡引偽徒謀
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孱赤台譖張柔被幽 元史

張柔字德剛少慷慨尚氣節元太祖時為河北東西等路都元
帥號拔都魯置官屬將士遷授有差燕帥孱赤台數凌柔柔不
為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尚被執而降今委

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殺我我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屠狩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屠狩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

正寅誣譖廉希憲 元史

廉希憲字善甫幼魁偉舉止異凡元世祖中統間進為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後李璮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勳名因言文統由張易廉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商挺趙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降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璮叛亦脩城治兵潛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尸請還繫有司帝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

阿合馬誣伯顏 元史

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絛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己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世祖命按之無驗遂釋之復其任阿合馬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哈麻誣劾脫脫 元史

武宗時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為平章政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柏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為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怨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諸諸皇太子詹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為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遂以死並籍其家

鎖南誣奏的失被竄 元史

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物英宗即位拜監察御史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刹于京西壽安山鎖咬兒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為果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初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帖木迭兒分取其半監察御史發其姦由是疾忌臺諫至是帖木迭兒之子鎖南為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白今訕上以揚己之直大不敬帝乃殺鎖咬兒哈的迷失與觀音保杖珪謙亨黥之竄諸遐裔泰定初贈鎖咬兒哈的迷失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平郡公謚貞愍賜其妻子鈔五百貫良田千畝仍詔樹碑神道

姦臣 設心陰險欺君害人者

陳乞僞事高國 左傳

魯哀公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張國夏者每朝陳乞必爲高國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卿高張聞之與惠子卿國夏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魯

樓緩欺王 戰國策

趙樓緩將使伊辭行恐趙王疑之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己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宋然之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王莽擅作威福 前漢

王莽爲大司馬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脅持上下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因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曰安漢公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數上書稱疾固辭太后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復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說衆庶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進女 前漢

王莽字巨君莽元皇后弟之子也既尊重欲以女配平帝爲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傳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

延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

王莽妄殺立威 前漢

王莽時王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黄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劉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放資陰沮帝意免燕王官 魏書

劉放字子棄為中書監孫資為令俱事魏文帝久專權寵時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共輔政放資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帝氣微宇下殿呼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云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亦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曰宜詔司馬懿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户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帝既從放計召司馬懿自力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懿從河內西還事已施行詔得前詔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詔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敎齊王令前抱懿頸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懿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畢坦誣害張方 晉書

晉惠帝時張方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累遷兼振武將軍初得長安富人郅輔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坦為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不進宜防之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顒召輔坦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若何坦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乃遣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而出

王衍三窟 晉書

王衍字夷甫晉惠帝時位居宰輔不以經國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

弟王澄為荊州族弟王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桓温大言 晉書

桓温字元子海西公時領平北將軍徐兗刺史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

郗超勸温廢立 晉書

桓温字元子晉廢帝太和四年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時郗超諫桓温伐慕容氏以道遠汴水淺運道不通温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温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行廢立大事不足鎮壓四海温素有此計深納其言

和士開勸帝逸樂取寵 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幼而聰慧解悟捷疾齊武成帝初為長廣王時辟士開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武成帝即位累遷至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來至之間連騎催喚姧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宗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和士開反害趙郡王 北史

齊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和士開士開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遥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大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遥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遥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遥為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

殺士開家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祖珽誣殺忠良 北史

祖珽齊後主時入為祕書監丞相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祖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

韓鳳誤國 北史

韓鳳字長鸞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北齊後主時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得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用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罪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又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裴蘊布黨 北史

裴蘊事隋文帝累遷御史大夫蘊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司馬德戡將為亂遂見害

宇文述進計廢太子 北史

宇文述字伯通隋文帝時為壽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主上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所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賫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共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

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抵曰何為者述
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後卒廢勇而立廣為
太子

郭衍附晉王謀廢太子 北史

郭衍字彥文隋文帝時為蔣州刺史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
愛昵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托衍心腹遣宇
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
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
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托以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
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
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
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
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
衛大將軍煬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行吐谷
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
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
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虞世基抑損表狀不以實聞 北史

虞世基仕隋煬帝拜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
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
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眾
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
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
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
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
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
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
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曰
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
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
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
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
欷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
文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
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直敢
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
為比

封倫矯飾險佞 唐書

封倫字德彝事太宗倫資險佞內狹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
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宮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
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

許敬宗受金欺罔 唐書

許敬宗字延族高宗時為弘文館學士累遷太子少師子娶尉
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盜立門
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畏
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
受其金乃稱虜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

劉伯英出其下遠甚

李義府姦謀廢后 唐書

李義府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俄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為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

游藝詭說武后革命 唐書

傅游藝武后載初元年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為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後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林甫詭說玄宗以固己寵 唐書

唐太宗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是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李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玄宗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致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楊國忠撓敗舒翰軍 唐書

哥舒翰玄宗時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祿山叛帝命率河隴朔方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墜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也無關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為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己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偽為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啖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楊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

悉精銳度滻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諜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師翰疑圖己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諜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敝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陜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洛河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亦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自固而國忠計迫謀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陜洛時子儀光弼遣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咽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覷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火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鬭翰以氈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熛焱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鬭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楯乘以度噎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塹廣二丈深一丈士馬犇蹴相壓走少踐塹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潼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紿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合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

史思明紿夷人入國邀功 唐書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窣于玄宗賜其名姿瘦露鳶肩偃背廞目側鼻寡鬚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項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若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因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思明累功至將

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

安祿山詭誕給帝邀功 唐書

安祿山唐玄宗天寶二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又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群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紿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玄宗不知

安祿山詭言取寵 唐書

唐玄宗時安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議皇太子何官也玄宗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為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懼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撿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為帝學之帝以為樂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帟幕率緹繡金銀為箕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鷄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林甫排構大臣 唐書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事玄宗開元初為太子中允累進兼中書令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則

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

林甫斥杜璡以絕言路 唐書

李林甫唐玄宗時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李林甫詭盧絢被出 唐書

李林甫為相玄宗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

林甫重關複壁 唐書

李林甫玄宗時為相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何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

陳少游諂賂宦者求近職 唐書

唐代宗廣德中陳少游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為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從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甑語諂謂秀曰七郎親屬鏹何月費幾何秀對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謫數行小惠羣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厲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馮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為忠

裴延齡詐言以肆欺罔 唐書

裴延齡攉司農少卿京右偏故有讙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芿數百頃願以為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德宗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

延齡譖黜陸贄 唐書

裴延齡性傾險德宗時度支判官班宏卒陸贄薦李巽帝謾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譖毀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

韋渠牟巧佞得帝意 唐書

韋渠牟唐德宗時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

尋召渠牟謗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
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
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憸巧中帝意非有
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覽庶政不復委權于下
宰相承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
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
人主延齡實皆姦詭絡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
動天下召崔芊于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為
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徧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
赫然勢焰可灸

李實蠹政 唐書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皋辟署江西府判官遷
蘄州刺史皋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皋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
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
道王怙寵而愎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
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
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
為俳語諷帝實怒奏賊工謗國帝為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
雖詼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
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廷
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
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為譏短遷斥者甚衆專情務色凡
頹間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
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
以仕請託實公詣曹劾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格
詔固斂繇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掊取三十萬緡更乞貸豪婺
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順宗
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
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貶州

于頔驕權誣害元洪 唐書

于頔字允元德宗時拜山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頔率兵戰吳
房朗山取之斬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於是請陞襄州為大
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搁然有專漢南意所語者類治軍法
帝晚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聞允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
奉上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
棗陽頔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
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詔下頔中悔奏復署
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彊使尊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剽下
別將陳儀不勝忿剌殺洪一府驚潰

盧杞姦詐陰出張鎰 唐書

盧杞字子良唐德宗時宰相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
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
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
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
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
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
受詔

盧杞召亂 唐書

盧杞順德宗時為戶部侍郎是時兵屯河南北連年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敝錢纔支三月杞乃以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羸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頸大搜廛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閱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就匱質舍居質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遮宰相祈訴杞撫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怨而所得不足給師賦之費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率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筭祖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為之

皇甫鎛諸忠良 唐書

皇甫鎛唐憲宗時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辭政事極論鎛奸邪苛刻天下怨心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王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與援故常排眾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鎛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責售之以給邊兵故縛陳朽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韡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鎛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鎛乃譖群抑損徽稱帝怒逐群湖南

劉巨容縱賊不追 唐書

劉巨容僖宗時為徐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埇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黃巢亂江淮授蘄黃招討副使巢擾荊南儀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巨容守荊門關與賊戰巨容偽北巢追之伏興林撝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鬬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

高駢覬望縱賊不討 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廣明初駢為鎮海節度使時黃巢南掠廣州駢建遣將張潾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荊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

以為蚉廣明初潾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未意其襲遂大奔引
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潾遂擊之巢大懼以
金啗潾賂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為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
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
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絶駢請戰擊殺潾乘勝度江攻天長始巢
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携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救巢與
鄭畋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閗讖不一亦不平至是欲
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諌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
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
矍然下令將出師嬖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諌曰公勲業極矣
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税駕不如觀
釁求福為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
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遂過揚州衆十五萬駢
將曹全晸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
鄉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寇盗相望俄而兩京陷天子猶
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駢若諸將有功許墨制除授進位太尉
東面都統駢終不出討賊欲併江東為孫策三分計

高駢陰圖割據被囚 唐書

高駢字千里僖宗時為淮南節度後加侍中封渤海郡王時王
室微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故肆
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用妖人諸葛殷為神仙術邀望畢
師鐸發其姦欲誅妖人師鐸者駢之將也使孫約迎秦彥或計
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
典兵權在掌握四鄰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今彥為
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宜
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渡江假足下能下彥揚行寖夕閗而朝
必至師鐸不決以告鄭漢璋漢璋曰善師鐸出高駢因南弟稠
麾下求興厭焼貢奉樓數十楹取珎寶始駢自乾符以来貢獻
不入天子貲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稈㮇功巧至是
為亂兵所剽略盡師鐸徙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
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縊乃絶仇家雕其目云市人投瓦礫擊
尸俄而成冢

師鐸討姦 唐書

畢師鐸唐僖宗時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
翱奔告高駢命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
師鐸合攻盱急守將者夜焚南柵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
迺戰死呂用之距三橋救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
以畀師鐸左鉄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梁纘謝曰
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救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
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
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劒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
去丞相號于時何衛朱謹駢愛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頽
秦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
得侍公因泣下駢恇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
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

崔胤構禍 唐書

崔胤字垂休朱全忠將募秦顧已寧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
固崔胤將挾唐昭宗幸荊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

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貶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胤貶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還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驅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掎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滅

崔胤心結全忠危國 唐書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陰為全忠地倚握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為吏部尚書復倚扆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摶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內銜憾慨與摶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摶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摶交勅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摶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由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

崔胤附朱全忠劫特昭宗 唐書

崔胤議以皇太子為元帥朱全忠副之示復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沖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群臣班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昭宗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為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

崔胤姦權逐相制主 唐書

崔胤唐昭宗時為相天復元年朱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昭宗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乃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群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為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令知非陛下意為所詿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畜死士用度支使擅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卧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昭宗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為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扆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者

崔昭緯密結中外挾制被殺 唐書

崔昭緯字蘊曜及進士第至唐昭宗時仕寖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彊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鋋事王行瑜邠寧幕府每亡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鋋密告行瑜便上書訾訐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斿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

其計則走告之激使興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遵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賜昭緯為右僕射復請朱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鋌亦誅

處直任邪 五代史

王處直字允明唐僖宗時拜義武軍節度使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閭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

李振黨朱温譛害裴樞 五代史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振為唐台州刺史過梁以策干朱温温留之温命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至朝必有貶降時人目振之為鴟梟温之弑昭宗振與朱友恭謀昭宗崩温問振所以待友恭振曰昔司馬昭殺曹髦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温乃殺友恭等振嘗舉進士不第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温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温笑而從之

德鈞陰諂耶律德光求帝 五代史

唐廢帝清泰三年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明年德鈞死

蕭革姦謀 遼史

蕭革字胡突小字滑哥菫國舅房林牙和尚之子警悟多權數聖宗太平初累遷宮職游近習間以諛悅相比昵為流輩所稱由是名達於上興宗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為北院樞密副使帝嘗與近臣宴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誤蒙聖知無以報萬一惟竭愚忠安敢怠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樞密事革怙寵專權同僚具位而已時耶律義先知革姦佞因侍燕言革所短用之將敗事帝不聽一日上令義先對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縱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革銜之佯言曰公相謔不既甚乎義先詬詈不已帝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翌日上詔革謂曰義先無禮可痛繩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聖鑒然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過為罪恐咈人望帝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其矯情媚上多此類拜南院樞密使詔班諸王上封吳王改知北院進王鄭兼中書令帝大漸詔革曰大位不可一日曠朕若弗諱宣即令燕趙國王嗣位清寧元年復為南院樞密使更王楚復徙北院與國舅蕭阿剌同掌朝政革多私撓阿

剌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剌為東京留守會南郊阿剌以例赴闕帝訪群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革伺帝意不悅因譖曰阿剌恃寵有慢上心非臣子禮帝大怒縊阿剌于殿下後上知革姦計寵遇漸衰八年致仕封鄭國王九年秋革以其子為重元壻革預其謀陵遲殺之

蕭得里底沮抑飛章同惡為黨 遼史

蕭得里底字紏鄰短而僂外謹內倨道宗太康中補祗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使乾統元年為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會之八年召為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鬬志末帝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會耶律撒八習骑撒跋等謀立晉王敖盧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

盃亟歡都縱火 金史

斡勒部人盃乃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難盃乃將與烏春合問誘斡會紺出水居人與之相結欲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陰約隸人不歌東詭稱放火乃歡都胡土二人使注都來謂世祖曰不歌東來告曰前日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疑之石盧斡勒堇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搆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便歡都被甲執戰而起曰彼為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宗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所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衆皆稱善世祖乃往見盃乃隔鑑剌水而與之言曰不歌東既告縱火由歡都等謹當如約當先遣不歌東來不歌東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盃乃見之既而鬬之放火者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盃乃欲開此釁故以誣歡都云

完顏亮三志 金史

金熙宗皇統中完顏亮海陵初領尚書省事時高懷貞為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僥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謂海陵言夢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

蕭裕啓逆 金史

蕭裕本名遥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為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陵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竟成弒逆之謀者裕啓之也

張㳂亡唐歸宋 宋史

張㳂舉進士上元尉李昪遷國豫章留煜居守薦㳂為記室未幾昪卒煜嗣㳂每上言不即行遂稱疾強起之及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㳂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壯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㳂携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宫中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㳂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

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宋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請罪曰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

皇甫繼勳蔽主降宋被戮　宋史

皇甫繼勳幼以父蔭為軍校父死難於滁州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勤於吏事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相次皆死而繼勳尚少遂為大將貲產優贍營第舍車服畜妓樂潔飲食極遊宴之好及宋太祖師至諸軍多敗衂繼勳欲煜之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蹙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為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電繼勳又密陳滅亡之兆偏裨或有募勇士欲夜出營邀宋師者輒鞭而拘之又因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關城為宋師所掩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徧野始驚懼知為左右所蔽及巡城還繼勳從至宮煜乃責其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悉集臠割其肉頃刻都盡紹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陳洪進劫奪張漢思帥印　宋史

陳洪進宋太祖時為南唐主李煜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清源節度使從效卒少子紹鎡典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鎡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並為衙將頗不平洪進圖欲害之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悖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為備洪進子文顯文顗皆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鏁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鏁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為政授吾印請吾蒞郡事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別墅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

欽若五鬼　宋史

王欽若字定國真宗時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丁謂妖誕紿帝被貶　宋史

宋仁宗即位丁謂進司徒兼侍郎為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劉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潛結內侍雷允恭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决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

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

蔡確肆為羅織 宋史

蔡確字持正神宗時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姦險不常善覿人主意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章惇詆誣 宋史

章惇宋哲宗時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慊

楊畏三變 宋史

楊畏字子安宋哲宗時遷侍御史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帝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擢畢漸以為第一惇入相畏遺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也惇至擬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秦檜紿帝殺監者來奔 宋史

秦檜字會之初宋徽宗欽宗北遷檜與傅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宋高宗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為任用撻懶攻山陽至高宗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

學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

黃潛善聽浮屠悞事 宋史

黃潛善高宗特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跡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潛善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瑴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為言責授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竄卒于梅州

秦檜矯誣陷善 宋史

秦檜高宗時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日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中省無一至上前者

秦檜姦圖相位 宋史

秦檜欲覘宰相時相位久虛檜乃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曰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高宗紹興元年八月朝廷以為誠有奇策乃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韓侂冑誅害汝愚 宋史

宋孝宗將攢欽徽梓宮趙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韓侂冑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慙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悞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冑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冑勢益張侂冑恃功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逆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冑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冑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為察官其黨牽連以進言路遂皆侂冑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冑

又擢其黨京鏜代黜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憸和附視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

韓侂胄斥朱熹為偽學宋史

韓侂胄字節夫以父任入官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光宗前熹遂去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趙汝愚之迹始危寧宗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御墨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誅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

郭宗假王命毒殺忠臣元史

趙炳字彥明甫弱冠以勳閥之子侍世祖於潛邸嘉其忠至元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為常王既北伐六盤守者構亂炳自京兆率兵往捕甫及再旬元惡授首十五年春六盤再亂復討平之王還自北嘉賚戰功賚賜有加是歲十一月王薨十六年秋被旨入見便殿世祖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煩可知已詢及民間利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柄恣為不法帝卧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老者增健飲以上尊馬湩改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屯田事餘職如故即令乘傳偕勑使數人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入炳罪收炳妻孥因之時嗣王之六盤從炳等於平涼北崆峒山囚閉益嚴炳子仁榮訴於上即詔近侍二人馳驛而西脫炳且械琮黨皆來琮等留使者酔以酒先遣人毒炳於平涼獄中其夜星隕有聲如雷

桑哥紊亂朝政元史

桑哥膽巴國師之門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蕃譯史為人狡黠豪橫世祖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桑哥嘗奏以沙不丁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為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以前奏為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覈遞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凡臨官事者互相各察此故事也從之

桑哥紊亂憲綱元史

桑哥元世祖時為總制院使時世祖幸上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

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皆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閱之而臺綱廢矣

桑哥專殺 元史

桑哥世祖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閭為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為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書鉤校中書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姦利其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鞠問欵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有吴德者嘗為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為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

王文統陰奪許衡等權 元史

王文統字以道世祖時首擢平章政事為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為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為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

鐵木迭兒姦貪被劾 元史

鐵木迭兒仁宗時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為中書右丞尋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朶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脇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撓而朶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蠧政害民布置爪牙威懾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壖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氊罽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為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己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為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

太不花玩兵養銳 元史

太不花弘吉剌氏順帝至正十五年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荊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為中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以養銳為名其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梁而猶按甲不進時睢杞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諫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無多言我自有神筭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以為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算而太不花恬不為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

搠思監姦謏誤國被殺 元史

搠思監起為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順帝至正二十年三月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乘間用事為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搠思監與朴不花黨於廓擴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廓擴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禿堅帖木兒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為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嘗期搠思監朴不花實緣為姦互相壅蔽以至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構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為惻然興念而搠思監朴不花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搠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孛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朴不花仍留京師四月孛羅帖木兒乃遣禿堅帖木兒稱兵犯闕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為孛羅帖木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搠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畧著姦臣阿合馬之死剖棺戮尸搠思監之罪視阿合馬為有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為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搠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為遭時多難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為論者謂元之亡搠思監之罪居多云

哈麻姦謀不軌被杖殺 元史

元順帝時哈麻既為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為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

原缺

為帝則已必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與雪雪毋早入朝其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啟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譛害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憐之者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六

臣門

姦權 姦慝弄權者

何鄧丁樹黨 晉書

魏齊王芳正始八年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桓玄矯詔 晉書

晉安帝時桓玄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偽上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為楚王南康公主為楚王后

高歡陰討羽生 北史

高歡仕魏節閔帝為大丞相既討平尒朱兆遂秉朝權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尒朱羽生為殷州刺史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高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為之討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

乙辛誣害速撒 遼史

蕭速撒字禿魯董突呂不部人性沈毅遼道宗時為北院樞密副使是時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至通顯速撒未嘗造

門乙辛衛之誣構速撒首謀廢立案之無驗出為上京留守乙辛復令蕭訛都斡以前事誣告上怒不復加訊遣使殺之時方盛暑尸諸原野容色不變烏鵲不敢近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乙辛誣殺撒剌 遼史

耶律撒剌字董隱南院大王磨魯古之孫性忠直沈厚遼道宗時改北院大王是時耶律乙辛為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群臣無敢正言撒剌獨奏曰蕭巖壽言乙辛有罪不可為樞密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進諫者三不納左右為之震慄乙辛復為樞密使見撒剌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然撒剌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誣撒剌與速撒同謀廢立詔按無迹出為始平軍節度使及蕭訛都斡誣首竟遣使殺之乾

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仍追贈三子官爵

史珪肆威 宋史

史珪太祖領禁衛以珪給事左右太祖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上驗之皆實由是信之後乃漸肆威福民有市官物不當價者珪告其欺罔當寘法列肆無不側目

汪伯彥不聽良言誤二帝 宋史

汪伯彥字廷俊由進士積官為虞部郎官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為康王時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為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款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遍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

秦檜矯召岳飛班師 宋史

岳飛字鵬舉宋高宗紹興十年提兵與兀朮戰以背嵬五百騎破其衆十餘萬軍至朱仙鎮因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

桑哥檢覈省事誣枉忠良 元史

桑哥元世祖時為平章政事至元二十四年三月更定鈔法頒

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麥朮丁即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辯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參議伯降以下凡鉤考違情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旨各款伏遣參政忻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童與桑哥共議且諭毋令麥朮丁等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為辭此輩固狡獪人也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為託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由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款服世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皆棄市人咸冤焉

鐵木迭兒誣殺賀伯顏 元史

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英宗在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己乃奏其以便服迎詔為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為之流涕趙世延時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怨其昔嘗論己方入相時即從東宮啓英宗遣人逮捕之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㑹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己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鞫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鐵木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為用問後數日又奏世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

鐵木迭兒秉間肆毒忠良 元史

鐵木迭兒元英宗時累進至中書右丞相嘗於英宗前譖言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昔與臺省諸人謀害老臣恃其權寵兼冒肆毒暱姻之私無有不報英宗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涉不悅其所為乃任拜住為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外以疾死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贓敗不敘

哈麻矯詔殺脫脫 元史

脫脫字大用順帝時為中書右丞相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禀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為中書右丞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為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於己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為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所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脛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脫脫于

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脫脫長子哈剌章爾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還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斂

黨比 黨附小人者

郄生黨溫入幕 晉書

郄超字景興穆帝時桓溫辟為掾尋除散騎侍郎既與桓溫相得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郄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劉湛黨敬文 南史

劉湛字弘仁宋文帝時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領選以湛為領軍將軍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

陸質為執誼解釋 唐書

陸質字伯沖代宗時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王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唐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為臨問加禮卒

執誼鈞黨 唐書

韋執誼及進士第對策異等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唐德宗執誼素與王叔文善後以母喪解起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鈞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據外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不為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唐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分址支黨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婿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聽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劉禹錫黨王叔得幸 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德宗時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韋

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政群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

王叔文黨執誼被貶殺 唐書

王叔文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唐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狀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咨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疆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群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授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曄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悄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曰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帳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裒金以餉因楊言曰天子適射兔馳中蹄鞍若飛敢異議者[illegible]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惡心勠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illegible]至執為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為韋皋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賊人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為己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齊方留此將何為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己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子羣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歔欷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伾黨王叔文被貶 唐書

王伾者始以書侍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唐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闒茸貌逡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王叔文任氣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伾之無閒也叔文

入止翰林而伾至柿林院見牛䀌等嘗甚寵盛門皆若沸羹
而伾尤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閟為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
則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伾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
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
一日三表皆不報夜滌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遂歸第貶
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

逢吉朋黨 唐書

穆宗暴疾中外阻遏李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
請立景王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下詔皇太子遂定
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援自是
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
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
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耶律合魯黨乙辛 遼史

耶律合魯字胡都堇六院舍利褭古直之後柔佞喜苟合仕道
宗清寧初時乙辛引用群小合魯附之遂見委任俄擢南面林
牙乙辛譖皇太子救忠直合魯多預其謀弟吾也亦黨乙辛時
號二賊乙辛薦為北院大王卒吾也亦至南院大王

李符聽趙普言謫貶廷美 宋史

李符字德昌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春開封尹秦王廷美出守西
京以符知開封府廷美事發太宗令歸第省過趙普令符上言
廷美在西洛非便恐有他變宜遷遠郡以絕人望遂有房陵之
貶普恐泄言坐符用刑不當貶寧國軍行軍司馬盧多遜貶崖
州也符白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
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答

李定阿附安石 宋史

李定字資深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神宗時為定遠尉秀
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
從南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
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
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上為上道之立薦
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
聽命

舒亶附害忠良 宋史

舒亶字信道神宗時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時王安石當國用
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時鄭俠既貶復命亶
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新法害
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
罪

欺罔 欺君惑人者

李斯收詩書以愚百姓 史記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
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私學以非上
所建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
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

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盧生說始皇 史記

秦方士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李斯焚詩書欺世 史記

丞相李斯說始皇曰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李斯毀三代不足法 史記

博士淳于越進言于始皇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

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陳勝吳廣造讖惑人 史記

項燕秦末人初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

少翁妄誕以欺武帝 史記

漢武帝時有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像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

江充以巫蠱誣害太子 漢書

江充武帝時遷水衡都尉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

烧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廼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蕭吉上書抃術媚帝 北史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庚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

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悅賜物五百段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按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從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

兵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獨信之

元斌之紿帝高歡兵至 北史

魏孝静帝天平元年七月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欵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决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遂於長安

劉炫偽書取賞 北史

劉炫字光伯隋文帝開皇中除内殿將軍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

季昶誣劾有功免官 唐書

徐有功武后時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時竇孝諶妻龎為其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龎當死子希瑊訟寃徐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悪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武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龎得减死有功免為民

宗楚客諷陳符命 唐書

宗楚客字叔敖仕唐中宗遷中書令冐于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為周王是在唐與周則天立陛下為皇太子是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水昌帝業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内出瑞蔬八也起則天為一世聖朝為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讖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内畜逆謀故卒以敗

徐嶠誑言紿帝 唐書

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鳥雀巢獄户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玄宗推功大臣封李林甫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姜撫長年藥惑玄宗 唐書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玄宗開元末太常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真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奩遍賜之擢撫銀青光禄大夫號沖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銘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内慙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延齡立庫欺帝 唐書

裴延齡唐德宗時權為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史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縑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縑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

延齡詭言欺帝 唐書

唐德宗謂裴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墜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柰何對曰此在經誼腐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奉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

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焉有羸陛下所御饔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稟料殘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産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

延齡妄言財用羨餘 唐書

裴延齡唐德宗擢為司農少卿假領度支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媢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貲故上之與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獄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詭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句計見物月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於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此乃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險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飢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廐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

牘軍戢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匭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冤延齡資苛刻又刼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詭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廷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

鄭珏妄言欺主 五代史

鄭珏少依張全義屢舉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唐昭宗時為監察御史唐亡入梁拜中書侍郎末帝聞唐莊宗兵至

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等相持哭召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大笑

侯章矯奏貧民 宋史

侯章事後唐莊宗為隊長明宗朝遷小校晉開運末為忠衛指揮使屯兵陝州會契丹入中原與趙暉王晏謀斬契丹將劉愿送款於漢祖漢祖入汴擢為鎮國軍節度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尋移鎮邠州章居鎮無善政傲上剝下以貪猥聞用見戶為逃戶擅其租賦乃矯奏貧民數千戶負稅租久禁繫不能輸願以已奉代時方姑息詔褒之副使趙彥鐸有良馬章欲之不與誣彥鐸謀逆殺之亦置而不問

路冲誣陷王嗣宗 宋文

王嗣宗字希阮少力學自晉遊京師太祖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

王欽若誣寇準紿帝封禪 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是時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甚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柰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李諤偽獻蟾芝 宋史

李諤字智甫第進士宋哲宗紹聖間知章丘縣又代任鄜延徙永興偽為蟾芝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於水一夕而解

林希醜詆諸賢 宋史

林希字子中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林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

黃潛善不以實聞 宋史

黃潛善字茂和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

徹里帖木兒欺君被貶 元史

徹里帖木兒順帝時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在江淛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為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為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為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己欲斥之詔貶徹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

誣枉

敬宗誣構無忌反 唐書

高宗即位進長孫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

因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褚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武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己銜之敬宗揣后旨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柰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援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身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屬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無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漢薄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李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

卒沖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恩于檀口大抵昔親皆謫徙

來俊臣誣陷仁傑 唐書

來俊臣為大理卿狄仁傑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武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邪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皆得貸

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

李林甫誣貶忠嗣 唐書

王忠嗣玄宗天寶間授河東朔方節度使會討吐谷渾董延光請下石堡城過期不克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

張去疾上書言許遠失城 唐書

許遠寬厚長者明吏治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張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代宗大曆中巡子去病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衂巡功業隳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

杜兼誣殺韋賞陸楚 事文類聚

杜兼唐憲宗時拜濠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兼性浮險恣兇威録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誣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家有士林文言一朝以無罪受戮天下冤之

逢吉誣害昭等 唐書

李逢吉字虛舟穆宗即位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敬宗新立裴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為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為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果敢而辯裴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宇傑吾當以利見宇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權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冤之

逢吉排陷李紳 唐書

李紳仕穆宗為右拾遺擢中書舍人元稹為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逐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李德裕浙西觀察使牛僧孺輔政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劉下

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為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樂外遷紳泣言為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為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訐擿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為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為端州司馬栖楚等怨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惟右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

王守澄誣申錫反謀 唐書

王守澄文宗時為驃騎將軍黨鄭注遣軍候豆盧著誣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頭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齊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讙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賀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冤

延嗣構害崇韜 五代史

郭崇韜唐莊宗時為招討使崇韜素嫉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規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

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
故宅賜其一孫

逢吉誣族李崧 五代史

李崧晉高祖時加平章事後從契丹以北漢高祖入京師以崧
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
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
誘人告崧與弟嶼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
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

蕭肄誣害張鈞 金史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後諂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
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
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
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
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
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
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搒之數百不死以
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綵帛恩幸倨視同列

張遜令王賓誣奏寇準 宋史

張遜太宗端拱二年授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列寇準不協每
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
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
相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
賓獨奏斥臣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責遜左
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

趙鎔枉坐韓王 宋史

趙鎔字化鈞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後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樞
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
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鬬毆不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
聞王坐抵法太宗尋知其冤自後廉事不復聽

成遵被誣死 元史

成遵字誼叔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
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
之而未有以發以為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
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
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
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
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
給還其所授宣敕

忙古臺害劉宣 元史

劉宣字伯宣順帝至元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
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
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羣御史從
有以軍船載貨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為行省官所使詣揚州覆
實忙古臺盛怒即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蜀郡隨被按劾遣
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違失臺官皆悚懼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
然不動忙古臺怨宣益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
務淛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閙
于朝必欲寘宣死地朝廷為遣官二員置獄于行省鞫問其事

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今與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到于舟中始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後得其槀全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為叙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决行省白于朝以為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搆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

怨望

下責已而出怨言者

顏竣憤言免官 南史

顏竣字士遜宋孝武帝孝建初為吏部尚書領丹陽尹竣藉蕃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旨遂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搆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怨罔方肆反脣腹誹免官

謝超宗憤言免官 南史

謝超宗謝鳳子也好學有文辭齊高帝受禪進超宗為黃門郎超宗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賀若弼怨望除名 北史

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隋文帝大舉代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平陳後累加至右武侯大將軍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啖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即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

盧賁怨言廢黜 北史

盧賁隋文帝時為齊州刺史糴官米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為大司馬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熲齊坐與㓙人交搆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豪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群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

用然遂發卒於家

誹謗 造惡言謗國政者

潘岳訕上 晉書

潘岳字安仁晉武帝時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為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謡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

不忠 為臣懷二心者

羊斟私憾敗國 左傳

魯宣公二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王衍遂言求免見殺 晉書

王衍字夷甫晉懷帝時為太傅軍司衍以石勒寇鋒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扶出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

彦孚勸廢鬱林 南史

衡陽公蕭諶字彦孚齊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齊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

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

甄玄成密通誠款 北史

甄玄成字敬平少為簡文所知以録事參軍隨蕭詧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二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

三貴侮後主 北史

韓鳳字長鸞北齊後主時為領軍大將軍與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害國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

誠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

裴果密結周文 北史

裴果字戎昭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周文帝宇文泰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孝莊帝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年少孝武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

郭衍勸文帝滅周 北史

郭衍字彥文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

封倫附逆責帝 唐書

宇文化及亂持煬帝出宮使封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為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諂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秘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

鄭虔受偽官復求免死 唐書

玄宗時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鄭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

僕固懷恩潛結冦以固寵 唐書

德宗時僕固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衆皆按諸留田親也河陽使子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從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逆偽帥達盧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擁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

宋威養賊不討 唐書

宋威僖宗時為平盧節度使時黃巢轉寇河南衆逐數萬帝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上皆忿恩亂賊間之趣鄆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皆諸道兵檢遏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蹈衆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貲布路士爭取之輒逗撓不前

賊轉入巾光殘隋州執刺史擄安州自如今奇兵圍舒擊麿壽
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
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
作功臣故踊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
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
勉代元裕

王繼忠順遼背宋 遼史

王繼忠不知何郡人仕宋為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聖宗統和
二十一年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過南府宰相
耶律奴瓜等獲之太后知其賢授戶部使以康默記族女女之
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宋以繼忠先朝舊臣每遣使必有附
賜聖宗許受之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遺繼忠弧矢鞭策求和令
小有侵掠殺所具悉爾亦備知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
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守

楊遵勗緘默 遼史

楊遵勗字益誠興宗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州軍事判官
累遷樞密院副承旨道宗咸雍三年為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
旨天下之事叢于樞府簿書填委遵勗一目五行俱下剖決如
流敷奏詳敏上嘉之奉詔徵戶部逋錢得四十餘萬緡太康初
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誣皇太子詔遵勗與燕哥按其事遵勗
不敢正言時議短之

武仙不赴國難 金史

武仙或曰嘗為道士時人以此呼之仕金封恒山公時宋將孟
珙雖山敗去仙猶懼宋兵復來七月徙淅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
蔡州遣近侍兀顏責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
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耶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
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
誓不負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
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
姓據山為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
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為根本然後選勁勇趨蔡
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淅川泝流而上山
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漲悍老幼溺死者不可勝數糧食絕軍士
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

趙普諂太宗負太祖 宋史

趙普字則平初為軍事判官後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憲太后
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因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命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書曰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
密宮人掌之或謂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之廷美而廷
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命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
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錫等
告廷美陰謀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
奏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太后顧命及先朝自愬之
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悟召
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
普為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嘗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
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
則普之為也

不敬 怠慢君上者

林父傲慢取禍 左傳

魯成公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良夫失禮及禍 左傳

魯哀公十六年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

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張融慢對 南史

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宋世祖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李懷光以券抵地 唐書

李懷光唐德宗時加副元帥中書令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

馬植以賜帶與元贄被貶 事文類聚

唐馬植為相神策中尉馬元贄為宣宗寵信賜通天犀帶植與元贄素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詰之植震懼言狀坐貶常州

姦惡 姦憸凶惡者

巫臣聘夏姬奔晉 左傳

魯成公二年初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

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

叔虎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
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
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
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董卓姦亂被殺 後漢

董卓字仲頴獻帝初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
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鑕詣闕上書追理
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
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
金帛財產家家殷積董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
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人情崩恐不保朝
夕又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
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內外莫能自固又壞五銖錢更鑄小
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
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為秦始
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
同凶暴相類焉冀州刺史韓馥與袁紹等各興義兵同盟討卓
而五瓊周珌為內主卓聞而懼乃酖殺弘農王於是劫遷天子
西都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
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帝疾新愈大會未央
殿卓入布令騎都尉李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
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

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
又殺之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鴆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
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
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
路卓死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珠玉衣
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後李傕等葬卓於郿并收董氏所
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
漂其棺木

曹操領兵朝見 後漢

曹操獻帝時為大丞相秉國大權帝僅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
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
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
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
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
復朝

司馬師逼太后廢齊王芳 魏書

司馬景王師將廢魏齊王芳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
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
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
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
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
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
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
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

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也

元叉逼帝囚害清河王懌 北史

清河王懌字宣仁魏孝明帝時靈太后以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懌竭力匡輔領軍元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以黜之為叉所疾叉黨人通直郎宋維愛希叉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

焉正光元年七月叉與中官劉騰逼孝明帝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高阿那肱表款敗主 北史

高阿那肱仕齊後主時武平四年累遷司徒公左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周師逼平陽齊後王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高阿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塹進軍使內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關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

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閹寺等數十騎從行後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

李義府出罪納妾逼殺王義 唐書

李義府唐高宗永徽中拜中書侍郎累遷進爵為侯有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於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

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鞫治義府日
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
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高宗陰德義府故貸不問

韋巨源倡韋后僭逆 唐書

唐中宗景龍二年韋皇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韋巨源倡其偽
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
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
書左僕射仍知政事

武三思姦亂被殺 唐書

唐中宗起毬場死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武
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
之武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即與主

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
餘人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
不知何等名善人惟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
湜甘元東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冉
祖雍宋之遜李悛所白皆坐死因速梁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
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
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
史李悛託其權熏炙內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曰崔冉鄭亂
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汗點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為
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
地黃門侍郎宋憬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為舉哀
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

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斲斷棺暴尸夷其墓

楊國忠醜惡無憚 唐書

楊國忠玄宗時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
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擿埶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
詆逮繫連年誣蔑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
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為扎鉤故國忠乘以為姦
肆意無所憚虢國居中用事唐玄宗所好惡國忠必深知其微
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
之先是虢國夫人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虢國
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
禽獸然不以為羞道路為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
弟觀之士之醜野寒傴者呼其名輒笑于堂撤簾諸外士大夫

詬耻之

林甫專恣 唐書

李林甫裴耀卿張九齡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
軒驁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兔少選詔
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
恚而送乃上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玄宗卒用
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

林甫逢迎 唐書

李林甫善伺上意時唐玄宗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
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沉
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
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李林甫謀危太子 唐書

玄宗將立太子宰相李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搆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鄰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鄰變事捕逮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豽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

李林甫諷御史劾璋死罪 唐書

李林甫性便佞陰密善迎合上意唐玄宗時累進至中書令時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李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

祿山樹結私恩 唐書

安祿山唐玄宗天寶元年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

盧杞陰險 唐書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寖露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眾市權為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鐙杞怒道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鄭注作亂被殺 唐書

鄭注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注詭譎陰狡為愬籌事未嘗不用後因王守澄薦注於文宗召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既擢寵尊顯嘗身射利貲積巨萬李訓附注進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兩人日日議論帝前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訓畏鄭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紿注計事斬其首兵皆

賫去注旻允魏逢允佻險貪注為姦數顧賕為率更令鳳翔少
尹並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權
仲清内常侍遊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
軍司馬桑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群臣皆賀乃夷其家

文傑陰計害吳英 五代史

閩主王鏻後唐明宗長興初鏻以福州為長樂府而地狹國用
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
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
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鏻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内
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
以疾告將罷公英曰柰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
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為然明日鏻使巫視英疾巫言

入北廟見英為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鎚擊其首鏻
以語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言頭痛
鏻以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

耶律乙辛姦謀進蕭霞抹之妹 遼史

耶律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迭剌視之乙辛熟寢迭剌觸
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
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剌自是不令牧羊及長美風儀
外和内狡興宗重熙中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累遷護
衛太保至道宗大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脩明乙辛不
得逞謀以事誣皇后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
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歟稱其黨駙馬都尉蕭
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宮尋册為皇后時護衛蕭忽古

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

蔡攸邪佞以蠱帝心 宋史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徽
宗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
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
遽起握父手為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
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
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
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
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
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
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

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
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
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
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
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阿合馬厭昧 元史

阿合馬元世祖時為中書平章政事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
奸黨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疾惡其人因密用大銅鎚碎其腦
立斃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
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
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
入其家屬財產其妾有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

兩耳具存一閹豎專掌其局鐍訊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為者畫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筭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鬪剝四人者皮以徇

桑哥姦邪被殺 元史

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己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世祖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大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

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閭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為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為姦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其姦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平章要東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省戮之

鐵木肆姦專殺 元史

鐵木迭兒以父祖功仕仁宗為右丞相姦貪蠹政利己要功內外監察御史留守賀伯顏等四十餘人共劾之奏上仁宗大怒匿補不獲恐出皇太后意僅罷相位而已家居未逾年又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參政趙世延為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皇慶二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為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還稱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晝晦暝都人恟懼

哈麻姦邪被劾 元史

哈麻字士廓有口才尤為元順帝所褻累遷官為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邪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由是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誅害脫脫出脫南安九年太平為左丞相韓嘉納為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為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自於帝前折其非罪事皆太平韓嘉納所嫉捨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

斥弗納明日辛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

黨惡　黨附姦惡者

郗超遺書　晉書

東晉海西公時郗超實黨桓溫而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殷仲文黨桓玄又叛被誅　晉書

晉安帝時殷仲文少有才藻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桓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

及玄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以為諮議參軍玄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桓玄九錫仲文之辭也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元帝初反正抗乞解所職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郡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忽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此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

羊玄保黨事太子劭　南史

羊玄保宋太子劭弑父立以玄保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宋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劭為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

王克黨事侯景　南史

王克美容貌仕梁武帝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謂克

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

周利貞黨三思矯殺五王　唐書

周利貞唐中宗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諂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為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絶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遷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人狙報幾不免先天初為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讁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晙護而免利貞顓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為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

處訥附三思得賜　唐書

紀處訥者為人魁岸鬚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

思勗是欲昵進為太府卿中宗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帝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襲衣一副綵六十段

高尚導安祿山反 唐書

高尚玄宗時母老乞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齕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為新平太守薦諸朝賚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為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為平盧掌書記因出入卧內祿山喜賊尚嘗執筆侍通昔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讖導祿山反陷東都偽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令皆尚為之

源休黨朱泚為亂 唐書

源休德宗時為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為光祿卿休怨故望遵朱泚偕號為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王師不利喜見眉寓與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為賊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為火迫酇侯

崔胤黨朱全忠謀劫遷之計 唐書

崔胤字垂休唐昭宗時為中書侍郎後罷為武安節度使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未幾召還遷司空門下侍中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胤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涕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憀不自安乃舉劫幸之謀遂致昭宗播遷於外

柳璨脅主禪位 唐書

柳璨字炤之擢翰林學士唐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驕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蔣玄暉張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有宿望者璨手疏所仇媢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朱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背已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為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叱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義誠附從榮見殺 五代史

康義誠字信臣唐明宗時為親軍都指揮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秦王李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

獨特兩端從榮已率兵至天津橋弘貽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
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
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

周祚黨李昇縛送楊濛 五代史

吳臨江王楊濛者怨徐溫捨己而立溥心常不平李昇者初以
孤楊行密養以為子諸子不能容以乞徐溫冒姓徐名知誥及
其將謀篡國先廢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竄
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
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
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

蕭得裏特黨乙辛禁害太子 遼史

蕭得裏特善阿意順色道宗清寧初乙辛用事甚見引用累遷
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及皇太子廢遣得裏特監送上
京得裏特捉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圜堵
囚之大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穩壽
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闔門籍興聖宮貶西北統軍司卒二
子得末訛里乾統間以父與乙辛謀伏誅

蕭達魯古附乙辛殺太子 遼史

蕭達魯古性姦險道宗清寧間乙辛為樞密使竊權用事陰懷
逆謀達魯古比附之遂見獎拔稍遷至旗鼓拽剌詳穩乙辛欲
害太子以達魯古兇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
守蕭撻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紿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
以歸詐云疾薨以達魯古為國舅詳穩達魯古恐殺太子事白
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末帝乾統間詔樞密使耶律阿
思大索乙辛黨人達魯古以賂獲免

耶律燕哥黨乙辛 遼史

耶律燕哥字善寧狡佞而敏道宗清寧間為左護衛太保大康
初轉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復為樞密使以燕哥
為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乙辛愛而薦之帝亦以為賢拜左夷離
畢及皇太子被誣帝遣燕哥往訊之太子謂燕哥曰帝惟我一
子今為儲嗣復何求敢為此事公與我為昆弟行當念無辜達
意於帝禱之甚懇蕭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為伏
狀燕哥領之盡如所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殺害忠良多燕
哥之謀為契丹行宮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遷惕隱大安
三年為西京留守致仕

耶律塔不也附乙辛誣害太子 遼史

耶律塔不也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道宗咸雍初
補祗候郎君與耶律乙辛善故內外畏之及太子被譖按無迹
塔不也附乙辛欲實其誣與訛都斡等密奏太子謀亂事本實
臣不首恐事覺連坐帝信之廢太子改延慶宮副使道宗壽隆
元年為行宮都部署天祚嗣位以塔不也黨乙辛出為特免部
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舊黨塔不也以賂獲免
從敵烈部節度使復為敦睦宮使天慶元年出為西北路招討
使

蕭訛都斡黨乙辛誣害太子 遼史

蕭訛都斡國舅少父房之後道宗咸雍中補牌印郎君大康三
年樞密使乙辛陰懷逆謀乃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
撒剌等廢立事詔按無狀皆補外頃之訛都斡希乙辛意欲實

其事與耶律塔不也等入闕誣首耶律撒剌等謀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從皇太子于上京訛都斡尚皇文趙國公主為駙馬都尉後與乙辛議不合衔之後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訛都斡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孝傑黨乙辛害太子 遼史

張孝傑道宗時為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大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詩詔孝傑坐御榻旁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悅三年群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誠為得人歡飲至夜乃罷是年夏乙辛請皇太子孝傑同力相濟及乙辛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乙辛既出上亦悟孝傑姦佞坐私販湖鹽削爵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屍

万俟卨附秦檜誣害岳飛 宋史

万俟卨字元忠高宗時錄樞密院編修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荊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陛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命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卨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

程松効賢 宋史

程松字冬老登進士第宋寧宗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松以結侂胄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韓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讜劾祖泰當誅祖泰坐貶決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

陳自強援奏侂胄為平章事 宋史

陳自強宋寧宗時為國用使以黨人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方韓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

旦為叔

作亂 構為悖逆爭鬬者

觀從謀亂 左傳

魯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殺令尹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其子從出奔蔡事蔡聲子之子朝吳(蔡大夫也)至是從謂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以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季氏家臣背叛左傳

魯昭公十四年季平子不禮於南蒯欲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將叛費費人盟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
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
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
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
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
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
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齊豹殺公孟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
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
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
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
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
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
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
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陽虎亂國竊寶左傳

魯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
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
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
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
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
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
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
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
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杜弢歸降復叛晉書

杜弢字景文晉武帝時為符節令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
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
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荊湘間弢在湘中賊衆共
推弢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攻破郡縣荊州刺史
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偽降於山簡簡
以為廣漢太守初刺史荀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

州事因率衆討戮及為所敗祭死之戮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鍫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元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黨散潰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張昌造妖為逆 晉書

晉張昌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

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驅逐不遠屯聚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多晉惠帝太安中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為劉尼稱漢後以昌為相國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旁衆鳥群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

王如作亂 晉書

王如初為州武吏晉懷帝永嘉四年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

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

周勰合衆起兵 晉書

周勰字彥和晉元帝大康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

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為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

孫恩起海 晉書

孫恩字靈秀孫秀之族叔父泰以妖術見誅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鐵吳郡陸瓌吳興丘尫義興許允之臨海周冑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據會稽自號東征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壯

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鬬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安帝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

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要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拒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幷軍躡之於郁州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慼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曰其後戰死及自溺幷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敗滅 晉書

盧循字子先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晉安帝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

直指潯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幷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為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柤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幷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

羣盜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逼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躡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黃巢聚衆 唐書

唐僖宗時黃巢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王仙芝之亂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

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

楊行密為亂 五代史

楊行密字化源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僖宗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事

溫韜發陵 五代史

溫韜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梁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六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外戚門

忠良 盡心於國而良善者

鼎壽爲外戚冠冕 金史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欽懷皇后父也賦性沉厚有明鑒尚熙宗女鄭國公主世宗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蠡州刺史濟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府橫海軍入爲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改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迹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喪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明昌二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爲皇后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爲外戚之冠云

忠義克終 金史

僕散忠義金太祖宣獻皇后之姪也世宗時爲丞相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能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

忠謹 忠良謹愼者

陰識愼言見重 後漢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鎭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李繼隆謙謹 宋史

李繼隆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眞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弟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

忠能 忠於國而能事者

李端懿發倉賑飢教戰 宋史

李端懿字元伯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眞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齊州防禦使杜衍爲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遂以端懿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服除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飢大發倉廩以賑之置弓手馬教以戰鬪遂如精兵治汶隄百餘里以卻水患民便之

張堯佐平刑簡訟 宋史

張堯佐字希元溫成皇后世父也仁宗時舉進士歷憲州筠州

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敝以曉之訟遂簡

忠厚 存心寬厚利於人者

竇嬰散金得士 前漢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漢孝景帝三年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

吳湊奏元載黨人減死 唐書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代宗時宰相元載當國久愎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吳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

李石不念舊惡 金史

李石睿宗貞懿皇后之弟也少貧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為長者言如是

向經賑救多所濟活 宋史

向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為潁王選經女為妃歷莊宅使帝即位妃為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歲中閱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僦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為之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

同卿善遠權勢 宋史

韓同卿宋寧宗皇后父也初知泰州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季父韓侂胄自以有定策功聲勢熏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慶元五年卒侂胄竟敗人始服其善遠權勢

明哲 明良保身者

攸緒素遁 唐書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背腫有紫光書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

又遣通事舍人李巍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賛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温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後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頻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恭謹 恭敬而謹恪者

蕭思話令望 南史

蕭思話孝懿皇后弟之子也外戚令望早見任待宋文帝時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曹彬執禮益恭 宋史

曹彬字國華其從母張氏為周太祖貴妃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

郭崇仁不仕外任 宋史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太宗淳化四年補左班殿直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契丹入寇齎密詔諭河北諸將還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宅使康州刺史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為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靜不樂外官也

曹佾見稱純臣 宋史

曹佾字公伯韓王彬之孫慈聖光獻皇后弟也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兼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

謙退 能遜讓而退避者

長君兄弟不驕 前漢

竇長君弟廣國文帝竇后兄弟也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王鳳以天變辭避 前漢

王鳳孝元皇后之弟也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户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户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陰興知分辭封 後漢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第宅苟完裁蔽風雨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帝欲以興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鄧騭讓還爵土 後漢

鄧騭字昭伯和熹皇后之兄也和帝時遷虎賁中郎將和帝崩殤帝立尊后為皇太后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騭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

裴頠辭重任 晉書

裴頠惠帝賈后從母之子也帝以為光祿大夫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食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

王蘊退讓 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之父也初為吳興太守後遷光祿大

夫領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

武平一請抑損外家 唐書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脩浮圖法屢詔不應唐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脩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影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籍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冊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越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

曹琮辭職 宋史

曹琮字寶章曹彬之子也仁宗時琮為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為后禮官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蜀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于理時論稱之

劉從廣待罪 宋史

劉從廣字景元時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崇州團練使娶荊王元儼女為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言待罪行間不能扞患疆埸坐耗縣官願上所給公使錢帝嘉納之

夏執中辭寵 宋史

夏執中孝宗后之弟也以外戚故補承信郎累遷泰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執中初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弗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玩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賚甚渥嘗為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寬恕 寬洪而恕人者

代勤令拔虎箭 北史

尒朱代勤魏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感其意

志節 有志而守節操者

庾袞居難有禮 晉書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毋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

庾袞不屈 晉書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勤儉篤學晉惠帝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孝穆賢臣見稱 遼史

蕭孝穆淳欽皇后弟廉謹有禮法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累遷西北路招討都監後為北院樞密使孝穆雖椒房親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其後轉效不知大體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寶臣

節儉 撙節用度者

臧燾分祿 南史

宋武帝受命臧燾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

正言 以正理而言者

郭釗言穆宗當視膳 唐書

郭劍代宗朝以外孫為奉禮郎累官至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為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虞乎時稱得元舅體

直言 以抗直言事者

竇嬰斥太后 前漢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景帝弟梁孝王毋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

能幹 有才能幹濟者

張弘策佐梁武得國 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齊明帝崩時梁武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

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
已露塞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
祏劉暄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蕭
坦留險精忌勤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
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宰國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
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荊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
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始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
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武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
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
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指
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
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帝

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
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及梁武帝即位天
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進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
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鄭興裔見稱不欺 宋史

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興裔早孤
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興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
沒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孝宗乾道初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
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而棄其屍獄
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丁母憂
服闋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廬為鄰初興裔在廬嘗卻鄰道
互送禮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卻者有出無歸遂奏覈其禁揚有
重征糴之例羅他境覓興裔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
舍易焚興裔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償民
甚德之修學宮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外差法郡以大治楚州議
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命興裔往視既至闕地丈
餘得築基之帝閱奏喜曰興裔不吾欺也

嚴毅 嚴切剛毅者

弘度杖奴 北史

隋文帝開皇初崔弘度為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
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俊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
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
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

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
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
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
崔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知人 知人善惡者

廷璋勸姊 宋史

楊廷璋字温玉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祖郭威微時欲
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威歸謂
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威從漢祖鎮太原廷璋
屢省其姊威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
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為淑妃廷璋為右飛

龍使

知命 知其命運之終聽自然者

吳湊病不飲藥 唐書

吳湊章敬皇后母弟也唐德宗時為兵部尚書及屬病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甯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敦進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

蕭抑言忘而終 遼史

蕭抑字徒門淳欽皇后弟也聖宗時叔父恒德薦其才入侍衛南伐宋為四軍兵馬都指揮使後致仕臨終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諂進異於萬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項之被寵衣而坐吟曰吾去矣言訖而逝

姿相 人有姿容清美者

杜乂形清 晉書

杜乂字弘理晉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一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惡相 狀貌醜惡者

王莽鴟目虎吻 前漢

王莽漢平帝之后父也為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度量 大度寬量不以死生為意者

庾亮安衆 晉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晉明帝時假節都督諸軍事與蘇峻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

景文賜死不懼 事文類聚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敕至景文方與客圍棊叩函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飲藥而卒

濟人 以財濟人者

竇武施財 後漢

竇武字游平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漢桓帝時長女選入掖庭立為皇后武封槐里侯五千戶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

遠慮 思慮深遠者

楊濟慮兄專權有禍 晉書

楊濟字文通晉武帝時歷位鎮南征北將軍兄楊駿為太子太傅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甥李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石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馬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

斛律寵極慮危 北史

斛律金乃朔州敕勒部人也神武時甚有功封召城郡公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除太師孝昭踐祚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武成即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光授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

敎藝 精於一藝者

曹平破的 宋史

曹評字公正仁宗光獻皇后從弟佾之子也以父任累官至温州防禦使哲宗元祐中提舉萬壽觀丏外樞密院白為真定路鈐轄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容驚悚

楊石三發三中 宋史

楊石字介之寧宗仁烈皇后兄次山之子也慶元中補承信郎嘉泰四年充賀正旦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

貴寵 身既貴重家異寵者

衛青因姊為后得尚公主 史記

衛青字仲卿漢武帝立青姊衛子夫為皇后以青為大將軍封

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王鳳柄用朝政 前漢

王鳳孝元皇后之弟也元帝崩孝成帝立以鳳為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

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

鄧騭以后兄位特進故得就國 後漢

鄧騭字昭伯和帝和熹皇后之兄也安帝時為車騎將軍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騭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孫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騭弟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等皆為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又徙封騭為羅侯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

賈謐爭奕 晉書

賈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位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

李評恃寵 宋史

李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八遷皇城使哲宗時以父告老授西上閤門使為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鄜延之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毀撤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丕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繼聞之得以窺我所論事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效以為忠僥倖進用中外亥目以滎州刺史出知穎川還幹當三班院副韓縝報聘契丹且分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襲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

恩宥 有罪而蒙赦宥者

羊聃倚太妃得宥 晉書

羊聃字彭祖元帝時為廬陵太守縱暴殺人下獄琅邪山太妃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成帝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

稱譽 有善而見稱美於人者

褚裒皮裏陽秋 晉書

褚裒字季野晉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晉康帝朝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要譽 要求名譽者

王莽匿情求名 前漢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子乘時侈靡以

與馬聚邑侯將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
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
父曲有禮意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
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
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等
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
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
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
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
之不慙恧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
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
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

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
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莽
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稱
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
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
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
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立董宏上書宜尊哀帝祖母傅太后母
丁姬莽劾止後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抑貶尊
號請免為庶人上弗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
切責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因日食賢良
周護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

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
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
以為好休不肯受莽曰見君面有瘢美玉可滅瘢欲獻其瑑耳
即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
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諫議 有諫書議論者

羊祜議伐吳 晉書

羊祜字叔子景帝景獻皇后弟晉武帝時為征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使
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
篤中詔命扶疾乘輦入見不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

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
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政虐甚可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
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若舍之而孫皓沒
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眾長江未可越也將為後患矣華深
贊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
吳不必臣行但既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

張弘策有匡濟之心 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容
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
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
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
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

策而已

李石止塹 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金世宗大定年間進拜太尉尚書令先是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李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

矜誇

以家世誇於人者

竇威叙世為外戚 唐書

竇威字文蔚博學隋末大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唐高祖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謝曰臣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

避難

逃避患難者

李曉遇閻信以免 北史

尒朱榮之立魏孝莊李曉兄弟四人與百寮俱將迎焉其夜曉衣冠為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携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皋為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能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尊相資給以免

傲慢

驕傲而侮慢人者

蔡撙不荅 南史

蔡撙字景節梁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荅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撙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遇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来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凉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貪財

貪圖財利者

崇融負絹顛仆 北史

李崇字繼長魏文成元皇后兄李誕子也襲爵陳留公崇性好財賄販肆聚斂魏孝明帝時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而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斜也貪財納嫂 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女為海陵后由是拜平章政事恣取部人財物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剌為

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強納兀魯為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撻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亨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兀魯以言慰亨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陵使蕭裕鞫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畏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剌家財

黨比 朋黨阿附者

胡長仁預政致佞 北史

胡長仁字孝隆齊武成帝后兄也以内戚歷位左僕射尚書令參預朝政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托長仁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令史欲咨省務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為三佞

構隙 構成怨隙者

田蚡毀灌夫受報 前漢

田蚡景帝王后母弟武帝舅也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時灌夫為燕相坐法免官居長安魏其侯竇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遂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卬視天俛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
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
百歳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録録設
百歳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
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
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
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
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
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
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
孝景帝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

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
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
乃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久乃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
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
城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
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田蚡灌夫結怨 前漢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武帝時為丞相時有灌夫字仲孺
為燕相坐法免官居長安嘗有服過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
過魏其侯會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
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
西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
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
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
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
舞屬蚡蚡不起夫從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
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
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慢
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
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
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
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

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驕奢

驕侈奢用者

羊琇獸炭溫酒 晉書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武帝時拜特進加散騎常
侍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
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
譏之

承祐恣侈 宋史

孫承祐吳越國王錢俶納其姊為妃因擢處要職累遷知靜海
節度事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恣為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
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筯所居室中爇龍腦日不下數兩

後歸宋從太宗車駕北征以槖駞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

驕横 驕肆而横惡者

田蚡恃權勢 前漢

田蚡武帝時為丞相景帝王皇后母弟也為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其兄盖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淳于長不法 前漢

淳于長字子鴻王太后姊子也為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侍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託太后及漢成帝帝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以建策止營昌陵賜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絫鉅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后寖居長定宮而長與后姊孊私通受許后賂遺許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竇憲恃勢奪公主園田 後漢

竇憲字伯度融孫也父勳被誅憲少孤肅宗建初二年以憲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逼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竇憲立功贖罪 後漢

竇憲字伯度女弟為章帝后拜憲侍中虎賁中郎將賞賜累積寵貴日盛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太傅令伯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辟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

刺史雜考劉等後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内宮憲懼誅自求擊匈
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發兵與北單于
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
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班師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
大將軍封武陽侯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
三公上

梁冀恣惡奢僭 後漢

梁冀順帝時為大將軍冀帝后兄也用妻孫壽言多斥奪諸梁
在位者外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
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
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
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

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
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
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
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毆繫
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
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户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
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
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
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
奇禽馴獸飛走其閒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
内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

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遠
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
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
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
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
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
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

柴守禮驕横自恣 五代史

柴守禮字克讓周太祖時以后族拜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初周太祖聖穆柴皇后無子養守禮之子榮以為子是為世
宗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光禄卿致仕居于洛
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

而守禮亦頗恣横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
王晏王彦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
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

王繼勳恣惡殺人 宋史

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
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后故為内殿供
奉官繼勳所為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
妻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為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
也繼勳不能諭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為之紛擾上聞大驚
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自
以失職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為樂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
勳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洛民

告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及為彊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其後家寓西洛潁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

奢淫 奢侈淫穢者

武三思寵幸驕奢 唐書

武三思當武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爵為王契丹陷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為太子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

迎諧主意鈎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二張方烝蠱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醜然如入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巳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二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后遺詔還所減而封崇訓鄅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潛入宮中

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復循太后法

楊釗貴號雄狐 唐書

楊釗字國忠楊貴妃從兄也玄宗時貴寵最久而虢國又與釗亂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帷障時人謂為雄狐

國忠宣淫不止 唐書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丐貸于人無行檢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然卒以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最其暱至成都摴蒱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

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

召禍 所為不善致禍害者

公孫賀敬子被殺 前漢

公孫賀字子叔武帝時拜為丞相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何進無謀被殺 後漢

何進字遂高何太后從兄也太后臨朝輔政録尚書事欲謀誅宦官進意狐疑袁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為司隷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娣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入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名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隷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楊國忠專權致禍 唐書

楊國忠唐玄宗時既以宰相領選始建議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午後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貪以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貟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及安祿山反國忠聞難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為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遲明帝出延秋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彍騎立仗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

射中兵頗殺之爭噉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邪府吏蓄使亦殲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四子暄朏曉晞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戰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殆朏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為漢中王瑀榜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氏爭其貲富埒國忠昱纔貫產竊入都為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為改今名

姦權 姦惡持權柄者

梁冀專權自恣 後漢

梁冀為大將軍漢桓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會公卿議禮於是有司奏冀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賞賜比霍光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不悅專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詣闕上書陳冀之狀書得奏冀聞而密遣人捕著著乃變姓名後託病偽死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隱閉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論與著友善先是絜等奏記薦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敕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冀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自帝轉官又諷人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年十六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竇憲寵遇致殺 後漢

竇憲字伯度章帝建初二年拜為郎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和帝即位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累遷大將軍大行封爵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弟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竇景為執金吾竇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緹騎並為縱橫也）依倚形執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

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

庾亮畢殺　晉書

庾亮明帝后兄也晉成帝即位聰敏有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得知及蘇峻平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巨源專擅除官　唐書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韋后近族也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中宗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賈似道專權喪師　宋史

賈似道字師憲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累遷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景思代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

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監察御史俞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侍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

之備至監察御史孫嶸叟中書舍人王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使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害忠 層害忠良者

高肇毒王勰亦死其所 北史

魏尚書令高肇性凶愎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魏宣武帝欲以為后彭城王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潘僧固之同王愉謀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携構成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

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褥裹屍與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死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

凶禍 遭遇凶災禍患者

賈謐柱陷壓床 晉書

賈謐本賈充女夫韓壽之子晉惠帝賈后之甥也充卒無子充妻郭氏以謐奉充後帝乃詔謐為賈充世孫以嗣充爵其後歷位散騎常侍謐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休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

高肇怪異 北史

高肇字首文魏文昭太后之兄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三人同日受封未幾為尚書右僕射一時富貴赫奕無比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既專政結朋黨作威福殺害宗室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又與清河王懌忿爭高后立後愈肆縱恣及大舉征蜀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節度是日面辭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行至函谷車軸中折衆

咸怪異以為不獲吉還也宣武崩赦罷征軍肇承變四至闕下縗服號哭開太極殿盡哀領軍于忠清河王懌等密欲除之潛備壯士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

周仁軌斷臂發塚 唐書

周仁軌韋后母族也方為幷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韋玄貞洵墳墓民盗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振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

姦惡 姦邪恣為惡者

梁冀跋扈致禍 後漢

梁冀字伯卓漢順帝時初為黃門侍郎累至大將軍至桓帝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特加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廷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廷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壻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

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使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苑囿以業窮民百姓莫不稱慶

梁冀驕橫致族後漢

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桓帝逼畏久積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及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后家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冀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耳對曰國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賈謐譖適晉書

賈謐字長深韓壽之子也賈充薨後妻郭氏以謐立為充之子黎民為嗣初充一女為惠帝后少女為韓壽妻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適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

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棊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而謀廢之

楚客黨惡事中宗唐書

宗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為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贓流嶺外歲死而楚客餘奏客等還戩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侈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為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歧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為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以晉卿為

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鄠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沮之娑葛怨將兵寇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胥卿專徇贓私驕恣驕僭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鞫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唐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觧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

惡逆 行弑逆者

褚淡之弒故主 南史

褚淡之字仲原晉恭帝后族也宋武帝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晉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煑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八

人物門

儒

世家 孔聖之家世也

宣聖世代 孔子家語

孔子之先宋之後殷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武王伐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奉湯祀後武庚與管蔡霍叔亂周周公東征罪人斯得乃改命微子後殷國於宋啓卒弟仲思衍嗣微之後故號微仲二微俱以微之號自然至于稽乃稱公迨弗父何以國讓弟厲公何之後遂世為宋卿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四十七代孫傳推譜牒曰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衞有孔達魏有孔悝出於姬姓皆非子氏後蓋姓同而族異孔氏子姓為先聖後者世為魯人同居祖廟

宣聖歷年始終 孔子家語

孔子一歲至三十歲在魯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九歲娶宋幵官氏二十歲子鯉生為乘田為委吏二十四歲母顏氏卒二十七歲適郯二十九歲適晉學鼓琴三十四歲適周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反魯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四十二歲反魯留十四年五十一歲為中都宰五十二歲為司寇五十六歲攝行相事

與聞國政三月五十六歲適衛十月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害之適鄭五十七歲自鄭適陳留三年五十九歲適衛去適晉及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六十一歲自陳適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六十三歲留陳蔡閒楚昭王聘之蔡陳發徒圍于野適楚不用反衛六十四歲在衛留五年六十六歲夫人幵官氏卒六十八歲魯以幣迎孔子遂自衛反魯不仕洒敘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修春秋六十九歲子鯉卒七十一歲感獲麟而春秋絕筆七十三歲夏四月己丑卒五月葬城北泗水上

師道

能為人師範之道者

夏侯勝卒太后素服 事文類聚

夏侯勝冀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詔撰論語年九十卒太后為勝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包咸無往教 後漢

包咸字子良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遂遣子師之光武建武中拜諫議大夫

陽城教諸生還養 唐書

陽城德宗時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吳充作六箴規訓 宋史

吳充字冲卿調穀熟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

王恂發明綱常 元史

王恂字敬甫元裕宗時擢太子贊善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

師道自任

以師範之道能為己任者

歸暘序禮 元史

歸暘字彥温元順帝時轉河西廉訪使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暘為賛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仍兼前職暘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㢠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者人各殊卒從暘議也

聖智

孔聖之知識非盡者

孔子知釐廟火災 說苑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

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絶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孔子知哀公侵上忽下 事文類聚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啖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草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聖誡 孔聖指事誡諭人者

孔子謂弟子記銘 說苑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絶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孔子觀欹器 說苑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聖訓 孔聖設言以訓人者

孔子訓亡弓之言 說苑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孔子訓知反己而知天下 說苑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仲尼正言抑季孫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

欽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孔子訓子貢以進賢為賢 說苑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孔子以治民如腐索御馬 說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孔子因盛服戒子路 說苑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孔子貴建本重立始 說苑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訓君子慎所藏 說苑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孔子訓士慎三者 說苑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孔子以正名為先 說苑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喻君臣之理 說苑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大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

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對三代興亡 說苑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孔子訓為人下者之道 說苑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撥不亦難乎

孔子訓本立然後為君子 說苑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孔子戒曾參逃暴怒 說苑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性至孝常芸瓜而誤斬其根父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其父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孔子止琴張弔宗魯 左傳

魯琴張孔子弟子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皆由宗魯而後為女何用弔焉且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義不犯非禮何以弔為

孔子言帝王冠禮 孔子家語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位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孔子以子路琴聲垂訓 孔子家語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之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為亂之風

孔子訓冉有五刑及禮 孔子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之

人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鬭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刑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之名矣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制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捽引而

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過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孔子告宰我鬼神之道 孔子家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神者氣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至之又從而思之孝子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子訓厄陳蔡皆幸也 孔子家語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

孔子救季平子厚葬 孔子家語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孔子訓子路以忠仁 孔子家語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孔子告子貢臣子之道 孔子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孔子訓子貢三國之政不同 孔子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

孔子教子貢為政 孔子家語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

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誘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孔子訓子貢知子路之政 孔子家語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告子夏損益之道 孔子家語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三子言志 孔子家語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告子路以正 孔子家語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加之正不難矣

孔子告曾子七教三至 孔子家語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

因天下之爵以尊知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行於[illegible]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孔子言為政最大　孔子家語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

孔子告曾子王者之言　孔子家語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之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孔子書天王狩河陽　史記

晉文公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魯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天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孔子示君子小人之憂樂　說苑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移風易俗　新序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者不豫賈

孔子化魯國無爭者　說苑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

道學　傳聖人性理道統之學者

周敦頤為學知道　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宋英宗朝祿安南府程珦通判軍事視敦頤氣

親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陳襄四人倡道 宋史

陳襄字述古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學者沈溺於彫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神宗時知諫院改侍御史

呂大鈞能踐履 宋史

呂大鈞字和叔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勇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神宗時為光祿寺丞

程顥立教 宋史

程顥字伯淳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

張載學求為聖人 宋史

張載字子厚神宗熙寧初召為崇文院校書既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疏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

大臨責弼為佛氏之學 宋史

呂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

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哲宗時為太學博士遷秘書正字

程頤達六經 宋史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

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欣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哲宗時召為秘書省校書郎

程頤問答 宋史

程頤字正叔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哲宗時召為秘書省校書郎

邵雍理學 宋史

邵雍字堯夫哲宗時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

馬伸受業程門 宋史

馬伸字時中宋徽宗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娼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欽宗靖康初擢監察御史

蔡元定從朱熹 宋史

蔡元定字季通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求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高宗時秘書少監楊萬里薦于朝召之以疾辭

李侗體認天理 宋史

李侗字愿中高宗時侗閩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後隱居教授學者多從之

陸九齡尊程教 宋史

陸九齡字子壽幼頴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遂成大儒孝宗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

劉爚發明道學 宋史

劉爚字晦伯孝宗乾道八年舉進士第累任尚書郎官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遷淛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

九淵著述 宋史

陸九淵字子靜孝宗乾道八年進士第調隆興靖安縣主簿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吳柔勝復明道學 宋史

吳柔勝字勝之孝宗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淛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張栻作希顏錄 宋史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頴悟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十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孝宗時召為吏部郎

李衡佩訓 宋史

李衡字彥平孝宗隆興中為監察御史除祕閣修撰致仕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

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傳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呂祖謙關洛為宗 宋史

呂祖謙字伯恭孝宗時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其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岸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也

袁燮道義相磨 宋史

袁燮孝宗時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録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

李性傳言格物致知 宋史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宋寧宗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

程顥行實 宋史

程顥字伯淳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

邵雍車音爭候 宋史

邵雍字堯夫居河南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咸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王柏家學 宋史

王柏字會之理宗時人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李侗靜坐 宋史

李侗字愿中既從羅從彥學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

各有條序從彥亟擀許焉

王鶚窮理 元史

王鶚字百一元世祖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為人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為己之學也

許衡綱常 元史

許衡字仲平元世祖欲開太學會許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至元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

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劉因學識精正 元史

劉因字夢吉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世祖至元十九年詔徵擢承德郎右賛善大夫

耶律有尚遵許衡之教法 元史

耶律有尚字伯强世祖時為國子祭酒至元二十七年以親老辭歸成宗大德八年葬父還鄉里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

張文謙陳堯舜之道 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幼聰敏善記誦仕元世祖為中書左丞文謙蚤從劉秉忠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為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為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

許衡以道自任 元史

許衡居河陽三年聞亂且定乃深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世祖時為京兆提學改國子祭酒

趙復傳學 元史

趙復字仁甫得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姚樞楊惟中聞復論議如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世祖嘗召而不仕家於江漢之上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達善經說 元史

張𢑴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𢑴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元世祖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𢑴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眾遠近翕然尊為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𢑴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𢑴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接據傳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順帝至正中真州守臣以𢑴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吳澄自任 元史

吳澄字幼清為人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氷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武宗至大初召為國子監英宗時還翰林學士

許謙講學 元史

許謙字益之元仁宗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楊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與經攷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成宗大德

中澂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譙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
侵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
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

金履祥並充王何之學 元史

金履祥字吉父既見王柏首蔄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
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
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
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
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
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
稱為仁山先生

孔思晦襲封 元史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默童丱
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𢑱講求義理於詞章之
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懈遠近
爭聘為子弟師成宗大德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
母老辭而歸母臥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
五日至大中舉茂才仁宗雅崇儒道取譜牒按之以嫡襲封衍
聖公賜月俸五百緡

許謙四書叢說 元史

許謙字益之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
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
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
易心求之乎仁宗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講學人多從之

胡長孺一變文風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仁宗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
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
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
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
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為
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
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
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
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
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
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
閭取士發司文衡責實賤華文風為之一變

梁益師表 元史

梁益字友直仁宗時人與陸文圭同里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
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
浙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表者惟益而已

經學

訣明經典之奥者

鼂錯受尚書於伏生 史記

鼂錯者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直刻深孝文
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
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

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韓嬰詩易 前漢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丁寬易東 前漢

丁寬字子襄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漢景帝時寬為文帝子梁孝王武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劉歆五經博士 前漢

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河平中為中壘校尉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洼丹作易通論 後漢

洼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漢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光武建武初為博士稍遷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

李育博覽 後漢

李育字元春少習公羊春秋沉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東平憲王蒼光武子也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光武建武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張玄解矇 後漢

張玄字君夏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漢光武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薛漢詩長 後漢

薛漢字公子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漢光武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董鈞傳通古今 後漢

董鈞字文伯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遷廪犧令病去官漢光武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明帝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樓望儒宗 後漢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漢光武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仕至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張興聚徒 後漢

張興字君上習梁丘易以教授漢光武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明帝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帝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

戴憑重席 後漢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年十六漢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後拜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魏應講論五經 後漢

魏應字君伯少好學漢光武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漢章帝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沛獻王好經學 後漢

沛獻王輔漢光武子也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

杜撫詩法 後漢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韓詩章句教授鄉里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光武子東平憲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衛宏刻書 後漢

衛宏字敬仲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漢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學義精明 後漢

丁恭字子然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漢光武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建武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

夏恭勵學善文 後漢

夏恭字敬公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没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得安全漢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卒官諸儒共謚宣明君云

丁鴻無雙 後漢

丁鴻字孝公有經學至行漢明帝永平中徵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後與諸儒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帝數嗟美之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張酺講書 後漢

張酺字孟侯漢明帝開四姓小侯學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講於御前論難當意遂令入授皇太子經漢章帝即位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楊政說經 後漢

楊政字子行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常有數百人焉章帝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召馴德行恂恂 後漢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稍遷騎都尉侍講漢章帝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

崔駰偉才 後漢

崔駰字亭伯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今古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漢元和中章帝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

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躧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為上客

劉珍正字 後漢

劉珍字秋孫少好學為謁者僕射漢安帝永初中和熹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拜宗正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楊震三鱣 後漢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

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安帝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

許慎說文 後漢

許慎字叔仲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仲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安帝時為郡功曹

康成入室操矛 後漢

鄭玄字康成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順帝時拜議郎轉武都太守

朱穆比回 後漢

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也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為有令得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吏問風俗人物太守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矣桓帝永興中擢穆為冀州刺史

周舉五經 後漢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桓帝延熹中舉茂才為平丘令

何休作公羊傳 後漢

何休字邵公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漢靈帝建寧中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拜議郎遷諫議大夫

服虔雅才 後漢

服虔字子慎少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鄭玄道東 後漢

鄭玄字康成靈帝時人鄉玄少為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法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由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不倦會融集諸生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蔡邕正定六經文字 後漢

蔡邕字伯喈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詞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

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任安兼通數經 後漢

任安字定祖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獻帝時累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馬融絳帳 後漢

馬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數千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等書行于世云

景鸞著述 後漢

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嚴幹鍾繇辯折春秋 魏書

嚴幹字公仲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文帝黃初中為五官中郎將

樂詳獨受五業 魏書

樂詳字文載少好學漢獻帝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文帝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數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詔與大史典定律歷轉拜騎都尉

庾峻發明經旨 晉書

庾峻字山甫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魏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武帝時加諫議大夫

杜預有左傳癖 晉書

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身居將率按物禮恭誨人無隱立功之後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杜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晉武

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謝莊隨國立篇 南史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美容儀為宋文帝所愛重後為隨郡王誕記室乃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為一

王儉經學大興 南史

王儉字仲寶宋孝武帝時襲爵豫寧縣侯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時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

何佟之讀禮 南史

何佟之字士威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初為國子助教齊明帝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遷驃騎司馬

王承經術為業 南史

王承字安期梁武帝時為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王儉父王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

盧景裕注易 北史

盧景裕經明行著齊神武帝嘗以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陸乂精熟五經 北史

陸乂字旦齊文襄時襲爵始平侯乂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祕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徐曠通五經 唐書

徐曠字文遠家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大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唐高祖時為國子博士

顏師古考定五經 唐書

顏師古唐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

武平一論三桓七穆 唐書

武平一名甄博學通春秋唐中宗景龍二年兼脩文館直學士初崔日用者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

折武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涏張說素
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
柰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
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
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
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
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
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
北面闔坐大笑

啖趙春秋纂例 唐書

啖助字叔佐玄宗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門人趙匡陸質
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為春秋集註

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
剌史質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
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
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

李之才受易源流 宋史

李之才字挺之仁宗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質朴眞率自
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頓在訶怒
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
受者惟之才爾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
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為衛州獲嘉主簿

朱震易學傳授 宋史

朱震字子發登宋徽宗政和中進士第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
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
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
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高宗時召為司勳員外
郎

徐僑剛直 宋史

徐僑字崇甫登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擧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
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

姚樞刊經惠學者 元史

姚樞字公茂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楊惟中乃與
之偕覲元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

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
命乃蹴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
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雍
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
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程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
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
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
居世祖特拜中書左丞

熊朋來不慍 元史

熊朋來字與可宋度宗咸淳甲戌登進士第宋亡元世祖得江
南不苟進隱居教授其性和而不肆分而不猶與群賢講論經
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為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

外選于江西於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為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為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為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常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為聞人元英宗時翰林學士元明善薦朋來于朝未及召而卒

竇默教授 元史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仕元世祖為翰林學士初默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為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伐金默為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為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

吳澄著述 元史

吳澄世祖時累舉不第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

黃澤明經 元史

黃澤字楚望近代覃思之學推黃澤為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饑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為大戚成宗大德中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

史學 能脩國史記載之學者

班彪作後傳 後漢

班彪字叔皮才高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漢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

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焉

班固續父修史 後漢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欲就其業人有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收繫京兆獄取其家書固弟超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而郡亦上其書漢明帝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及章帝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竇憲上固行中郎將擊南匈奴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

陳壽撰三國志 晉書

陳壽字承祚晉武帝時除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時人稱其有良史之才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 晉書

習鑿齒字彥威著漢晉春秋裁正自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受禪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强也又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凡五十四卷武帝時荆州刺史桓温辟爲從事

司馬彪續漢書 晉書

司馬彪字紹統晉武帝時爲秘書郎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世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猶未盡善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起於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孫盛著魏晉史 晉書

孫盛字安國武帝時爲安西諮議參軍盛篤學不倦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世稱良史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刪改時盛年老性方嚴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孝武太元中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干寶撰晉書 晉書

干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名晉元帝時爲著作郎乃就撰集自晉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魏收撰魏史 北史

魏收字伯起齊文宣時天保中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撰魏史時尚書陸操嘗謂左僕射楊愔曰魏收所撰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

仁以免尤責

賈緯補録 五代史

賈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録緯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録六十五卷唐末諸侯强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入晉漢同修實録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徐台符以為不可非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晉高祖天福中為起居郎史館修撰

孫甫唐書 宋史

孫甫字之翰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仁宗時授祕閣校理改右正言

劉恕專精史學 宋史

劉恕字道原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徳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説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為精詳

林希修神宗實録 宋史

林希字子中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録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哲宗時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李燾長編 宋史

李燾字仁甫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奏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既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産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高宗紹興八年進士第後官至敷文閣學士

范冲修宋實録 宋史

范冲字元長父祖禹嘗修宋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熈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高宗時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遷翰林學士

袁樞著通鑑紀事本末 宋史

袁樞字機仲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歎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

袁桷修國史 元史

袁桷字伯長元成宗時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拜集

賢直學士又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英宗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稱在詞林朝廷制冊勲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行於世

李伯宗脩世祖實錄 元史

李之紹字伯宗幼穎悟聰敏從東平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脩世祖實錄徵名儒充史職以馬紹李謙薦授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併以藁進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仁宗時官至國子司業後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

揭曼碩與總裁三史 元史

揭傒斯字曼碩元爲翰林侍講學士元順帝時詔脩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爲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正

張起巖充總裁三史 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元順帝至正中詔修遼金宋三史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

才學 有才學者附於此

楊脩辯辭 事文類聚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之元孫好學有俊才獻帝時爲丞相曹操主簿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上有八字曰黄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黄絹色絲絶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虀臼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邯鄲淳曹娥碑 事文類聚

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于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郎作

曹娥碑文成未出會郎見尚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郎嗟歎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黄絹幼婦外孫虀臼

戴逵才藝 晉書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孝武帝時累徵辭不就

王摛抽簟題扇 南史

王摛以博學見知齊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隷之謂之隷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隷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隷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

既與辭亦華茂衆坐驚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筆手自製取翁嵔
章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
士唯摛問無不對仕齊武帝永明中為秣陵令

元勰露布 北史

魏孝文帝令彭城王勰為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
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
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
則弟誰能辯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

楊師道詩如宿搆 唐書

楊師道太宗時為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
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酬賞捉
筆賦詩如宿搆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

一坐嗟伏

恒濟作相虞昶作匠 唐書

來濟異母兄恒唐肅宗上元中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父護兒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
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
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偓佺折字明義 宋史

崔偓佺太宗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
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
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
僕隷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角兩點為甪用上
一撇一點俱不成字

石曼卿多才藝 宋史

石延年字曼卿宋真宗時人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為
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

孫復以學為時所重 宋史

孫復字明復仁宗時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
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
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
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

米芾多才學 宋史

米芾宋神宗時為禮部員外郎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
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

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辯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
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
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
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
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

吳仲道立地書廚 宋史

吳時字伸道仕宋徽宗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敏於為文未嘗
屬藁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韋述屬文輒成 事文類聚

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
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
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子敬山陰草堂碑 事文類聚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博學 學問廣博者

季札觀樂 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郯子陳紀官 左傳

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伶州鳩論律呂源委 國語

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鐘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

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
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
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
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
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
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
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
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
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
自天黿及析木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

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
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
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當辰辰在戌上故
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
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
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射父詳言重黎　國語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若無然民將能登乎天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
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
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
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
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
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
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者姓之後能知四時之
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
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
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
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
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

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則
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
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
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
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
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夏知史誤己亥耳　事文類聚

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
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劉向著說苑新序　前漢

劉更生字子政更名向成帝即位召拜中郎遷光祿大夫向以
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
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
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
常嗟歎之

賈逵問事不休 後漢

賈逵字景伯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
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
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
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八尺二寸諸儒為
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和帝永元三年為左中郎將改侍中領騎都尉

李譔無不該覽 蜀書

李譔字欽仲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
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
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
佐尚書令史蜀後主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
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
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
氏傳太玄指歸皆依准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
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

束晳對曲水之由 晉書

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
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夫
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進曰
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
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
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
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

張華該博 晉書

張華為司空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
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
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賀循儒宗 晉書

賀循字彥先元帝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尚書僕射
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為朝廷疑滯
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

希鏡悉古冢銘 南史

賈希鏡家傳譜學嘗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宋孝武時青州人
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
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

裴子野知遠邊國名 南史

裴子野字幾原梁武帝以子野為著作郎掌修國史時西北遠
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
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
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高允博通經術 北史

高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奇度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

公羊仕後魏太武帝神䴥中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
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
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孫惠蔚為儒所尚 北史

孫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
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魏孝文
帝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
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
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
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
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
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

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
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以為
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游肇耽好經傳 北史

游肇字伯始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
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
謙廉不競曾撰儒棊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魏孝
文時為內祕書侍御

房暉遠博通義疏 北史

房暉遠字崇儒世傳儒學隋文帝受禪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
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
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
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
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
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
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
擢為國子博士

劉焯精博古今 北史

劉焯字士元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從與諸儒於祕書
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
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
安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
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
不服其精博隋文帝開皇中為著作郎

敬宗詳對帝丘 唐書

高宗東封泰山以許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
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僥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
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此
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
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
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
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守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
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
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源至溫而入
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
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

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辯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也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曆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而獨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實之不彊不亦善乎

師古知伏 事文類聚

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四門以禦蠱災則祠社用伏日六月伏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謂藏伏因名伏日

李珽備對三黃 五代史

李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臥廬中聞者哀憐之後仕梁太祖出知曹州召拜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

遼義宗博學 遼史

遼義宗名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尹拙識見該博 宋史

尹拙梁末帝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秘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仕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

劉熙古著書 宋史

劉熙古字義淳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太祖即位召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為質邊鄙以寧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選名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尚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改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迹為歷代紀要五十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

貽孫博覽 宋史

王貽孫字象賢少隨周祖典商潁二州署衙內都指揮使顯德中以父在中書改朝散大夫著作佐郎宋初遷金部員外郎賜紫累遷右司郎中淳化中卒太祖平吳蜀所獲文史副本分賜大臣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徧覽之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

脩言共事晉大稱賞之

宋昂自爲小萬卷 宋史

宋昂字樂之世家渼陂唐天復末從家南陽梁祖篡唐父祿光與唐舊臣顏蕘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立南岳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祿北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有宋遊度好讀書人號之爲宋萬卷目昂爲小萬卷宋真宗咸平中官至翰林學士

宋綬通經史百家 宋史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敎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真宗時遷大理評事

馮道宗通五經 宋史

馮元字道宗與樂安孫奭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群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内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經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真宗時遷太子中允龍圖閣

李仲容尊帝官家 事文類聚

李仲容真宗時爲侍讀真宗飲量無敵飲則詔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仲容舉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曰惟有忠孝一生心

何涉一覽不忘 宋史

何涉字濟川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泛覽傳古學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仁宗時登進士第

夏竦無不通曉 宋史

夏竦字子喬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後官至武寧軍節度使

文與可多才藝 宋史

文同字與可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隷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韈好事者傳之以爲口實神宗時知洋州元豐初改知湖州

歐陽伯和獨操古學 宋史

歐陽發字伯和修之子也神宗時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蘇頌無所不通 宋史

蘇頌博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絕朝

是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若避之徽宗時進太子太保爵趙郡公

陳亮辯析古今 宋史

陳亮字同父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光宗時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事

張洽無所不讀 宋史

張洽字元德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寧宗嘉定元年授松滋尉

仲微涵飫六經 宋史

陳仲微字致廣寧宗時調莆田尉仲微天禀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仍生德祐中爲殿中侍御史

劉放問答無遺 事文類聚

劉原父放在詞掖有立馬揮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閤起於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起於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爲答已而復追問令立俟報就坐中疏入閤事詳盡無遺歐公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五代史載入閤一段事即答簡所云公嘗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曰軾輩將如之何

陸澄號書廚 事文類聚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乃歎服曰陸公書廚

朱子論太極 事文類聚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楚材國語見稱 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金宣宗遷汴完顔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

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

秉忠無不精通 元史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元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

蕭𣂏博極群書 元史

蕭𣂏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𣂏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成宗大德中拜太子右諭德

侯均旁通釋老 元史

侯均字伯仁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因薦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即歸休田里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成宗時爲太常博士

岳柱書無不究 元史

岳柱字止所天資孝友母弟久住早卒喪之盡哀尤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有欺也我何與焉母鄗氏亦常稱之曰吾子古人也武宗至大元年授集賢學士

齊履謙博洽精通 元史

齊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仁宗延祐元年爲國子司業

柳貫靡所不通 元史

柳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仁宗延祐中爲江山縣儒學教諭

韓性博綜群籍 元史

韓性字明善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

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為文辭博達雋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仁宗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為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所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辯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甚夫街叟至於童稚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卒不仕

陸文圭博通經史　元史

陸文圭字子方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度宗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元仁宗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為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卒不仕

杜本靡不通究　元史

杜本字伯原元文宗在江南聞其名徵之不起為人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以為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不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為清碧先生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八

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九

人物門

儒

文學　能文章詩賦者

司馬相如奏賦　前漢

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客游梁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漢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為郎後為孝文園令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王褒歌頌　前漢

王褒字子淵漢宣帝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張安世三篋　前漢

張安世字子儒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

沐禾幹出上行幸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
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昭帝即位為右將軍光祿勳

匡衡說詩 前漢

匡衡字稚圭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
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射策甲
科除為太常掌故元帝時遷博士

朱雲折角 前漢

朱雲字游好讀書倜儻有大節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
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
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
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
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

揚雄法言 前漢

揚雄字子雲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
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
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
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漢王莽時
甄尋劉棻作符命覺棻投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
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
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
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
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

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
不應雄死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
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牟長章句 後漢

牟長字君高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宋
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
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光武詔書 事文類聚

漢光武每發詔自作峻語以懱動群臣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黃
鉞一麾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
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嘗歎息曰此聖主也

杜篤為誄免刑 後漢

杜篤字季雅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建初三年車騎將
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
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傅毅作頌 後漢

傅毅字武仲少博學漢明帝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毅以明帝
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
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
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

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
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和帝永元元年車騎將軍
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
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
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班固恩賜甚渥 後漢

班固明帝時為校書郎章帝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
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
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

曹丕對策中第 後漢

曹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絶交游不答候問之
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

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
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
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郎還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
擢拜青州刺史

張衡作二京賦 後漢

張衡字平子和帝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
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
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隲奇其
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常好玄經謂
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
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
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

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
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
言甚詳明

劉毅上論 後漢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漢和帝永元中坐事奪爵毅
少有文辯稱安帝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幷憲論十二篇時劉珍
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撰記 後漢

李尤字伯仁少以文章顯漢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
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諫議大夫受詔
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
二十八篇

葛龔為奏 後漢

葛龔字元甫漢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
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幷寫龔名以
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劉梁著破群論 後漢

劉梁字曼山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
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
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桓帝時舉孝廉
除北新城長後拜尚書郎

延篤借本諷記 後漢

延篤字叔堅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欲寫無紙唐溪典以
廢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粮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

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開一知二未足為喻君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桓帝時以博士徵拜議郎

庾乘下坐 後漢

庾乘字世遊少給事縣廷為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靈帝時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孔融善文 後漢

孔融字文舉善文辭魏文帝深好之每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文章過融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王延壽作夢賦 後漢

王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

禰衡文不加點 後漢

禰衡字正平少有才辯曹操送於劉表至荊州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

陳琳草檄愈病 魏書

陳琳字孔璋為魏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嘗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曹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郤正博覽墳籍 蜀書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

陸績作渾天圖 吳書

陸績孫權統事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

闞澤刊禮注進二宮 吳書

闞澤字德潤吳主孫權時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

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刋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
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
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宮府小
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

成公綏作天地賦　晉書

成公綏字子安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
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
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
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
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
闕哉遂為天地賦武帝時歷仕至中書郎

王沉文籍　晉書

王沉字處道少好學善屬文正元中累遷散騎常侍高貴鄉公
亦好學有文才數引沉及裴秀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
先生秀為儒林丈人武帝即位拜御史大夫

陸機作論　晉書

陸機字士衡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
術非禮不動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
祖父世為吳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
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武帝
時為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

徐邈寵待　晉書

徐邈晉孝武時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
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
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刋削皆
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
議以此多邈

左思特賦三都　晉書

左思字太冲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
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
妹芬入宮移家京師武帝時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
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
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讓班張
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
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
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

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歎伏以為不能加也
遂輟筆焉

劉寔學明臣體　晉書

劉寔字子真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
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
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惠帝
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張華著賦　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即位以為太子少傅初華少孤貧自牧羊
同郡盧欽見而器之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
溫麗多通圖緯方伎之書嘗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見之

嘆曰王佐才也

劉元海才力絕衆 晉書

劉元海冒頓之後也晉永嘉二年僭即帝位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

劉聰才力冠時 晉書

劉聰字玄明晉懷帝時為成都五右積弩將軍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

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

元帝鳳尾詔 事文類聚

晉元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草書名字字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詔

杜夷廣學 晉書

杜夷字行齊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元帝時為國子祭酒

袁宏詠史 晉書

袁宏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後為大司馬桓温府記室

袁宏一時文宗 晉書

袁宏晉簡文帝時為大司馬桓温府記室温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温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

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温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温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奴乃止

陶潛著五柳先生傳 晉書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為彭澤令安帝義熙三年解印去縣

傅玄連珠 事文類聚

晉傅玄敘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

殺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比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樂廣述已志　晉書

樂廣字彥輔仕晉累遷侍中河南尹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王誕攬筆益珣哀策　南史

王誕字茂世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後爲宋武帝太尉長史

王曇首賦詩先成　南史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辟宋琅邪王大司馬屬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武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

張敷名價　南史

張敷字景胤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

謝靈運詩書兼絕　南史

謝靈運宋文帝時遷侍中嘗遇甚厚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

謝惠連雪賦　南史

謝惠連爲宋文帝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再宿待其文成甚揚其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謝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

謝靈運江左第一　南史

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宋少帝時爲永嘉太守

臧嚴多記　南史

臧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哀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作七

算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齊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一覽輒誦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

陸慧曉草詔　南史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遊齊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齊高祖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江淹文誥 南史

江淹字文通少孤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齊高帝輔政聞其才詔內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

高帝博學 南史

齊高帝蕭道成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棊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

任昉屬文 南史

任昉字彥升初為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齊武帝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楊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

劉孝綽辭藻 南史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編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齊武帝時累遷祕書丞

江淹博識 南史

江淹字文通齊武帝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新

沈約東宮親遇 南史

沈約字休文齊武帝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

陸澄博覽 南史

陸澄字彥深齊武帝時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雲喬講書 南史

齊武帝長子字雲喬為太子時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繼臨國學親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荅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甚有條貫

劉孝綽侍宴作詩 南史

劉孝綽齊武帝時因宴華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
引宮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
觀嘗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
以孝綽居此職

謝朓撰哀策文 南史

謝朓字玄暉齊武帝時為隨郡王子隆鎮西功曹朓善草隸長
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後明敬劉皇后遷祔山
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何憲畢覽 南史

何憲字子思博涉該通群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遺漏
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
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

而美之頤與為友憲齊武帝時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

張率勤學 南史

張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
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
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齊明帝建武中舉秀才除太子舍人

蕭子雲撰述 南史

蕭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嶷子也年十二齊明帝建武四
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武帝天監初降爵為子
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
之詔付秘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群夏月
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捨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
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為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

敕賜束帛累遷丹楊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
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
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
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
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
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

蕭子顯名對 南史

蕭子顯字景陽齊豫章文獻王嶷次子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
歲封寧都縣侯梁武帝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
身長八尺壯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
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
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秘閣累遷邵陵

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武帝雅愛子顯才
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
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
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
博士武帝制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
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
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
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代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
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
衣冠竊恨然簡文帝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
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
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

令又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武帝賜詩 南史

謝覽字景滌梁武帝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張率詩賦見賞 南史

張率字士簡梁武帝天監中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

裴子野爲文法古 南史

裴子野字幾原仕梁遷員外郎武帝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詔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

謝舉折盧廣 南史

謝舉字言揚覽之弟也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厲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班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况重席焉梁武帝時加侍中尚書右僕射

劉峻自序 南史

劉峻字孝標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沈約等不復引見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峻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顯答策 南史

劉顯字嗣芳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五官約爲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梁武帝時還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

劉子孺文才見愛 南史

劉子孺字季幼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散騎常侍大同中出爲晉陵太守

王勱隨事善對 南史

王勱字公濟梁武帝時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周捨博學 南史

周捨字昇逸幼聰穎父顒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梁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時人稱之

柳氏二龍 南史

柳惔字文通世隆之子也惔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己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惔進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帝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遒麗後梁武帝受命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周興嗣千文 南史

周興嗣字思纂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梁武帝稱善之擢拜員外散騎侍郎

謝玄度詩文 南史

謝徵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

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

王籍才氣 南史

王籍字文海仕齊爲餘杭令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王泰文不加點 南史

王泰字仲通仕梁武帝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

柳惲具美 南史

柳惲後仕梁武帝拜駙馬都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

沈文阿博學 南史

沈文阿字國衛性剛强有旅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與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振異聞以廣之

劉之遴荆南異才 南史

劉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

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爲荆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群籍時劉顯韋稜並稱强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過也

伯茂好古 南史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陳文帝第二子也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没縣官藏于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

陸琰刀銘 南史

陸琰字温玉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伯茂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

二陸美才 南史

陸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陳宣帝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强記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德玄作誄見奇 南史

齊康公子銑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銑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温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史也每見銑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桓玄字重出及公則卒銑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游履遂爲之[illegible]

子良編書 南史

齊竟陵王子良歷顯官復移居鷄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劉孝儀三筆 南史

劉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勵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

庾肩吾名預高齋學士 南史

庾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

崔浩不好莊老 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明元帝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崔浩脩史 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詔浩總理史務從實錄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

高聰製表 北史

高聰字僧智涉獵經史頗有文才為族祖高允所獎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蔣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為高陽王雍傅為魏孝文知賞後為輔國將軍與王肅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並及與賊交壘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留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

劉芳石經 北史

劉芳字伯文為太子庶子時王肅自建鄴來奔孝文雅相器重帝宴群臣為華林園芳與肅論禮肅嘆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魏孝文帝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平恒勤勵 北史

平恒字繼叔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妻子不免饑寒恒三子好酒自棄不率其業恒常忿世衰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惟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往來妻子莫得往見焉魏孝文帝太和十年以恒為祕書令

彭城王勰制唱和 北史

魏孝文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彭城王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

天下謂之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譽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
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刋得有令譽帝曰雖琱琢一字猶
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刋一字足以價
等連城

孝文才藻 北史

魏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
探其精與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
好為文章詩賦銘頌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
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
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
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

薛聰該博 北史

薛聰字延智河東人也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
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懔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
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魏孝文帝太和十五
年為著作佐郎

刁沖精博 北史

刁沖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
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
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
生悉日直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
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
筭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魏宣武時徵為
功曹主簿

封軌脩飾 北史

封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
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脩潔
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
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慙退魏宣
武時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

祖瑩風骨 北史

祖瑩字元珍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
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已用而瑩
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於
袁常焉魏宣武帝時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黄門侍郎

邢邵獨步 北史

邢邵字子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
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
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
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
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
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
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
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
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
一字諸人方之王粲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彫蟲之美獨步
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遠近莫不讀誦焉魏孝莊帝
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

温子昇德素 北史

温子昇字鵬舉魏孝武帝永熙中為侍讀舍人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顔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顔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彦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

魏收周悉旨意 北史

魏收字伯起魏孝武帝時兼中書侍郎時侯景叛入梁寇南境齊文襄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河間邢子才濟陰温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至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

荀士遜見重 北史

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齊神武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文宣帝天保十年不調孝昭帝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皇帝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内人莫不歡笑

孫搴援筆立就 北史

孫搴字彦舉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遷國子助教會齊神武西征登鳳陵命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悦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陳元康俄頃數紙 北史

陳元康字長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齊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崔瞻師法 北史

崔瞻字彦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初穎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齊神武帝時刺史高昂召署主簿後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閤祭酒

李鉉著述 北史

李鉉字寶鼎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詣大儒徐遵明受業門下五年稱高弟年二十三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曾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齊神武帝時舉秀才除太學博士

祖鴻勳作祠記 北史

祖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

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帝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

蘇瓊令吏受書 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文襄時為南清河太守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

盧昌衡兄弟同稱 北史

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為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

兵參軍齊文襄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為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

崔瞻詩人冠冕 北史

崔瞻字彥通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齊文宣帝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㥄俱侍宴為詩詔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

李仲舉取則 北史

李超字仲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皙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竦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至於吉凶禮制親表咸取則焉齊後主時為司州脩武令

蘇綽文體 北史

蘇綽仕周文帝為尚書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章皆依此體

庾信文章綺豔 北史

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

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

王褒謙損 北史

王褒字子深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帝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盧思道時人所重 北史

盧文字思道時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用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

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王劭撰靈感誌 北史

王劭字君懋隋文帝受禪拜著作郎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為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賜優洽

杜正玄再試 北史

杜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文帝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試使出奇題正玄操筆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優敘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又見曰小王不盡其才也為晉王廣府參軍

杜正藏兄弟同進 北史

杜正藏字為善好學善屬文隋文帝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鴈侍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高第者合奏曹司難為別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景第授純州行參軍遷汲郡下邑縣正煬帝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為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嗟美之為行軍長史

王貞聰敏 北史

王貞字孝逸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産業每以諷讀為娛隋文帝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盧思道感激讀書 北史

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隋文帝開皇初為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

潘徽作賦 北史

潘徽字伯彥陳滅為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徽為之序煬帝時授京兆郡博士

庾自直見親禮 北史

庾自直隋煬帝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

詞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杜正藏文軌 北史

杜正藏字為善仕隋煬帝為夫餘道行軍長史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

李君威指掌 北史

李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

敬曰名下故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爾有託耳每於私室接遇恒盡忘年之歡隋煬帝時除信都司戶書佐遷渤海郡主簿

蓋文達一座咨歎 唐書

蓋文達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子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咨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高祖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為秦王文學館直學士

陸元朗一舉輒蔽 唐書

陸元朗字德明隋煬帝擢為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召明經士四

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隋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皋世充平唐太宗為秦王時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

竇威書癡 唐書

竇威字文蔚父熾顯於周隋之世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群書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人詆之曰書癡高祖元德元

年授內史令

房玄齡文詞敏捷 唐書

房玄齡為秦王府記室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稾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薛收能文 唐書

薛收字伯褒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遁入首陽山唐公興遂挺身來歸秦王召見問方略合旨授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軍事繁劇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不竄定而成章也

顏師古刪奏 唐書

顏師古字籀顏之推孫也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隋高祖仁

書中李綱薦為文義尉時薛道衡為襄州總管每作文令師古
指摘疵短假失職歸長安教授為生唐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
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
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

駱賓王傳檄 唐書

駱賓王七歲能賦詩初為唐高祖子道王元慶府屬嘗使自
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總管表掌書奏
不應調長安主簿唐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
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
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
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
知所之唐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袁朗賦頌 唐書

袁朗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為秘書郎江總尤器之
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
美於前矣復詔為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

賀德仁文質彬彬 唐書

賀德仁父朗仕陳為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
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
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
隋高祖時遷中舍人

崔信明才冠一時 唐書

崔信明崔光伯四世孫也信明生於五月五日日方中之時有
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
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
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
時冠但恨位不到耳唐太宗貞觀六年詔拜興勢丞遷秦川令

曹憲譔書 唐書

曹憲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
小學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
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秘書
唐太宗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
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帝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
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複帝咨尚之

張昌齡獻頌 唐書

張昌齡以文自名於時太宗貞觀末翠微宮成昌齡獻頌闕下
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太宗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
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
舍人裏供奉俄為崑山道記室

張昌齡浮靡 唐書

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
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唐
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
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孔穎達舉明經高第 唐書

孔穎達字仲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
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
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

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

蕭文行博要 唐書

蕭德言字文行明左氏春秋唐太宗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帝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

上官儀善屬文 唐書

上官儀字游韶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煬帝大業末為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冐為沙門服寖工文詞涉貫墳典唐太宗

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稾宴私未嘗不預

李善書簏 唐書

李善邕之父也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唐中宗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後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蕭李論文 唐書

李華字遐叔高宗上元中擢撿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强為應華常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緜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裴子隆明經 唐書

裴炎字子隆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澣它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御史起居舍人寖遷黃門侍郎高宗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

張族為青錢萬選 唐書

張族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其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唐高宗調露初登進士第所對稱天下無雙鸑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鸑為青錢學士

宋令文世稱三絕 唐書

宋令文之問之父也唐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鄉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技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背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遜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

自如

王勃天才 唐書

王勃字子安唐高宗時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後為事除名父福畤遷交阯令勃往省之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閻伯璵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沉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藁

王勃四傑齊名 唐書

王勃字子安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王元感儒宗 唐書

王元感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唐太宗子紀王慎為兗州都督厚加禮重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唐武后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時后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丏官筆楮寫藏秘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懌數沮詰其言元感緣鐍中稈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

王勮五吏執筆 唐書

王勮王勃之兄也第進士武后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皆嗟服

元萬頃撰述 唐書

元萬頃仕唐為著作郎武后諷高宗召諸儒論譔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

李適脩書 唐書

李適字子至舉進士再調猗氏尉唐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為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

杜審言四友 唐書

杜審言字必簡武后時授著作郎嘗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及其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

郭元振寶劍篇 唐書

郭震字元振唐武后時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唐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

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

陳子昂始變雅正 唐書

陳子昂字伯玉武后時為右拾遺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内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杜審言致武后稱歎 唐書

杜審言字必簡唐武后召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

沈宋靡麗 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仕唐武后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沈佺期字雲卿仕唐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當時以學自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宋之問奪袍 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

孔至明氏族 唐書

孔至字惟微中宗時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説等為近世新族剟去之説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垍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垍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柰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

蘇頲詔誥留中 唐書

蘇頲字廷碩自唐中宗景龍後與張説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以詔令別録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為文章云明宗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

韋述上第 唐書

韋述字弘機為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唐中宗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侻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擢上第

韓琬擢第 唐書

韓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中宗時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者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

張説碑誌 唐書

張説字道濟唐睿宗景雲中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

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蜀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

李邕文如干將莫邪 唐書

李邕字太和以知名始父李善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玄宗開元中為北海太守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之所受鉅萬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鄭虔就館 唐書

鄭虔唐玄宗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稾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黄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元結獻議 唐書

元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玄宗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群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

杜甫奏賦 唐書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玄宗天寶十三載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今杜詩勝行於世肅宗時拜右拾遺

啖助集傳 唐書

啖助字叔佐淹該經術唐玄宗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攟其綱條為例統其書盛行

殷踐猷號為五總龜 唐書

殷踐猷字伯起仕唐玄宗至麗正殿學士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蘇頲思若湧泉 唐書

蘇頲字廷碩瓌之子也遷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館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不能給白曰請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賈至譔冊 唐書

賈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唐玄宗幸蜀拜起居舍

人知制誥唐肅宗傳位至當譔冊既進粢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

楊綰文冠一時 唐書

楊綰字公權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

劉迅著述 唐書

劉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唐肅宗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説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張鷟文名異國 唐書

張鷟蚤慧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後坐事貶嶺南唐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代宗時召允史館修撰

李程試日五色賦擢狀元 事文類聚

李程唐德宗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楊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謁主文主文嘆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卷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謝之於陵擢爲狀元

白居易爲顧況所稱 唐書

白居易字樂天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德宗貞元中擢進士憲宗元和初選翰林學士

柳宗元精緻 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

陸贄制書詔 唐書

陸贄字敬輿從唐德宗出狩奉天時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以勞遷諫議大夫

杜佑通典 唐書

杜佑字君卿天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德宗時拜尚書右丞出爲淮南節度使

于公異露布 唐書

于公異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晟使公異爲露布上於唐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焉

孟郊善詩 唐書

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唐德宗時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盧綸才子 唐書

盧綸字允言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唐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綸時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李德裕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德裕對曰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楊收神童 唐書

唐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鄰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

目寡言笑博學強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母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

柳宗元文名蓋時 唐書

柳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李益詩圖畫 事文類聚

李益唐時人於詩尤長而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畫憲宗雅知名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

韓愈卓絕 唐書

韓愈字退之憲宗元和初爲國子博士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韓愈博學 唐書

韓愈字退之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領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憲宗元和初爲國子博士

歐陽詹化閩人舉進士 唐書

歐陽詹字行周其先皆爲泉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

耀故其俗稍稍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番湖往見袞袞奇之
辭歸送之丹飲餞憲宗朝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
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元稹歌詞 唐書

元稹字微之仕唐憲宗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
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
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
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
爲南宮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
傳一時

賈島推敲不避京尹 事文類聚

賈島唐文宗時人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
中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於驢上
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
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
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游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
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留連累日因與爲布
衣之交有詩贈島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地
文章聲斷絕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爲僧改名無本

李商隱留詩得補 事文類聚

李商隱唐文宗時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
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疏之重陽日謁令狐
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
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
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綯見之乃
補大學博士尋爲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陽卒

賈浪仙苦唫 唐書

賈島字浪仙韓愈弟子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
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
進士當其苦唫雖逢值公卿貴人皆呼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
尹跨驢不避謼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唐文宗時坐飛謗
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
十五

柳公權三步 唐書

柳公權字誠懸仕唐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從文宗幸
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
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
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
乃三焉

劉禹錫詩豪 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唐武宗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初禹錫恃才
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
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
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

白居易二詩 唐書

白居易字樂天唐武宗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於文章精切
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
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

辯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封敖草詔 事文類聚

唐武宗時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鶻誅劉稹進封衛國公守太尉封敖當制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

劉瑑詔辭允切 事文類聚

唐劉瑑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詔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白樂天詩語入人骨髓 事文類聚

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杜牧之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或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留之故唐末之弊至於俚

李頻拜一字之師 孫光錄

唐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麤而難換為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慙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為一字之師是以羅多拜題干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最上游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

李賀錦囊 唐書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李襲吉書傳于世 五代史

李襲吉為晉王（李克用也）掌書記遷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以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

趙秉文攻詩 金史

趙秉文字周臣金宣宗時為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

自謂人亦以爲秉文之恨云

鄭子聃殿試第一　金史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丘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賦聲海陵天德三年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冀城丞遷贊皇令名爲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嘗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以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不悅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

題忠臣猶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飢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詩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項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

元好問詩名大震　金史

元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

馬定國作石鼓辨　金史

馬定國字子卿自少志趣不群宣政末題詩酒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僞齊劉豫阜昌初遊歷下以詩撼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

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證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世

高仲振以學自隱　金史

高仲振字正之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群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李純甫有經世心　金史

李純甫字之純幼頴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章宗時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

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

移剌履道頴悟　金史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爲後方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懸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精曆筭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

完顏希尹撰字　金史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元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或

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屢有功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强與鄰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

孔維使高麗明君臣之道 宋史

孔維字為則宋太祖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明鄢陵二主簿太宗太平興國中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海外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

柳開著書 宋史

柳開字仲塗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儁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為柳范宋太祖乾德初為監察御史

王昭素易學 宋史

至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太祖開寶中李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宋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惷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

韓溥內譜 宋史

韓溥唐相休之裔孫宋太祖開寶三年為監察御史溥少俊敏善屬文周世宗顯德初舉進士累遷為監察御史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

王祜藻麗 宋史

王祜字景叔少篤志詞學性倜儻有俊氣晉天福中以書見桑維翰稱其藻麗由是名聞京師宋太祖受禪拜監察御史

楊億神助 宋史

楊億字大年雍熙初宋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朝臣皆驚其俊異削章為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齔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即授祕書省正字特賜袍笏

和㠓精思討索 宋史

和㠓字顯仁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乏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宋太宗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㠓眸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㠓弟岫始為三班奉職太宗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孫以授大理評事

孫丁能文 宋史

丁謂字謂之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太宗淳化中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真宗時召為右諫議大夫

賈黃中嗜學 宋史

賈黃中字媧民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太宗淳化中為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後出知襄州上言母老改知澶州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年七十餘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中擇大臣為貧友黃中在選中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黃中素嗜書籍既居內閣甚以為慰三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

王博田文 宋史

王博文字仲明祖諫宋給事太宗藩邸為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田文詩百篇為公卷人謂之王田文真宗時授監察御史

杜鎬彊記 宋史

杜鎬字名周幼好學博聞彊記宋太宗朝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凡所檢閱必戒書史云其事在某書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其勤如此

徽之詩書御屏 事文類聚

楊徽之侍讀宋太宗聞其名索其詩數百篇奏御詩云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于御屏間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間

朱台符尺晷成賦 宋史

朱台符字拱正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試以尺晷成一賦

錢儼夢硯 宋史

錢儼字誠允少嗜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為文辭頗敏速富贍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日與朝廷文士遊唱詠不絕為時所尚太宗時出判和州

楊大雅著述 宋史

楊大雅字子正真宗咸平中交阯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末與陳從易知制誥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並傳於世

晏殊試賦不欺 宋史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屬文宋真宗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殊性剛簡奉

養清儉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為朝請大夫

周啓明篤學著文 宋史

周啓明字昭回初以書謁翰林學士楊億億攜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四舉進士皆第一真宗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為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以之特遷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錢易為文立就 宋史

錢易字希白宋真宗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除秘書丞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遷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才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及行草有金閨瀛洲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行於世

李淑博習 宋史

李淑字獻臣若谷之子也真宗時授校書郎館閣校勘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焉制作誥命為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為奇險時人不許也

蔡齊始騶 宋史

蔡齊字子思曾祖綰為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真宗時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仁宗時為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後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晁迥夜對 宋史

晁迥字明遠世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宮頌其子宗慤繼上景靈宮慶成歌真宗曰迥父子同獻歌頌搢紳間美事也修國史既成擢刑部侍郎進承旨時朝廷方修禮文之事詔令多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為蠲宿直令三五日一至院迥辭以非故事乃聽俟秋還直遷兵部侍郎

薛映善筆札 宋史

薛映字景陽好學有文該覽彊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筆立成歷仕真宗仁宗遷禮部為集賢院學士卒贈右僕射謚文恭初為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

楊億精密 宋史

楊億字大年仕宋真宗為翰林學士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之而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以成名者甚衆人有片辭可紀必為諷誦手集當世之述作為筆苑時文錄數十篇

李之才語邵雍以性命之學 宋史

李之才字挺之仁宗天聖中進士初為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

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

孫抃書樓 宋史

孫抃字夢得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子孫以田為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仁宗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蘇軾為歐公推服 宋史

蘇軾字子瞻既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宋仁宗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三蘇父子名動京師 事文類聚

蘇洵仁宗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脩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能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其二子同舉進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何羣白衣御史 宋史

何羣字通夫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宋仁宗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寒餓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羣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為白衣御史

梅堯臣夾布識詩 宋史

梅堯臣字聖俞仁宗時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刺譏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王巖叟廷對第一 宋史

王巖叟字彥霖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

王臻奇士 宋史

王臻字及之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時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穎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仁宗即位累遷尚書工部郎中

呂公著為士首 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為公輔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穎州郡守歐陽脩與為講學之友後脩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曹仁宗時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

李清臣高科 宋史

李清臣字邦直懋材識兼茂科歐陽脩壯其文以比蘇軾宋英宗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比也試文至中書脩迎謂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

歐陽永叔爲天下師尊 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宋神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而孤初脩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

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鄭穆四友 宋史

鄭穆字閎中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登第爲壽安主簿神宗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後拜國子祭酒

孫洙明練 宋史

孫洙字巨源英宗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神宗獎其文擢翰林學士病卒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雅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惘傷焉

王庠經說 宋史

王庠字周彥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嚴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毀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擯母撫柩誓期我兄弟成立贈後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及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宗元和中舉皆不就後賜號處士

黃伯思詞采賦麗 宋史

黃伯思字長睿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其祖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誤者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哲宗元符三年進士高第調磁州司法參軍

蘇軾轍文無定質 宋史

蘇軾字子瞻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後哲宗時於翰林作誥詞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淵明詩

四卷行於世

李廌奇才 宋史

李廌字方叔哲宗時人閉門讀書數年見蘇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愧哉將同薦諸朝未幾軾與祖禹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為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監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為悚

張耒作文以理為主 宋史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蘇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哲宗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沒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月載酒殺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飆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

蕭振大器 宋史

蕭振字德起幼莊重不好戲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命董農役雖在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為首登徽宗政和中進士第調信州儀曹

秦觀溢於文詞 宋史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徙郴州繼編管黃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尤袤雅正 宋史

尤袤字延之高宗紹興中進士第為泰興令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孝宗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

張闡因夢得名 宋史

張闡字大猷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徽宗宣和六年進士第高宗紹興中遷祕書郎兼檢討國史院

周必大掌制 宋史

周必大字子充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宋高宗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范冲朱墨史 宋史

范冲字元長高宗時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修神宗實錄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鄭樵著書 宋史

鄭樵字漁仲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宋高宗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

陳亮論議風生 宋史

陳亮字同父高宗時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光宗時擢第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

倪思制詞精敏 宋史

倪思字正甫孝宗乾道二年進士除著作郎光宗即位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

袁機仲遠器 宋史

袁樞字機仲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為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孝宗乾道七年除大學錄論對三疏言甚確當喜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孝宗讀而嘉歎之曰治道盡在是矣

孫氏三龍 宋史

孫逢吉字從之孝宗隆興中進士第授郴州司戶光宗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李舜臣畫易 宋史

李舜臣字子思孝宗乾道中進士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舜臣精於易學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遂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

楊簡書疏論治 宋史

楊簡字敬仲孝宗乾道中進士第授富陽主簿光宗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

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脩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敎之太學敎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敎之敎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

廖德明受學　宋史

廖德明字子晦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學朱熹宋孝宗乾道中登進士第知莆田縣請祀不行遷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潯士愛之如甘棠宗在與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有槎溪集傳于世焉

周必大草書達意　宋史

周必大字子充宋孝宗時除祕書少監兼直學士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遣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用文皆稱皇帝議遂定宋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襃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袁甫物與心契　宋史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宋理宗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遷祕書

郎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

包恢聰異　宋史

包恢字宏父自其父楊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宋理宗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

晁補之致蘇軾閣筆　宋史

晁補之字無咎父端友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稡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縟其淩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

王介讀荊公題　事文類聚

王介素與荊公不相能荊公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曰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

桑維翰著日出扶桑賦　事文類聚

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楊奐試賦論第一　元史

楊奐字煥然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年十一母殁哀毀如成人金末舉進士不中乃作萬言策指陳時病皆人所不敢言

昔未及上而歸教授鄉里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昶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卽延致昶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實聞昶名數問其行藏昶終不一詣元太宗時試諸道進士昶與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

雷膺砥礪 元史

雷膺字彥正生七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織紝以爲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學每以孝聞元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中統二年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董文用講說 元史

董文用字彥材俊之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時以眞定藁城奉[illegible]宗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命擇邑中子弟來上文用始從文炳謁太后于和林城元世祖在潛藩命文用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受命憲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粮械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中統元年爲中書左右司郎中

楊果登科 元史

楊果字正卿幼失怙恃自宋遷亳復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爲業流寓轗軻十餘年性聰敏美風姿工文章尤長於樂府外若沉默內懷智用善諧謔聞者絕倒微時避亂河南娶羇旅中女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偕老不易其初心人以是稱之世祖中統元年爲北京宣撫使後拜參知政事

王約博覽 元史

王約字彥博性穎悟風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者薦爲從事承旨輯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

葉李應召 元文

葉李字太白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宋賈似道書其末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勳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歎久矣其姓名聞世祖大悅卽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至元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物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李慰勞問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論似道書朕嘗識之爰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

姚燧有作者風 元史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

待之文章固當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漸世之道也世祖至元中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

王構該博 元史

王構字肯堂以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選為東平行臺掌書記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世祖至元中設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熊與可隱居授學 元史

熊朋來字與可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元世祖初得江南蓋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為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閭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翰林學士元明善以朋來薦于朝未及召而卒

馮子振文如簇錦 元史

馮子振世祖時人其豪俊與陳孚略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少有乖剌人亦以此少之

陳孚天材 元史

陳孚字剛中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元世祖至元間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為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孚天材過人其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于世焉

董朴學充養 元史

董朴字太初元世祖至元中召為太史院主事朴自幼強記比冠師事劉舜臣慨然有求道之志朴之為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為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張特立蒙賜嘉名 元史

張特立字文舉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元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庵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疾不能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凡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壬子歲復降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

趙子昂英邁 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

宜使近左右帝不聽至元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

齊履謙詩推步星曆 元史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筭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為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世祖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履謙補星曆生同竈皆司天臺官子大史王恂問以筭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至元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

臧夢解魯山為號 元史

臧夢解博學洽聞為時名儒然亦以迂腐而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為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徵一卷夢解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皆曰魯山先生云元成宗大德初官至淛東肅政廉訪副使

袁桷獻議 元史

袁桷字伯長宋同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為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為麗澤書院山長元成宗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甚詳明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英宗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

孛术子翬無訛 元史

孛术魯翀字子翬嘗從京兆蕭㪺游其學益宏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㪺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翬比倫者於是㪺以文妻之成宗大德十一年授襄陽縣儒學教諭

揭曼碩史筆 元史

揭傒斯字曼碩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元成宗大德間稍出遊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元仁宗延祐初鉅夫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時平章李孟監脩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爾

歐陽玄下筆成章 元史

歐陽玄字原功始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為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仁宗延祐元年以尚書與貢賜進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

黃溍博學 元史

黃溍字晉卿生而俊異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云仁宗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後官至秘書少監

陳櫟教授 元史

陳櫟字壽翁元仁宗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為多

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終不仕

張夢臣廷試第一 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元仁宗延祐中進士稍遷集賢修撰轉國子博士先是元世祖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即位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為第一論者以為非偶然也

楊仲宏文名動京師 元史

楊載字仲宏少孤博涉羣書為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于朝以布衣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按牘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敢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詩文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

趙子昂比蘇李 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為集賢直學士元仁宗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仁宗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仁宗初若不聞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仁宗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俄賜鈔五百錠

元明善求正 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自中臺出為江浙行省丞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仁宗延祐中官至翰林學士

吳萊文法 元史

吳萊字立夫天資絶人尤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
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
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
不曾亂聞者服之柳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絶世之才黄
溍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絶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
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
仁宗時調長薌書院山長

元明善穎悟 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
明善天資穎悟絶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
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爲中書左曹掾擢太子文學仁
宗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録陞翰林直學士詔節

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
文陞因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
非卿莫闡也與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
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

宋本善爲義理之學 元史

宋本字誠夫自幼穎拔異羣兒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
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
理之學本往質所得造詣日深善爲古文辭必己出峻潔刻厲
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英宗至治初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

程端禮動有師法 元史

程端禮字敬叔幼頴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冡
居慶元其州俗自宋季以下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
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
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爲
學者式仕爲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弟端學字時叔通
春秋登英宗至治辛酉進士第授仙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
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兄弟並有
時名鄉里稱之

周仁榮變俗 元史

周仁榮字本心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
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黄超然朱致
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例旨補遺春
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
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

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之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
不以吏遇之元泰定帝時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脩撰陞集賢
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
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

同恕領教魯齋 元史

同恕字寬甫家世業儒恕爲人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
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元世祖至元間朝廷始
分六部選名士爲吏恕貢禮部辭不行仁宗踐阼即
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
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
學者殆千數仁宗延祐初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
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厯陳古

誣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泰定帝致和元年拜集賢待讀學士以老疾辭怨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趣向之正焉

李洞大名 元史

李洞字溉之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彊記作為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歎異之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脩文宗天曆初選翰林直學士

李洞自擬李白 元史

李洞文宗時為奎章閣學士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冰玉而脣如渥丹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也其為文章奮筆揮灑迅飛疾動汩汩滔滔思態疊出縱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洞每以李太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諸山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

虞集隨事規諫 元史

虞集字伯生元文宗時為翰林直學士奉詔修遼金宋三史冊閱歲書乃成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

虞集為文萬卷 元史

虞集字伯生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有前代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為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文宗除奎章閣侍書學士

成遵見稱公輔 元史

成遵字誼叔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為以不合程式為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文宗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為國子生時陳旅為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已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後登進士第

陳繹文辭浩博 元史

陳繹曾字伯敷與徽州程文同時程之文章明煥而精深虞伯生亦多稱之繹曾為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燁如也二人學行與陳旅相伯仲云繹曾寧宗時為國子助教

張翥詩文 元史

張翥字仲舉元順帝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翥少負才雋豪放不羈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為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奥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以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為詩文甚多翥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錄識者韙之

許有壬文湧層瀾 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元順帝至正中為集賢大學士兼太子諭德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以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為污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

陳旅館閣之器 元史

陳旅字衆仲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業為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居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于此因相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寧宗元統中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順帝至正中入為應奉翰林文字

李孝光名譽日聞 元史

李孝光字季和以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授學名譽日聞泰不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元順帝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傳於世焉

伯顏隨問辨辭 元史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為己任其於六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

出於言意之表鄉之與於燕相飲雖隨問隨辨成辭其感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元順帝至正中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

歐陽玄文人間寶重 元史

歐陽玄字原功仕元順帝為翰林學士承旨特授湖廣行省右丞致仕賜玉帶給俸終身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為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表貢衛治具奏有功焉

揭傒斯嚴整 元史

揭傒斯字曼碩為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為榮云順帝時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

劉桂翁教學有法 元史

劉詵字桂翁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為科塲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為文根抵六經躪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

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乎門名其所為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

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

人物門

釋

佛祖 佛氏之始

釋迦佛中天竺化脇而生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二十六年釋迦牟尼佛賢刼第四佛也是年四月八日示生於中天竺迦毗羅衛國彼國乃三千世界之中故佛生於彼也父淨梵王母摩耶夫人母於是日遊歡喜園手攀無憂樹枝太子化從右脇而生自行七步分手指天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空中九龍吐水灌太子身父王字之曰悉達多也

臨兒國生浮屠老子為數 魏書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結髮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佛教 與佛氏之教者

漢明求教入中國 後漢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群生

欽禪師建徑山道場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三載徑山國一法欽禪師初開元十年依鶴林素禪師出家因有省自此日用妙密超放無拘辦道既久請遊南方素曰汝流而行遇徑即止師禮辭之至是南至餘杭東北徑山默省素讖乃登岡阜尋駐錫之地西過虎峯之北石岩之隈趺坐石床有老人前致敬曰願捨此居之地為師駐錫之所即請師南進登山絕頂入五峯之間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漲留一穴之水幸勿堙之我時來相助言訖乃隱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連夜不息及逗曉雨霽湫水盡涸漲沙遂平惟一穴尚存謂之龍井北峯之陽復有草庵可居師遂安禪於此四方雲衲欽慕高道撥草瞻風皆業聚枝求道數載庵居遍於岩谷名走叢林道滿天下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

傳法

佛氏以教法相傳者

世尊以微妙法門作偈相傳 釋氏通鑑

周穆王五十二年大梵天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婆羅花獻世尊世尊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付摩訶迦葉聽吾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時法法何曾法

初祖迦葉尊者周懿王五年以正法付阿難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乃奉世尊僧伽梨衣於鷄足山入滅盡定以俟彌勒下生

二祖阿難尊者周厲王十一年以正法付商那和修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乃入三昧分身四分與天宮龍宮二國王供養住世凡百三十二年

比利國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周宣王二十二年以正法付優波毱多尊者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既付法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毱多五百徒衆多懈慢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乃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

西天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周平王三十年付法於提多迦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復于本座跏趺而逝

五祖提多迦尊者周莊王五年於中天竺國以法付彌遮迦尊者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遂示寂

西天六祖彌遮迦尊者周襄王十五年以法付婆須密多尊者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遂示寂

西天七祖婆須密多尊者周定王十七年以法付佛陀難提尊者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遂示寂

西天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周景王十年以法付伏馱密多尊者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是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遂示寂

西天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周敬王三十三年以法付脇尊者偈曰真理本無法因名顯真理受得真真法非真亦非偽遂示寂

西天十祖脇尊者周定王二十二年以法付富那夜奢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遂示寂

西天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周安王十四年以法付馬鳴大士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遂示寂

西天十二祖馬鳴大士周顯王四十一年以法付迦毗摩羅尊者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無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棄遂示寂

中印土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周赧王四十一年以法付龍樹大士偈曰非顯非隱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遂現神變化火焚身

南印土十四祖龍樹大士秦始皇三十五年以法付迦那提婆尊者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既無證無嗔亦無喜遂示寂

西天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漢文帝後元三年以法付羅睺羅多偈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復無始遂放八光而歸寂滅

室羅筏城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漢武帝元鼎四年以法付僧迦難提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遂安坐示寂

摩竭提國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漢昭帝元平元年以法付伽耶舍多尊者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爾即右手攀樹而化

西天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漢成帝永始四年以法付鳩摩羅多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得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

西天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王莽地皇三年以法付闍夜多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即以指甲剺面如紅蓮開放光入滅

西天二十祖闍夜多尊者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以法付婆修盤頭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即以首倒植木技奄然而化

西天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東漢安帝元初四年以法付摩拏羅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即跏趺而逝

西天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東漢桓帝延熹九年以法付鶴勒那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即示寂

西天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以法付師子比丘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復告以後難乃示寂欲分舍利復現空中說偈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

西天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蜀漢後主延熙十一年以法付婆舍斯多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付法已祖留罽賓

天竺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以法付不如密多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非是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遂示寂

天竺二十六祖不如密多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以法付般若多羅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遂示寂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南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以法付菩提達磨偈曰心地含諸種因心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即於座立舒左右手放光二十七道踊身虛空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

西天二十八祖達磨大師默坐九年學者於茲至是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時至矣汝等盍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

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
慧可禮三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顧慧可曰世尊正
法眼藏展轉授吾吾今付汝吾滅後二百餘年衣止不傳法
周沙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闡化勿輕未悟一念回機
便同本有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乃往禹門千聖寺十月初五日端坐而逝壽一
百五十歲門人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時梁武帝大通元
年也

二祖慧可大師陳文帝天嘉元年以衣法付僧璨偈曰本來
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復云汝且處
深山勿涉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償之祖遂留鄴都隨宜
行化

隋煬帝大業二年三祖僧璨大師初周武廢教師往來司空
山十餘年人無識之者開皇十二年壬子遇沙彌道信禮師
曰乞和尚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何更求解
脫乎信大悟久之與授具戒後知其緣熟乃付以法衣而說
偈曰花種元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亦無生師
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十月十五日當說法次
即於衆會中儼立合掌而逝唐代宗謚鏡智禪師師嘗著信
心銘言約義豐妙盡宗極世傳誦之

四祖道信大師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以法付弟子弘忍大師
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
以學徒委之

五祖弘忍大師唐高宗咸亨三年開化於蘄州黃梅破頭山
時六祖乃嶺南盧居士名惠能年三十二來參祖曰來求作
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曰著
槽廠去能入碓力服勞經八箇月師告衆各述一偈語意冥
符則衣法皆付神秀上座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師見曰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能聞
之亦命人於秀偈側書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
一物何處有塵埃師見之故曰此誰作亦未見性即於是夕
潛呼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隨機小大而引化
之遂有三乘等法然以微妙秘密正法眼藏付于迦葉展轉
傳授以至於吾吾今授汝汝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
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跪受畢又曰衣止汝身勿復
傳也且當遠引俟時行化逢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辭通夕
南邁師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問之師曰吾道行矣又曰衣
法誰傳師曰能者傳之衆知盧居士也尋已不在相率追之
趕至大庾嶺頭能置衣鉢於石慧明上座先至舉之莫能動
即曰我來求法不求其衣六祖乃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
麼時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曰密語外還更有意旨
否六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却在汝邊
六祖令向北接人六祖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晦迹於
四會懷集之間四年隱於獵人中常為獵人說法獵人悟者甚衆

道安嘆法流東國在道遠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慧遠法師少為儒生博極群書與弟
慧持造安法師席下聞出世間法而悅之歎曰儒道九流特粃
糠耳遂出家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安常歎曰使道流東國

其在遠乎至是以秦亂來遊于晉

羅什廣說諸經流化 晉書

鳩摩羅什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俊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

四洲僧自西土遊中國 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三年四洲大士僧伽初自碎葉國遊于西涼復顯化洛陽

釋波利取尊勝呪 釋氏通鑑

唐高宗弘道元年初北印土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此云覺護）儀鳳元年至五臺清涼山逢一叟問曰爾來何為曰欲禮文殊曰曾持佛頂尊勝呪來否曰未也曰此土衆生犯罪者多能回取呪以流此土作大利益弟子當示師文殊所在叟忽不見波利乃返本國取呪至於長安有旨命杜行顗及日照三藏共譯譯訖賜絹三十匹至是利又將梵本訪西明寺僧順貞奏共譯出名尊勝陀羅尼乃第三出也與杜令譯者大同小異比諸衆譯此最弘布波利即入五臺後不知終

神通 神妙不測者

釋太子一箭貫諸鼓 釋氏通鑑

周昭王三十五年佛年十歲與兄弟捔力以手擲象於城外還以手接園中有金鼓銀鼓石鼓鐵鼓各七重太子一箭徹過諸鼓

佛乘天馬陵虛而去 釋氏通鑑

周昭王四十四年佛年十九歲出城四門遊觀於東南西見老病死生厭離心於城北門見出家人生欣樂心二月八夜乘天馬踰城陵虛而去至檀特山自以寶劍絕其鬚髮淨居天人擧僧伽梨因乃服之入彌樓山阿藍迦蘭習不用處定者三年方入正覺

耆域能分身五百舍 釋氏通鑑

晉惠帝太安元年沙門耆域知洛將亂辭歸天竺有僧乞一言為誡域令會衆人衆集域昇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默於是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

皆許往明日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及相讐問方知分身降焉既行有遠送者域徐行追者弗及域畫地曰於此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又賈客其夕會域于流沙計已九千餘里

異僧能撥天見天宮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道安法師見有異僧出入窗隙安以生處問之僧曰當生兜率即以手虛撥天西北即雲開備見兜率天宮之妙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須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果是聖應也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無疾跏趺而逝

杯度乘木杯渡水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杯度比丘常乘木杯渡水神化莫測時在彭城羅什聞之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年矣相見杳然未期遲於來世耳

元暢能掌中流水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四年西域功德直至荊州釋元暢請出念佛三昧等經暢刊正文義辭旨婉切暢能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

寶誌能令鱠成活魚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二年寶誌大士往來皖山劍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至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鱠者從而求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分身一履之驗 釋氏通鑑

南宋蒼梧王元徽元年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游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眂地者家必有死能分身於數處刺史劉孟明絕事之忽著布帽詣明沙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王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履進諾之已而化舁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郫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一履行市中曰為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為我著一履進驚問沙彌答曰舁尸時一履墮行不及繫也

弘明伏虎繩繫山精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四年會稽釋弘明卒壽八十四明誦法華習禪禮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天童為其給使虎嘗入室伏其床前久之乃去又山精來惱明以腰繩繫之鬼謝乃放

寶誌化身非一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寶誌惑衆收逮建康獄是日人見大士游行市井而檢校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聞帝悔謝迎至禁中俄帝宴後宮誌乃暫出已而猶見行道于顯陽殿帝驚遣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帝益神敬之後誌假神力於武帝見高帝於池下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誌之神異化人非一

法匱化身三處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釋法匱出家於祇園寺誦經守素一日還其舊居又至定林復還祇園後三處考之人皆見匱來[illegible][illegible]是一時而三處焉是晚奄然而卒尸甚香軟衆咸悟其得果遂聞於帝帝親臨葬為設僧供文惠文宣皆來頂禮為營理殯葬䞋施雲集仍以其錢起祇園寺塔

慧安焰從身出 釋氏通鑑

南齊明帝建武二年沙門慧安年十八為沙彌止江陵寺當衆僧坐時輒起行水常執空瓶自上及下水用不竭衆訝之及受具靈異益著嘗與沙門惠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自壁出入

無礙濟駭之後附商入湘中路示寂將死謂商曰我死則露尸岸上不須設棺商如其旨以尸投岸夜有焔從其身出商大怖又舟至湘中則安巳先至欲就語又失所在

惠初無舟度江 釋氏通鑑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釋僧惠初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惠常欲度江津吏以舟小未及過之惠巳在彼岸又至病人家惠貞者必死喜者必差又能分身赴人之供是年示寂神異甚多

誌公飛錫止鶴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四年舒州潛山最奇絶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禀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巳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誌公裝面出十二相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七年詔畫工張僧繇寫寶公像誌裝面門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綛望有物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而至乃紫旃檀即雕誌像神采如生

達磨折蘆渡江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天竺菩提達磨大師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

道穆致山神謝過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通元年釋道穆初入荆州神山忽風雷震吼蛇虎亂園穆心泰然一定七日蛇虎方隱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絶於牲牷祈澤應時雲雨如此靈異非一居山三十餘年道俗欽德

達磨隻履西返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達磨大師於禹門千聖寺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遇師于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且云汝主巳厭世及雲歸朝具奏其事莊帝有旨令啓壙唯空棺隻履存焉舉朝驚歎奉詔取履供養梁武聞師顯化親製碑刻之鍾山其末云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云至唐代宗謚師曰圓覺大師

聰師伏虎靈瑞非一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太清三年湘東王以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邀法聰禪師居之聰初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谷築室栖禪梁晋安王來部襄雍承風至山騎從無故而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及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許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時入水火定也堂內繩床邊有二虎聰按伏其頭閉其目召王令前

方得展禮因告境多虎災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虎至便與受
歸戒勅令勿犯百姓遂乃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見白龜聰
曰此雄龍也又臨靈泉有五色鯉聰云此雌龍也王因表奏下
勅為造禪居寺又就所住造靈泉寺至是居天宮寺遷故里後
以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壽九十二師之靈瑞非一

嵩公見飛空之僧 釋氏通鑑

梁元帝承聖二年齊沙門嵩公至白虎山因失道聞鐘聲登一
寺於堂久坐忽見五六十僧飛空而下自相借問或言長安成
都嶺南蘭北動即萬里嵩起欲參話奄然失地獨坐磐石之上
因問上統法師師曰此寺昔圖澄所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
徙無定

真諦以坐具度江 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四年三藏真諦初欲泛舶西歸值風飄還廣州刺
史歐陽頠延之制止寺譯俱舍攝大乘等論諦曾以坐具鋪江
水而過如乘大舟而坐具不濕或折荷葉而濟神異甚衆時人
多畫而奉祀之

思大禪師踏花而降 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九年南岳思大禪師道風既盛名稱普聞儀有道
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斷岳心釘石
興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忽見二虎咆憤大蛇當路使驚
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蛇虎乃退
使見師再拜以事白師使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即
為大蜂咬殺銜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寃欲相燒害師謂
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門關吏齊奏師

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
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
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寃願陛下赦之乃
可其奏勅彼道士以供師役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師還未
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為犬所齧而斃應蜂兆矣自是
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衆積榮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
濕履泥不污或現形小大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臨將終時連
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至二十二日屛衆泯然而逝小師
靈辯號慟乃開目曰何驚動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

惠始刃不能傷 釋氏通鑑

北魏太武正平元年沙門惠始值魏滅法始乃隱至是知大法
將亨值魏朝元會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武曰趣斬之刃下無

傷始已臨殿陛矣武怒抽佩劍自斬之亦不能傷劍徽有痕如
鄉時北園養虎于檻武令以始餧之虎皆怖伏不敢瞬左右請
以天師試之虎即號吼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稱謝許之復
教

法喜能泥像起行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年神僧法喜語默不常然皆為吉凶之兆煬帝
幸維揚聞其異召之一日遶宮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禁衛
嚴甚喜曰丐于市飲食自若有司以聞帝命啓戶視之唯見袈
裟覆黃金骨骨皆連鎖遂以白帝詔以香泥捣骨塑之是夕喜
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及煬帝於江都遇弒方悟喜
索羊頭之驗云後喜忽示疾因置身簣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
半身紅爛乃示寂葬之香山寺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

恙其人發塚視之唯空棺焉計是時甚已壽三百餘歲

靈驗

靈異而顯驗者

高師建塔致神報謝 釋氏通鑑

東漢靈帝建寧四年沙門安世高至廬山有䢼亭廟甚靈會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亂降語曰舟有沙門可與請來客請高至神復降語曰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吾好施而多嗔今為䢼亭廟神而壽盡旦夕後恐隨地獄吾有縑千段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高使出形神現大蟒悲淚如雨高取絹物辭別而去高至豫章為建大安寺乃江淮寺塔之始也俄而神即命過報云得生善處後人於山西澤中見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縣有大虵村是也

陀勒言有寺基果驗 釋氏通鑑

晉武帝太始七年西域揵陀勒至洛陽人莫能測偶曰盤鵄山有古寺基可共修立衆人依言發掘果得石基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去洛百里朝朝至洛赴齋暮乞油一鉢還寺然燈其行如飛

耆域能伏虎治疾 釋氏通鑑

晉惠帝元康六年天竺耆域初來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載及船達岸域已前行路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欲至是至于洛陽或告人前世事指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天中來又曰比丘衣服華麗不應素法有太守滕永文經年得病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取淨水以楊柳誦呪拂之者三文即能行

一寺有樹數千株枯死域呪之尋即敷榮有病瘕將死域以布覆應器於病者腹上舉器有若淤泥數升病者遂活

訶羅竭能呪疾出水 釋氏通鑑

訶羅竭晉武帝太康九年至洛呪治疫疾十差八九後入婁至山以脚蹴石出水清美惠帝元康八年坐化

曇猷果見寶寺神僧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竺曇猷(即帛道猷)聞天台山有精舍得道者居之猷至以石梁高危未敢直度且西礙大石嶔登路絶因還止石室彌年禪觀後試造橋乃見梁道平正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見寶寺神僧果如所說猷乃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太元末年終於山室舉體綠色端坐如生今有往者雲迷其道也

佛圖澄呪水復至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元年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五里忽暴竭石勒請佛圖澄致水澄至源上久已龜折澄燒香呪之三日水忽微流小龍隨出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法蘭致山神聽法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九年沙門于法蘭道振三河後過江居剡山嘗有虎入房虎自馴伏山神常來受法

僧朗知盜竊衣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七年竺僧朗初關中講法忽告同輩曰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是年移居太山

曇諦毋夢麈尾之驗 釋氏通鑑

來晉安帝義熙七年釋曇諦初母夢一僧寄麈尾幷鐵書鎮二枚祇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有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示之諦曰秦主餉也年十歲出家悟自天發後因喚僧䂮名諦又以麈尾示之䂮悟其乃弘覺先師也諦善講經書後閑居吳興崐山二十載將望英豪欽風問道

慧義金璧之驗 釋氏通鑑

來晉恭帝元熙元年釋慧義備通經義因言嵩高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以餅為信遂聞宋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非法師自行無以獲也義乃往嵩山行道七日夢老人將義往璧處指云是此石下明日義行果見石壇下得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餅義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元嘉二十一年終

道安注經致賓頭盧之夢 釋氏通鑑

前秦主符堅建元十五年勅三館學士內外有疑皆咨問於道安國人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然安臂上有一肉釧捋可上下而不出腕時人謂之印手菩薩鳩摩羅什之在龜玆亦遥禮焉安常註諸經恐不合理因誓曰若所說合理願見瑞相乃夢胡僧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入泥洹當助流通可時設我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

佛圖澄能呪水生青蓮 釋氏通鑑

後趙主石勒屯兵葛陂專事殺戮佛圖澄欲化之勒有將軍郭黑畧素奉佛法澄即見之畧乃受五戒崇弟子禮畧隨勒戰陣皆豫記勝負勒以畧有異見問之曰有澄也勒曰天賜也召之

勒曰佛法何靈澄知勒不達深理可以相從乃請燒香以鉢盛水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勒由此神敬之

佛圖澄呪斌生 晉書

後趙主石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

佛圖澄知勒死 晉書

後趙主石勒臨終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有一鈴獨鳴佛圖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羅什燒繩驗疾 晉書

後凉呂光時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

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

佛圖澄知邃反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太子邃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佛圖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

佛圖澄祝黑略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將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佛圖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曰祝願須更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撿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

佛圖澄降大雨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佛圖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

佛圖澄救弟子 晉書

佛圖澄後趙主石季龍時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

佛圖澄噀酒救火 晉書

佛圖澄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涉公咒龍 晉書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符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符堅歎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跋摩靈異無方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七年天竺求那跋摩初遊罽賓國出家罽賓國諸王皆投其歸戒遊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之群臣固請奇乃令國中曰吾舉土奉和尚歸戒即從爾請於是其國臣民稽首尊命元嘉初文帝聞名遣使航海往闍婆邀之附舶抵廣州詔聽乘驛詣闕師至始興留朞年於寺壁畫定光布髮等像夜輒有光師常在定累日不出或致雨不沾或履泥不濕或值虎以杖弄而去靈異無方道俗歸敬

僧亮能取子胥廟銅鑄像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釋僧亮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川伍子胥

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兩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一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之蛇即隱俄見一人秉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群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冏念觀音得濟難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六年釋道冏入山穴採鍾乳炬滅冏懼矣乃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引之而出嘗夜乘冰渡河中道冰破乃念觀音忽有一物承脚乃得到岸

法喜竭誠果獲八功德水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七年鍾山沙門法喜以所居無泉竭誠禮懺求西天阿耨池八功德水經七日掘地果獲之

惠紹燒身處生桐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釋惠紹自積薪誦藥王品燒身而滅臨終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後三日果生焉

僧瑜焚身處生桐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孝建二年釋僧瑜常謂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既盡矣形亦宜捐是年六月於廬山集薪為龕發火已入中端坐誦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咸見紫氣騰空後十四日其房生雙桐聳成奇樹

跋陁求雨有驗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天下大旱帝請求那跋陁祈雨陁即焚香祈請不復飲食黙誦經呪明日晡時風震雲合連日降雨物見慰勞䞋施相續

道德因誦經得子 釋氏通鑑

南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孫道德常奉道而年過五十未有子息有僧謂曰必須有児當志心誦觀音經德遂不事道而專歸誠觀音忽有夢應婦即有孕遂産男焉

曇超呪龍降雨 釋氏通鑑

齊武帝永明十年釋曇超禪道弘化因止錢唐靈苑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群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亭山為龍呪願至夜群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忿誓師旣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至期沾足歲以獲收是年師卒

稠師能濟物前去 釋氏通鑑

北齊廢帝乾明元年稠禪師無疾端坐而逝壽八十一勑遣襄樂王宣慰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以崇追福仍詔起塔立碑初師所住禪龕前有深淵嘗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見一男子拜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力故得免斯難又齊帝每年元日常問師一歲吉凶至天保十年師云今年不好帝不悅復問師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冬帝崩是夏師亦滅云

佛髮伸則為螺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六年西域使還獲佛爪髮髮青紺色以物伸之隨物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螺

植相唾蛇化鈎者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三年釋植相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時有法愛衒道術現神來怖於相相不動而愛求懺悔又寄宿道舘道徒不延而群虎奔吼道士乃從受菩薩戒又見人垂鈎勸止不從即唾水中大蛇忽出鈎者即投相出家

僧林戒大蟒不興災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六年釋僧林德能動物潼州互國山神化大蟒來

林為授三歸因不興災化迹非一

劉薩何應夢禮塔 南史

梁武帝時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文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

傅大士有靈異之迹 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元年四月傅大士告其子普建普成二法師等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衆生汝等慎護三業精勤六度行悔懺法免墮三塗至二十四日入涅槃壽七十三至七日有法猛上人將織彌勒像并鍾安大士床上猛泣禮忽不見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頓度衆生以斧為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為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靈異之迹豈容思議耶

僧安致雉生人道 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五年釋僧安住王屋山講涅槃有雌雉伏聽三卷未了遂絕不至安曰雉生人道矣是年安至越州至一家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父母異之引安設食其父言見此女生時髮如雉毛因以為名安大笑為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從之為講涅槃聞便領解至後三卷茫然不了時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歎服

慧布示寂地動之驗 釋氏通鑑

陳後主禎明元年法師慧布初從攝山僧詮法師妙智論旨時語詮公四友曰四句朗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嘗謁思禪師思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至德中建攝山栖霞寺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奉之如佛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示

寂地動七日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人見菩薩迎之

曇延涅槃疏光明之驗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四年河東曇延法師初造涅槃疏恐不合聖心乃陳於舍利塔前啓以若合聖理願垂神應言訖其經即放光明舍利塔亦放光明三日騰耀

法進能分身赴食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六年釋法進有德業為蜀王秀及妃姬受戒能分身赴數十家之食異迹非一

普安能制賊及化人不殺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五年十一月普安法師示寂師多異迹有賊索陁欲射師而手張不息舌禁經宿衆令懺悔方解又張暉盜油甕而若有所縛不能動轉衆為懺謝方脫又程暉和信法身必向

犹將驗而喚之數聲即能起坐更壽二十許歲又白村老母失豕一百而見安來迎便觧言說又龕側村中傳甾三頭將加烹宰安贖之不得而合社失明安耶自割髀肉曰彼此肉耳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脫而繞安伏拜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内鷄猪絶嗣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

僧朗治鬼救尾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七年釋僧朗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常誦法華常養一猴一犬出必随行或作龜蔵其頭手足俱縮不見又嘗坐舟猴狗馴側舟自泝流而上有尼為鬼所著能講經朗呵小婢其尼走至朗前立不移處百日巳後方復本性其通感非一大業末終

道信致神兵退賊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四祖道信大師抵吉州值群盗圍城祖教合城人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時賊衆望城中有神兵乃俱引去

法進泒汗妃病即安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釋法進初在益州修水觀家人見繩床有清水以二石投之是晚進覺背痛家人云曾投石於水進令明日除之及旦進入禪家人還見清水乃除其石所苦即愈自是習定不出此山八十年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使人兩度入山請師師堅不往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見進不覺戰汗王乃殷勤請行進令王先行兩日進一旦便至徑入妃堂見進泒汗自此即安進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四五寸是年正月示寂

釋法嚮喚虎説法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四年釋法嚮止江北海淩寺能預知災福嘗有虎將人嚮喚住令放虎即放之為諸虎説法皆相隨而遠去嚮是冬示寂

釋洪滿念經感佛療足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釋洪滿初在俗患雙足攣躄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來問從何來僧曰檀越常喚所以來滿因問弟子往何罪令受此攣躄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爾汝閉目吾為療之滿乃瞑目但覺兩膝上如拔六七寸丁夫開目將欲謝之失僧所在起行如故乃悟是觀音也自是誓不娶妻精修禪觀或經七日自隋文帝開皇初為僧是年卒壽八十三

釋慧滿噀水救火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律師慧滿專弘律訓不狥時情僧尼有過屢行顯擯常有隣火延燒將及講室滿索水噀之即滅是年四月遷逝焚之唯舌不灰

釋豐干噀水療疾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時豐干禪師寒山拾得相次垂迹於國清寺豐干先泊於大蔵西北隅菴居因游松徑見一子可年十歲問之無家無姓師引歸寺庫收養號為拾得後有一貧士從寒岩而來遂號為寒山子三人相得歡甚豐干出雲游適丘閭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召名醫莫瘥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閭丘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噀之須臾袪殄因是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閭丘至任三日後親到寺訪豐干遺迹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廚閭丘拜之二士起走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

我何為邀返寒拾次日閭丘送衣藥供養寒山見使至喝曰賊賊退入岩穴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與拾得入穴而其穴自合寒拾有詩散題山林閒寺僧乃集之成集見傳于世

釋法冲弘法諭虎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五年釋法冲貞觀初年勑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冲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十斛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熱作外學冲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虎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否虎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箘宜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禀之時三藏元奘不許講舊所番經冲曰君依

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可還俗更依新番經出家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强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冲後旋東夏云

僧萬回預知玄宗有位釋氏通鑑

武后長安二年萬回公所至顯化玄宗在蕃邸私謁回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可自愛睿宗為相王每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來少頃而相王至其神異類如此

釋摩衲有舍利八十釋氏通鑑

唐中宗景龍三年二月帝賜嵩安國師摩衲師辭歸嵩嶽三月師誡其徒曰吾歿後將尸置寒林中恣野火焚之至八日合戶偃身而寂壽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舁尸林中果野火至闍維之得舍利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紅光奪目詔入留禁中

僧伽歸寂神采如生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元年泗洲大士三月示寂神采如生勑就薦福寺刲身建塔忽穢氣滿城帝祝之許送歸淮即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萬回曰僧伽何如人回曰觀音大士化身耳大士壽八十三初三十年在於本國五十三年在於此方前後化緣二十七處神迹非一具見行狀

難陀寂化舌根不壞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實乂難陀示寂闍維舌根不壞詔送歸于闐建塔

梵僧圖像開眸降雨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八年天竺三藏䟦日羅菩提此云金剛智至京有旨迎

入大慈恩寺廣弘秘教建曼荼羅依法作成感靈瑞一行禪師每諮禀之五月值旱詔智禱雨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以像開眸即雨至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帝降詔褒美

僧無畏禱雨祈晴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三藏無畏請雨畏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數番即有物如蚪龍從鉢矯首水面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趍入奏御衣巾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霖霪逾時詔畏止之畏揑泥媪五軀向之作梵語若斥罵者即刻而霽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神

五臺僧獻代宗以秘語釋氏通鑑

唐代宗廣德元年十一月吐蕃陷京師帝犇陝郭子儀兵至敗吐蕃復京師帝在華陰五臺文殊菩薩見帝紉以秘語十二月帝歸京詔修五臺文殊殿鑄銅為瓦塗以黃金費億萬計

忠禪師敲床虎吼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四年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為守之縣令張遜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師敲床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至是將終石室前掛鐺樹掛衣藤無故枯死師集眾布薩訖淨髮浴身怡然坐化

僧隱峰倒植而化 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元年五臺鄧隱峰以神異頗顯恐成惑眾乃入臺山金剛窟前將示寂問於眾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眾曰有之師曰還有倒死者否眾曰未嘗有也師乃倒植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眾為舁尸荼毗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師有妹為尼乃出云老兄平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以手推之而踣於是闍維收舍利塔于五臺

僧天然重足而化 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三年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三師本儒生偶應舉遇禪者問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即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祖曰南嶽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嶽石頭曰着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役因普請刻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頭忻然與之落髮尋為說戒即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頸坐衆驚異以白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拜曰謝師賜與法名又之遍歷諸方後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臥留守鄭公叱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曰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敬向十五年卜居鄧州丹霞致數百衆師嘗若玩珠吟二篇今傳于世諡智通禪師

澄國師歸寂北印取牙 釋氏通鑑

唐文宗開成三年三月僧統清涼國師澄觀示寂師生歷九朝為七帝門師春秋一百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日夜發光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重臣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闕表稱於葱嶺見二使者凌虛而過問之答曰北印土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供養有旨啓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闍維舍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賜號清涼國師塔曰妙覺相國裴休奉勅撰碑勅寫國師真奉安大興唐寺

圭峰師趺坐示寂 釋氏通鑑

唐文宗開成五年正月六日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趺坐示寂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壽六十二持服四衆哀泣喧野宣宗追謚定慧禪師初於圓覺經有所悟為遂州道圓禪師法嗣尋至上都見華嚴疏主澄觀大師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北遊清涼山迴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峰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惟相國裴休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師著禪源詮集一百卷都序兩卷又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唯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裴相

國為撰傳法碑署曰師皇皇於源拔汲汲於開誘故親師之法
者貪則施恭則欽昏則開惰則奮憧憧而來忻忻而去所在不
可勝紀吾不識其境界之廣狹議者又烏知大道之所趣哉

晟禪師舍利千餘 釋氏通鑑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月雲岩晟禪師示疾二十六日喚主事僧
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師乃歸寂茶毗得舍利
千餘粒謚無住大師塔曰淨勝得法上首洞山价禪師也

慧寂住溈山禪床地陷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六年仰山慧寂禪師初參溈山悟旨執侍十五載
凡有言句皆為後世宗範及領衆住王莽山一日禪床陷入地
中地神告以此山不任和尚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地
遂遷止仰山

智廣師拄蛇口趺坐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二年九座正覺大師智廣自咸通六年至九座山
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趺坐入定
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遂師出定蟒化為石矣繼而雷雨湧沙夷
成院　山神移山八維蔭映乾符三年示滅是年謚正覺號云

璋禪師契憨公之語 釋氏通鑑

唐哀帝天祐三年幼璋禪師初又嘗見憨憨和尚曰汝後四十
年有巾子下菩薩王於江南于時我法乃昌至是師之道行既
著錢王尚又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
師館于功臣院日夕問道建瑞龍寺於城中延之禪者雲集乃
契憨憨之語

石塔放光 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閩王於城南西畢建石塔七層功未半而
光發如蓋者三夕既成而光耀際天者又三夕上慰幸遂額曰
淨光而於其下建僧宇焉

顯驗 作為有明驗於世者

世尊度人證果 釋氏通鑑

周穆王四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即沐浴於尼連
河受乳糜於牧牛女尋詣畢鉢衣下降伏天魔以二月七夕入
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時示豁然大悟成等正覺昇金剛座梵天請
轉法輪即入鹿苑說法度憍陳如等五人證果

室利防等致神碎獄 釋氏通鑑

秦始皇三十年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之以
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帝懼即厚禮遣之出境

滕蘭焚經服道士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明十四年五岳道士費叔才褚善信等七百餘人
咸生忌心詣闕斥言佛法虛偽滕蘭乃言佛法水火不能壞請
與道士驗之帝從其請敕叔才等盡出其經訣與佛經築壇以
火驗之正月十五日火作而道經俱燼唯佛之經像儼然善信
等自愧而死由是道士一衆稽首欽服蘭法師於大衆中即唱
偈言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江海納丘無山岳榮法雲
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帝至是彌加崇
敬佛法自此興焉

舍利放光建塔 釋氏通鑑

吳大帝孫權赤烏四年康居三藏康僧會至金陵設像行道國

人初見沙門驚異之有司以聞權詔至問之會廣陳如來之化因曰如來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育王奉為八萬四千塔此遺化也權曰舍利可得當為塔之苟其無驗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謂其屬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意懇求至期無驗乃復二七又無應權曰越京之會更展期又七日衆懼矣至五鼓聞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黎明進之王臣大悅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神無能壞者吳主使力士椎之砧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佛陁里又為寺額曰建初江南寺塔自此而始

滕並齋僧有顯應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康三年時南陽滕並家門信敬每設僧會一日飯僧于地罔然無計一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齋畢擲鉢空中而去即刻木事之每報其家災福云

佛調既逝復見山上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五年竺佛調久師圖澄住常山寺積年或分身他處者或入山經歲齎乾飯數斗歸常有餘有隨山行值雪調入虎窟中宿虎還共卧後自克亡日遠近皆至調曰人身無常能專心貞淨形數雖乖而必同契端坐而逝後弟子入山見調在岩上衆禮曰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乃不見衆共開棺唯衣履存焉

僧光致山神推奉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四年帛僧光自永和初止剡之石城山山神作虵虎形以怖光光安禪而不恐神乃自言移往章安推室以奉後道俗宗事漸成寺舍光每入定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壽一百一十歲晉太元末安坐而逝

曇猷致蛇虎聽經 釋氏通鑑

東晉海西公太和二年竺曇猷初止剡之石城山又移始豐赤城山石室禪有群虎蹲於前猷因誦經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其頭云何不聽經經畢而虎皆去尋有大蛇十圍競來環遶舉頭向猷半日復去一日神見形曰弟子夏帝之子居山二千餘年今往寒石山輒推室以相奉鳴鞞吹角陵雲而去禪學者皆造焉

僧朗致猛獸皆遁 釋氏通鑑

東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竺僧朗於太山金輿谷崑崙山別立精舍學者聞風而至秦主苻堅欽其德遣使贈遺此谷舊多虎及朗居之猛獸皆遁至今人呼為朗公谷

慧永常有一虎馴伏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釋慧永初與遠公同依安公至是永先至尋陽刺史陶範留之憩廬山捨宅棲止乃剏西林寺永真素自然言常含笑善於講說門徒稍盛又別立一室於嶺上時坐禪焉所居有香氣因號香谷常有一虎馴伏于屋永嘗至一橋營主騎馬當道阻之永以杖指馬驚人仆明晨來寺悔過白黑聞知歸心者衆

涉公禱雨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五年高僧涉公罽人豫言事多驗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能咒龍降雨建元十二年至長安每遇旱常詔師祈雨師誦咒致龍下鉢命堅與羣臣觀之乃遍升空而雨王臣士庶悉皆敬奉自是無復炎旱之憂是年十二月無疾而化

卒後七日堅以其異試開棺視之唯殮被存焉明年大旱堅曰
淡公若在豈使燋心於雲漢哉

曇霍言事有驗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南涼釋曇霍尊以神力化物行疾如風力
者追之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
以府言知其處因之事佛者甚衆傉檀多虐害霍謂
曰當修善道為後世橋梁檀曰公能七日不食僕當奉佛乃幽
七日而霍無饑色檀因此敬信節欲興慈國人既蒙其祐咸稱
曰大師

曇邕致山神受戒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元興二年釋曇邕初仕符秦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
武過人符堅南敗因從安公出家次事廬山遠公曰外綜涉志
尚弘法為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
動峰岫强捍果敢專對不辱後於山西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
沉思禪門果夢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咨受後邕
見一人風姿端雅從者二十人請受五戒邕知是山神乃為授
戒說法神覩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倏忽不見

跋陀羅知五舶之發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二年天竺佛馱跋陀羅遊罽賓積歲常於宴坐
屢見神通已得不還果時有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請來長安
講讚大乘咸諷云與羅什公倒展迎之議論後欲辭秦太子泓
皆延至東宮對什論法時秦崇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
唯跋陀寂靜隤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應合
至矣又其徒自言得那含果僧正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
五舶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違遂不同處跋陀
遂渡江入廬山見遠公遠高之遣書關中雪其枉遠乃請出禪
數諸經未幾而五舶俱至其伏其靈通陀即持佛舍利五粒建
塔於東林寺外上方

法安致虎受戒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釋法安遠公弟子也習禪講經善能開
化時新陽縣虎災縣有社樹下築神廟安遊其村民以畏虎早
閉門閉安至樹下坐禪向曉虎負人至投之樹北跳伏安前安
為說法授戒虎有頃而去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
人一縣宗奉虎災遂息

佛圖澄靈異 晉書

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佛圖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
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
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
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
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
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
自浮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
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
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
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
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含恕加慈者
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
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

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寶誌異術 南史

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喧沓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亦於此季矣

誌公先知 南史

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出入鍾山稍顯靈跡預言未兆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齊武帝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汙衣褰裳走過至齊廢帝鬱林王見害舁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為誌公好為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

無讖能驅鬼出境 釋氏通鑑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十月北涼曇無讖譯涅槃經四十卷方竟首尾八年追求三度譯圓四袠所闕尚多問法何其艱哉讖頗善呪術所向皆驗嘗告其主蒙遜云有鬼入境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讖即以呪加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誦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北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既而北境之外疫死者衆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敬讖矣

生公說法使石點頭 釋氏通鑑

南宋武帝永初三年竺道生初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六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為邪說擯而遣之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於現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竪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後居廬山銷影岩岫閒

識譯涅槃後品至南京果言闡提皆有佛性生大慰喜尋即講說

曇始致屈丐謝罪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四年沙門曇始一曰惠始初師羅什東晉孝武末三輔人多宗之宋武滅秦留子義鎮長安夏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被坑戮而惠始拔刃無傷屈丐大怒召始於前以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百姓免其酷毒始之力也至是魏大武平赫連昌始乃歸魏多所化導自初習禪至於後世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水初不汚足色踰鮮白世號白足阿練

晉明呪病得愈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釋晉明蔬食布衣學誦法華維摩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其前而誦維摩亦聞空中樂聲又善神呪所救皆愈一人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絶見一狸

從狗穴出因此而愈又嘗入一神祠神皆奔走

道汪念佛免難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三年釋道汪初師遠公究經律嘗行梁州道為羌賊所圍汪念觀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身盜尋不見於是獲免後止成都化行巴蜀孝武帝聞汪德行迎為興寺主

阿那摩低復取唾壺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天竺阿那摩低至京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世祖施其銅唾壺忽人竊之低以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十三久唾壺還在席中道俗敬異焉

慧果度鬼見報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景和元年揚州瓦官寺釋慧果常誦法華一日廁見鬼禮云昔為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地獄出生為糞鬼中願師拔濟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取為福果因告衆掘錢為造法華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勝處

淨度寶馬負棺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釋淨度辟穀餌松肪能講誦禪律嘗誦寶積經及半而疾命侍者代之閱遍而化人見空中有寶馬負棺而去

慧約能馴獸弭精魅 釋氏通鑑

齊明帝建武元年釋慧約少有風德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大尉王儉皆請講法淵遇疾夢神云菩薩當至俄約來而淵病即愈給事中婁幼瑜約族祖也每見輒起為禮或問此乃君族下頒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矣至是

沈約外任携行在羣惟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有道士下德師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長山令徐伯超請約居之神魅潛息後見二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約即為授戒自是災怪永絶

佛陁有神隨護 釋氏通鑑

齊明帝建武四年天竺佛陁禪師初至魏北臺恒安孝文別加資供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處之而愛嵩岳敕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度弟子慧光及僧稠皆深定業有一善神常隨影護後報欲終自畫神像于壁

景師常有兩神立侍 釋氏通鑑

南齊明帝建武四年廬山僧景法師示寂師久斷粒食常有兩神立侍

慧通已死復見 釋氏通鑑

南齊東昏侯永元元年釋慧通自宋元嘉中言未然之事皆驗是年忽就人求酒云欲遠行為謝諸相識並宜精勤修善為先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看已死後復有人時見之

慧超致大力神降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元年勑以釋慧超為大僧正超形過八尺腰帶十圍戒德内修威儀外潔凡在緇侶皆遵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禀風則嘗於講論之暇忽見大力善神言當集同緣共來飡受及就講之日倐然滿坐容貌瓌異莫有識者竟席方散其威迹徵異若此

法雲感天華如雪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法雲法師帝欽禮之勑出入諸殿時揚法要

常講法華經感天華如雪誌公敬之呼為大林法師

梁武造儀文燈燭盡明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四年初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問沙門唯誌公勸帝尋經必有因緣乃取藏經躬自披覽刱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初言訖投地一禮初起燈燭盡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金山寺依儀修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矣

誌公祈雨有應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雨未降誌啓講勝鬘請雨上即命法雲法師於華光殿講勝鬘講竟夜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雨大降高下皆足

香闍梨吐物盡活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六年香闍梨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必往山游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有香公入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須給一頓請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飲扶我就坑不爾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鴉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乃開止見几杖而已

梁武浴舍利有光屬天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九年帝幸愛敬寺設無礙會以滿鉢水浴佛舍利

有最小者隱不出帝拜之舍利乃於鉢中放光屬天旋回久之舉國咨嗟歎未曾有

勒那摩提致天神見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魏西域勒那摩提譯寶積論等六部二十四卷宣武請講華嚴忽於高座見天神云天帝請講華嚴與都講維那等五人同時於座而逝凡所聞見嘆未曾有

明達化賊使昏霾立霽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釋明達初巴峽蠻寇抄掠州邑達逾之未服雷雨震擊賊驚而求哀令歸三寶昏霾立霽遂使江路肅清又欲起木塔而水自流至材木愚蠻學者投杖即行化行楚蜀是冬卒

嵩頭陀呪使刹自立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嵩頭陀法師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岩谷間樓偃當侍為創香山寺及建靈刹道俗萬衆共引麻絙舉刹絙忽中斷刹脊皆頹蹶師乃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内外攢之咒而作禮捧鉢遶刹一周刹乃不假人功屹然自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王後果如所言

道琳祈請拔頭有驗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持戒誦淨名等經寺有鬼怪琳居之便歇弟子為屋壓頭陷入胸琳為祈請夜見兩梵僧拔出頭身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衆皆服其精感琳是年卒

慧達道仙得水火三昧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二年時慧達禪師得水觀三昧每入定有窺者見清水滿室沙門道仙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

明琛以蛇勢法授學者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釋明琛經論雖富而以徵難為心深忌時之講者初為屋子法誘人次撰蛇勢法以授學者因同伴二人止一林下琛曰我今内熱便解衣亦卧翻覆不定須臾兩足合為蛇尾乃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伴便上樹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在地自打欻作蟒頭忽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時諸蛇總至相隨趣谷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鄴說之

稠師解虎交鬬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僧稠禪師初受道房禪法入山習定數年後詣少林寺跋陀更授深要乃往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才足忽有婦人弊衣坐階聽僧誦經衆呵遣之婦有恚色以足踏泉泉即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三呼優婆夷神乃出稠謂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即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定聞兩虎交鬬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後又移上青羅山懷州馬頭山魏明帝三召不出乃就山送供至是魏孝武召之不出於尚書谷為立禪室集徒供養

尚圓治鬼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九年釋尚圓以咒術救物梁武陵王紀宮中鬼怪為魅王令射者射之鬼接而返擲請圓入宮諸鬼競前作諸怪變圓安坐告曰汝等小鬼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且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

自為安靜武帝聞而召之大蒙賞遇

智泉然燈有應 南史

梁武帝時有沙門智泉鐵鉤挂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三足烏集殿之東戶自戶適于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沉遁益甚境内化之遂至敗亡云

思大歸南岳有驗 釋氏通鑑

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南嶽思大禪師自止大蘇山凡涉十捻師示衆有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非真其他隨扣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處有疑請決顗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是年自大蘇山將四

十餘僧徑趍南嶽既至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為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之心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慕義而來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果續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度晉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為時之宗

高師被縊復見空中 釋氏通鑑

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五年魏太子晃被崔宼所讒太武疑之晃求哀沙門元高高為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讒疑太子既寤以語羣臣臣皆稱太子無過待之如初崔浩懼太子將不利於己白太武曰太子前實有謀結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早除必為大害太武怒是年九月收高及慧崇縊之高弟子元暢遠奔至泣高高忽開眸曰盛衰在迹理常湛然善自修心言訖長往又法達見高於空中進曰和尚崇公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衆生崇歸安養矣

禂師致神護寺 釋氏通鑑

北齊廢帝乾明元年帝暇日欲覩佛之靈異禂曰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動禂命沙彌取之初無難焉因爾為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柳務文及入住時有神怒曰何敢凌犯須臾廻寺後隋初興復奮同初建云

僧實救堂倒之厄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禪師僧實王臣禮敬一日告僧曰急修法事誦觀世音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爾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充滿忽聞西北異香空中伎樂合堂驚出而堂歘摧倒大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方知實之所拯由是名振二國

道舜懺悔化牛之女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元年釋道舜廣行法化獨不為一女受戒以當生牛中其相已現衆疑其言舜乃踏其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女即不能起衆驚信求救其女盡捨家貲舜為營福懺悔惡業即滅

智璪定中龍湧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六年釋智璪初染疾傳念月光菩薩夢人吸嚏三夜即愈又從智者受道定中見九頭龍涌昇虛空是年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有惡鬼於三七日中夜夜惱之璪坦然無懼鬼乃不現

曇詢能解熊虎交爭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六年釋曇詢嘗山行遇虎鬬詢執錫分之虎垂尾而散屢逢熊虎交爭皆解之而入馬不亂獸見如偶每入禪定七日方起化流河朔盛闡禪門隋帝重其德勑儀同三司元壽親奉香供詢開皇末卒

智者建齋愈疾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天台智者大師金陵敗覆乃憇廬山刻迹雲峯煬帝在藩為晉王任總淮海請師求戒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楊州總管金城設僧會敬屈授菩薩戒即於內第躬傳

戒香授律儀法乃奉名為智者久之重返廬山晉王再請出城乃爲淨名疏偶蕭妃疾苦王致書請救師建齋七日行光明懺忽烏飛入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師知妃當愈翌日果瘳王大嘉慶師後歸天台焉

慧越因羣獸而說法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釋慧越住羅浮山聚衆業禪性多慈愛曾有羣獸來前因為說法虎以頭枕師之膝師乃將其鬚後晉王召入府宣化

岑闍梨能治犬鼠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襄州禪居寺岑闍梨禪念為業常就厨請粥入房養一犬并寺内鼠數十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偶失一鼠意必犬殺之即責犬犬便銜來乃以杖捶犬又寺僧被鼠嚙衣以告岑岑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嚙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岑為寺貧指泉下某處為厨某處為倉人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

法充投峰不損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釋法充住廬山化成寺修定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譏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以教不行乃投身於香爐峰下千有餘仞不損一毛僧迎還寺即斷女人矣

智曠言事有驗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釋智曠初值道流謗以神仙符籙曠謂非道又請度世法乃示斷鹽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不應道曰爾猶飲水也次七日絕水又無應道曰爾夜尚眠致無感耳又

七日常坐不臥三期既滿雖死升天後值高僧授戒為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家內棺沈古井移壙開發必獲瘥焉因即隨言發者見道詣求剃落衆咸憚焉年將[illegible]忽發為僧又於成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其母將亡曠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從因呵戒之應言便出其神異甚多是年九月克期而逝所造八寺咸有靈奇

道仙叱龍即雨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釋道仙初作商有寶貨兩船貪心未已值僧說法豁然勇悟曰吾當沈寶江中出家雖著案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沈一船衆止其次令修福業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耶又沈之投灌口山寺落髮誓不得道不出由是迥絶人蹤結宇岩曲入定常四五日禪學之侶皆造問焉因旱乃至龍穴叱其龍即雨至民皆敬之蜀王秀召之不出欲躬往加刃及至山足雨雹水涌王乃遥歸懺禮天即明霽至山盡敬邀出成都厚禮崇仰衆城恭敬號仙闍梨至是返山尋即示寂

法安刀剌石出泉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釋法安開皇中見晉王便住慧日王所遊覆必齋隨從及幸泰山四顧無水安以刀剌石出泉供用或當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大業之始帝彌重之感襟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是年春無疾而化壽九十八

明恭能御虎食豬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其力若神曾山行見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以一手

抚頭一手撮尾擲之山下又以僧衣置磔下僧怪之恭笑爲擇柱取衣至是賊起抄掠令其寺辦數十人大豬食具恭延賊食賊讓恭先恭乃餔餅數十安豬啖之須臾食盡賊驚伏恭召爲護寺擅越群賊許之故隋唐交軍其境絕賊往來恭之力也

釋慧琳治病索裙（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六年時釋慧琳言事多驗常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茎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裔裙以施女留衣而送直琳遥見曰但將裙來我不要錢女驚其聖

釋灌頂焚香愈病（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六年釋灌頂自大業中止天台山定慧兩修語默變化是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壽七十二初頂化洽閭俗神用弘方有村人染患將絕頂爲焚香轉法華經疾者聞香入鼻即

愈嘗於章安攝靜寺方講涅槃經有群海賊至寺忽見持弓執戟入皆文餘賊即驚退靈應非一

釋智苑欲造佛堂有雨漂木（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釋智苑以石寫經藏諸石室欲造佛堂以山無木忽暴雨漂木千株至焉是年苑卒

釋杜順治聾啞顛狂之病（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杜順法師少爲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或人有病順對之危坐少項即愈或聾者順與之言耳即聰或啞者順與之語即能言或狂而顛者順向之禪坐彼即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汝水即斷流其神跡類如此而順瞶然初不以介意尤遂華嚴宗旨太宗素敬重之常引入宮親導迎善氣宛主戚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嘗集華嚴法界觀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是年五月示寂

釋慧瑜有黑蛇護相（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釋慧瑜初入玉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宴坐二十三年泉神供奉時或見聞有黑蛇長二丈隱顯現身以守護相群賊雖來無敢近者有十賊至蛇張目吐光賊徒皆倒兩日後瑜知而往救七人巳死蛇隨瑜行爲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活後道俗請出昇覺寺講法是年七月令寺同見群星入井不測其故八月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逝

釋靜琳惟舌不壞（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釋靜琳自武德間皂白歸依尚書杜正倫等名臣並誓爲弟子是年十月遷寂焚之唯舌不壞師一生節

儉衣壞則以紙補之飲食不言於美惡涕唾莫顯於口鼻敬謹之極兼以行位難測蚤虱不歷於身逮至名高福重覬鍚日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

釋靜之誦經愈疾（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五年三月西明寺靜之禪師遷逝嘗鼻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心經萬遍恰至五千肉鈴便落

僧善導念聲口出佛（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二年時善導和尚入京廣化人念彌陀修淨業時在光明寺說法有告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否導曰念佛定生乃口誦阿彌陀佛聲聲相續每一聲則有一佛出其口中因出寺門上柳樹表合掌向西投身於地而逝

張僧繇能放光（釋氏通鑑）

唐高宗麟德二年益州法聚寺有張僧繇畫地藏菩薩像是年七月寺僧圖得一本放光歷歷圖者類皆放光珠林僧慧昱圖寫荊州長沙等瑞像至京在都堂放光聞見發心各畫供養

舟人施財而獄訟脫 釋氏通鑑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詔有番僧樂住者所在配住時泗州大師不欲異凡乃於楚州龍興寺隸名適試遣佛殺大師忽言吾助五百貫問在何所答言非遠乃到江畔見數船至師招住後船責云然心齊物已是愚迷何故劫人更加傷害若不捨施汝必遭刑舟人遂捨五百貫哀求救護尋遭楊子縣擒捕因在囹圄款問已實甘心待死惟想江邊大師疑是觀音聖者乃志心想念師忽現雲中慰曰但知專念不必它憂罪款既圖於案中思赦忽流於天下實為寒灰發焰朽骨生肥矣

泗州大師神通廣大 釋氏通鑑

武后神功元年泗州大師或宴坐於深房或振錫於長路水洒石師之口盡潦于毋牙疼痛擲裴公之房頓瘳辛氏恐跌施弱則畢令風濤無害慈幼則趙毋病苦自痊不施駿馬則孫令墜馬而亡不施鈔鑼則裴氏浣鑼而沒後與門人惠儼誓願遊方離山陽而道俗攀依到淮陰則舟航榜首莫不停帆獻供息掉焚香請降臨而不來無邀迎而忽至

僧伽大士求雨 釋氏通鑑

唐中宗景龍二年詔泗州僧伽大士入宮帝稱弟子三台問法百碎歸心復館于薦福寺在京數月忽大旱帝請大士至內殿求賜甘雨師曰無須別物只要御瓶纔傾瀉於瓊律便大霧於甘雨矣帝為度慧儼慧岸木义三人為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昔光王光送歸淮

宋璟禮塔致雨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為廣州節度入曹溪禮祖塔誓曰弟子願畢世外護大法祈一祥瑞表信言訖微香襲人甘雨傾注璟忻躍賦詩而去未幾召入與姚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賢相云

不空與羅思遠驗優劣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六載詔不空三藏入內結壇為帝灌頂賜號智藏國師時方士羅思遠以術得幸有旨令與不空驗優劣他日會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命遠舉之遠饒力不能動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耳即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不空凡祈禱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咒擲之神自立于座四衆環視必見其神目吻瞬動所禱雖造化之功可奪也朝野奉之如佛

三藏咒斃大蛇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九載洛陽有巨蛇出芒山下長百餘丈人觸氣即死有詔命不空三藏咒之不空驚曰是將混洛陽為猪者也咒之三日而斃

僧不空咒神兵救涼州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西番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冑而至帝親見之問曰此何神也空曰北方毗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捲甲而去帝大悅詔天下軍壘皆立毗沙門天王祠

僧崇惠與道士史華捔法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刃梯與沙門角法有旨兩街選僧先日較勝負沙門崇惠常誦梵嚴咒衆請往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刃梯而上命惠登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傷惠乘勝命聚薪於庭舉烈焰惠入火聚呼華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寵賜崇惠號護國三藏

僧貞澤投胎果笑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九年沙門貞澤與隱士李源厚善相率游峨嵋澤欲由長安往源欲自荊往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錦襠婦汲水澤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之子不逢則已今逢無可逃者我生三日願公臨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吾以三生為

比丘居湘西之嶽麓寺有巨石林間當習禪為上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果笑後如期至吳赴約於葛洪井畔聞牧童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

鄧隱峰擲錫息鬪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鄧隱峰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濟阻兵蔡州與官軍戰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振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仰觀歎異鬪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

馬郎婦化人奉佛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馬郎婦欲化陝右乃之其所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為眷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則事之至明誦徹者二十輩婦曰女子一身豈配汝等可誦金剛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授法華七軸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通婦令具禮成姻馬氏具禮迎之婦曰適體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婦死矣而壞爛遂葬之數日有老僧仗錫來詣馬氏問所由馬氏引至葬所僧以錫撥開見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在焉僧以骨挑錫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汝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飛空而去自此陝右奉佛者衆

無著入五臺文殊顯見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九年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揖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玻璃盃貯物如酥酪著飲之

覺心神清朗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代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及晏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著悽然悟翁即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為別童子有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忽白雲覆之不見其處

普化師空中振鐸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元年普化將示滅乃問人乞直裰或與衣襖皆不受臨濟令人送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人曰明日東門死郡人送出城師曰明日南門死第二日又曰明日西門方吉第三日曰明日北門遷化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振

鐸入棺而逝郡人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

大同師說法禦强徒 釋氏通鑑

唐僖宗廣明元年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値天下喪亂一日有狂徒持刃上山師乃隨宜說法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

圓覺師救龍得水 釋氏通鑑

唐昭宗文德元年龍湖圓覺禪師自住山數年飯木實飲谷水䇿危坐於路傍杉木之上占望形勢引錫一擲隨其所止即建堂殿既而道德播聞緇徒雲集遂成巨刹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為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岳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

澄霽蛇自瓶出有頃復為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法力則血肉腥臊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剖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冱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邦人由是益皈於師富者施財貧者施力翕然而成樓觀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年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畏敬之牲牢饗祭無虛日師見而憫焉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告之曰悟道然同死死中生不忘虎用無心伏人來與惠降殺生及祭祀輪迴萬刼殃為報人天道無遮福最强欲種當生果今生足資粮到處人驚怖修齋

勸大王昔年地獄裏今日作天堂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為郡人是冬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我不復血食爾我當如此立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蔬羞矣今遵之祈人相安自是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餘參天師衆手拗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擁其遂屈而從之右丞黃履作詩寄僧云龍湖曾與祐民談手轉松梢拂地三感得茹蔬今尚爾聞師孤潔可追從後有僧紹新偈云古木寒猶蒼鎖烟蟠風長在刼須還忽思圓覺當年事只與談因不論禪審此則或者之說又未必然今併錄之

奇木刻佛像晝夜有光 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上天竺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乃命良工刻成觀音像白光煥發夜亡列燭之光晝

掩太陽之景聖像既成靈感尤盛乾祐戊申歲有僧從勳見曰吾遊洛得古佛舍利一顆寶之久矣今額置菩薩毫相中可以助其神翊師從之至今舍利或現頂冠肉髻間

上元民復生言驗 釋氏通鑑

後晉齊王開運元年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先主縲械甚嚴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寃訴因此汝既得還仗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休或能為造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遺吾一玉天王像吾嘗置於髻後以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汝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遂乞見主具白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立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於

蔣山

志言真身舍利 宋史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𩬊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衣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復以末香措之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繪者弁食之

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言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禮之見頂上炎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膽巴禱應 元史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咒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為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剌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尋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高僧

異行出於衆僧之表者

寶掌住世千歲 釋氏通鑑

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西土千歲寶掌和尚願住世千歲至是東遊此土常不食日誦經千餘卷復入蜀禮普賢

孝龍折嘲胡服者 釋氏通鑑

晉惠帝太安二年沙門支孝龍有機辨是年講放光般若人皆

宗仰阮膽庾凱尤敬之有嘲其胡服者龍曰以道觀之誠不見有容服之異彼謂我辱我棄彼榮則無心之貴愈貴無心之安愈安耳

法雅致門徒數百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康三年竺法雅久事佛圖澄才思俊膽嘗與康法朗等撰經中格義以訓門徒法朗初誓遊西域路見一僧患痢朗乃停留看之至七日滿房皆香始悟其異於是遍遊諸國精究經論後於中山開講門徒數百有弟子令韶常入定數日不起

慧嵬見鬼及女不惑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釋慧嵬多在山禪定有一無頭鬼來嵬曰汝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復作無腹鬼來嵬曰汝

無五臟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後作異形鬼皆隨言造之後因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姿容婉媚衣服鮮明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諭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必執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嘆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晁以隆安三年與法顯遊西域焉

什師吞針飛衆僧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三年什法師嘗講經草堂寺秦王及朝臣沙門數千衆肅容觀聽王曰法師才辨海內無雙可使法種不嗣哉遂以宮女十輩逼令受之什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諸僧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相效能食此者乃可畜室耳舉七進針如常饍諸僧愧止初什嘗與母謁月支國北山尊者山謂

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毗尼無缺度人如毱多不爾止俊法師耳天竺佛陁耶舍至姑臧聞什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豈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來勸秦王迎之耶舍不至王郊迎別搆精舍處之供設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善毗婆沙論而髭赤時號赤髭毗婆沙

遠師過虎溪成三笑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六年時遠法師每送客不過虎溪道士陸修靜同淵明入山見師師送之執手共話不覺虎溪三人相顧大笑今人畫之為廬山三笑圖

耶舍致遠公深敬舍利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佛陁耶舍南游廬山遠公深敬之舍乃躬自負鐵於紫霄峰頂鑄塔以如來真身舍利藏其中今存焉

遠師逝後清風襲人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慧遠法師合掌面西而逝壽八十四謝靈運製碑有廬山集三十卷行于世師居廬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弟惠持亦有高行社衆數千持居第一座其社衆名跡尤彰彰者一十八人俗士則有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法師則有慧永慧持道敬罽賓則有佛馱跋陁羅尊者他如慧叡曇順曇常道昺曇詵類以章稱出家同修淨社最後有竺道生及罽賓佛馱耶舍尊者以義熙十八年方入山則刱社二十六七年矣猶得在十八賢傳列至今清風襲人又陶淵明以山無酒而去謝靈運以心雜不得入社陸修靜嘗從遠公問道今世傳有二十一人焉遠之門德行則又有道祖僧遷道流曇才義英烈有慧要者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蕖因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餘皆有名于世

達師致帝王殊禮 釋氏通鑑

梁元帝太平元年僧達禪師虎頭長耳雙齒過寸形器異倫凡者驚異梁武嘗從受戒誓為弟子後辭還魏國餌苓斷粒齊文宣帝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帝為造於林慮山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山神禮奉每現靈迹初誌公嘗曰達禪師大福德人也是年六月端坐而逝壽八十二帝奔赴舉聲大哭六軍周號山林為動乃葬于谷

寶瓊致海東諸國圖像 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六年法師寶瓊身長七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奇挺梁武帝嘗召講法後開講于建安寺有白龍出

現之異後復出都道俗欽慕陳武帝尤加尊敬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開正弘大品夢朱衣神催其疾講講竟而雷震陳祖尋即昇遐方知前告文帝即位勑為京邑大僧正師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為揖禁不煩遁罰每省僧尼肅服自梁僧之於此任薰灼威儀翼衛亞於王公吏卒喧於堂廡璦臨已來頓祛前政朝野嘉其真素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遥敬

智者為陳國師 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七年天台智者大師智顗字德安姓陳荊州人眼有重瞳七歲聞誦法華便能憶記十八出家及謁大蘇山思禪師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夕便悟法華三昧旋陀羅尼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逝南岳顗便詣金陵在瓦官寺創弘禪師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

明時貴望並禀禪旨自是隨處闡化道俗歸敬嘗夢登高山見一僧以手招之門人曰此天台山也是年九月領徒至天台山定光出迎曰憶昨相招否師驚異而禮之光曰此處金地吾既有之佛隴北峰螺溪銀地宜居行道於是師開山創庵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為師立寺矣北峰魑魅百端驚惱師定忍不動所感即滅陳宣帝以師為國之望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師之夏講衆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遶師三帀久之乃去永陽王百智出撫吳興請戒習觀領世世歸依陳帝七使詔師還都師乃出焉陳主禮迎講法百僚盡敬又移居光宅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請為國師師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為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師以施金買斯海曲為放生池表聞宣帝勑嚴禁不得採捕仍為立碑

提耶舍遊五十餘國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九年八月那連提耶舍忽告衆曰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謹勿空過言訖奄爾而化壽滿百歲師形貌瓌奇頂如肉髻耳長而聳目正處中真傳法碩德之相也師四十許年遊五十餘國涉十五萬里山神海獸無非奉敬其迹頗多具見

智者功德不可勝紀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天台智者大師自歸台山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至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石城寺施床而西稱彌陀佛又與晉王別遺書七紙囑以大法便令唱法華經題又聽無

量壽竟索湯漱口說十如三觀六度四教等法有問其位者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他只五品內位耳觀音勢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且名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逝壽六十七臘四十仁壽末年凡七現身重降山寺師身過七尺目佩異光東西垂範化通萬里屢感幽祥殆非可測所造大寺三十六所寫經一十五藏著疏百餘卷造金銅土木等像八十萬軀度僧一萬五千人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勝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天下後世宗之目為四教法性觀行宗謂之天台教

智舜戒人食肉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智舜禪師逝寂師性少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或解衣以給或割口以施聚山積咸剪則無

人候以火淨髮有餘其米麪者師避去一無所受或問其故曰
山居擾擾延以衣鉢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有獵者逐雉飛入
師房苦勸而不止師乃割耳遺之彼即投弓辭歸從師學道於
是鄰傷數村捨其獵業或見啗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
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汝父母一切有生皆汝異形而食其肉
者是食汝父母汝心安忍哉聞者莫不悛革

希運能悟學徒 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六年希運禪師初見百丈問馬祖機緣丈舉再參
馬祖拂話師大悟得法後乃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峰下
大安寺海眾奔湊常千餘人其道峻其行孤其言簡其理直故
學徒悟道者衆

慶諸學徒號枯木 釋氏通鑑

唐昭宗文德元年四月石霜慶諸禪師告寂師止石霜二十年
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僖宗聞師道
譽嘗遣使齎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壽八十二謚普會大師塔曰
見相

講僧 講說佛法之僧

支遁許詢致聽者欽服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八年時支遁字道林壯歲出家業精般若嘗與
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
投卵於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謝安
王羲之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充等
並一代名流皆與結方外交及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
道僧衆稟學時有惰者遁著銘以勗之有曰勤之勤之至道非
彌茫茫三界眇眇長羇謹守明禁抗志無為云云晚移石城山
立栖光寺木食澗飲浪志無生後出山陰講維摩經許詢為都
講難義數反聽者欽服

慧亮有振金聲之稱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景和元年釋慧亮講席有聲顏延歎曰安汰吐珠王
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至是於莊嚴寺學
徒盛集勑亮與斌遞為法主

忠僧 忠於君之僧

僧真寶死不忘君 宋史

僧真寶為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欽宗靖康之擾與其徒

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縟真寶還山益聚兵助
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
真寶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騊誘勸百方
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四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
言邪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莫讝之興義兵 宋史

莫讝之常州宜興僧也幼主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
為溧陽尉是歲冬沒于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
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旋亦敗死

孝僧 孝於父母之僧

目連救母 事文類聚

目連比丘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見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為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刼餓鬼之苦目連白佛若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為爾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一

人物門

釋

靈異 靈顯而異常者

佛生世光貫太微 釋氏通鑑

釋迦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是日北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大地皆動五色光貫太微通於西方昭王怪而問群臣太史蘇由奏曰西方有聖人生王曰於此何如由曰即時無它一千年後聲教被此王乃刻石立記埋南郊祀

鬼神造塔尊者放光 釋氏通鑑

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阿育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寶塔命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捷疾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置一塔遍娑婆界在此震旦國者一十九所

梓潼降言佛乃大聖 釋氏通鑑

周貞王六年梓潼帝君降筆有言予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大聖人古皇先生者視死生如朝暮等冤仇如夢覺浮生不久求於無生者也予甞慕之及逢隱者歌之乃謂曰適聆妙理深契愚衷願惠格言隱者嘆曰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法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能念習之可度生死可成正覺若中道而

癡亦可為神仙子受敎焉

天寺鐘鼓之異 釋氏通鑑

晉武帝太始八年河州唐述谷至是寺寺東谷中有一天寺常聞鐘聲人入其山每逢仙聖恍惚現寺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朱士行燒經不毀 釋氏通鑑

晉武帝太康八年初太康三年朱士行得道行經梵本遣弟子送歸洛陽未發之間于闐小乘衆白王云漢僧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若不禁之將聾盲漢地也王即不聽齎經士行憤慨乃求燒經為證王乃積火燔之士行誓曰若火法應流漢地者經當不燒言已投經火中火滅經存更覺光鮮大衆駭服至是遂送達到洛陽住三年復至許昌二年後無羅叉譯放光般若是也

二石像汎海入江之異 釋氏通鑑

晉愍帝建興元年有古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入吳松江滬瀆口遙見浮游道士巫師往迎並風濤洶湧吳縣朱膺素奉正法乃同數人共往迎像於是乘流自到背有銘誌按之登舟其輕如羽乃奉安於通玄寺蓋上古時先佛教法亦流化此土矣

晉成帝殿因有佛不壞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二年十一月蘇峻作亂帝奔于石頭宮城悉為煨燼獨太寧殿有明帝手畫佛像于壁屹然不壞當時嗟美以為神異

金像有光爲天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四年七月丹陽尹高悝獲金佛像于張侯橋側之浦中此像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皆入內供養現光瑞三月臨海人張系於海獲金銅蓮花趺以安高悝金佛之足遂儼然符合是夕露像有光爲天梵光奏諗然再夕而止

竹林寺尼有天女來迎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竹林寺尼淨撿見天女持五色花自空來迎遂騰空直上所行之路有如虹蜺直屬于天

道開能日行七百里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元年燉煌沙門單道開常衣麤褐不畏寒暑晝夜不卧絶穀餌栢實松脂小石好山居而山鬼現形試之初無懼色阜陵太守遣馬迎之開自步行從西平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

金像飄然輕舉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二月有金像現于荊州司馬桓溫迎之不動時江陵滕畯捨宅為寺命曇翼主之翼率衆拜請捧之飄然輕舉遂安本寺自後靈異非一

道開致星現之異 釋氏通鑑

後趙石虎建武十三年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十一月秦州刺史上奏送單道開到鄴勅止法林寺供給甚厚開能治眼疾時石韜求治之而即效虎令佛圖澄與語終日澄曰此道人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已酉年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

道開形骸如生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三年單道開至京師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

然物人年百餘歳卒初弟子以尸置石室中後興寧初寇宋為
南海太守登山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宋曰法師行
業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為贊云

尼自割截以化桓温 釋氏通鑑

東晉海西公太和五年晉司馬桓温末年奉法有尼造之温敬
而不倦每浴必移晷温訝而私視見尼揮刀自割截支分斷首
頃尼出温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
此悵然便止尼遂辭不測所之

董宗之獲圓光靈像方足 釋氏通鑑

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是歳合浦人董宗之漁海中獲佛圓光
獻于高悝所獲金佛之背脗然契合四十餘年靈像方足自晉
及隋六代王臣莫不歸敬靈異非一

道安致銅像自行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寧康元年道安法師自達襄陽廣宣經法克明自
安始也立檀溪寺建浮國鑄銅像能起自行光明燭天傾郡拜
瞻歡呼動山谷秦主符堅送外國金像彌勒道安每講設以作
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焉

遠師致材木佛像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慧遠法師抵潯陽見廬山愛之乃止
龍泉精舍次寓西林復於山東建東林寺經綸之際山神降靈
頓加資助信宿後乃風雷夜作雲雨晦冥明發就觀則有良木
殊材駢羅委積時晉將軍桓伊初臨此嘆為其神異奏立寺焉
是年寺成初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
嘗經火而像無恙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致舟舟沒而失其像
及遠刱寺心祈之於是其像泠然自至

開達致虎救命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二年釋開達登壠為羌所執置柵中達唯誦觀
音經明日將敢之忽有虎來羌各迸走虎乃嚙柵成闕達乃穿
柵得脫

王謐見五色光得金像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司徒王謐於東掖門見五色光穿其地得
金像高四尺因奉入宮宋祖加敬躬禮事焉

慧虔致尼夢觀音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七年釋慧虔初止廬山次投山陰嘉祥寺克己
導物苦身率衆忽得小疾自知必盡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北寺
有尼夢見觀音入西郭門幢幡華蓋光映日月尼作禮曰大士
何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遠近咸聞異香

法顯致異僧取飯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釋法顯初遊西天至一寺忽遇疾因思
鄉飯其寺主遣沙彌為求取之倏忽往還脚有噡血云往彭城
吳蒼鷹家求食為大所嚙顯怪其瞬息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
寺僧並非常人也及隨舶還故往彭城訪鷹具知由委其犬嚙
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鷹即捨宅為寺自
至揚廣求經像未獲忽林間見僧持像行云與吳鷹供養鷹將
像還每放異光後元魏高齊皆迎供養

曇蘭致鬼怪奉山 釋氏通鑑

東晉恭帝元熙二年禪師曇蘭居始豐赤城山初變怪百出蘭
宴坐自若神乃拜曰我韶韋鄉山殊欺王以此山奉上人遂不

見後三年殊欺王同夫人男女二十三人至京授歸戒隨爲授五戒以葯鏹密兩器爲施而去是年蘭卒

石像涕淚交流 釋氏通鑑

北涼沮渠蒙遜承玄二年蒙遜初於涼州南百里琢石崖設佛像或石或塑千變萬化遜又爲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是年因子世興攻罕而亡乃謂事佛無靈毀寺逐僧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交流士驚還說之遜親往視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敬僧設會倍更精虔

佛圖澄腹光照室 晉書

佛圖澄本性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

羅什焚身舌在 晉書

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道冏作齋有二僧飛去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五年釋道冏作普賢齋有二僧來禮佛出門飛空而去

金像現雜光之異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妻王惠稱信向精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

小金像放光止女之婚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江陵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金像而父母密許適邴氏女不知也及羔鴈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邴二門因大敬信

跋陀羅夢易頭講經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求那跋陀羅譙王義宣請講華嚴羅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爲增智力夜夢神易其頭遂遍曉華言即爲衆講之時稱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跋摩化後見龍上空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九月三藏求那跋摩於祇洹寺奄然而化自說證第二果預作遺文偈百餘句備言悟身妄幻修進得果臨終時衆見一物如龍自床直上空中

法朗焚骸湧泉上天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釋法朗多異迹朗師法進亦有高行朗能石龕中出入魏武滅法西適龜茲國王待以聖禮及卒後焚骸兩肩湧泉直上于天

僧慶焚身如龍升天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釋僧慶於淨名像前焚身衆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

慧益焚身有笳管之聲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七年釋慧益數年却粒唯食香油誓欲燒身是年四月八日於鍾山置鑊辦油自至雲龍門辭帝帝躬出門益以佛法憑囑而辭帝亦繼至道俗滿山益入鑊以吉貝自纏上加一帽以油灌之手自執燭以然帽誦藥王品火及眼乃聲絕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夜夢益振錫至更囑以佛法帝明日為設會度人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也

金像流汗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北虜兵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冬魏冠淮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須及斬決像大汗流地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王使數人以帛拭隨出不已王乃拜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加罪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金像觀音托夢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王琰久奉觀音金像初寄揚都南澗寺琰忽夢像立于座隅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為盜毀鑄錢也宋大明七年放光三尺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荊楚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殷東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是年七月十日也

大石像神光淚汗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二年時番禺毘耶精舍有扶南大石像七八十人擡之方起此寺遇火近矣尼三四人試捧之飄然而起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遇有寇則淚汗後廣州送出都安蔣州寺中

大石浮海入江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四年三月有大石從海浮入江取以獻鑿為像坐高三尺餘

珠中含佛像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正月交州獻一珠高二寸中含佛像凡壹座眉目皆具

禪靈寺剎上放光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六月東陽獻六眼龜腹下有文字又禪靈寺剎上放光

瑞石浮海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有瑞石浮海來入吴境朱法讓獲之獻于朝帝方建禪靈寺乃以石造佛像高六尺餘而嚴奉焉

僧卞讀經有群鶴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釋僧卞善梵音嘗讀經有群鶴下集階前經終則去是年卒

鑄銅像有送銅之異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三年帝於本第立光宅寺鑄金銅丈八像匠臨就治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敕送寺即就鎔寫一鑄便成惟覺高大試量乃二丈二尺以狀奏聞敕云初不送銅斯乃神奇應感也遂鐫花趺以為靈誌

法悦鑄銅像有湧大之異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八年五月釋法悦造丈八無量壽像敕於小莊嚴寺營鑄匠初計四萬觔融瀉已竭尚未至胷又馳啓聞敕給功

德銅三千觔未至而像成已有羊車載銅爐側一鑄便滿人車倏爾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所送者乃靈感也及開模而踊成丈九其年九月移像光宅寺發有光感

何規授經言畢不見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十月廣州何規採藥於豫章胡翼山遇異人以慧印三昧經一卷授規令持與建安王言畢不見

慧師忽聞空中之音 釋氏通鑑

梁元帝承聖三年南岳慧思大禪師初夢異僧勉令出俗乃辭親入道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三千餘遍感瓶水不竭天童侍奉時慧聞禪師初閱中觀論悟旨遂遥禮龍樹為師師乃往授法晝夜攝心脇不至席坐夏三七日得宿命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即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心都如雲影如是觀已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悟法華三昧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既播學侶日臻以時多艱欲往一方安然行道忽空中告曰若欲化物可詣武當若修禪定須往南嶽至是領徒南邁值梁之亂權止大蘇山

陳文帝有火焚重雲殿之異 釋氏通鑑

陳高祖永定元年帝崩後將欲修葬造溫涼車文帝欲取梁武重雲殿中佛帳珠佩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忽見雲氣擁結大雨洪注雷震電燁烟張殿表火烈雲中欻見重雲殿影金銀二像八部神王并及帳座一時騰舉烟火挾之忽然遠逝覩者傾國及晴之後覆看故所唯燼存焉是日人見殿像乘空飛於海上云

傅大士行道感佛之異 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二年傅大士於婺州雙林山行道感七佛隨之

佛爪有光飛之異 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二年重為孝太妃建靈剎高一十五丈下安佛爪長二寸闊一寸藏諸寶篋或光飛五色焰起一尋神變不窮覩者生信

劉虯白雲磬聲之異 南史

劉虯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齊明帝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釋僧照見神僧 釋氏通鑑

北魏節閔帝普泰元年釋僧照喜覩靈迹入棠山洞穴見神僧眉長文餘與共談論仍以梨棗令啖次旦辭出重往莫測其涉

文宣取經遇僧之異 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帝往在晉陽使人騎駝駝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寺披僧遣曰高洋駝來使引見一僧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乃反命焉

圓通石窟山見寺之異 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釋圓通在鄴寺以涅槃為業武平四年夏講有客僧因疾投寺通延之房中經理湯藥仍持酒飲之夏滿病愈辭曰前以酒見及非正理也從今宜斷曾住鼓山石窟竹

林寺否嘗棲訪也是夏通昇山初見老公遂其同侶唯通獨往
見林木深茂間聞嶺上有吟誦聲其客僧乃披林出引入其寺
金碧過異又引見大和尚及諸僧通欲求住和尚未許通快快
而別行一二里返顧惟峰崿耳
晋州石像汗流指痛之異 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承光元年初晋州靈石寺僧護頓造丈八石像於北
谷見一卧石乃顧匠營造面腹粗了而背著地舉之不動至夜
自番旦即就營移置佛堂至是晋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
燒諸寺塔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挽不可動忽有
異僧以兎木土塹圍之須㬰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
患指痛其人視之乃木傷二指遂即補之隋代屢顯靈迹
石像首落知廢法之異 釋氏通鑑

北周孝愍帝正光元年凉州御谷山雷雨震岩挺出石像高丈
八尺唯無其首至周元年凉州城東澗忽出光視之乃像首也
奉安像身宛然符合四十餘年靈像方足是年立為瑞像寺建
德將廢教貧人自落帝令安之次早如故遂有廢法滅國之讖
大像現夢於法慶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四年僧法慶塑造釋迦像未了而死經三日甦說
至冥王殿忽見大像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為令死其人遽
拜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咎命未盡而食盡曰可給荷葉而終
其壽言已失像所在慶甦後日以湯進荷葉十餘枚率諸士女
以成其像大業初卒壽年七十六
法界寺舍利神光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帝及皇后於京師之界尼寺造連基浮圖
其下安置舍利是年七月有神光自基而下右繞露槃赫若冶
爐之燄云
法通致稱天力士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釋法通少出家極尫弱通唯禮觀音乞賜
聖力後夢人遺三驢䭾筋通啖始一驢忽毋呼之而覺自是身
力雄勇嘗以僧袈裟安於柱下僧謂神所為通笑為舉柱抽取
有大石曰可五百斛通於南山負來供僧隋高祖重之有西蕃
貢一人云大壯能相撲國無對者帝召通撲之通曰出家人何
為此事雖然亦可試氣力便喚彼來通任其把捉通後搦其兩
手彼即血出蟠卧在地乞命通敢之曰我不敢重捉恐爾手碎
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時壯士稱之曰天力士後煬帝未避亂
隱山負一具碓并犢子大神通也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
節約以武德初卒

隋文口中得舍利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十月內帝及后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以銀
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
耀日
雍州雨銀屑天花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五月雍州京城內天雨銀屑天花六月諸州
送舍利使還宮慰勞訖令九日起慈善寺為慶光齋後雨銀屑
天花陝州所現像樹光瑞模得形像獻勝光寺自五月末日日
放光禮者塞路皆發道意其內外諸州以絹模將去者亦皆放
光七月十五日京城延興寺鑄丈六金銅佛像其日雨寶屑銀
華香氣甚異

金像感天花天樂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法師元琬造丈六釋迦金像成感天雨花狀如雲母是夕天樂彌空竟晨乃息

道幽雲氣騰空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釋道幽忽夢天人稱天帝請講經幽未諾又之又夢乃依天請天以少香注幽手中克時來迎及覺見掌中有香氣熏一寺後講法次諸僧遥見香烟充滿床側幽奄爾而逝衆見雲氣從寺而出騰空直上飄飄而沒

法純有童子捧光明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三年釋法純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闕廢常於道場然燈燈油七日不竭又忽失油充經宿還來而油已滿不問僧俗皆為苦役是年五月臨終有童子手捧光明立于座右弟子問之純曰第六天頻來命我以諸天著樂有妨修道竟不許之頃生無佛處化衆生耳至十二日乃逝

僧善舌存紅赤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釋僧善住馬頭山禪道盛化三月十一日將終告弟子以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即趺坐而化道俗依言而殯于岩有弟子僧襲時適他行及回到岩莫知葬所設會悲慟忽爆聲震合瓮涌于地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因取骨舌兩為塔焉

慧侃現長臂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釋慧侃少受學於和闍梨和以慈救為業每多靈異見猪被縛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脫主因放之侃參

和多載後事真諦深悟善法未住栖霞時往揚都依法師所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即從窗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齋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云恐世人驚異故吾不為耳是年以三衣挂堂中云衣還衆僧吾今去也便還房内大衆驚來乃見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元景沙墳高峻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二年六月元景法師卒師自生常誓以沉骸水中衆乃葬于紫陌河深灣之內三日後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兩派道俗異其祥瑞

慧達造閣得黄楠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五年是月釋慧達遷逝達初於陳國修故寺三百餘所又癘疫大行於揚都修大藥藏以濟之仁壽中於白塔寺建七層木塔又於鄱陽豫章諸郡見有寺塔儀像並率化成造又上廬山西林造七間重閣謇用黄楠果感得一谷並是楠木筏經灘浪不失一根閣後傾斜風吹還正又往長沙鑄鐘造像施金者唯恐其不受

慧恭誦經有花樂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九年釋慧恭與同寺慧遠相別三十年遠因問曰仁者無所得耶恭曰性暗無解遠曰可不誦一部經乎恭曰唯誦觀音普門經一卷遠曰皆能誦之恭曰無生輕慢當為誦一遍遠笑曰吾數講之矣始欲鬧人耳乎恭曰但至心聽乃結壇升高座始發聲異香滿房及入聞樂聲振空雨花滿地經訖花樂方歇遠泣禮謝之

真惠臨終香花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釋眞慧初於蒲坂麻谷創宇修禪仁壽求召住栖巖寺大業初絕粒餌黄菁是年十月遷寂臨終有異香遶花茨迹曰吾生淨土矣

道愻致雄人圍遶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釋道愻法道大行王臣欽敬因夜宿關首其家有五男見愻馬壯欲私盜之見數十雄人圍遶衆乃退又往還見遶迟至五更天明全不見人知是神感乃各面皈懺焉

釋慧乘慧祥宿像舍利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釋慧乘於東都圖畫寫夜圖寶像一丈六尺爲感禎瑞釋慧祥禪講精修因食際口得舍利不辨棄地輒還在口疑是眞身砧槌不碎遂辭鍾告衆放五色光遠近嘆異屠獵改業市擲肉肆然祥日止一食身長八尺人皆怪仰云

智越誦經敕水自滿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智越法師初事智者深達禪法嘗誦法華綆水自盈智者聘迹合山之衆一歸於越二十年間恂恂善誘四部歸崇每於師忌設千僧齋越以衣資充於大施是年十一月右脇而逝

五祖投胎性空不昧 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七年四祖遷住淮西破頭山攝五祖弘忍出家初有道者在蘄州西山栽松四祖曰吾欲傳法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道者遂諾乃往黄梅縣周家女子托生女子初在溪畔浣衣道者告欲寄寓女有許諾之意歸而有孕父母惡而逐之女無所歸傭紡里中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於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遂舉養之隨母乞食至七歲四祖出逢之喜而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曰是佛性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祖知其不昧乃求於其母携歸出家

釋明贍怡然而逝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年釋明贍隱居太一山智炬寺冬十月知命將盡入京就與善寺設齋辭訣即返智炬精勤想觀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怡然而逝焚身既訖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曄然遂塔于岩

釋道遜柩有異花遶屍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四年冬法師道遜（一云道愻）因人請講涅槃及婆𩒹已告四衆曰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敘釋至偈而逝（一云止師子品至果品終）送柩于山忽有異花遶屍而生長一二尺可五百莖

釋道昂掌光照室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七年釋道昂嘗於夜講無燈昂舉掌發光明照堂宇故其勝道難測常願生安養是年八月見西方法樂來迎趺坐而逝

釋道英坐水卧雪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年釋道英自隋文帝開皇中初入太行山寺修止觀次住京師勝光寺入定稍呈異迹嘗任直歲與俗爭地忽倒仆而死俗誓不敢諍尋即起坐又入水宴坐六宿方出又值冰厚雪壯乃曰此平淨處何得不眠仰卧三宿方起晚住蒲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論至眞如門奄然氣絕知者曰此人滅盡想耳累日方起是年九月令誦華嚴至臨終勸念善處乃逝壽八十靈異非一

釋曇榮簡得作佛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釋曇榮自當法主春夏講說秋冬坐禪因
刺史送舍利三粒乃誓衆請以總捷舍利四百餘粒遠近欽服
貞觀七年行方等悔法寺僧僧定見光明中有七佛現皆云證
其罪然後一佛云我是釋迦為汝身器清淨故來授記曇榮於
賢劫中名普寧佛汝當作佛名為普明斯瑞應也榮於是冬卒
異香遶室

釋慧坐逝數日有異香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釋慧持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
妄回盼時目曰象王持隋末住越州弘道寺不出寺門將三十
載加坐不卧講法不倦是年八月告衆曰吾欲往他方教化可
急作食食已還房加坐而逝弟子謂言入定數日聞有異香方
知久化

釋明濬暴死復蘇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元年二月釋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童子引至
冥王問一生何業濬答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滿十萬遍
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乃放還濬自此精進逾勤至二
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

釋道信坐逝如生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四祖道信大師自紹祖位攝心
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至是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
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二塔于
本山明年四月塔戶自開儀相如生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
大醫禪師塔曰慈雲

千歲僧說偈而化 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二年千歲寶掌和尚晚居浦江寶岩與朗禪師友
善師以白犬馳書朗以青猿回使是年正旦自塑像竟即盥衣
趺坐說偈而化師自稱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自魏晉間抵此
土計之亦應四百餘載

釋曇遷受戒神移佛下 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四年是年曇遷律師示寂遷每好放生忽有多人
著赤衣多盤來云是綿竹所放生者自此廣化立放生池諸州
凡造一百餘所又益州甘亭神威力嚴惡經祭難紀忽下巫語
欲遷受戒乃將佛像在神下座于時神影自移本處向佛下座
遷為受戒自爾祀日齋食而已又從劉備先主廟受戒所以蜀
川神所遷行至者皆為受戒由此道俗歸依又於綿州郫縣造
三百尺大像祈求甚靈

漁陽城火唯寺佛不毀 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二年四月幽州漁陽縣戍城火災人家並為煨燼
唯二寺及佰十佛像獨不延燎

并州佛像放大光明 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二年帝及后初幸并州童子寺大像高十七丈是
年七月遣使送袈裟其像放大光明合城遷善

奘法師右脇而逝 釋氏通鑑

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奘法師命弟子大乘光錄所譯經論凡
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總召門人造像設齋與衆辭訣
令左右為念彌勒如來初五中夜右脇安卧而逝壽六十五帝
輟朝三日宰僚悲咽有異僧奉香塗師體四月初准世尊故事
斂以金棺銀槨塔于滻東原弟子神泰栖元會隱慧立明濬義

侵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

宣律師與天神問答 釋氏通鑑

唐高宗乾封二年二月西明寺道宣律師在淨業寺一天神至致敬問其姓字稱姓王名璠是吳之蘭臺臣為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使者後有天來姓羅是蜀人廣說律相次又一天姓費禮敬如前云韋將軍有三十二將最存弘護因問律中隱義無不決滯復問此國名山聖迹皆荅之又有天人姓陸名元暢來謁師因問穆王時化人事及五臺山諸像因緣一一備荅

宣律師臨險有神護持 釋氏通鑑

唐高宗乾封二年八月宣律師示寂有詔傷悼勑天下寺並圖形塑像以為標範宣姓錢氏初母孕之夢僧謂孕祐律師也及出家姓與道合所至必感神物翊衛供奉天饌嘗中夜行道臨砌蹶且仆有少年介胄擁持之因問是誰曰弟子博叉天王子張瓊也以師戒德高妙故來給衛耳宣遂廣問佛法之事瓊一一言之又別授宣佛牙并寶掌二物表信而隱師撰內典錄三寶感通錄佛道論衡釋迦譜四方羯磨續高僧傳廣弘明集八部八十一卷

釋通達浴佛湯如冷水 釋氏通鑑

唐高宗總章二年釋通達住京師律藏寺一裾一帔布衲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弊氷炎僕射房元齡以父師事之貞觀以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物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將軍薛萬鈞迎之供養百餘日後欲入內宿薛打之達曰身血不淨可作湯洗乃脫衣入沸鑊中狀如冷水遂合宅驚奉時逢米貴欲設大齋命寺家多令跡請至旦起者數千而供度開然忽有食餘過車而來食訖人卑不見

英禪師設齋見鬼 釋氏通鑑

唐高宗咸亨二年西京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設為釋從年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曛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處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僧萬回日行三千里 釋氏通鑑

唐高宗咸亨四年神僧萬回法師初幼時能三千里致兄書朝往暮歸因號萬回帝乃度為沙門

釋窺基致天神稱大乘菩薩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淳元年五月日照再譯最勝陀羅尼經此本後誤慈恩法師窺基卒壽五十一有詔傷悼御製畫像贊勑葬樊川北渠近奘公之塋基貌碩心慈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厨供饌毎講基三車之玩不甚為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

之大鸑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奘公親授西域戒賢瑜伽師地
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天下目為三乘法相顯宗理宗謂之慈
恩教

法藏講華嚴而地震 釋氏通鑑

武后長安元年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
經至華藏世界品感大地震動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
六相之義藏敷宣有緒又就指殿隅金師子為喻則天豁然領
解由是集其語目為金師子章

僧萬回飲水而逝 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二年十月召神僧萬回入宮館于集賢院給二美
人奉事十二月忽求閿鄉河水左右莫得又曰穴堂前地可得
也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贈司徒號國公圖形集賢院

僧真覺著歌化金色滿空 釋氏通鑑

唐睿宗先天元年永嘉真覺大師名玄覺博貫三藏參曹溪六
祖一見語合祖即印可師遽告歸祖少留一宿故號為一宿覺
焉及回永嘉學徒奔萃因著證道歌一篇以警未悟師復預期
冥感即時定中觀見字化作金色滿虛空界是年師示寂

六祖誦偈跏趺而逝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元年七月六祖辭徒衆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
泣曰師歸當復來否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
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
衆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汝等信根已
熟堪任大事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
果自成即跏趺而逝壽七十六廣州都督韋據㴱新韶二郡官

吏迎奉全身歸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今尚存焉

僧一行閱籍一目不忘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帝遣禮部郎中張洽齎詔詣當陽山起
沙門一行赴闕有旨安置光泰殿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或
謂一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籍示之行閱畢令內侍執本
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驚異顧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
質佛心之要行雍容啓沃聖眷日隆天下以帝從之問道呼為
天師

梵僧不卧手引禽食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六年天竺沙門勒佉緬承廬山東林雁門風範乃
涉遠而至一入山首末六年常坐不卧手引禽食其岀嶺佛馱
舍利塔院置四百餘載前後居僧皆患水遠師至止一年乃精

誠幽感遂致靈泉泌涌色白輕美冬夏無竭

尼玄機倒立而化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溫州淨居寺尼玄機景雲中得度嘗習定
於平陽大日山石窟中或者云嘗與元宿覺同參六祖因著圓
明歌與證道歌消表裏後倒立而化法屬以生死顛倒語呵之
應聲而仆將葬之夕風雷陰黯若有神物移之越二日有自大
日來者云是夕空中有簫鼓聲機之柩已厝是峯上其徒迎舍
利歸葬于寺建浮屠號圓明塔趙清獻公立碑載其事

僧一行沐浴端坐而逝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十一月禪師一行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四
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龕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
碑書之于石出內庫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帝嘗

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
問其故不荅退以小金盒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盒視
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
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媪素供行而
媪子坐罪將之刑媪悲泣請救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雉豕
七行日蔵其一於甕中為梵語呪之七日北斗盡沒朝廷震驚
太史奏將有變請禳之帝以問行對曰此無他盖妖魔也凡嗔
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肆赦天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
遂大赦媪子由是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復
如故其秘術多此類

李長者著經虎為負囊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長者李通玄在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
元七年至太原盂縣高仙奴館之癈中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側
閲十年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塗長者撫之曰吾將
著華嚴論能為擇栖止處否即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
下土龕之前蹲駐長者乃於龕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
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具淨饌置長
者前齋畢撤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善無畏入水梵經不濕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三蔵無畏示寂春秋九十九詔鴻臚丞
李現監護喪事全身塔于龍門西山廣化寺畏本讓國出家道
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甞過龍河一托駝負
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
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此類

梵僧不空致奔象跪伏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三蔵不空將西域博求師匠增廣其學
於師子國從普賢闍梨求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蔵建壇之法其
王有醉象奔逸不空遇於路坐象至跪伏由是舉國神敬之

僧法秀獻袈裟王籥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沙門法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入終
南山迴向寺僧遂造之至山遍訪無所謂迴向寺者忽道逢
一僧曰吾導汝入迴向寺秀隨之入山二日至深絶處唯見雲
掩岩洞乃鑽燧出火焚香拜之忽云開見崖半有朱門髙聳秀
與之而入見諸僧皆奇偉出袈裟遍寺施之其寺僧携秀入一
空房曰此唐天子舊居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久當復
歸乃授以王籥并袈裟一條囑曰持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
上所寄袈裟王籥帝覧之因取王籥調弄宛如夙御焉

南㵎石雷裂現佛像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寳八載福州南㵎天王寺上有巨石是年五月忽大
雷雨頃劈輪囷斬焉中闢南委地柿落北千霄而碣樹亭亭厰
心隱出真像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異矣哉
盖諸佛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可隨永云

僧無著兩錢償田值 釋氏通鑑

唐肅宗至德元載温州龍泉山無著大師居山前一日卜遷忽
雷電晦冥有龍見山下張白家無著因請捨田建伴而白欲輸
其直逮夜天雨錢三十萬以市之遂建院郡上其事賜名龍泉
院

僧無漏立化 釋氏通鑑

唐肅宗乾元元年僧無漏立化于䆒中足去地尺許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谷有旨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輀轝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忠國師右脇而寂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十年忠國師將去世入辭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忠曰吾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寂弟子奉全身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天台僧褰衣躡波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十三年時黃蘗希運禪師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云渡來師咄曰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道弘師開刱道場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四年福州閩縣白鹿院開山第一代道弘禪師法嗣大度是年領徒入檽溪山中鄉老稟糧而往飯之遂請移令院處偶逢白鹿開刱道場一日空中忽降五十三佛及錫杖一條錯雜青光紛紛而下高可盈尺師悉收之鑄為聖像三百餘軀師將示滅自於檽溪源遷塔基一所前溪潺潺師謂此水喧吾之定荷錫泝流振之數下澗流當隨錫聲而涤沾流可餘百步別為泉眼湧出其澗遂涸以長慶壬寅十二月三日趺化

龐居士全家顯化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六年龐居士自元和初方寓襄陽棲止岩竇侍太守于公頔尤加慕捉乃伺良便躬就謁之一面周旋如宿善友既深契於情分亦無間於往來及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視日及中即報照遽報曰日已中而有蝕士出觀照即登座合掌而逝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延七日太守于公問之乃往問安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妻聞之曰這兩箇愚癡不報而去其男斵畬母往告曰老漢與靈照去也男遂按鋤笑曰嗄亦立而化母曰汝更愚癡既為焚燒畢乃遍別鄉閭歸隱自後不其所

無業師戒衆而化　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二年是歲帝遣左街僧錄靈阜齎詔起汾陽無業禪師赴闕阜至宣詔畢稽首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夜告門人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一切境界本自空寂迷者不了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當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言訖端坐而逝阜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師憲穆兩朝凡二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達禪師

熙怡師居廬山有四異兩奇　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四年五月上谷侯高纂廬山東林熙怡律師墳誌畧曰師居廬山耶舍塔院外規內寂有神童隨侍左右匿形以至恰智遺形則雙烏入掌索食不去灰心與物則二鼠穴處闥

前食香積而上巾又有猛虎逐鹿鹿求救於師師指鹿入房虎
遂却去若師有情則神童不侍慈烏不止碩鼠不覩猛虎不去
及一定寂滅其院白蓮枯死庭樹衰零噫師平生見乎四異則
烏鼠虎鹿著矣寂滅彰乎兩奇則蓮花翠樹明矣

蛤蜊現菩薩像 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五年帝好嗜蛤蜊一日御厨有劈不開者忽變菩
薩像帝驚異之有旨送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侍臣此何祥
也或對太乙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請詔問之帝召政而問
焉對曰物無虛應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
現菩薩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形今見矣未聞其說法何也對
曰陛下見此以為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非常之瑞朕
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法竟帝大悅因詔天下並立觀音菩

薩像奉祀焉

終南僧坐禪群猴習定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八年終南山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見
猴彼在岩宴坐後見群猴皆習定間有坐脫者今有五猢猴塔
宣宗有偈贊云嗟汝獼猴能入定心猿不動幾千春罷攀紅樹
三冬菓休弄碧潭孤月輪雙眼已隨青嶂合兩眉猶對百花顰
自從坐脫終南後悟了浮生多少人

僧慧忠安坐而化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泉州龜洋慧忠禪師焚香安坐而化全身
葬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
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 無了姓沈見馬祖忠師姓陳

价禪師端坐長往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年三月洞山价禪師將示寂謂衆曰離此殼漏
子向甚處與吾相見衆無對遂剃髮披衣湛然而寂時學徒千
餘人號慟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
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徒戀
情也至七日食具方備師隨衆齋畢復謂衆曰僧家無事大率
臨行之際勿須喧動明日浴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謚悟本禪
師師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
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
唱加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
推尊之曰曹洞宗

徑山諲師白衆而化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二年杭州徑山三世洪諲禪師初參溈山宗乃悟

玄旨自咸通七年住徑山法道大振光化四年九月白衆而化
後謚法濟大師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汙染曰不汙
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陳蒲鞋跏趺而終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四年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初遊方契旨於黃蘗尋
住觀音院常餘百衆得數十載後捨衆住開元寺房常作草屨
潛施道路或貨屨侍養老母時人號為陳蒲鞋巢兵嘗至師標
大草屨一隻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乃嘆曰睦州有大
聖人將捨城而去更不敢入以是民免兵寇擾攘師機峻急造
旨者稀唯雲門一人契師意令嗣雪峰師一日忽召衆曰此處
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終

普聞師道高虎伏 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元年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龍湖普聞禪師僖宗第三子也斷髮逸遊造謁石霜諸諸與語嘆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閙夜入室問祖師別傳事諸曰侍按山點頭即向汝道師因契悟依止數載乃請遍遊名山諸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遥望山顛欝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嗣求斗斛嗣曰豈有十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措呼百諸而重岡複嶺菜巳青矣蓋耕地播種者乃山神所役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道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吾所不及五種之緣其屬公乎言訖飄然而逝今陳嗣庵址具存是山寶乘禪院乃圓覺向日茅廬基也

知玄師右脇而逝 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三年知玄國師自成都行宮辭還九隴忽定中見菩薩摩玄頂而慰安之俄一珠入玄左股隆起楚甚上有晁錯二字玄知夙債即右脇安卧而逝

僧惠升寫經天雨舍利 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四年温州法空院僧惠升結廬北岩窟寫法華經精虔至普賢勸法品天雨舍利二顆郡以聞賜額普賢懺院祥符改今名

岩頭大叫聲聞十里 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三年四月岩頭全奯禪師示寂師嘗密啓德山末後句後居岩頭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其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自如一日賊至責無供餽遂剸刃焉師神色不動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壽六十一後唐追諡清嚴大師其嗣羅山能世其高風云

衲僧飼虎龜化為石 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三年紙衲僧惟亮謚介空自龜山寺來福州長溪築庵於龜湖禪院之前山山崗有湖水與海潮準忽有大龜浮沉於湖循庵游止僧有所之龜輒以載師見餓虎乃棄身以飼焉龜化為石庵鞠為草湖亦隨而埋沒後人乃葉舊庵基今院至今興焉

楚南師辭衆而化 釋氏通鑑

唐昭宗文德元年五月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辭衆奄然而化師得旨於黃蘗初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二十餘載足不踰閾尋住寶林支硎慈雲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中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壽七十六師著破邪論行于世

僧洪楚說法陸地生蓮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大順元年温州大雲寺因會昌例廢至是高僧洪楚投牒刺史朱誕請復建大雲寺誕上其事且請加畫錦二字為額詔從之楚師誦經說法陸地生蓮靈蛇聽法其後刺史錢元珪建楚師堂清泰年建高塔焉

仰山與異僧談道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大順二年仰山慧寂禪師一日見異僧乘空而至作禮而立師問近離甚處曰早晨離西天師云何太遲僧曰遊山翫

水師云神通妙用不如闍黎佛法須還老僧曰特來東土禮文
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具多葉與師作禮乘雲騰空而去師
又嘗示衆云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
三明六通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本不愁末他
時後日自其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不見溈
山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先是師預示偈
曰吾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至是於
東平兩手抱膝而逝敕謚智通大師師之異迹及垂識記具存
本山實録

慧日師以竹杖起病 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元年泉州莆田國歡崇福慧日大師初名文矩為
縣獄卒嘗往神光靈觀及西院大安所後往萬歲譚空禪師落
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為掛子復至觀所觀令禮西
院去師攜一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遥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
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
而起閩王禮重創國歡禪院以居之後頗多靈迹乾寧中示寂

僧志閑垂手而逝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二年五月灌溪志閑禪師將示滅問侍者曰坐化
者誰曰僧伽曰立化者誰曰僧會師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九峰師戒徒入定而化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三年一月九峰玄禪師誡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
虛消信施既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
月二十日乃化

趙州師留賛而逝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四年十一月趙州示滅壽一百二十後謚真際大
師師臨化令侍者送拂子與趙王囑云此是老僧一生受用不
盡底趙王賛師真曰碧潭之月清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趙州
趙王笑師頌二首一曰師離虎水動王侯心印光潛麈尾收碧
落霧霾松嶺月滄溟浪覆濟人舟一燈乍滅波旬喜雙眼重昏
道侶愁縱是了然雲外客每瞻瓶几淚還流二曰佛日西傾祖
印隳珠沉丹沼月沉輝影敷文室爐烟慘風送禪床松韻微隻
履乍來留化迹五天何處又逢歸解空弟子絕悲喜猶自潸然
對雪幃

文喜師迹久肉身不壞 釋氏通鑑

唐昭宗光化三年杭州文喜禪師初參仰山山令典常住一日
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山頂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
給食否荅曰輟己回施山曰汝大利益琴止浙右千須次住仁
王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乾
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是年十月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
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塔于靈隱西塢後天祐二年叛兵廢
師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重封瘞焉

膺禪師端然告寂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二年雲居膺禪師雲居三十年道遍天下南昌鍾
王師尊之頒以為世世師於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衆開最
後方便敘出世始末衆皆愴然是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
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只這是乃端然告寂謚弘覺
禪師塔曰圓寂

簡禪師潛去樹神號泣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二年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為堂中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詣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捓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雲暉僧洗癩僧忽不見 釋氏通鑑

後梁太祖乾化元年重雲暉禪師深入圭峰石壁間見磨衲數珠忽憶前身道且因就建寺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曰重雲虎豹皆自引去又塞龍潭龍亦移他處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初暉居洛京中灘日以施水給藥為事有癩比丘求師洗

摩師為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忽失所在

布袋和尚安然而化 釋氏通鑑

後梁貞明三年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師卧雪不沾而每示吉凶必應常在街立僧問和尚在這裏作麼曰等箇人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是年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乃安然而化其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師有歌偈行于世

普聞擲杖為虎 釋氏通鑑

後梁貞明四年龍湖普聞禪師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欲目時齊聽取寺衆悽然堅請且為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逆麼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死視吾逆旅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齋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詣所請遂覓水一盂巽柱杖為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庵基為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勅謚圓覺禪師凡有祈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蜆子僧步泥雪無跡 釋氏通鑑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京兆蜆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

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决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覺禪師顯現異相 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初謁歸宗章問法省悟因遊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信士張生請師供養張有悟入乃設榻留宿至夜與妻竊窺見師體遍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妻垂老今願割前堂以禪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

額口普淨　梁光佛告衆而逝 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扣氷澡先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蔵歸建嶺結菴縱虎將軍岩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岩院學者奔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氷而浴故世人號為扣氷古佛後住靈曜至是年㢘閩王人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槖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毗祥雲滿山舍利五色塔於瑞岩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禱祈靈異非一

如菴主入定豺虎馴遶 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契如菴主初於玄沙得旨乃隱於小界山刳大杉杉若小菴但容身而已一日清谿沖照二長老訪師頗味高論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遶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因禪師立化 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廬州佛手岩行因禪師自鹿門真得法尋抵廬山佛手岩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密歸岩室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下床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建塔

益禪師跌坐而逝 釋氏通鑑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清涼眼文益禪師自住清涼朝夕開法諸方叢林咸[illegible][illegible]及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是年七月示疾江南李主親至慰問甚勤閏月沐浴辭衆跌坐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四臘五十四公卿李建勳而下素服奉全身建塔謚大法眼禪師

摩拏羅印土焚香成穗之異 古文類聚

二十二祖摩拏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穗

廣見大師入山遇異僧 [illegible]光錄

廣見大師說須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分明行可數里洞側別開一穴有長溪限間一大松枝柯聳擎下有一菴內一僧禪定雪眉擁衲遂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此主何緣而至此廣見陳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卧自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後又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林麓不得輒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群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又曙下松來相尉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古見草枯四絶人烟非坐主息處因曰莫饑否相携溪畔有稻百來株收其穀挪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煮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闕食矣遂尋路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自新

顯異 見佛顯化之異者

梓潼見佛之異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梓潼帝君嘗言予常業報為邛池龍為於積水之下逕年旱虐水復為泥身既質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虫唼囓困苦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山靈河伯萬衆稽首讚歎懽喜聲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哀號乞哀救度萬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曰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于物業債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冤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豁然如虛空住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得灌頂智予皈依焉

博學 僧有廣博學問者

無最論佛老折姜斌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中時沙門曇無最與道士姜斌對論帝曰佛老同時否斌曰按開天經老子西入化胡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老子周何年生斌曰定王三年生敬王元年年八十六西入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三年入滅自佛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游則佛滅已四百三十一年矣相去懸遠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時侍中劉騰宣敕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可取來及取至帝命群臣詳定其偽蕭綜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今姜斌所撰文詞鄙俚宗旨乖謬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

道安言佛道二教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法師道安善弘法武帝禮敬之敕住大中興寺是年三月召名儒僧道百官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至四月初敕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敕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鸞乃上笑道論三卷五月帝又集群臣詳鸞之論以為傷其道九月道安慨之乃作二教論十二篇以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以儒道九流同屬儒宗為外教以釋之窮理盡性為內教詳闡正義奏之于朝帝為張賓搆讒意在排斥佛教及覽安論其議遂寢

慧淨以老子曰道問倒永通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筵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將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

釋慧乘論釋道之先後 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八年二月帝釋奠於國學堂置三座擬敘三宗召三教學者雲集釋慧乘登座高張義網王臣悅服又道士言

道能生佛佛由道成乘曰佛出周初聃生周末相去三十許王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時佛而退求敬王時道哉道士曰靈寶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贊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五帝之前未聞天尊之道三王之季始有老聃之名漢景已還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為誰案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數之道何能生佛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執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謬之甚矣言畢下座舉朝屬目道士一衆默然而退

奘法師弘帝德守戒行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奘法師見於玉華殿帝以法師德業中博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對曰玄奘伏惟陛下經緯八紘之畧崇闡雍熙之業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崇儒尚德薄賦輕刑九州四海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深仁遠洽四夷貢獻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撿犹為患帝王莫制陛下御圖一征傾巢倒穴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煬帝喪軍而返陛下提兵振旅俘馘數萬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祥瑞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陛下縱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繼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曰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

釋靜泰與道士辨駁 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五年八月勑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帝問僧老子化胡經之由泰奏云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又撰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復與李榮辨難數番榮屢辭屈榮又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尚汝何起自西戎而亂東夏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為天中我皇御宇此間為地正佛法有屬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後屢徵難以夜深乃散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之論義無答由是失眉令榮還梓州道士之望唯指於榮及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時泰以才辨見知復以賦詩稱賞上即勑所司敬愛寺可以泰居之及泰入寺頻發榮觀云

僧法明論化胡經必偽 釋氏通鑑

唐高宗總章元年召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官臨證議論紛紜僧法明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為作胡語誘之耶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若作胡語則既傳此土須假番譯未審化胡經譯於何代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功當忻躍而罷勑搜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道士栢彥道等奏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冤而必錄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皆削除有司條為罪制

神光法師論佛法廣大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年帝宣問左街僧錄神光法師曰佛於衆生有何恩德致捨君親妻子而師事之說若有理朕當建立說若無理朕當削除奏曰佛於衆生恩過天地明踰日月德重父母義越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

以言佛並過此乎光曰天能蓋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蓋日則照晝不照夜月則照夜不照晝父只能生不能養母只能養不能生君有道則臣忠君無道則臣佞以此而推德則不全於衆生恩則不爾言蓋則四生普覆論載則六道俱承論明則照耀十方論朗則光輝三有論慈則提拔苦海論悲則度脫幽冥論聖則衆聖中王論神則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貴賤皆攜唯願陛下一心敬仰帝悅曰佛恩如此非師莫宣朕願一心生生敬仰

僧一行推大衍數撰曆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九年四月朝廷以麟德曆不驗詔禪師一行改撰新曆行推大衍數以應之道士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太初曆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有聖人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數以糾數家之謬閎言不誣矣愔亦以為然

僧懷海作百丈清規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九年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五諡大智禪師師丱歲離塵三學該煉依附馬祖與西堂藏同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為角立焉及祖沒師往新吳百丈山玄徒輻湊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心地若空慧日自現若垢淨心盡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和合迥然無寄去留無礙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何得自由去師曰如今得即得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

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師每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師以禪宗自少室至曹溪多居律寺說法乃剏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德者曰長老學衆無高下並入僧堂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僧貫休獻詩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元年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詩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乃入豫章之西山後入蜀謁王大王蜀僧齊己幼捐俗依溈山及仰山慧寂禪師住豫章觀音巳公為總轄庶務有粥疏曰粥名良藥佛所贊揚義冠三種功摽十剎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清晨永資白業其後居西山金鼓示寂塔尚存焉龍盤乃其書堂

八思巴製字 元史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元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王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

博識 僧有廣博知識者

惠遠識循 晉

盧循字于先安帝時為征虜將軍廣州刺史雙眸冏曈子四轉善草隸弈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後循通孫恩謀叛後遂敗滅

道安多聞廣識以釋為姓 釋氏通鑑

前秦苻堅建元十五年道安法師既住長安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曰師莫尊於釋迦也應沙門宜以釋為氏今稱釋氏自安始也安多聞廣識雖古器篆文安皆識之

惠琳稱黑衣宰相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沙門惠琳善談論帝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琳遇賓客填咽喧涼而已孔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

跋摩知帝王修行之道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八年天竺求那跋摩帝有旨促之赴京正月至金陵引對帝迎勞殊勤時召之問道一日問曰寡人常欲持齋不殺以身應物不獲所願師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克己苦節何以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形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為私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之言可論天人之際矣帝自是尊之為師

釋法琳著論箴陳佛化之益 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帝復以傅奕疏頒示諸僧時釋明槩乃作決破傅奕謗佛毀僧事八條釋法琳又著十喻九箴破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門下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皆陳佛化之益

釋元奘探大乘秘典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七年三藏元奘自離唐抵蜀賓大林以至迦闍國與胡商八十人渡殑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將殺奘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奘為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開瑜伽師地入王舍城止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從上方戒賢論師窮探大乘秘典日益智證

奘法師周遊西域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冬奘法師歸自西域師往還一十七周遊覽百有餘國十九年正月丙子奘法師齎經像歸于京師留守房玄齡館于弘福寺以表聞帝壬辰奘如東都二月己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至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慚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為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怪師能達也帝因廣問雪嶺以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奘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揔其山川風俗撰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奘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苻堅

稱道[illegible]為神器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
不[illegible][illegible]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
行[illegible]惜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
極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
覺日暮帝曰忽忽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
暇別更談敘可乎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疹疾不堪陪駕帝曰師
向能孤遊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
奉衞伐亂誅奸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元奘亡所裨助虛負
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
納而止奘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
少林寺為國宣譯帝曰朕須為穆太后刱弘福寺並為靈靜可
就彼翻譯所須並與元齡平章奘因乞監門官以防譽寡帝曰

師可謂保身之計當為處分及罷即勑留中房元齡專知監護
資備所須一從天府

僧一行博通經術 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二年三月詔嵩山僧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
荊州當陽山行初究太玄經義次傳天台僧算術次入嵩山參
普寂禪師宗旨及遁當陽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
畢世不忘

僧一行製黃道儀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十月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帝自為之銘
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度數注
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
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木匱為地平
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前置[illegible]
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辰則自撞之
皆暑施輪軸交錯相持稱其為神功

忠國師與山人問辯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三年帝召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此
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
字善算忠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忠
指殿上地問此是何地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於地上畫一畫云
此甚字曰一字忠云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忠又云算
三七是多少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云却是山人
弄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曰弟子縱有能
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忠乃謂帝曰問

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
此獠蘖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寶師乃國寶也山人
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鄒和尚始創糖霜 事文類聚

唐代宗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結
茅以居須塩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
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黄氏者蔗
苗黄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為霜利當十倍語汝塞責
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
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
子也

必蘭納識理神悟 元史

必蘭納識理者初名只剌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成宗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之途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齎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為神悟云

前知 僧有能知未萌之事者

曇霍不能救死 晉書

僧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南凉主傉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羅什前知 晉書

苻堅聞鳩摩羅什之數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玆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玆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此前知之驗也

佛圖澄知蔥叛 晉書

石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佛圖澄彌篤時石蔥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蔥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蔥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蔥俄而石蔥果叛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

佛圖澄言事皆驗 釋氏通鑑

佛圖澄有智術石勒嘗問災福皆驗時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將軍郭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害澄澄迺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聲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燕支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

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澄知夜談　晉書

佛圖澄後趙王石季龍時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又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

阿彌果死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

無讖知蒙遜將亡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年三月曇無讖知涼將滅固辭西歸涼主蒙遜怒其去已密遣刺客中路害之初讖出關日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刺之四月遜卒國亦尋滅

僧巖知命　南史

齊武帝時有趙僧巖者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

寶誌布帽左索之驗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初寶誌大士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帽未幾帝崩而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讖王仲熊問仕何所至不荅解杖頭左索與之然後果至尚書左丞金陵兒時父携之謁誌誌摩其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顯于世

智藥知後有無上寶演法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天竺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創立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誌公知仇敵生也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帝一日召誌公至閣賜坐便殿誌忽顰蹙引頸興嘆帝怪問之誌曰仇敵生也帝罔測盖是年侯景生於鮮

卑懷朔鎮即東昏侯後身也

寶誌詩應　南史

梁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尅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巛履曰無害其繇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宜前為法事於是人人讃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又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為妖以比石季龍之敗

殿壁畫人頭皆縮入頭之類

法和寺獨免難 北史

陸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靈遠預知 北史

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荊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轉明知有賊起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八年釋轉明是年來洛邑告有賊起帝令收禁明年凶醜充斥方驗其言勑放之

道辨解數術知水大漲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九年釋道辨經史洞達偏解數術觀寺山勢備知盛衰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俗士請為圖墳辨巡山示一所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丈獲五彩石掘之果獲遂行卜葬久猶餘有又能推星度時月臨井宿告人宜為水備果漢江大漲襄邑將沒預見之明類若此云

釋慧寬知再生廣漢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四年六月禪師慧寬端坐而逝寬初生楊氏父奉道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談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罵使拜天尊寬不得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因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王氏家后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日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峰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弟子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見其父出所錄與信相談論者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尚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因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衆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父母乃棄道歸佛捨宅為寺四遠聞見並捨邪歸正寬十世為大僧今千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浮屠泓先知 唐書

浮屠泓與唐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嘗指所服示子冠宗曰吾朝服耳俄冠宗以父廕入三品諸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

瓚禪師預知泌相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元年南岳明瓚禪師初隱居上封寺相李泌乾元中入衡岳謁之瓚誦經泌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瓚唾之曰莫相賊泌色不動瓚久之見泌立侯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瓚撥火出芋食泌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室宣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頤凝坐畧不以介意使者不之迫回奏其事帝咨羨之數四不已瓚嘗著歌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

丘卧藤蘿下塊石枕頭生死無慮更復何憂

敏師知文偃將來及廣主將至 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雲門文偃禪師初叅睦州州見來便閉門師三扣門州云作什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纔開門師毀入州擒住云道道師驚不暇荅州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隨掩其扉損師右足師從此悟入州即指師見雪峯到雪峯決擇久之遍訪諸方晚遊廣中靈樹敏請為第一座先是敏不請首座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及師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即命之偃不辭而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决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乃悟然坐化王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和尚何時得疾而遽亡耶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奩子令俟王至呈之王開奩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王於是請偃繼其法席又迎至府開法久之還住韶陽雲門山學者望風而至

預知科名 事文類聚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説

禪語 以禪家言語問答之類

羅什稱遠師語暗與理會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廬山遠法師聞羅什入關遣書通好叅主

聞遠師之風遙相欽敬[illegible]往復[illegible]請作大智論序致書[illegible]勤什亦遣使[illegible]深頌及以[illegible]書問佛記東方有護法菩薩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并遺偈一章略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云云遠復答以偈略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云云初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有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云羅什見論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

禪語點化神光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僧神光聞達磨在少林遂往彼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忽夜大雪光立不動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妙道曠劫難逢豈可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潛取刀斷臂置師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即易名慧可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

傅大士以無所對武帝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傅大士遣弟子傅暀詣闕奉書有詔赴闕以閏十二月到闕帝聞大士神異預鏁諸門大士已知預作大木槌一隻先扣一門諸門悉啓直入善言殿帝拜不從徑登西國所貢寶榻此榻唯昭明太子知者法師消大士得坐耳帝問大士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設食竟遂

還鍾山定林寺詔令齎給

僧行思對六祖問答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師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叉居青原弟子頗衆得法深者石頭遷

本淨以禪語答庭光之問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二載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採常春藤光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佛道之義師云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光回闕以師閒奏即敕光齎詔起師是冬赴京

淨遠師叅問禪機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三載正月上元日召二街名僧赴內道場共司空本淨禪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問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否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言身心本是豈不相違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原無有如遠者又亡入往復論道師詞辨傾注帝及四衆莫不稱善而罷

忠國師與魚朝恩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四年帝嘗在便殿指魚朝恩謂忠國師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即問國師曰何是無明無明從何起師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師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現朝恩色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師曰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恩伏地曰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師曰我不是佛恩曰師應長作凡夫何成佛時耶師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我若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敗却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仍伏地曰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忠國師與大耳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五年西域大耳三藏至京自云得他心通帝請忠國師試驗忠曰汝道老僧今在甚處耳云和尚是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猢猻忠又問今在甚處耳云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又問今在何處耳良久罔知去處忠叱云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

僧崇慧與威僧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天柱山崇慧禪師初得法初牛頭威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有佛法否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又曰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祖似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是年示寂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鄧隱峰點化鬼僧 釋氏通鑑

唐德宗建中元年鄧隱峰禪師因燒浴燒殺一僧一日獨天窻呼曰還我命來師云爾生耶死耶僧曰死也師云爾既死已覓命者誰僧謝曰我已得無生忽乃不見

常禪師悟即心是佛 釋氏通鑑

唐德宗建中二年大梅常禪師自見馬祖後直入大梅山住二

于佛祖門令一僧去問見馬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馬師道即心是佛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人未有了日任爾非心非佛我只即心是佛僧回舉似祖祖云梅子熟也

石頭師著參同契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六年十二月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壽九十一謚無際大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已因著參同契其辭略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龐居士作心境之偈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九年龐居士自見馬祖諸師之後放曠自如游止襄漢山林城市不定所居女靈照常隨之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

龐居士參石頭馬祖 釋氏通鑑

唐德宗貞元元年居士龐蘊字道玄世習儒業父為衡陽刺史卒于任遂家焉居士自幼敏悟飾縣高潔每混俗和光嘗以船載家珍數萬沉于洞庭之淵人問居士何不布施不造寺士曰自無始來由為因果相牽不得解脫自是生涯澹如也有男名耕獲女名靈照日鬻笊籬於市以自活居士是年始謁石頭和尚忘言妙契一日石頭問日用事作麽生士呈頌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溪山絕點埃神通兼妙用運水與搬柴石頭然之後之江西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麽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大悟自是機辯諸方莫能禦矣

滿禪師唐順宗問答 釋氏通鑑

唐順宗永貞元年帝初在東宮時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

僧清凉唐順宗問答 釋氏通鑑

唐順宗永貞元年帝嘗問心要於清凉國師師答之畧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俱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啟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

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僧智藏點化張拙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堂智藏因張拙秀才問三世諸佛天堂地獄是有是無師皆云有張云錯師曰汝見甚人來云曾叅百丈他道總無師曰汝有甚眷屬曰有一山妻兩箇頑子師曰待汝得似百丈時一切道無即得張禮謝而去

鵞湖師對衆荅禪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二年詔鵞湖大義禪師入麟德殿論義帝臨聽有法師問何謂四諦荅曰聖上一帝三諦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荅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却問衆師曰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

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復有數人致對義皆乘機對之即擧順宗嘗問尸利禪師佛性可見否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湖因謂帝曰尸利既見水月何不捉取帝因問湖何者是佛性湖荅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

道樹師以戒言戢怪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八年是歲道樹禪師示寂初結茆壽州三峰有怪化現百端或現佛菩薩天仙等形或放光出響凡十年方滅迹師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由是遠近欽服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云

歸宗荅椰子論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眥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芥子納須彌莫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然師曰自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向甚處著渤俛首而已師没有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僧鳥窠荅白居易 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二年白居易初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鳥窠道德因見之窠棲止長松上居易問曰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

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欽歎而去

僧神讚點化受業師 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四年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叅百丈回本寺受業師浴次命靈揩背靈向師背撫一掌云好所佛堂只是無佛師叱之靈曰雖然無佛亦解放光師疑之又看經次有蜂子撞窗靈曰世界如許廣大須要鑽故紙作什麼師曰汝何發言殊常靈曰某有頌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大奇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師驚曰汝得上人法願與吾說靈曰自別和尚依棲百文因擧百文語師忽有悟乃欲回禮靈為得法之師靈請遜禮六智為師某為同叅

僧藥山荅李翱 釋氏通鑑

唐敬宗寶曆元年尚書李翱字習之嘗刺朗州慕藥山之道入山謁之山誦經不顧李曰見面不如聞名山呼太守李應諾山云何得貴耳賤目李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云會麼曰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然答以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云這裏無此閑家具李辭去一夕藥山登山忽云開見月大笑一聲聲落澧陽八九十里翱聞之復寄偈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李嘗著復性書三篇其一篇謂情昏則性匿忘情則復性誠則明明則盡性命之道其二謂無思則寂照致知在格物其三謂民昏而不思終不明道

晋願師與首座問答 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二月南泉普願禪師將示寂首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否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草來乃集門人告曰星翳燈幻其來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馬祖後歸池陽三十年不下南泉會宣城觀察使陸亘大夫請下山神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云

覺禪師答裴休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三年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覺禪師休問師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大驚覺語虎曰且去客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云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號有僧來參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箇什麼覺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有省

大同師與趙州答問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元年舒州投子大同禪師初參翠微無學得旨歸鄉居投子山一日趙州到庵師攜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是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自此師道聞於天下

寰中師得丈不如得尺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三年二月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謚性空大師師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雪峰與岩頭問答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五年雪峰義存禪師自出嶺遊方久歷禪會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於德山句下有省自是入室日益與旨是年與岩頭欽山同到澧州鰲山鎮止宿岩頭睡醒猶見雪峰端坐岩云何不睡去恰似七村裏土地峰點胸云某這裏未穩在岩云我將謂爾髙提祖印猶作這箇語話據爾見處一一通來是則與爾證明不是與爾剗却乃歷舉見處數出云汝若如是果然未徹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言下大悟便禮拜連聲云今夜始是鰲山成道於是二人分襟岩頭乃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雪峰乃返閩川

臨濟師諭衆說偈而化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七年臨濟義玄禪師自黃蘗得法歸鄉住臨濟禪
苑學徒奔湊尋以兵動棄去大尉默和捨宅為寺延請師居亦
以臨濟為額次至河府府主王常侍與師道契晚遷大名府興
化寺開居存獎執侍師乃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
邊說以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還磨是年四月謂衆
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三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法眼師
云已後有人問爾作麼生道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
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化敕謚慧照禪師嗣法二十一
人其上首三聖興化也師嘗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
常從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
師摑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師示衆有云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

便勝十年行脚諸人皆是有心求佛求出三界癡人爾要出甚
處去爾一念心貪是欲界一念心嗔是色界一念心癡是無色界
是爾屋裏具三界爾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一念心不歇
處喚作無明樹師又云道流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
擺撲爾一念心愛被水溺一念心嗔被火燒一念心疑被地礙
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時處處用境東涌西
沒邊涌中沒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

岑禪師示衆舉揚說法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九年長沙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
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嘗示衆
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得已向汝道盡十
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界在自己光
明裏三世諸佛共十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仰山問人人盡
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云作麼生用師乃
踏倒仰山山曰直下似箇大蟲世因名岑大蟲至是年示寂

會禪師與船子問荅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夾山善會禪師初住潤州京口道吾遇上
堂見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法身無相曷是法眼無瑕吾失
笑師請吾為說吾指往華亭船子處去師造華亭船子問曰
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師擬開口船子以篙打
落水中纔上船子又云道道擬開口又打師有省乃點頭船子
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師掩耳子云如是如是汝向去直須藏
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
山裏钁頭邊接取一箇半箇師辭行頻回顧船子豎橈云汝將
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去師住後道聲既播學者交湊至是海
衆卜于夾山遂成院宇廣宣法要

道膺師與洞山參問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道膺禪師初參洞山契悟宗旨嘗因南泉有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之語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床振動後結庵三峰經
旬不赴堂洞山問之師曰每日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
箇人猶作這箇見解至晚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
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竟尋不見三日乃絕師初
止三峰其化未廣而每月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為辨
勉令隨方接人遂焚其庵去海昏登歐阜廬山西北峨冠世絕
境也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

久成菩薩說法其下至是遂成法席學徒至一千五百衆

安禪師與夾山問荅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元年洛浦安禪師初為臨濟侍者濟常稱美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及辭濟濟稱為一條赤梢鯉遡遊龍直往夾山頂卓庵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到師接得便坐却僧回舉夾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果三日後至纔見山乃叉手而立山云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師因此服膺數載

羅漢和尚歌吟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五年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拳下悟旨嘗為歌略曰心裏疑團若栲栳遇師當胷打一拳駭散凝團獨狙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偈宇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靈雲師與玄沙問荅 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元年靈雲勤禪師初在潙山因桃花悟道潙山可之至是乃返閩川玄徒輻湊因到玄沙相看了沙問那裏何似這裏雲云也只是桑梓別無他故沙云在也無雲云當然沙云何不道雲云有甚難沙云便請道雲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沙云甚生桑梓之能雲云向道固非外物沙云如是雲云不敢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云正是和尚還徹也未沙云與麼始得雲云亘古亘今沙云甚好甚好遂作偈送雲云三十年來只如常幾回葉落放毫光自此一出雲霄外圓音體性應法王

虔師首座欲會諸師意 釋氏通鑑

唐昭宗龍紀元年九峯虔禪師久參石霜諸諸役時虔作侍者衆請首座嗣諸住持方議次虔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乃可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如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古廟香爐去如何會座曰是明一色邊事虔曰果不會先師意首座炷香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烟滅則我脫去不然烟寂不能脫言卒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不如首座先師意則未會在虔瘞于普會塔旁三年而去經行末山之下住崇福寺

趙州師對二王說法 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二年趙州從諗禪師初參南泉得旨後歸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古刹道風大振一日燕王領兵至鎮府界欲取趙城有觀氣者曰趙州必有聖人者居戰必不勝因此燕趙通和聞有觀音院諗禪師道眼明白此必應兆一日二王命駕謁趙州和尚師見王端坐不起燕王問人王尊法王尊師曰在人中人王尊在法中法王尊王唯然而已師良久乃問那箇鎮府大王趙王曰弟子是師曰老僧濫在化部不及趨見須臾王請說法師曰大王尊諱多王曰請去諱說法師曰我佛世尊一稱名號罪滅福生大王先祖纔有人觸著名諱便嗔怒趙州於是慈悲說法二王大悅稽首而退至來日燕王有先鋒將入院欲責慢君之禮師聞來乃出接鋒云昨日見二王不起今日見某甲來何故出接師云待都使似大王老僧亦不出接鋒愧而退

居遁師了悟徒衆 釋氏通鑑

唐昭宗光化二年龍牙居遁禪師初叅洞山价洞水逆流語下大悟服勤八年日増智證至是馬氏據有長沙興崇梵筵請道說法于龍牙法濟禪寺有徒五百餘衆僧問祖意師曰待石龜解語即向汝道僧曰石龜語也曰向汝道甚麼其僧亦悟

寂禪師點化紙衣道者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元年曹山本寂禪師一日有紙衣道者來叅師問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裘纔掛體萬事悉皆如又問如何是紙衣下用其僧拱立曰諾即脫去師笑曰汝但解恁麼去何不與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時洪州師南平鍾王屢盡禮請師師不赴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追尋至是年六月夜問知事今是何日對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安坐而化壽六十二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華嚴師以禪機答帝 釋氏通鑑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京兆華嚴體靜禪師自洞山得旨初住福州東山華嚴未幾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一日莊宗請入內齋見衆僧看經惟師與徒衆不看帝問師為甚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為甚也不看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帝曰衆僧為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帝曰師是後生為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師後於平陽示滅謚寶智禪師

國清師作幻偈 釋氏通鑑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四月潞王從珂兵至閿鄉必奔潞王即位天台國清靜上坐初於玄沙言下悟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嘗有問心念紛飛未明捫伏師答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云云師因覩教中幻義述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為今國清遺蹤在焉

法眼點化韶國師 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天台韶國師初叅龍牙遁禪師踈山矮師叔見知識五十四人刮磨搜剔窮極隱祕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旦隨衆而已有僧問法眼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眼曰空與汝為緣耶色與汝為緣耶言空為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為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為汝緣乎韶聞悚然異之又有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眼曰是曹溪一滴水韶聞乃大悟平生疑滞渙若氷釋感涕沾衣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滞於是游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䏲然有終焉之心

法眼點化李後主 釋氏通鑑

後晉齊王天福八年法眼禪師因江南李主請入內庭見牡丹花主索師詩師乃頌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迥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異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頌悟其意

洞山參雲門問答 釋氏通鑑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洞山初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發甚處曰查渡又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又問甚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日放爾三頓棒初惘然良久又問適來祇對無過何蒙賜棒門呵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默悟其旨曰他日正當於無人烟處不畜一粒米供養十方僧即日辭去北抵襄漢至是衆請住洞山易律為禪學徒奔湊

重雲暉與彥超書 釋氏通鑑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重雲暉禪師住山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是年夏請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情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加趺而化壽八十四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二

人物門

釋

禪機 以禪家機語悟人者

傅大士唱四十九頌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五年傅大士重入都三月帝於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諭再請講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頌終便去

鳥窠以布毛悟會通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年會通禪師初姓吳名元卿為供奉官一日對帝曰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決旬乃詔許尋母患歸鄉謁鳥窠願授僧相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元卿三請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忽辭往諸方學佛法窠曰佛法此間亦有以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

琛及子方以指言悟文益 釋氏通鑑

後唐潞王清泰二年法眼文益禪師初遇羅漢琛琛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琛竪兩指曰兩箇師有省乃求決擇頻明大事久之卓庵而居次歷江外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

有僧子方叅因舉萬象之中獨露身方乃大悟自是諸方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下千計未幾道化聞於江表金陵國主重師之道迎居報恩號淨慧禪師次遷清涼

偈語 偈頌之語

百丈竿頭進步 事文類聚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戒律 僧以戒律服鬼神者

法度致山神受戒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釋法度宋末至京高士明僧紹隱居瑯琊嶓山捨所居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後為寺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一日神來通名曰靳尚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并願投五戒度曰檀越血食世祀此最戒所禁也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乃辭去閱日又來送錢設供司衆禮拜度為受戒而去嶓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度法師戒祀我勿得殺戮由是廟祭止菜脯而已度後有疾神又奉藥水而度疾痊云

修行 苦其心志以求佛法者

世尊鵲巢干頂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年世尊還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鵲巢干頂心無心意無受行而外道摧伏又居六載

道安木食澗飲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十一年釋道安初事佛圖澄才辯無敵性聰而貌醜時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及澄亡遂率徒衆潜于護澤山又入王屋山復渡河依陸渾山木食澗飲

僧度棄俗化其妻 釋氏通鑑

東晉哀帝興寧元年沙門竺僧度少時毋為聘楊氏女字苕華有才貌偶苕父母併終度毋亦卒忽悟無常即捨俗出家苕服畢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并贈詩五首有云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翦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立身行道遠者知焉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面焉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事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矣以道人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有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綺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度既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苕華感悟亦向道焉度末云是精毗曇著旨歸云

遠師勉人結社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聞廬山遠法師之道皆來從之師因謂劉程之等曰諸君倘有心淨土之遊當加勉勵遂同發志於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立誓期生淨土其誓文略云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故此同志人俱游絕域踰三途而栖謝傲天宮而長辭云云由是僧俗凡一百二十三人並慕道辭榮棲心物外續有千餘人同結白蓮社矣

劉程之定中見佛光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六年劉程之初入廬山依遠公而恒玄劉裕並欲薦之程之力辭裕等以其志不可屈議以遺民之號旌焉程之自修淨土日專坐禪始涉半歲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天地既出定已愈加怡悅居山十五年又於念佛中見彌陀放光慰接摩頂翌日念佛又見身入寶池有菩薩指池謂程之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遂掬飲之甘美非常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歎曰此吾淨土之緣至矣至是乃集衆敘別西向端坐歛手而逝壽五十九異香郁然七日而息遠公撰紀德碑

僧遠不聽王法自隱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釋僧遠初於青州講法道俗悅服瑯琊王僧達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斂死撫生恩加骨肉孝敬王子鸞造新安寺詔遠居之九月右司諫言臣聞佛以謙卑自牧以忠順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長即禮宗有屈膝西華而削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耶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則朝儀有序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自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歎曰我本出家求道何關帝王即日謝病拂衣隱定林山

傅大士夫妻演法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元年傅大士年二十四沂水取魚於稽停塘下遇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兜率宮指令臨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乃曰度生為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携行歸舍因問修道之地嵩指松山雙檮樹曰此可矣即今雙林寺也大士結庵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為人傭作與妻妙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

曇鸞精修號為神鸞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八年魏釋曇鸞志欲延壽而後修佛法聞江南陶隱居有仙術大通中達梁到其山所陶欣然以仙方十卷授之及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鍊至洛下逢西竺菩提流支乃問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支唾地曰是何言歟此土何曾有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即授以觀無量壽經曰此大仙方依而修之永出生死鸞乃焚其仙經忍誤後來精修淨土流化弘廣魏主重之號為神鸞是年感香花幡樂來迎奄然而逝鸞有輪集流行仍自號為元簡大士

傅大士妙光捨財立庵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十年傅大士以屋宇田地資生什物悉皆捐捨營立精舍設大法會普為衆生懺滅罪苦速得解脫傾捨既畢創立草庵妙光亦自立庵草衣木食晝夜勤苦

亡名僧著箴銘自況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天和二年釋亡名初周帝勑爲夏州三藏尋欲官之是年五月冢宰宇文護以書勉之名答以收迹岩中攝心壁外此本志也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因著寶人銘云余十五而尚文二十而重勢位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凋代山修石之固忽焉湮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簪弁剃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虛求以盈寂乃作絕學息心箴銘曰法界中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英賢才藝是爲愚弊

雪峰作頌化人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登象骨山曰真吾居也乃誅茅爲庵學徒翕然其山屬福州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尚寒因以雪峰名山焉師住山後嘗作頌曰光陰迅速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它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報與滿朝朱紫道閻王不怕佩金魚後僖宗聞師道風賜號真覺大師

玄沙因父死而悟道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八年福州玄沙宗一大師閩人姓謝氏父以釣魚爲業因夜泛船墜水玄沙鼓棹而救因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月若父存與其同殺只益三途之苦今既不可救可捨緣出家報其恩也於是投師受具布衲芒屨食才接氣終日宴坐與雪峰義存禪師親近師資道契雪峰以其苦行呼爲備頭陀嘗携囊出嶺欲遍歷諸方忽到嶺之處踢著石脚指血流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從此回節嶺嶠與雪峰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咨決問答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真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夜夢父來謝云得子出家我得生天故來報汝

濟人 以佛法救濟人患難者

安慧祈神水愈人 釋氏通鑑

晉懷帝永嘉三年高僧安慧則值天下疫病祈得神水兩甕服者皆愈又自書大品經入火不燒

佛圖澄善言致石勒少殺 釋氏通鑑

東晉元帝元興四年時佛圖澄告石勒曰王者德布化洽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呈妖常象著見休咎隨行古今之常證也勒甚悅之被誅者免十有八

法開以醫利人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沙門于法開蘭公弟子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醫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是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乃不醫而帝果崩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法曠能呪濟人疾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竺法曠初止潛青山謝安郗超皆往致敬興寧中東遊若耶止昌原寺時多疫疾曠旁神呪百姓疾者祈之皆効有人見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孝武帝欽其風請出京止長干寺事以師禮

僧富畫胷救小兒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道安法師有弟子僧富因還魏郡有一劫人劫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願富見乃曰大人五藏可用否劫戲言亦好富自取劫刀畫胷至臍群劫奔走即送小兒還元家時路人見富因問其故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

法進割肉以食饑人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凉土大饑釋法進自割肉哎饑民民取其肉盡而卒

慧寂燒臂救人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慧集法師凡人有疾求療師曰但一心念我即愈所救不可勝紀正月二十一日燒兩臂救人其夜入滅

法濟能呪水治病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釋法濟通微知異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呪水治病無不治者是年辭帝而化

藥王發願普施藥餌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藥王姓韋名古字老師踈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時人疾患稍多療困師遂發願普施藥餌無不痊平覩之者便愈后乃圖形供養皇帝敬禮為藥王菩薩自昔曾五度化身來救

貧病其犬化為黑龍背之冲天而去

濟物 以佛法救濟物命者

長者活魚生天 華文類聚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子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瀉置池中水遂彌滿又為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後十年魚同日命終生忉利天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澤池所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勸世 勸化世人為善者

洪偃戒貪以身布施飛走 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五年九月陳法師洪偃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所惛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身死復高墳重槨一何可歎吾今瞑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飛走言畢合掌而逝次日弟子如其誠尸陁於鍾山東岡焉

法慧 有佛法慧性者

比丘尼以浴喻桓温 晉書

桓温字元子晉康帝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釋智則分身赴供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時釋智則止辨才寺雖同僧住而房宇蕭然衆號為狂者則笑曰道它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貪衣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積聚斂汲汲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又能分身兩處赴人之供蕩夜唯端坐云

六祖言仁者心動 釋氏通鑑

唐高宗儀鳳元年正月六祖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晴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云風動祖乃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言下大悟印宗詢之即執弟子禮乃為六祖薙髮請智光律師授以大戒

六祖示薛簡心要 釋氏通鑑

唐中宗神龍元年四月中宗降御劄召曹溪六祖入京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

南方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當習禪定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簡曰何謂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闕表上祖語帝嘉美久之詔遣使賜袈裟絹瓶鉢等諭天子欽慕之意

嵩嶽僧破竈墮脫生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嵩嶽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廟唯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天特來禮謝神再拜而去少頃徒衆問師竈神得何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衆皆悟玄旨

趙州師喻侍者三接 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二年又趙王携諸子謁趙州入院師坐而問曰大

王會麼王云不會師曰自少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趙王加禮而去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接之少間侍者問和尚昨日大王來却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麼下禪床師云非汝所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雪峰師言見性成佛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三年閩師王大王請雪峰與玄沙入內王問佛祖究竟修何因果乃得成佛峰云須是見性方得成佛王問爭得見性峰曰悟即剎那間不悟塵沙劫此事未可造次指示緣山僧各有千百人衆並二三十年密用此事未有一二人承當得況今大王為俗天子日為萬民判斷山河有迷心念爭覩得此真實法門願大王且為佛法主卒於筆頭下救護生靈豈不是

好事王大悅

光湧師令媪歸救物命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祐元年南誊光湧禪師道聲既著南昌帥南平王鍾傳禮迎之至府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台州瑞岩師彥禪師初於岩頭得旨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岩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師每自喚主人公復自應喏乃云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一日有村媪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媪忽忙至舍之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媪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

寂滅

佛氏謂死為寂滅即涅槃也

世尊致人天悲慟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三年世尊應世七十九年化緣周畢二月十五日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木間臨涅槃時說涅槃經已而遍觀三界告大衆言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見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如是三入禪定三出三昧乃云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入於寶林右脇而臥於其中夜寂然無聲便般涅槃寶樹變白人天悲慟迦葉遠來奔禮金棺自開即現雙足出於棺外衆禮足已還自入棺如來自從胸中踴火荼毗天人各分舍利建塔是日此方暴風忽起損舍折樹地動木陰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穆王怪而問群臣太史扈多對曰西方聖人入滅之相耳

僧叡合掌而逝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僧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善願生安養後自知期至集僧告別洒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逝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

慧永卒時異香七日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廬山釋慧永齋行精苦願生西方是年示微疾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曰佛來言終而卒壽八十三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道生端坐正容而化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九年竺道生還都止青園寺宋文帝深加歎重因幸大莊嚴寺設大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疑日晏帝曰日始午耳生即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舉鉢便食一衆從之帝大悅詔留生都下一時巨公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至甲戌十一年十一月於廬山精舍

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化壽八十生有疏論世皆寶焉

跋陀談笑而逝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四年正月天竺求那跋陀羅朝辭天子公卿言將示滅帝親臨決別陀談笑而逝壽七十五陀蔬食終身香爐未嘗離手每食輒分食飛鳥鳥皆集手取食

寶誌辭梁武示滅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寶誌大士顯奇知名四十餘載將欲示寂因詣內殿求訣帝大驚問曰朕壽幾何誌不答以手指脰及頸而出一云誌默然一燭付後閣舍人以聞帝帝曰師不復留矣將以後事囑我乎出山以十二月六日入滅壽九十三帝為建塔

于鍾山

慧約合掌而逝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元年智者慧約國師壽八十四夏六十三飯飼松木三十餘年布艾為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擅望當時是年九月六日示疾神識怡愉了無痛惱至十六日敕遣舍人徐儼參疾答云今夜當去五鼓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常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帝素服臨喪哭之悲慟輟朝二十一日其月二十九日詔葬於獨龍山誌公墓左又從約受戒者數萬人皆服緦麻哭送至塔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敕使牽之部從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遶墳鳴唳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欻然永逝

慧可怡然委順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二祖慧可大師晦迹混俗三十餘年隨宜行化是年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說法聽者雲集有辨和法師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可師說法稍稍引去和忿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遂怡然委順時三月十六日也師壽一百有七歲

通幽以身遺禽獸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通幽律師正月十五日端坐而逝師戒約內結仁治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漉具生常不用巾幞手濕則任其自乾涕唾返咽不棄寺中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脫舉經對目臂不下垂臨終誡以殘身遺諸禽獸

馬祖作偈示寂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四年三月江西馬祖道一大師示寂臨終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官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感應

因作事有感而應者

蜀王斬僧頭臂亦自墮 釋氏通鑑

蜀漢後主景耀二年罽賓國以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王秉劍至師子尊者前曰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曰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即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于地而死後弟

子收師報髏而建塔焉

吳主以像置穢處致疾 釋氏通鑑

吳主孫皓甘露元年遍毀神祠波及梵宇遣臣詰僧會會挫其辭皓乃召會問佛之善惡報應會曰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赤烏翔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皓曰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畧示其迹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圃得金像皓使置穢處以為笑樂俄得腫疾隱處尤痛卜曰坐犯大神皓禱諸廟不效宮人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曰佛神若是惟予曰佛之威靈若天皓悟曰吾以慢像致此耳乃迎像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及授五戒及頃疾愈由是奉會為師崇

飾寺塔

謝晦壞龕獲報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將軍鎮荊州忿沙門僧昌於城內立塔湫隘雉堞躬役介夫今肆其武勇撞擊隊壞龕像摧殞欻有暴風連天雲霧作昏曉烈然為之曀矣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完肌尋坐反狀召檀道濟討之兵潰擒送鄴都斬於都市夷其九族

何點夢僧愈疾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年何點以時嘗病渴積歲不止後在吳中石佛寺講維摩於講堂晝寢夢異僧授丸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為純德所感

法願致火不焚寺 釋氏通鑑

南齊東昏侯永泰元年釋法願善唱道又能占相王侯之燕並師受戒法時寺則遭燒火必及寺弟子欲與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燼

僧融感天將驚鬼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四年釋僧融住九江東林寺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先有神廟不復宗事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欲縛之母懼乃請僧讀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宿旅店有衆鬼對融曰君何謂鬼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見一天將持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

智嚴誦經得壽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嚴法師初遊京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開善敕嚴居之宮闕恣其遊踐而御座唯天子所昇嚴踞坐曰我金輪王子也帝亦聽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歲乃端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壽矣嚴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嚴問今得幾歲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于今感通屢著

建安王成石像而疾瘳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越州隱岳寺石佛像初釋僧護擬造十丈石佛齊建武中僅成面樸而亡次有僧淑襲其功而未成至天監六年吳郡陸咸夢僧云建安王感疾未瘳能治剡縣石像成者必愈咸經年稍忘而僧復來促之咸乃啓建安王王乃捨金委僧祐專任像事以十二年就功是春方竟座高五丈而佛身十丈像成之後王疾即瘳

法寵因禮懺致壽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法寵法師帝每義集必以禮致之署其年臘敕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為上座法師是年三月還寂皇上傷悼敕葬定林師初年三十八有僧相之四十當死寵對鏡面有黑氣乃閉房禮懺晝夜不息迨年四十歲暮覺耳腫痛戶外人曰君死業已盡明日黑氣都除兩耳生骨至是壽七十四終

曇遷感風靜渡江 釋氏通鑑

陳後主禎明元年曇遷法師以齊滅入陳獲究攝大乘論時北土未聞也隋既興法遷乃攜論渡江忽風浪騰湧遷諦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北土必應闡大教請停風浪須臾恬靜安流達岸及遷廣弘攝論道俗欽承者衆矣

曇師夢食月愈病 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髓脊講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夜夢月墮其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氷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曇延祈雨有應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年是歲旱有旨命師曇延祈雨雨不降帝問其故對曰陛下君臣雖通治體然尚從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敕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次授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帝悅自是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饍供之

嚴恭寫經致神送物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將州嚴恭雇人寫法華經務在精淨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船翻錢失人活恭入庫見錢濕如水洗後聞其事方知靈異又宮亭湖神令人送物為經之用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盜不入里里人賴之

巧伎

僧有巧思伎能者

吾和尚打鼓執劍歌舞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三年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初參道常禪師蒙印所解復參德山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大闡宗風

懷丙謀巧如神　宋史

僧懷丙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為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洨河鑿石為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欹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遇難

佛教遭時毀滅者

魏太武除沙門焚經像　釋氏通鑑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魏主與崔浩皆信寇謙之而奉其道浩每言於魏主以佛法虛誕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官入其室見有兵器白魏主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沙門浩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為不可浩不從先誅長安沙門焚其經像唯留臺下四寺敕下四方一依長安法太子晃素好佛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得各為計沙門多逃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靜靄憫廢教割體而逝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法師靜靄初開講於南山山本無水忽有虎跑飛泉供其用至是聞廢教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闕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帝為改

容顔業已成既行之詔不可返也詢遺之謁退而泣曰大教既
塞吾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衛士求謁謁鬭
從入太乙山衛士不獲而返謁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絶撰
三寶録二十卷自謁入法縉續皮革一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
報盡至宣政元年七月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將事捨身因
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外見餘筋骨手
足頭面尚折都盡以匆割心捧之端坐而逝餘骸並無遺血但
白乳傍流凝於石次

毀滅經像僧尼反服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既滅齊據鄴都集僧道宣廢教之旨畧曰
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六經儒教文通治道
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像遥敬表誠而崇飾塔廟無能
恩惠既屢糜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皆從毀滅父母恩重僧道
不敬並宜反服以崇孝養朕意如此卿等若別有理可對無退
有諺言法師惠遠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寔華三教而明詔曰
真佛無像誠如綸旨然耳目蒼生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將廢
之無以興善帝曰虛空真佛咸自有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
前經像未至何故不知真佛帝無答又曰若不藉經三皇以前
未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常帝無答遠又曰若以泥像無情事之
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道詎可廢耶又詔旨遣僧反服以
崇孝養孔曰立身行名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以遠
抗旨怒見詞色遠坦然無懼復曰陛下縱勢力毀大教佛言幽
冥之報不揀貴賤貧道切為陛下惜之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
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
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帝理屈但云僧等且還乃勑左右引退不
數而罷時永境僧尼並令反服

唐武宗汰僧尼毀寺院 釋氏通鑑

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勅併省天下佛寺上都各留四寺寺僧
三十人上州各留一寺下州寺並廢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
十人下寺五人餘僧及尼皆令歸俗毀寺院凡四萬餘區歸俗
僧尼一十六萬餘人

讖兆 僧有先造讖語而應者

侯景奔敗 南史

梁武帝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
人傷須史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
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
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
處其言皆驗

崇佛 尊崇佛法者

武帝殿内立精舍 晉書

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内引諸沙門以
居之

姚興奉佛十室而九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正月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
神親帥群臣聽什講經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
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石虎聽民事佛 釋氏通鑑

後趙石虎建武元年虎遷都于鄴元傾心事圖澄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輿升殿太子公卿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由是國人化之率多事佛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著作王度上言宜禁國人出家虎詔曰朕忝君諸夏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宋孝武大后齋僧有異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十月八日路昭皇太后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二百僧已集忽有異僧預座氣貌秀發舉衆驚嗟齋主問住何寺曰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衆乃悟其神僧也時釋道溫勑為都邑僧主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溫後開講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

魏主致僧二百萬數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經時魏朝尊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以為陛下陞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二百萬

梁武徒行迎佛像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年初天監元年帝夢檀像入國乃令郝騫等八十人往天竺迎請優填王所刻佛像其王乃模刻紫檀一相付騫等歸是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帝自是菜蔬斷慾

梁武帝設無遮大會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道俗無遮大會自皇太子王侯已下有官六百九十八人義學僧等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衛宿直復數萬人先是誌公於天監初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上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者抑有冥符是講也東儲啓請止許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衆喁喁不已乃終于三七解講之辰正殿大像忽放光明左右菩薩續復放光帝躬虔禮大衆咸矚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實經函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躬自菲薄器同土簋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香爐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己

魏文成鑄黃金佛像 釋氏通鑑

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敕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像五尊各長丈六用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為師

魏獻文作浮圖鑄大像 釋氏通鑑

北魏獻文帝皇興元年於長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又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魏孝明賜達磨金銀器物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孝昌元年達磨大師道經於高嵩山之窮突遂適向
其聲既振遂聞於明帝帝三屆詔命師竟不下少林帝元[illegible]
就賜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師皆遜去凡三返帝終設之

齊文宣勅道士為沙門 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道士陸脩靜等初為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其徒頗盛而齊帝尊佛靜等嫉之請闘請與釋子捔法九月下敕召僧道十人較法至期大集公卿脩靜等以術呪僧衣鉢及殿梁柱皆飛動諸僧無以對之靜等矜誇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今以小術誘之耳帝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第求之未至耳他日別對未幾求獲法師曇顯即抗表請與道流定奪眞偽十月乙卯會于正殿百僚臨證顯曰承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果否靜曰然顯翹一足曰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道士默然

無對顯斥曰爾曹間者未遇勍敵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袈裟置塔使呪之道流併力作法不能動帝敕左右取衣盃下筆不能舉顯即自取置梁間又使呪之梁柱亦不能動其徒慚縮脩靜返欲以頰舌勝之即曰佛家自標為內教內則小也以我道家為外教外則大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靜無對帝及群臣忻躍而罷丙辰帝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中世假託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櫱是味虛宗既乖仁祀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止無或遵風應道士自謂得仙者可飛騰滓舉不能爾者並宜改迷歸正詣昭玄上統剃度出家詔旨既下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斬四人於是齊境無道士焉

唐太宗置龍田寺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嘗謂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行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誑耀彼土及入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其妖幻之語無益於民有害於國帝惡其言不答自是終身不齒帝捨終南山太和舊宮為高祖置龍田寺

唐太宗撰聖教序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坐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臣宣讀其辭畧曰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

佛道沖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歷萬劫而不古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固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玄奘法師翹心淨土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窮歷異邦詢求正教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闕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心經之首法師奉表致謝帝手勅答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慚

鄙拙織紛悲於奈聞擽元磔於珠林忽得來讚診承寵讚循躬
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勞置詞

唐武后示新華嚴 釋氏通鑑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太原寺開示新華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自口而出成蓋停空萬衆歎異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藏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遍空寺參譯經

李後主拜佛成瘤贅 事文類聚

李後主酷信浮圖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澀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投學佛拯印而行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志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元英宗詔通祀帝師 元史

至元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英宗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為之塑像云

信佛

酷信佛法者

漢明帝拜塚身現光中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帝於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與滕蘭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曰白馬寺滕蘭初譯出四十二章經一卷十一年帝幸白馬寺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滕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二六士安知上聖遺衲哉詔塔其上是年竺法蘭出佛本行經五卷

靈運心服遠師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大元十八年時謝靈運恃其才高慨睨傲物與世少諧初入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服師問於遠求入淨社遠以心雜止之今東西二池乃靈運所鑿也常有紅白蓮花尤華殊特其白花四方有之自此而始

姚興以國師禮待羅什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道安勸秦主姚興迎龜茲國鳩摩羅什秦主從之大元七年即遣呂光伐龜茲以迎什遂獲什光見什年少妻以龜茲王女什苦辭光飲以醇酒同閉室中遂為所逼十年光還而符堅已敗因僭王姑臧父子相繼皆庸材不知道什日混居其國及姚萇滅符氏都長安八年而崩子興即位風化大行是年三月有不連理生于廟廷逍遙一園葱變為茝以為美瑞五月遣將伐凉九月隆降方迎什十二月至長安秦主禮待以國師於西內逍遙園命什譯經秦主畢萬乘之心尊三寶之教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

晉恭帝迎佛 晉書

晉恭帝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

羅什論經 晉書

後秦主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

義旨既覺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肇等八百餘
入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
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
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
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
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
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

姚興大化國人　晉書

後秦主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
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
羅什及沙門僧䂮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
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
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
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
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宮中沙門坐禪者恒有千
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周顒著論　南史

周顒字彥倫齊高帝時為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顒音辭辯
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
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
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

梁武帝令誌公隨意行化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元年帝召寶誌至闕甚尊寵之因下詔曰誌公迹
拘塵俗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焚溺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
聲聞以上談其隱倫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
自今隨意行化勿得復禁誌由是多出入禁內

梁武帝製懺度郗妃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初帝妃郗氏適帝有三女帝為雍州刺史而
妃薨其性酷妬及是化為巨蟒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求功德拯
拔離苦帝閱大藏製慈悲道場懺法為其請僧禮佛懺罪尋化
為天人於空中謝帝功德已得生天帝畢世亦不復議立皇后

梁武帝至郊廟不犧牲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帝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察獄聽訟明
若通神自非享宴不許音樂後宮侍御皆無羅綺內殿寢處衣
衾率素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因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
之形為其裁剪有乖仁恕乃至郊廟皆以麵為牲牷其餘盡用
蔬果

梁武躬授佛戒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以道資人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
乃立慧約法師德高人世道被幽冥以四月八日帝躬請師授
菩薩戒延師於等覺殿上屈萬乘之尊申再三之敬暫弃衮服
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躬誠肅復設無遮大會朝野白黑十餘
萬衆香花伎樂法事之盛振古未有也因大赦天下

梁武帝化國內普持齋戒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自受戒後口味備斷日唯一食食止菜
蔬方四十已上便斷房室寢處略同沙門自古帝王莫能爾也
由是一人履道四方化之國內普持六齋兆民皆受八戒

梁武帝三度捨身 南史

梁武帝普通元年創同泰寺帝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中大通元年又幸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又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荅書前後並稱頓首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大同元年幸寺設無遮大會又幸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㝵會又幸寺設平等法會又設四部無㝵法會又設無㝵大會又幸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㝵法會又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食大赦中大同元年幸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皆奉贖仍於寺解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寺災太清元年又幸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為房設素木床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去又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字經捨身群臣以錢一億奉贖皇帝百辟詣鳳莊門奉表三請三荅頓首服袞冕御輦還宮幸太極殿大赦年八十六山崩

梁武減膳衣布 南史

梁武帝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梁武捨身致群臣奉贖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極三請乃許

梁武以塔災為魔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詔特為傅大士別設一榻四月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遂再起十二層倍增往日

梁武因舍利降赦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詔曰上虞縣民李胤掘地得一牙像方二寸一邊佛像十二軀一邊十五軀巧刻妙絕中有真形舍利六焉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胤衒迷縲紲東冶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慈寬大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陶弘景尸解以袈裟覆體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隱士陶弘景飲飛丹碎殺為兩朝師摸時稱山中宰相居華陽洞天景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鄮縣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是年無疾尸解遺令加冠巾法服以大袈裟覆體明器有僧居左道士居右弟子遵而行之

江革受戒 南史

梁武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敕曰

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韋因乞受菩薩戒

梁武弘教 南史

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綱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王固呪魚 南史

王固字子堅梁武帝之甥封莫口亭侯少清正頗涉文史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饗縈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鱗不獲

謝舉講經論 南史

謝舉梁武帝時為吏部尚書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

崔暹寄求佛經 北史

崔暹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晨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産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

梁武帝城陷念佛不輟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太清三年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徵求無已帝憤之遂寢疾然齋戒不衰念佛不輟五月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蜜未至而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

胡太后造塔寺太盛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胡太后作永寧石窟二寺永寧有真金像高丈八尺如中人者又十軀為浮圖九級其高九十丈上立刹復高十丈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僧房千楹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太后既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李瑒上言謂缺當世養親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都統僧暹等忿瑒謂之鬼教泣訴於太后后責瑒瑒曰天神地祇人鬼佛本出於人名之為鬼臣謂非謗暹曰若此則周孔之教亦鬼教也后於是罰瑒金一兩

崔光讀經 北史

崔光字長仁魏明帝時累司徒侍中國子祭酒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

盧景裕誦經枷鎖自脫 北史

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為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齊文宣歸向通古無倫 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僧稠禪師至京帝躬率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帝扶接入內為說正理帝拜受禪道自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於是斷酒禁肉放

捨鷹鷂去官畋漁鷙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年三月六勸民齋
戒官園私菜葷辛悉斷稠於鄴中四十餘日因辭還山是年敕
於鄴城建雲門寺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一日帝駕幸謁稠
稠床坐不迎有讒於帝帝將入寺按其不敬稠知之預出二十
里外候帝及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污伽藍在此
候耳帝丹伏愧悔無已乃躬負稠身往寺稠不受帝曰弟子負
師行遍天下未足謝愆因問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剎
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觀其形果然帝大驚自是
坐禪行道倍銳於前仍敕諸州別置禪肆令達定慧者就而教
授因以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自是傲
情歸向通古無倫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佛法東流此焉盛
矣

齊世祖令上師踐髮 釋氏通鑑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帝築壇於內具問道禮儀請上法師授
歸戒帝布髮于地令上踐其髮而升座帝授大戒畢次命八座
重臣及妃后戚屬皆授菩薩戒朔𣿬德寺移上法師主之上性
儉素雖當大統位國師而壞衣布褐未嘗乘有與世益以此重
之諺曰四海僧望道場法上

隋文帝及后稱師兒女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曇崇法師道重當世時入大內為宣淨業
帝每禮接自稱師兒皇后延德又稱師女師所獲外利盡施伽
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

隋文因馴鹿遵行聖教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月羣鹿來馴仁壽宮明日百官表賀至六
月制曰往經離亂聖法不行習俗生常卑言殺害朕遵行聖教
務存救育由王公所助野鹿來馴官人等但以至誠化導民俗
自可編户之人皆為君子宜存心仁善副此休祥

隋文建舍利塔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初帝潛龍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
越從日為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帝登極後嘗與
沙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白諸佛
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取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內大
定帝憶其事於是以岐雍泰華嵩衡州等三十州各建舍利塔

士謙喻應報 北史

李士謙字子約隋文帝時人士謙畢志不仕善談玄理嘗有客
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
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
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鵠小人
為猨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illegible]宣武為鱉鄧艾為牛徐伯
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
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
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
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釋智巖棄官出家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五年二月智巖禪師遷寂師初武略過人棄官入
道有異僧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自此入山修禪有
刺史嚴撰張綽李詢等聞岩出家入山參之謂巖曰郎將癲邪

何為住此答曰我無欲醒君額正發

琅邪王斷陰出家 釋氏通鑑

唐中宗景龍三年禪師法儀琅邪王之子也上求琅邪之後扶風大守獲之館于後堂奏名于朝大守夫人欲妻以女儀堅拒不許至於浴室自斷其陰婢子遽呼救之守嵩其操執事之及赴京引見帝命襲琅邪王爵儀具以本志懇辭帝嘉之聽從便

唐肅宗與慧忠問答 釋氏通鑑

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南陽慧忠禪師赴闕詔書略云朕聞調御上乘久安中王大雄付屬寔在朕躬思與道安弘宣祕典廣資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玄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為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速副朕懷春寒師得安否遣此旨不多及初忠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四十年不下山門

及是赴詔初安置千福寺帝每名入禁中問道帝一日齋沐致十問於師一曰見性後用布施作福否忠答無相而施合見性二曰作何行業合此道忠答無功而不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修行抵擬忠對了業本空得不動靜四曰臨終何得自在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起時將何以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四歸妙用為對六曰見性後用念佛求生淨土否忠對性即是佛性即淨土七曰捨此除了當生何處忠以無捨無生自在生為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以不取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為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此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帝由是疑心玄旨

王縉勸代宗奉佛 唐書

王縉字夏卿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廄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眾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群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

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為常群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王維奉佛 唐書

王維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懿宗迎拜 唐書

唐懿宗初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以金漆飾龍
鳳䖍鶴金銅之上施復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仗
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絶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
骨鳳翔或言昔憲宗迎佛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
乃以金銀為刹珠玉為帳孔鷸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
為檐注陛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與前後係道綴珠
瑟瑟幡蓋殘綵以為幢節費皆無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
其徒導衞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
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
所過鄉聚皆裒土為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紋飾傳言刹悉震
摇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綵臺縵閣注水銀為
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
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李蔚言者甚多皆不
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

雪峰師勸閩王奉佛 釋氏通鑑

唐哀帝天祐三年閩王一日問雪峰玄沙朕今造寺修福布施
度僧遏惡行善此去還得成佛否師云未得成佛但是有作之
心皆是輪迴王云得何果報師云得生天報得福壽報王黙然
少時二師向王言見性是佛王云將何為道作何修行師云一
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願大王識取
實相自然成佛大王起禮二師言相救生死事大師曰真如佛
性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並在大王本性自具足亦不用求切須
自救無人替為若作佛應須自度若悟一真如性不在多言佛
言向無功用處證道矣願大王但觀本性若見了一切自通王
聞二師皆示大起信心誓志受持終無退志

唐莊宗拜胡僧 五代史

唐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劉后特用事於中自
以出於賤微蹦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
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
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中宮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
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
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
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
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
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
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
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
節度使温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薦福

元太子崇尚釋教 元史

順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
麗諸僧皇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省其義今
聽佛法一夜即能曉焉於是頗崇尚佛學

事佛 奉事佛法者

漢武禮金神 釋氏通鑑

漢武帝元狩二年是年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山擒休屠王獲
其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
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國有浮屠

之數云云

楚王英奉縑贖罪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九年皇弟楚王英最先奉佛喜為浮圖齋戒嘗奉縑贖罪帝還之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王公貴人遂爭效之

漢桓帝始作黃金像 釋氏通鑑

東漢桓帝永興二年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彌盛世人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

何敬叔應夢得圓光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六年東海何敬叔以奉法因得栴檀製以為像而無圓光屢求不獲因夢沙門杖錫來曰檀非可得縣後何家祠有可求之次早因求買之何曰曾未示人君何得知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省又夢像現

劉虬信佛有鐘梵之音 釋氏通鑑

南齊明帝建武二年荊州隱士劉虬宋太始中為當陽令又為南郡丞始事佛衣時年三十二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窩茅室上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書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注講諸經舉世莫不高尚其風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建武初徵為國子博士是年冬移止江州白雲徘徊松入擱戶及有異香空中鐘梵之音因卒年六十梁大通中謚文範先生

梁武講經獲應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帝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講金字般若三慧經太子王侯宗室外戚百辟卿士外域雜使義學沙僧外國僧衆莫不肅容觀聽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之於解座日設為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躬務儉約體必菲素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減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故能無損國度財法兼施是講也宮中佛像悉放光明夜必澍雨朝則晴霽天地震動異香滿觸千種靈異具如六雲之序

慕佛 愛慕佛法者

老子西游對像說偈 釋氏通鑑

周敬王元年周柱下史老聃時年八十六歲以王室陵遲遂去凋與散關令尹喜西游流沙死於扶風郡葬於槐里老子嘗至罽賓國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故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西域住便將徐甲去流沙是年佛滅已四百三十一年矣

杜鴻漸剃髮而葬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八年杜鴻漸以疾辭宰相釋位三月而薨臨終儼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贊佛 稱贊佛法者

大慧禪師詩贊悉達 事文類聚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多三十五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曰佛世尊

以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於拘尸那國娑羅雙樹間入
涅槃大慧禪師浴佛上堂語云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
悉達卷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地發

論佛

議論佛法之是非者

縝論無佛 南史

范縝字子真齊武帝時為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
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
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
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
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
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

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
良不能屈

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序 釋氏通鑑

此周武帝建德元年釋僧勔以邪正相糅乃著難道論十八章
以三科釋之賢聖既序凡伍皎然其序略云勔以老子與尹喜
化胡出家又稱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乃無識異道所作也
然教有內外用生疑似人有聖賢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
九等以孔丘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聖以李老之儔為中上類
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子未及於聖魏文帝勅云老聃賢人
未宜先孔子此賢聖天分優劣自顯今依內經外典區別真假
使一覽便見也二年帝集群臣僧道帝自升高座辨三教先後
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張賓智炫互論道釋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乃
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僚命沙門道士辨優劣且云長留短廢
預令道士張賓飾詭辭以挫釋子與即其義負而擠之時法師
智炫對帝抗酬辭吐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逞天威逼難辭左
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帝有難曰佛法有三惡
一納耶輪生羅睺主不淨二食三淨肉法不淨三比丘犯重衆
不淨道無此也炫曰陛下所引蓋權教爾道門三惡又甚於此
一天尊紫微宮常侍有五百童女主不淨二章醮請福鹿脯百
斤清酒百斛教不淨三道士于吉亂常姜斌犯法代代有之衆
不淨也僧衆造罪乃欲除法豈以臣叛子逆遂欲空於大寶之
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

僧犯罪而廢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也帝動色下座群
臣莫不欽嘆帝既不能屈至十七日詔下遂兼道教廢之

王通答問佛 釋氏通鑑

或問佛於王通通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
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傅奕疏詆浮圖 唐書

傅奕高祖初拜太史丞遷令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
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蹄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
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
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
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
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

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糧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佗言僧尼塔廟外見毀笄后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張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盖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高祖善奕對未及行太宗即位召傅奕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鄉拒佛法柰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纖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傅奕與蕭瑀論辯 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傅氏毀佛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搆扇黃巾用為黨類道士李仲卿上十異九迷論道士劉進喜上顯正論皆貶量佛聖眩惑君心至是奕前後七上疏請除釋氏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四月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瑀非出於空桑而返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常曰地獄正為此人設也

李黃門進內德論 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時傅奕云云未決及諸僧著論合李黃門內德論同進于朝帝由是悟奕等毀道毀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之濫者而見施行焉

張士衡論佛道清淨仁慈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慈如貪婪驕虐雖傾財事之無益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之

釋智實論道士不宜居上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老子國家先宗號位宜居釋氏之先法師智實等詣闕申理以為道士宗三張符水醮籙之事非出於老子不宜居僧之上帝雖然其言而以尊祖而止

姚崇言事佛無益 萬年龜鑑

唐明皇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梁國公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殃災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遺令誡子孫其略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横夭國祚延長此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哉

齋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損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來普慈竟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

韓退之進佛骨表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鳳翔法雲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年正月帝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五色光現百僚皆賀帝大悅乃歷送諸寺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旌幡鼓吹騰沓係路王公士庶奔走膜拜瞻奉捨施唯恐弗及有然香臂頂供養者有竭產充施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佛不能福事可知矣乞以此骨投諸水火絕後代之惑上得表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為言愈言雖狂發於中懇宜寬容以開言路戚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

韓愈表論佛骨 唐書

韓愈字退之憲宗時為刑部侍郎帝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

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
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必令
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前代之惑
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
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周世宗毁像鑄錢 事文類聚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
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
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不務祖風 為僧作惡者

智究妖幻惑人 金史

智究大名府僧金世宗時託釋道以妖幻惑人言蓮華經中載
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
正應經文先師藏瓶和尚智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
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
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以應天
時三字為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刼
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

元僧發陵貪惡 元史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
獷而好鬬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
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
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
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勑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
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
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
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勑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
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
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勑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
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
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
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
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
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
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
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
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
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
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
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
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
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
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

者不論也

必蘭納識理受殺 元史

必蘭納識理成宗大德中奉旨從帝師受戒代帝出家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及其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不一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元仁宗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世祖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闍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姦之徒寅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勑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姦利云

元僧恃寵肆惡 元史

元武宗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

捽諸地捶朴交下拽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

番僧逐男無禮 元史

元晉王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奏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二

人物門

道

祖系

李氏族系 北史 老氏之源派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隸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李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後稱老子著書五千言是為道德經

正一教 即天師之教

天師言驗 元史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

太乙教 三元法籙之術

蕭道輔授宗師 元史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道輔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捴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為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居壽為之先也

真大道教 苦節危行之教

志清高風 元史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已者也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疑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為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

嶽爲乃徧巡木石閒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造官來見卒告病伏卧内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屣杖屨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焉

守教 爲道士而謹守本教者

潘師正茂松清泉 唐書

潘師正者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門南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

通玄遺表 宋史

柴通玄字又玄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宋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召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爲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爲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宫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帛詔爲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爲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修養 修真養性者

崔浩養性 北史

崔浩字伯淵魏太武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初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録圖新經浩因師事之

澄隱養生 宋史

蘇澄隱字棲真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澄隱於行宫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悦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賀蘭棲真服氣 宋史

賀蘭棲真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虚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

立言 著立法言垂訓後世者

老子立言垂戒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時守藏室之史也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强爲我著書遂著書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
一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
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焉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一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
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一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
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是以偏將軍左上將軍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

多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一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
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一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
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
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一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
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

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一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一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
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則無不治
一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
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故去彼取此
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
昏亂有忠臣
一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
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
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一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
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
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

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一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一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一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一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一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一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正言 道士以正言及人者

司馬承禎道引 唐書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

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者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知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遣之

薦明論道 五代史

張薦明者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

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丘處機言多深契 元史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丘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

太祖為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祈志誠言感安童 元史

祈志誠者丘處機之徒也得處機之術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元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决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元世祖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

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顯驗 能以道法顯驗者

道士識隋文帝 北史

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隋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徐則靈化 北史

徐則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隋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

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遣使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矣

道士奏章通神 李文勤聚

宋仁宗時范仲淹倅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奏章簡伏壇終夜不動詰其故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卒愈

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冀道士之通神

王仔昔通好 宋史

王仔昔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宋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

張留孫建宮

張留孫者字師漢少時人龍虎山為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符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

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至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孫為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仁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印至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其徒吳全節嗣

天師治潮

成宗元貞元年天師與材為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齧鹽官海鹽兩州為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斃于水裔潮患遂息

忠義 道士能守節報國家者

徐道明誦老子 宋史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幼主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訔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迺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仙

仙術 神仙之法術

甯封子隨火自燒 列仙傳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讚曰奇矣封子妙稟自然鑠質洪鑪暢氣五烟遺骨灰燼寄墳甯山人覩其跡惡識其玄

偓佺飡松能飛而求壽 列仙傳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

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
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讚曰偓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
超騰驤遺贈堯門貽此神方盡性可辭中智宜將

方回練食雲母 列仙傳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餞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
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宦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
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
終不可開讚曰方回順生隱身五柞咀嚼雲英接心隂漠却閉
幽室重關自鄣印改掩封終焉不落

務光服食養真 列仙傳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桀因光
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
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
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
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
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况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
負石自沉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
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
尚父山讚曰務光自仁服食養真𧧬遊方外獨步常均武丁雖
高讓位不臣負石自沉盡無其身

仇生服松脂而更壯 列仙傳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
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
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讚曰異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灼灼容顏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彭祖服桂芝益壽昇仙 列仙傳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
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
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跡
云後昇仙而去讚曰遐哉碩仙時惟彭祖道與化新綿綿歷古
隱淪玄室靈著風雨二虎肅時莫我猜侮

老子養氣延年 列仙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
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
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
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
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讚曰老子無為而無不
為道一生死跡入靈奇寄兆內鏡冥神絕涯德合元氣壽同兩
儀

葛由刻木羊而騎入蜀 列仙傳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
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
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
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讚曰木可為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
一致無經爰陟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桃者榮

容成公善補導之術 列仙傳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
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

子同亦云老子師也讚曰壐壐容成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
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疇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關令尹服精華修德行 列仙傳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
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
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苣勝實莫
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讚曰尹喜抱關含
德為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
歸妙趣

卭疏服石鍾乳延年 列仙傳

卭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
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讚曰八珍促壽五石

延生卭疏得之鍊髓餌精人以百年我享千齡寢息中嶽遊步
仙庭

介子推隱而復顯 列仙傳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
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
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
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
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讚曰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
君處契玄友推祿讓勳何求何取遯影介山浪跡海右

馬丹乘風而去 列仙傳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府正
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

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廻風中而去北
方人尊而祠之讚曰馬丹官晉與時汙隆事文去獻顯沒不窮
寄網將設從體迅風杳然獨上絶跡玄宮

范蠡服桂延年 列仙傳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佐
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
見於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蘭陵賣藥後人
世世識見之云讚曰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惋
龍見越鄉功遂身返脫屣千金與道舒卷

赤須子服松實莫知所之 列仙傳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
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

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絶後遂去吳山
下十餘年莫知所之讚曰赤須去豐爰憩吳山三藥並御朽貌
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顧問小智豈識巨年

安期先生號千歲翁 列仙傳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
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
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
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
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讚曰寥寥安期虛質高清
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始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絶影清冷

毛女食松葉身輕如飛 列仙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

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讚曰婉孌玉姜與時遁逸眞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延命深吉得意巖岫寄懽琴瑟

脩羊公化為石羊 列仙傳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畧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漢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讚曰卓矣脩羊韜奇含靈拕石太華餐茹黃精漢禮雖隆道非所經雁變多質忽爾隱形

朱仲獻四寸珠不知所在 列仙傳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讚曰朱仲無欲聊寄賈商俯窺驪龍捫此夜光發跡會稽曜奇咸陽施而不德歷世彌彰

稷丘君髮復黑齒更生 列仙傳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指武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為稷丘君立祠焉為稷承奉之云讚曰稷丘洞徹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攜琴來延戚以升陟逆覩未然

東方朔棄官賣藥 列仙傳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漢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讚曰東方奇達混同時俗一龍一蛇豈豫榮辱高韻冲霄不羈不束沈跡五湖驤影暘谷

李少君有數百歲之異 史記

武帝時有李少君者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於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銀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

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山圖服不死之藥 後漢

㭊都夷者漢武帝所開以為㭊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袵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閒朞年復去莫知所之也

朱璜得丹藥去瘕成仙 列仙傳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讀日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漢武帝末故在焉讚曰朱璜寢瘕福祚相迎真人投藥三屍俱靈心虛神瑩腸養幽宴毛顏髮黑超然長生

谷春死後尸解復生 列仙傳

谷春者櫟陽人也漢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讚曰谷春既死停屍猶溫棺闔五稔端委於門顧視空褫形逝衣存留軌太白納氣玄根

陶弘景山中宰相 南史

陶弘景字通明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梁武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聖姑隱於石室 南史

梁武帝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寧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閒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琅邪太守蕭昂呼問聖姑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司馬承正服餌之術 列仙傳

司馬承正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正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正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澹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

以嵩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彦伯撰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正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正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

許宣平服餌成仙 列仙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爾来三十餘年或施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覩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嵓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

詠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唐玄宗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嘆此仙人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来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崖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遊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唐懿宗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嫗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嫗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須之而盡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嫗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唐僖宗中和年

以来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嫗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羅公遠噀柑之異 事文類聚

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缺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塗嘗有道士噀之蓋羅公遠也

周生梯雲取月 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中有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筯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肌骨

天師引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帝與中天師道士洪都客中秋夜月遊月中過

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明皇躍身起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峩若萬頃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而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音樂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羽衣舞曲

羅公遠引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羅公遠鄂州人開元中中秋夜侍玄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桂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

橋閣坐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

葉法善同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玄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善同遊月宮聆月中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曲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善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善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上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殷文祥神仙之術 列仙傳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病俱甚得藥

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為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醖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後求湩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鵑高文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唐德宗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鏁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頃刻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蘂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石綴在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

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為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盡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衆僧推落北崖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

劉瞻慕道成仙 列仙傳

劉暗小字宜哥瞻兄也暗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家見暗異
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遂可強學道士曰能
相師乎暗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暗山棲求道無必巾褁
暗遂了角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暗俱讀書為文而暗性
唯高尚瞻情慕榮達暗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逃於山野爾得
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
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
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暗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
進士登科唐武宗會昌七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僕
調之稱俄被謫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
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
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暗顏貌可二

十來瞻已皤然衰朽方為遂臣悲喜不勝暗復勉之與爾為兄
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暗曰可復脩
之否暗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
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遂同舟行
話平生隔闊之事一夕失暗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
南適歿於貶所矣

葉千韶學辟穀服氣之術 列仙傳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事師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
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
言君道德臻備仙籍疑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
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
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

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
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
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按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
請召即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噀水則雨流原野捺地則
霆吼轣轆手畫空則電光爍人乃遊行天下若佯狂常醉騰騰
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為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
火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耳人皆覆之實有其驗或經過郡縣
逢旱皆請救之千韶乃備香案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
脚捺地便鳴從地底發轆轤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韶止
之遂作術便晴霽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
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倹人之求
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

終身不復更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遊及豫州聞刺史劉昉忽
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
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脅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颼
颼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
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遂感聖人以相
救療昔奉還士爨之魂庶可伴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
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事焉以金帛謝之千韶遂捨昉
而去尋之無蹤後荊襄間人見話豫州事而笑十餘年却隱於
西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黃阮丘日行四百里 列仙傳

黃阮丘者雎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
四百里於山上種葱韭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

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絶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讚曰
萬物㠑巖領實棲若人披裘散髮輕步絶倫含道養生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告徧下民

女丸遇仙棄家而去 [列仙傳]

女丸者陳市上酤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
素書五卷為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丸私寫其文要
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
顔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師有翅
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讚曰玄素有要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五卷以陳女丸蘊妙仙客來臻傾書開引雙飛絶塵

平常生數死復生 [列仙傳]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為不然後
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
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
年復為華陰門卒讚曰穀城妙匹譎達奇逸出生入死不恒其
質玄化忘形貴賤奚恤暫降塵汙終騰雲室

桂父服桂葵而色時異 [列仙傳]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黄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
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
尚有桂丸焉讚曰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綏怡
怡柔顔代代同輝道播東南奕世莫違

瑕丘仲舍壞不死 [列仙傳]

瑕丘仲者寧人也賣藥於寧百餘年人以為壽矣地動舍壞仲
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入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
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
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為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之寧
仙人焉讚曰瑕丘通玄謫脫其跡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遨步觀
化豈勞胡驛苟不覩本誰知其謫

祝鷄翁千鷄立名呼至 [列仙傳]

祝鷄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有千餘頭皆
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鷄及子
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
常止其傍云讚曰人禽雖殊道固相關祝翁傍通牧鷄寄顔育
鱗道洽棲鷄樹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刋

負局先生以紫丸療疫 [列仙傳]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
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
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
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絶崖頭懸
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
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讚
曰負局神端披褐含秀術兼和鵲心託宇宙引彼來泉灌此絶
岫欲返蓬山以齊天壽

譚峭鍊丹變化隱顯 [列仙傳]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
問無不知誦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迥好黄老諸子
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
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

山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家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遂厚遺家童迴繞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鞍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秖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岳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得隱形解化之術 列仙傳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方巾破幞頭冬則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有換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閒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拋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須刻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爲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臥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爲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斗藪雪而行猶醉酣而醒爾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爲蘇州牧忽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爲道翁賓客察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悉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十餘歲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況今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委家林野宜遂於兵傷之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復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寮衆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如目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岳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愔得餌藥養氣之術 列仙傳

羊愔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兄忱爲台州樂安令而愔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逍遥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爲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以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横挑發之乃是李陽冰字爲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愔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煖乃舁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愔曰初爲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

長靈英揹之曰此青雲芝也可食之得仙惜覺𢾺方甚取坐於
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遽得見
仙官乃引見遠遊冠雲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人
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惰歷階遍
拜之咸曰有仙骨未得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須靈英送出乃
括蒼洞西門也惰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
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手數如竹片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
與人談話相詰晝夜不停或以紙三二百張書之須刻皆徧文
字人莫之識惰讀之悉是文章道俗好事者依口録之實亦清
詞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一年清瘦輕健有不信
者謂之妖物所魅又二年不喜百合唯飲水與酒三年後鬚髮
如漆面有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始衣布褐人或問之

三年無師何以學惰曰凡所為者非自能皆神人教之後乃往
樂安省兄一日而別又往天台亦一日而到日行三四百里復
歸仙都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入委羽山而去

文賓更壯其妻愈老　列仙傳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為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
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
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
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
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
年見云讃曰文賓養生納氣玄盛松菊代御鍊質鮮膚故妻好
道拜泣躑躅引過告術延齡百餘

商丘子胥服术蒲不老　列仙傳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
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术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
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
止墮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讃曰商丘幽棲韞禎抄術渴引寒
泉饑茹蒲术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子主作客三百年　列仙傳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漢江郡王自言甯先生
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
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
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
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
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讃曰子主挺年理有所貸甯主

洞秀附琴龍眉以道相符當與訟徽匡事竭力問昭我師

陶安公乘龍登天　列仙傳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
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
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
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决云讃曰安公縱火紫炎洞熙
翩翩朱雀銜信告時蜿蜒赤虬蹈然赴期傾城仰覿迴首顧辭

赤斧服丹石如童子　列仙傳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頭鍊丹與消石服之
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
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讃曰赤斧
頤真發秀戎巴寓跡神祠頭鍊丹砂髮雖朱溶顏暐丹葩采榮

霞山觀化南遐

呼子先呼老嫗乘龍上山 列仙傳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九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讚曰三靈潛感應若符契方駕茅狗蛇而龍逝參登太華自稱應世事君不端會之有志

羅萬象服餌成仙 列仙傳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至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黃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菴中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徙矣

劉商服丹為地仙 列仙傳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孳不勤功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隨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於是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衆極多所賣藥人言頗有靈効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能賣藥携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illegible]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修止道士下樓[illegible]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之重疊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羣苕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為地仙矣

琴高乘鯉出水 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一作碭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讚曰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沉涿中出躍頳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涓子餌朮能致風雨 列仙傳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讚曰涓老餌朮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稱琴幽嶽高棲遐峙

陸通歷詩數百 列仙傳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

在蜀娥媚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讃曰接輿樂道養性潜輝見諷尼父諭以鳳衰納氣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嶽長嘯娥媚

殷七子能活死人 陳光録

岳重彦者説為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陵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巳卒欲殯次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甞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掬成鹽又冬中以木札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其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弄風上梳頭篦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弄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田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歷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冦先死後復生 列仙傳

冦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焉讃曰冦先惜道術不歷衛景公戮之尸解神遊歷載五十撫琴來旋爽俟宋門暢意五絃

幼伯子夏緩冬絺 列仙傳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甚俊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讃曰周客戢容泯跡泥盤夏服重纊冬袪輕絺作不背本義不獨[illegible]為周氏祐其艱難

犢子服松苓時壯時老 列仙傳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黒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黄犢來過都女悦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讃曰犢子山棲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控靈犢倏若電征

騎龍鳴告民水害 列仙傳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宫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祆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讃曰騎鳴養龍結廬虛池專至俟化乗雲驂螭紆轡故鄉告以速移洞鑒災祥脩眷不離

主柱服丹砂能飛行 列仙傳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云云讃曰主柱洞覽道士精微交感通山丹砂出穴熒熒流丹飄飄飛雪宕長悟之終然同悅

崔文子作黄散濟疫民 列仙傳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黄散赤
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
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幡繫黄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
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黄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黄散實近於神焉
讚曰崔子得道術兼秘與氣癘降喪仁心攸悼朱幡電麾神藥
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効

酒客酒羨日售萬錢 列仙傳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
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
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
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焉讚曰酒客蕭綷寄沽
梁肆何以標異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解紱晨征莫知
所萃

藍采和醉踏歌 續仙傳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
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
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
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絶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
言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顔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
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
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極多率皆仙意
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
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止及班白
見之顔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
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葛玄變化神異 事文類聚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
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
見乎乃嗽口飯盡成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張口蜂
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
行虫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
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
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設也又曰為客設酒無人傳
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
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瞑大雨流潦

子英乘鯉 事文類聚

子英者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持養魚池中數以米穀食
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
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歸故舍食
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

初平叱石成羊 事文類聚

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
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
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
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悲喜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往
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初平乃往叱羊
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陰生常乞長安市 列仙傳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汙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讚曰陰生乞兒人厭其黷識真者稀累見囚辱淮陰忘吝況我仙爵惡肆殃及自災其屋

蘇耽橘井 事文類聚

蘇耽種橘鑿井以救鄉里之有病者以井泉服一橘葉即愈

趙知微能住雨翫月 事文類聚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眾惜良夜知微曰可備酒殽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峯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

園客蠶絲如甕 列仙傳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讚曰美哉園客顏曄朗華仰吸玄精俯採五葩馥馥芳卉采采文蛾淑女宵降配德升遐

鹿皮公食芝飲泉 列仙傳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

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讚曰皮公興思妙巧纏綿飛閣懸絕上揾神泉肅肅清廟愔愔二間可以閑處可以永年

呂容致紫草賣錢遺孤寡 列仙傳

呂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蔂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讚曰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情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臥奇貨惠及孤賤

谿父鍊瓜桂附芷服之身輕 列仙傳

谿父者南郡鄘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讚曰谿父何欲欲在幽谷下臨清澗上躋委蕤仙客舍之導以秘籙形絕埃壒心在舊俗

飛昇 白日飛騰上昇者

黃帝昇天 史記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王子喬乘鶴飛去 周書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

簫史弄玉跨鳳而去 列仙傳

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声而已讚曰簫史妙吹鳳雀舞庭嬴氏好合乃習鳳聲遂攀鳳翼參翥高冥女祠寄想遺音載清

王喬飛舄 後漢

王喬者漢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喬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魯女乘鹿 後漢

魯女漢獻帝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採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許旌陽拔宅上昇 事文類聚

晉武帝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黃堂嘗以五色錦帷施於黃堂及旌陽上昇錦帷飛還故宅鄉人為立遊帷觀祥符改賜玉隆萬壽宮額

侯道華跨鶴上昇 續仙傳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壞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

及處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為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淘溷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唐玄宗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為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後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門偃蓋甚為勝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

長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
未信須臾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
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
華縣官叩搕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授玉皇詔授仙臺郎
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陵空
而去

謝自然白日上昇 列仙傳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㓜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
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過高好琴阮善
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為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
岳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嵋三十六
淨廬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

所無不辛勤歷覧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
孤高遂詣為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庵終日採樵為承禎執㸑
而歸又持香果尊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
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
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文真宰傳上法恐泄慢大道
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録無乃命也每
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
別承禎言去遊蓬萊齎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
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
則遠浪相盛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為風飄入一色
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如朱又一色水黃若流黃氣忽
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

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流黃賈客遂棄別貨
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
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人惶惑舟人恐懼遙見水上
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
氣直上高百餘丈旁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
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
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
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
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
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熏人徹骨綵鸞翠鶴碧鷄王
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
虔懇禮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法道士笑

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檝可行飛仙莫到天台山
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
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為橫風飄三日却到
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
禎曰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唐德宗
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馬自然尸解上昇 續仙傳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
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徧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墮霅溪
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醉
方返溪濵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持
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

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任常州
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為
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
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
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甚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
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
於常瓜又於徧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
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
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
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堦前湘曰汝天生微物
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
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若叩磕謝罪遂作

群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内鼠便絶迹後南遊越州經洞
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
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
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
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尋道士聲主人遠
應此有三人外而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
拜哀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百僧到今下床
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唯而不對知
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為意迴去入門
坐僧必能下床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
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
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

耳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
[illegible][illegible]趁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走趁捉白鷺共踐其菜
[illegible][illegible]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前求菜致此慶復為他術遂哀求
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
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
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
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
訝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
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
知微延叟入家内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
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
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

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青授婺
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
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
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柱杖打痛處取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
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傴曲柱杖而來者
亦以竹杖打之令於柱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
三阻讓不得遂即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
多題詩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
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
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
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
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

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𨶹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於園中時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玄真子謝友上昇 續仙傳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間

鄔通微乘醉飛昇 續仙傳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之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壯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餌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賀自真雲鶴飛昇 列仙傳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賣藥翁乘雲上昇 列仙傳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秪此是真姓名也有自童稚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卻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卻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酆去奢騎鳳上昇 列仙傳

酆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峯山下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

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
能皆居北山修道去者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
士相率山下居人為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及
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
砥蓋天生也去者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
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盛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者謝神
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捷獲
安久蒙靈祐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
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者(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一餅盛之領乘得餅餘於前子紅色光明去者自服及施人有疾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承唐禧宗中
和年荒亂之後擁士人據巖險(新敦所以上劍於叢欲息兵使造以為刺史)而造兇
險聞去者神異與丹劍而曰鑠去者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
與飲食造謂去者已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
來時造愧驚異卻送去者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去
者聞(神人)告卻歸石下爾後去者居山十五年每言常見龍虎
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
異去者不食多年他人忽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
毒蛇所螫去者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
神甚眾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者居
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儼去者
儼坐有數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
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
但處敬歸觀中傳說以為異耳卻後十五年去者告道士曰恐
當離此山中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綵雲繚繞鶴聲樂滿空排
佪山頂復有輿駢幢幡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者
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甚眾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
今有道士醮祭焉

嘯父列火而昇　列仙傳

嘯父者冀州人也以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
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
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讚曰嘯父駐
形年衰不落梁母遇之歷虛啓會丹大翼輝紫煙成蓋肬企昇
雲抑絕華泰

王松年白日上昇　蒙光錄

道士王松年說嘗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
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
卻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
栢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
道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朱孺子服枸杞根上昇　續仙傳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大若巖即陶隱居修真謂於此亦得之真崿崿之西有陶山存焉)勤居事於元正深慕仙道常登山嶺
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
趁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俱
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遇之又入枸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
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濯挈歸熬之而孺子益
新看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喫不已及見根
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前峯上元正

□真父之孺子謝別元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峯為童子峯
元正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
時或見之

王老夫婦飲仙酒上昇 續仙傳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墅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為意
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襤褸老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
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
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
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
王老為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
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
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
瓮酒五斛餘及窺存三二升耳清冷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
麥王老與妻子并持麥人共飲皆次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
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
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
猫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備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
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裴玄靜跨鳳昇天 列仙傳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鄠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惠
母以詩書示之覧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情迥然
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
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話
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深思閑澹雖骨肉常而拘之
以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為不可
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以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為禮婦時
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
人棄嗣後為上仙遂逼之以適李言敬事李言婦禮臻備未一
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
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
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闐異香芬馥有二女子
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綃服綽約
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
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
慎勿窺也恐君為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
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
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
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
去

戚逍遥乘雲上昇 列仙傳

戚氏道名逍遥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遥十
餘歲情頗清澹不為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
人而父以女誡授於逍遥覧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
經誦之不輟及笄嫁氏詰其家聞之以為不祥迨二十歲父母
以適同邑蒯湧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遥
晨暮以齋潔修淨為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蒯湧亦屢責之逍遥
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回於是以不能為塵
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湧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

之[illegible]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為資絕飲饍想自許曰笑看滄海
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
蒯[illegible]家及隣里悉以為妖狂夜閉室內有人言話聲及曉見獨
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
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烟靄焜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軿綵仗
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言分

淮南王鷄犬皆昇 事文類聚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鷄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鷄鳴雲
中犬吠天上

宋玄白白日上昇 列仙傳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
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臥雪中去
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
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草木颭颭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
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豚肉必五斤以
蒜虀一盆手摑肉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
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
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
求著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
州遇大旱方縣庭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
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
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
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符飛釘城隍神
雙目刺史韋德璘怪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青蓐
健步輩欲伺之手脚皆不動悉仆倒抑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
德璘曰使君不悟剗根欲見誅罰孤負德璘大懼祈禱須臾
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嚴從不可備錄後之[illegible]州[illegible]成縣白日
上昇而去

許碏醉歌上昇 列仙傳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
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荊襄汴宋抵江淮
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
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覩筆蹤
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曰
閬苑花前是醉鄉拚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
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
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
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白日昇天 列仙傳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
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
之風俄擢第退居終南山子午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
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
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
所求無阻者精勤為衆人不可諧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
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
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
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

人專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illegible]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白鵠簫笙合[illegible]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嘆異

尸解 已死而屍能化去者

呂尚服芝髓葬而無尸 列仙傳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讚曰呂尚隱釣瑞得赬鱗通夢西伯同乘入臣沈謀籍世芝體鍊身遠代所稱美哉天人

王和平尸解 後漢

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沒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葛洪尸輕 晉書

葛洪東晉成帝時為句漏令將子姪俱至廣州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一日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陸法和空棺 北史

陸法和齊文宣時以為江夏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後請關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田百頃奴婢二百人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各隨緣去財帛一日散盡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

孫思邈入棺如空衣 列仙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迴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用心自固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美白帢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固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令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殺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閹人宮妓呼恰

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恰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忍眞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須藥方三十首與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効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訴人之疾著脉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漬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疣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頴出其藝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可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脩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俄氣絶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卒葬空棺 列仙傳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為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妒女廟前時方盛暑須臾臭爛生虫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召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絶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須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黄元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謹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

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墜地化為一榼明皇及嬪御皆笑驚視之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果先生遊方外之者也跡仙髙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緇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州賜絹三百疋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特詔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李昇鍊氣成仙 列仙傳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能文機捷必口成章為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對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頵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為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頵乃延之師敬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須臾咬一勝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㪷不醉絕穀養氣常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文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為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餓氣絕顏色不變殮之就棺空衣耳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聞田頵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有人於蜀中見之

錢朗得道長年 列仙傳

錢朗字内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為精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官清直著稱所履皆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為南安都護副使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岳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字已皓首矣而朗猶如襁褓之子錢鏐遍傳祕術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矣餓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屍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李珏以輕利成仙 列仙傳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珏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適他行以珏專其事人有糴之與糴珏即授之以勝㪷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㪷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勝㪷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然終莫斷其弊吾早悟之但一勝㪷出入皆用

之自以為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汝之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塡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一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後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

寬舊名珏及聞於珏乃以車轝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珏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服羅以對珏再三審問容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以驚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亦以實對珏曰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棲真祕術 宋史

甄棲真字道淵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宋真宗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敍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卧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

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坐化 修鍊成坐而終者

李皎修鍊善終 北史

李皎先之少子也魏太武時人為冠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木[illegible]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神異 神祕不則可異者

赤松子入火隨風 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

時為雨師讚曰眇眇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泠然雙發縱身長風俄翼玄圃毖邃巢玦作範司雨

馬師皇負龍而去 列仙傳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讚曰師皇典馬厩無殘駟精感群龍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弭鱗銜轡振躍天漢粲有遺蔚

赤將子輿啖百草 列仙傳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啖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讚曰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輿拔俗餐葩飲露託身風雨遥然矯步雲中

可遊性命可度

黃帝乘龍昇天 列仙傳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讚曰神聖淵玄邈哉帝皇暫蒞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升昊蒼

服閭擔八遇仙 列仙傳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正莒往來海濱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八顆閭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髡頭著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讚曰服閭游祠三仙是使假除須臾忽超千里納寶毀形未足多恥攀龍附鳳逍遙終始

師門被殺其神猶存 列仙傳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讚曰師門使火赫炎其勢乃豢虬龍潛靈隱恵夏王虐之神存質斃風雨既降肅爾高逝

仙人採菖蒲九節 藝文類聚

漢武帝上嵩高山忽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菖蒲一

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

費長房遇仙 後漢

費長房者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

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
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
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
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
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
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
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
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
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
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
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能退便
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
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勑
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
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
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
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
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
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
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閒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
其符為衆鬼所殺

上成公得仙 後漢

上成公者密縣人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
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
其事

神人遺箭 後漢

鄭弘字巨君漢章帝元和元年為太尉初弘采薪於白鶴山得
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
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
然呼為鄭公風

葛仙步水 吳書

葛仙公吳人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
從吳主別到洌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
甚悵恨明日使人鈎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
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
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

董奉起死 吳書

董奉字昌異有仙術漢獻帝時交阯太守士燮嘗病死已三日
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之食頃即開目動手
顏色漸服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嵇康不遇石髓素書 晉書

嵇康字叔夜晉武帝時人採藥遊山澤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
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
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
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薊子訓摩娑銅人 藝文類聚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
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

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後魏武帝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王居巖棄官 宋史

王居巖仕後唐為驍衛長史遇亂棄官歸居青山後吳主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趙抱一養生 宋史

趙抱一者秦州民家子也常牧牛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並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疑群盜歡聚集村民緣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且言其故凡經久若餓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栢葉泉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箱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覩農事野行露宿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丱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乙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玄俗無影賣藥治瘕 列仙傳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漢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云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讚曰質虛影滅時惟玄俗布德神丸乃寄鹿隨道發河間親寵方渥鱗龍不制超然絕足

江妃二女遺鄭生之佩 列仙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莒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讚曰靈妃豔逸時見江湄麗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憑情言私鳴珮虛擲絕影焉追

王子可詭怪死而復見 金史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子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父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宋高宗時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歸摩龍什於道則稱驂天玄使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鍍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為翠靨衣長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臥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盤峭

[illegible]避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此術不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鼓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王可交遇仙成道 續仙傳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蒲屯村年三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搗蒜虀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鼓枻高歌入江行數里聞忽見一綵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鬟角霧鬢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鬟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西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炙破矣一與酒與侍者瀉酒於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栗喫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待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栗肉脆而甘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峯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捋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六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此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爲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使王渢渢素奉道見極以爲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渢歎曰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往蘇州以詰所貫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魂葬矣王渢具以奏聞詔稱其異後可交却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處依然可交食栗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祛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疮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者

許真君斬蛟 事文類聚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云君請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

為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鬭當以劍截皮眞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䟍趍黃牛而來大王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刼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賂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眞君求見賈使君謂曰閤君有貴壻愼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徐釣者湖海水仙 列仙傳

徐釣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撻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遥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乃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沿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名目勅數釣於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問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秪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助之顏益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上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水仙也

顯應 有顯異應於世者

莎衣道人顯異 宋史

宋莎衣道人姓何氏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高宗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匃食于市夜止天慶[illegible]父之衣益弊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跣足來弔者詗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洒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吴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强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遂飽即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揺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洞賓磨鏡 事文類聚

尚書郎賈師雄蓄古鐵鏡常欲淬磨呂洞賓稱回處士自賛其能笥中取藥賁鏡上曰藥必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通明如玉乃知異人

臨降 神仙降臨人世者

王母降武帝殿 事文類聚

漢武帝時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

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班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拌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實南窗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子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

魏夫人降侯鄧郁 南史

南岳鄧先生名郁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襹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

先知 能知未來之事者

費長房令桓景九日登高 事文類聚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景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危急宜去令家多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家見鷄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

强練先知 北史

强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與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强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怳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强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强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强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

桑道茂推杜李諸公 唐書

桑道茂術素驗時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亘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唐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初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桑道茂遁甲 唐書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唐肅宗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德宗建中初上言國

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庶可容
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
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塵奉天賴以濟李
晟為右金吾大將軍桑道茂預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
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
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
茂曰第言准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
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
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

武丁知織女渡河 事文類聚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
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荅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
女嫁牽牛也

陳摶知三趙君臣之貴 事文類聚

祖宗周世宗時居潛與趙韓王普遊長安時陳摶乘一騾遇之
下騾大笑巾簪幾墜左手㨦宋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
飲乎祖宗曰與學究三人並游可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
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帝右陳
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帝左

李懋迎使索酒 金史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金義宗時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
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
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
神帝惡其言太泄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肴入寺懋出迎笑
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
痛飲就死

處機促裝赴召 元史

丘處機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
十九為全真學于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
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
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
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
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
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
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
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
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

處機知終 元史

丘處機太祖乙酉歲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
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
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丹術

燒煉服餌之術

任光餌丹面勝童顏 列仙傳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閭積八十九年乃知是
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
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讚曰上蔡
任光能鍊神丹年涉期頤曄爾朱顏頃適趙子縱任所安升軌

栢梯高飛雲端

魏伯陽服丹仙去 事文類聚

後漢魏伯陽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内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求令 晉書

葛洪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從祖玄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鮑玄玄亦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不應州郡徵辟東晉成帝時參軍干寶薦洪才堪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勾漏令帝從之

服氣 服養神氣能運化者

許邁一氣千息 晉書

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慕仕進晉穆帝時聞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後聞懸霤山相近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徧遊名山採藥餌朮涉三年欲斷穀常服氣一氣千餘息自後莫測所終或謂之羽化矣

仙境 神仙境界

鰲峙五山 事文類聚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武夷洞天遺跡 事文類聚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曰武夷君統錄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絕壁人跡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王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裀紫霞褥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為曾孫酒行命奏賓雲之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其下曰冲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泝流而上觀之

成都老君玉局洞 事文類聚

後漢桓帝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腳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仙物 如仙桃之類

西王母降仙桃 事文類聚

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子此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

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母自啖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著前母曰用此何為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

求仙 心慕仙術而求之者

昭王遣使求神仙 史記

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漢武帝遣使求蓬萊神人 史記

漢武帝時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

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

奇遇 人有偶遇神仙者

盧敖遇仙 事文類聚

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轂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鳶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遁乎碑下敖徃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背群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竦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燕人秦皇召為博士使求仙

東方朔遇黃眉翁 事文類聚

東方朔元封中游濛鴻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伐毛矣

劉阮迷入天台 事文類聚

漢明帝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天台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甚遙

望山上有桃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啖數枚饑止體充下山取水見一杯流下有胡麻馬乃相謂此近人矣遂度山見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七世矣

洞中見二老樗蒲 事文類聚

有人山行見洞中二老翁樗蒲以馬策拄地觀之俄鞭爛鞍朽與樵人爛柯事相類

紫陽真人遇羨門子 事文類聚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樂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蹻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之中

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王質遇仙圍棊 事文類聚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棊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為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

趙瞿啖松脂為地仙 事文類聚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棄之否則子孫轉相染其家乃送之山穴中遇仙人以松脂啖之卒為地仙

子明遇白龍得迎去 列仙傳

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鶴來棲其塚邊樹上鳴呼子安云讃曰陵陽垂釣白龍銜鈎終獲瑞魚靈述是脩五石溉水騰山乘虬子安果沒鳴鶴何求

邗子尋犬遇仙符 列仙傳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令橋君橋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讃曰邗子尋犬宕入仙穴館閣峩峩青松列受符傳藥往來交結遂穆靈谷百鄉昭徹

助產毋遇司命君子得成仙 列仙傳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婦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鸛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户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讃曰司命挺靈產母震驚乃要報子契定未成道足三五輕駟宵迎終然報德久乃遐齡

子英遇赤鯉得昇天 列仙傳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讃曰子英樂水游捕為職靈鱗來赴有煒厥色養之長之挺角傅翼遂駕雲螭超步太極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四

人物門

藝術

醫術 精通醫道能活人者

二豎逃醫緩于膏肓 左傳

魯成公十年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違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醫和為平公明蠱 左傳

魯昭公元年晉平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蠱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蠱皿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扁鵲遇長桑君 史記

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扁鵲起虢太子 史記

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宮門下問曰太子何病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

日也扁鵲曰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長終而不得反因悲泣變容扁鵲曰太子之病所謂尸蹷者也脉亂形靜如死狀爾未死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見桓侯退走 史記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扁鵲言病有六不治 史記

扁鵲善醫術嘗曰病有六不治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以政喻疾 戰國策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扁鵲不可生死人以喻亂君 說苑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

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國之治不可藥而息也

李醯刺殺扁鵲 史記

扁鵲以醫術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淳于意言治病之驗 史記

太倉公淳于意少好醫方術文帝時有詔問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嘗有可驗何縣里人也意對曰高后八年得見師乘陽慶授以黃帝扁鵲之脈書知人生死有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蹶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大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

郭玉針石 後漢

郭玉者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華佗湔腸 後漢

華佗字元化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華佗懸蛇 後漢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家

蒜齏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華佗怒守 後漢

華佗者時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

華佗知壽 後漢

華佗嘗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亦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

李妻兩胎 後漢

曹操聞華佗神異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脉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李成苦欬 後漢

華佗傳云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

華佗五禽 後漢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從佗學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

華佗治創出蛇 後漢

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創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華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

華佗恃能慢曹操被殺 事文類聚

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內疽

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華佗療疾皆驗 魏書

華佗字元化漢魏時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精方藥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絶於內當啼泣而絶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有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佗令周帀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子弟數人以鈹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布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傳創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徐文伯辯療髮瘕 南史

徐文伯精於醫術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絶衆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

徐文伯知娠有兩子 南史

徐文伯從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徐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徐嗣伯療冷疾 南史

徐嗣伯字叔紹有孝行善清言仕宋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為臨
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
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
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
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
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
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
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壯

徐嗣伯煑枕 南史

徐嗣伯既善醫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
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
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而黃衆醫不能

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煑之依語
煑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沈僧翼
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徐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
枕煑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
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
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
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
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
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
冢間也

徐嗣伯療釘疽 南史

徐嗣伯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
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䵟黑無
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
須臾所䵟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
名釘疽也

褚澄真為良醫 南史

褚澄字彥道歷官清顯善醫術齊高祖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
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
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
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
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
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又豫
章王感病尚帝名褚澄為療立愈其醫術若此者真良醫也

徐文伯愈雲疾 南史

梁武帝時尚書右僕射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
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
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
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

徐謇隔脉知病候 北史

徐謇字成伯家本東莞與兄伯文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
容白曜平東揚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
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

李脩知高允將死 北史

李脩字思祖魏孝文帝時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
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効賞

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卑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
宮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
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
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

王顯診脈知孕 北史

王顯字世榮初齊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
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謇及顯等為后
診脈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脈非有心疾
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

馬嗣明診脈知死 北史

馬嗣明少博綜經方為人診脈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
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為其診脈退告楊愔云邢
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
療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內殿齊文宣帝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
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
寶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朞而卒

馬嗣明練石治腫 北史

楊愔患背腫馬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楊愔所重作
練石法以麤礪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醇醋中自有
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
無不愈

徐之才善醫術 北史

徐之才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
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
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

徐之才以針藥愈疾 北史

徐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齊帝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
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
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
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
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

徐之才賀智牙 北史

徐之才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齊帝武成生齲牙問諸醫尚藥
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徐之才拜賀曰此
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
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
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徐之才治蛤精疾 北史

徐之才前時有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
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
大如榆莢

馬嗣明灸趺愈奴疾 北史

齊後主武平中馬嗣明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
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
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

馬嗣明療女異疾 北史

齊後主武平末馬嗣明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
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牓至是人

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馬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

姚僧垣能傳醫業 北史

姚僧垣字法衛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為太醫正加文德主帥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

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剋荊州僧垣猶侍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沈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勳德隆重乃止

僧垣解縛去攣 北史

姚僧垣隨于謹至長安周明帝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為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

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姚僧垣愈賀蘭隆疾 北史

周武帝初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問姚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為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恙悉愈

僧垣醫斷神驗 北史

周武帝初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昏亂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姚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為合湯散以服之及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于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

不免死謹曰[illegible]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後[illegible]所遺即除

僧垣漸次[illegible]疾 北史

周武帝建德四年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姚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

許智藏知疾入心 北史

許智藏隋文帝時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柰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

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俟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許胤宗妙莫能宣 唐書

許胤宗先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沉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唐高祖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甄權針法如神 唐書

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仕隋為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不得挽弓權使彀矢鄉棚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唐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脈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

道人腹蟲吐蛇 唐書

甄立言唐太宗貞觀二年仕為太常丞侍御史大夫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

孫思邈論醫術 唐書

孫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

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地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迭里特神醫 遼史

迭里特字海鄰有膂力善馳射馬踣不仆尤神于醫視人疾若隔垣視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即位拜迭剌部夷

離菫太祖嘗思麋醢解酲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內廐馬逐麋射其一欲復射馬趺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為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剌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直魯古善醫 遼史

直魯古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遣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兒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訣鍼灸書行于世

耶律敵魯鉦鼓泄毒 遼史

耶律敵魯字撒不椀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聖宗統和初為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至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聵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

劉守真著書 金史

劉完素字守真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子和宗劉守真 金史

張從正字子和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三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濟生 金史

李慶嗣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金海陵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張潔古自為家法 金史

張元素字潔古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為診脈謂之曰脈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脈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劉翰世醫 宋史

劉翰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為翰

材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主簿太祖北征命翰從行遷
隨初加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亂者參校方技之
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為優絀
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
仍量賜裝錢所在厨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
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錢鞍勒馬

王懷隱善醫 宋史

王懷隱初為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
劑祗事太宗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
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
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
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
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
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
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
後數年卒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為醫官領溫水主簿
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察脉知死 宋史

趙自化父知喦初舉家陷契丹後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
名藥之術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借米京師悉以醫
術補知喦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秦國長公主疾有薦
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為醫學再加尚藥奉御太宗淳化五年授
醫官副使時名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
主簿適索瘟力無疾詔下日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脉曰君將死

矣不數日適果卒

馮文智療疾 宋史

馮文智世以方技為業太宗太平興國中詣都自陳名試補醫
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逾年轉醫官加少府
監丞嘗隸升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
御卿表薦之賜緋加光祿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
侍醫既愈加尚藥奉御賜金紫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即
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
醫官閻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又有醫
學劉贇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晸從太祖征晉陽瞥
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贇視晸贇傅以藥出
之步履如故

鄭榮遇神授醫 宋史

鄭榮者本禁軍宋真宗大中祥符中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
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為道士
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許希拜建扁鵲廟 宋史

許希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仁宗景祐元年帝不豫侍醫數進
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
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
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
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
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
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于其

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
宗道至內殿崇班

錢乙醫斷如神 宋史

錢乙始以顱顖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
子病瘈瘲乙進黃土湯而愈宋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
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
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
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
不答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宜
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
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柰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
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寖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

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
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
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
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
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痊
目張不得瞑乙曰煑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
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
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

皇甫坦治疾立愈 宋史

皇甫坦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瘳詔募他醫臨安
守臣張偁以坦聞宋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
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
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
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
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荊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
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
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龐安時善鍼法 宋史

龐安時字安常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
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
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
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
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
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

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為人治病率十愈八
九踵門求診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饘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
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
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
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
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
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異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
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
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
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
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
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

服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王克明鍼灸尤精 宋史

王克明字彥昭初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為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內秘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噤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燒地灑

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乃從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

董仙杏林 事文類聚

神仙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於杏林中以杏一器換谷一石谷少者罷遂之乃以谷賑貧窮號董仙杏林

負局先生施藥 事文類聚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皆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多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

蘇澄試藥治病 事文類聚

蘇澄良醫也時人有患瘂病問澄澄云古無方吾檢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瘂唯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

許國禎醫疾見賜 元史

許國禎字進之祖父業醫世祖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乃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台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鍼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復進世祖意解且獎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

許國禎以良醫見叙 元史

許國禎字進之世祖在潛邸以醫徵至翰海留守世祖過飲馬湩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

李明之號神醫 元史

李杲字明之世以貲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判官病小便不利目睛而出

腹脹如鼓脉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柰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見又何難焉杲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煑藥而杲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今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臣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骩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世云

音樂 如論樂作樂之類

曹太子感樂而歎 左傳

魯桓公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泠州鳩論樂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周景王也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藥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師延作箜篌 事文類聚

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

公孫弘論樂音 史記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

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搥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公孫弘審樂知德 史記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太史公言樂以脩身治民 史記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杜夔作雅樂 魏書

杜夔字公良以知音為雅樂郎漢靈帝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

戴顒合樂清曠 南史

宋武帝子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戴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宋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

明皇製曲 事文類聚

唐明皇製秋風高曲每奏之則清風徐來庭葉交墜

楊收論樂之源 唐書

楊收字藏之父楊遺直唐德宗時為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孤處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吳人號為神童它藝無不通解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蕤賓附讙木然時有安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涗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涗即以黃鐘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涗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

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佐天
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侯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
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
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
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
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
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
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
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
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
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
律次之以示洗洗晴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王虔休獻樂 唐書

王虔休字君佐唐德宗時遷昭義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虔
休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
宮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
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十和
樂本于此

王涯造雅樂 新序

王涯字廣津唐文宗時拜太常以樂府之音鄭衛大甚欲聞古
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
獻於梨園亭上悅

王朴制樂 五代史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第周世宗時爲端明殿學士詔朴考正
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
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
剛果又見信於周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
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
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

胡瑗較鍾律 宋史

胡瑗字翼之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宋仁宗景祐初更定
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
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
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
累尺小黍實龠

劉几善議樂律 宋史

劉几字伯壽爲祕書監致仕宋神宗元豐三年祀明堂大臣言
几知音詔詣太常定雅樂几曰古樂備四清聲泌五季亂離廢
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其議樂律最善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
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
稱備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
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

劉詵典樂 宋史

劉詵字應伯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爲講議
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
樂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
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內調之詞
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

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財取宋徽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朕宜爲朕與有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名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蔟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鍾磬之無餘韻不如石磬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

履謙製律 元史

齊履謙字伯恒元泰定二年復爲太史院使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内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不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内爲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黄鐘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

審音

能審聽於音樂者

季札觀樂 史記

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季札戒文子琴瑟 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師曠辯音 史記

衛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夜半聞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

公平公置酒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所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而白雲從西北起再奏而大風至雨

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師曠論聲 國語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此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孔子學琴得文王之操 史記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鍾子聞磬 新序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且召其人問之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而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以至誠於內萬民必應之矣

孔子聞瑟知子路不能保身 說苑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

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

騶忌聽琴知治 史記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

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應侯知賈午琴聲之悲 說苑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鍾子期聽伯牙鼓琴 事文類聚

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鼓琴者也

蔡邕潛聽 後漢

蔡邕獻帝時亡命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邕嘗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周瑜知曲 吳書

周瑜字公瑾吳主孫權以瑜為中護軍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荀勗識趙牛鐸 晉書

荀勗晉武帝拜為侍中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

嵇康知音調絕倫 晉書

嵇康字叔夜晉武帝時康與劉伶等號為竹林七賢康嘗遊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阮瞻彈琴 晉書

阮瞻字千里晉懷帝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

桓伊三調 晉書

桓伊字叔夏晉孝武帝時仕至侍中封長社侯伊善音樂有蔡

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泊丹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巳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袁山松善歌曲 晉書

袁山松晉安帝時歷顯位為吳郡太守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絶

寳常審樂有驗 北史

萬寳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寳常被配為樂户因妙達鍾律遍工八音寳常

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隋煬帝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寳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寳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令言聽音知亡 北史

隋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嗣真察音 唐書

李嗣真字承胄多藝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唐高宗時章懐太子作寳慶曲閱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無事太子當之俄而太子廢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謡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鋤翦吾見難作不久矣後皆驗

李嗣真掘鍾樂和 唐書

李嗣真唐高宗時為太常丞太常缺黄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樂遂和

裴知古聞樂 唐書

裴知古善樂律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

語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唐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宋王知音 唐書

唐睿宗子宋王憲知音律凉州獻新曲於玄宗名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玄宗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能審音云

王璵知音律 唐書

唐宋王子漢中王璵知音律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又聞康昆侖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

務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韓滉知音 唐書

韓滉字大冲唐代宗時為戶部侍郎滉知音律嘗曰長年後不頗聽樂以門內事多遜知之閑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高駢聞樂聲知有改移 事文類聚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跋扈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崔棁製樂致聞者悲憤 五代史

崔棁晉高祖時為太常卿定昭德成功之曲後又繼以總絃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晉高祖崩

王仁裕聽樂知爭 五代史

王仁裕為晉翰林承旨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

劉几審音有驗 宋史

劉几字伯壽宋神宗時使几知保州後几請老還為秘書監致仕几嘗游佛寺聞鍾聲曰聲澌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徵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學頗雜鄭衛云

孫亞夫知角聲不和有故 事文類聚

元祐四年夏余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咎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職知虢州數日余獨見孫曰角聲逾不和矣未幾王震待制自同來

鎮蒲七日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近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

曆學 九推筭律曆之法者

張蒼筭律曆 前漢

張蒼高帝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高允論得玄奧 北史

高允字伯恭魏太武帝時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

記時洪範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

馬重績改正曆法 五代史

馬重績字洞微晉高祖時為太子右贊善大夫後遷司天監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王朴造曆 五代史

王朴字文伯周世宗時遷樞密使留守京師時朴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

苗守信造新曆 事文類聚

太平興國四年司天冬官正吳昭素及劉內直苗守信造新曆凡經紀為二卷晨昏為一卷日躔陰陽經一卷日出入刻為一卷晝夜刻分一卷五更中星一卷共九卷以獻上命衛尉少卿元象宗與明曆老同校定賜號乾元曆上自製序

韓顯符造渾儀 宋史

韓顯符少習三式善察眡辰象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太宗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即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降及虞舜則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為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請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遣日官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

之後說令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者近十餘輩考而論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故侯伏象無準曆筭漸差占候不同盈縮難定陛下講求蘊隱垂意渾儀洞列星躔曉然易辯若人目覩於下則銅管運於上七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逆順明吉凶然後修福俾順其度省事以禦其災悉由斯器驗之昔漢洛下閎修渾儀測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累合前契真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侍臣占驗既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沙門一行修太衍曆蓋以渾儀為證又有梁令瓚造渾儀木式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令文德殿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疏略不可施用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偽算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祥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

孫思恭著長曆 宋史

孫思恭精祖氏易九妙於大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神宗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王恂推筭極精密 元史

王恂字敬甫領國子祭酒世祖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疏欲釐正之知恂精於筭術遂以命之恂薦許衡能明曆之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恂辟署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筭極為精密至元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

齊履謙推當蝕不蝕 元史

齊履謙字伯恒善筭術推步星曆盡曉其法成宗大德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時加巳依曆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

齊履謙精明曆法 元史

齊履謙字伯恒成宗大德二年遷保章正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曆日蝕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没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没日不出本氣者為是衆服其議

武藝 有武勇之藝能者

魯石公劍以諭兵 說苑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龐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鞈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行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恵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垣榮祖善騎射 南史

垣榮祖字華先仕宋武帝孝建中為後軍參軍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尉遲敬德奪矟 唐書

唐尉遲恭字敬德從太宗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矟遂大愧服

宋徳之論八陣 宋史

宋徳之字正仲宋寧宗時為山南道掌書記名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生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矣致勝

善射

精射藝最奇中者

羿射九鳥 事文類聚

堯時十日並出命后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

樂伯射麋止敵 左傳

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

陳音善弓弩之道 吳越春秋

陳音楚人也范蠡以善射進于越王越王請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

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

臣未能如古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踵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李廣材氣無雙 前漢

李廣世世受射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從軍擊胡因善射殺首虜甚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為上谷太守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上命中貴人從廣擊匈奴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之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

成公英三發三中 魏書

成公英漢少帝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漢獻帝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韓遂在湟中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太史慈射中樓棼 吳志

太史慈字子義為人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

楊濟運中猛獸 晉書

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謝尚中的賞鼓吹 晉書

謝尚東晉成帝時為江夏相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事因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

慕容翰射刀 晉書

前燕慕容翰字元邕援臂工射膂力過人東晉成帝時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魏舒發無不中 晉書

魏舒字陽元晉文帝時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慕容盛百步中箭 晉書

慕容盛字道運初依叔父沖及沖為段木延所殺遂與叔父柔及弟聞行泉歸慕容垂遇盜陜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朱漢賓射鴈貫錢 事文類聚

晉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是號為朱落鴈

胡藩弦無虛發 南史

胡藩字道序晉安帝時參太尉劉裕軍事從征關中統別軍至

河東景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臧熹應弦殺猛獸 南史

臧熹字義和好經學晉安帝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榮祖生取翔鵠 南史

垣榮祖字華先仕宋武帝孝建中為後軍參軍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卜天與弓力兼倍 南史

卜天與仕宋文帝為虎威將軍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善射使教皇子射

蕭鏗射蔗十發十中 南史

宜都王蕭鏗齊高帝第十六子也少善射常以堋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柳惲發必命中 南史

柳惲字文暢仕齊武帝為吳興太守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潤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蕭續馳射中兩麞 南史

廬陵威王蕭續字世訢梁武帝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麞冠於諸人帝大悅

拓跋幹射雙鵰 北史

拓跋幹後魏秦王翰之弟也善弓馬以騎從明元帝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遊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鵰都將

魏文成射山勒銘 北史

後魏文成帝和平二年駕幸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北海王試射及之 北史

魏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

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
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

元遥楊播正中 北史

魏孝文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内而楊播
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
對曰仰恃聖恩然覬心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
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
古今殊也

爾朱兆射鹿 北史

爾朱兆字萬仁後魏太原王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
從榮游獵至窮巖絶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
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莊帝時榮曾送臺使見
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

拓跋順射中銀卮 北史

拓跋順魏常山王遵之弟也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
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
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悦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
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刻炙遂勒背上序其射工

賀拔勝射中雙鳬 北史

賀拔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仕魏孝武授太師初至
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師宇文泰不拜尋而自悔泰亦有望
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鳬游池上泰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
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
討不庭皆入此也泰大悦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

竇熾御箭射鵄 北史

竇熾字光成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善騎射膂
力過人仕魏以功拜楊烈將軍魏孝武即位蠕蠕等諸番並遣
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鵄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
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鵄乃應弦而落諸番人咸歎
異焉

山強射中雙狐 北史

山偉字仲才仕東魏孝靜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其先祖山強
姿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後
魏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
位内行長

宇文貴射中金卮 北史

宇文貴字永貴仕西魏文帝進爵化政郡公善騎射帝在天游
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
由基之妙正當爾耳

皮景和一箭獲豕 北史

皮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齊神武從征步落稽延賊
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
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
賞異除庫直正都督

明月號落鵰都尉 北史

斛律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以為侯景
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行行後奪人名
以庫直事齊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

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者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李元忠兩丸落梟 北史

魏李元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中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皮景和百發百中 北史

皮景和北齊文宣帝天保初授通州刺史景和趫捷有武用從駕北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元景安射中獸鼻 北史

元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仕齊賜姓高氏遷七兵尚書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暴顯從獵獲獸 北史

暴顯字思祖齊後主天統中累遷特進封定陽王 初顯善騎射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蕭琮十發十中 北史

蕭琮字溫文後梁明帝之子也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崔彭射飛鳶 北史

崔彭仕隋文帝加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

史萬歲射鴈如約 北史

史萬歲仕隋文帝 龍父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長孫晟貫雙鵰 北史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群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

啓人十發俱中 北史

渋干若乃處羅侯之子也開皇十七年隋文帝以義安公主妻之長孫晟因入朝將渋干等見帝大喜以渋干為意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突厥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

賀若弼一發破的 北史

隋文帝時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顒和左右馳射 北史

宇文顒和周東平公神舉之父也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霍王矢不虛發 唐書

唐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二子太宗之弟也嘗從太宗獵遇群豕太宗使射之矢不虛發豕為之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嘗不用乎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事文類聚

薛仁貴唐太宗時破九姓突厥於天山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李晟挾矢中首 唐書

李晟字良器代宗時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從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王武俊一日射雉兔九十五 唐書

王武俊字元英德宗時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伏

高駢號落鵰侍御 唐書

高駢字千里懿宗時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薛公達三發連中 唐書

薛公達尚書播之子也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為公獻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

裴旻射彪日三十一 唐書

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李克用射中掛針 五代史

後唐太祖李克用為李琢所敗亡入達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己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皆服以為神

李克用仰中雙鳧 五代史

李克用國昌之子也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鳬唐懿宗時為雲州守捉使

安仁義中而後發 五代史

安仁義唐昭宗天復二年在潤州楊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時軍中推米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嘗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王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

朱友裕一發中敵 五代史

郴王朱友裕字端夫梁太祖温之長子也幼善騎射唐昭宗時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讙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衙內都指揮使

劉信箭穿鎗首 五代史

薛昭文仕後唐莊宗為諫議大夫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鎗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王元膺中錢孔 五代史

王元膺蜀王建之次子也為人猳喙齵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

耶律陳家奴射麃 遼史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興宗重熙中補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會帝獵陳家奴遂麃圍內鞭之二百時耶律仁先薦陳家奴徤捷北海東青鶻授衛尉郎君歷鷹坊尚衣四方館副使歐魯古皮室詳穩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奬賜珠二琲雜綵二百段凡撒鉢卒陳家奴聞訃不告而去帝怒鞭之道宗清寧初累遷右夷离畢適帝與燕國王射麃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悅陳家奴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

蒲魯三矢三兎 遼史

蒲魯字乃展遼興宗時為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興宗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會從獵三矢中三兎帝奇之

順宗十麃中九 遼史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斡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蕭氏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麃射獲其九

金章宗三發三中 金史

章宗泰和三年五月壬午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以天氣方暑命兵士甲者釋之

郭蝦蟆善射 金史

郭蝦蟆會州人世為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著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

祿太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因之兄弟皆誓死不屈其後兄
弟謀奔會自拔其鬚事覺祿大竟為所殺蝦蟆獨拔歸宣宗思
祿大之忠命後遷伴午官一階遙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遙授
鞏州鈐轄會言者乞選用祿大弟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
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
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
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
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
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
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是年
冬郭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
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
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
降蓋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

　馬仁瑀射砦卒 宋史

馬仁瑀幼不好學而喜為行陣之狀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任
周世宗選散指揮使從征淮南至楚州攻水砦砦中建飛樓高
百尺餘世宗觀之相去殆二百步樓上望卒厲聲嫚罵世宗怒
甚命左右射之遠莫能及仁瑀引滿應弦而顛

　李處耘四發連中 宋史

李繼勳太祖時鎮河陽詔署李處耘以右職繼勳初不為禮因
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
郡務

　錢昱受賜玉帶 宋史

錢昱字就之忠懿王佐之長子也錢俶遣昱入貢于宋與江南
使同侍宴射于後苑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弦而中宋
太祖賜以玉帶

　張凝勝趙氏子 宋史

張凝少有武勇倜儻自任太宗時領綿州刺史鄉人趙氏子以
材稱凝恥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
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

　康保裔筈鏑相連 宋史

康保裔仕宋太宗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謹厚好
禮善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
相連而墜人服其妙

　陳堯咨十中八九 事文類聚

陳康肅公宋太宗時人也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
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
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
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
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陳堯咨一發貫錢 宋史

陳堯咨字嘉謨真宗時舉進士第一仕宋累遷龍圖閣學士以
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

　范廷召一矢貫三烏 宋史

范廷召仕宋真宗為定州行營都部署自周顯德以來凡親征
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群烏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

者獻異性與飛禽所至屢彈射殆絕

趙振十矢貫仗 宋史

趙振字仲威宋真宗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湖北都巡檢使熙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別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跛臧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羌啗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為置酒先醻取細仗圍射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復敢犯

王德用再發再中 宋史

王德用字元輔仕宋仁宗為會靈觀祭使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瑞聖園辭曰臣老矣不能勝弓矢帝再三諭之特亡矢未發帝顧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謝一發中的再發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爾孰謂老且衰乎

曲珍一矢破錢 宋史

曲珍字君玉宋仁宗寶元康定年間夏人入寇以材武長雄邊關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騎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鬬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

郭稹射兔 宋史

郭稹字仲微仁宗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稹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

向寶四發三中 宋史

向寶善騎射仕宋為嘉州團練使年十四時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鬬有虎距五原平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澶關巨盜郭邈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嘗至太原梁適射弩再中的授寶矢解之四發三中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恤其家

竇舜卿累發輒中 宋史

竇舜卿字希元仕宋神宗為青淄路都監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

劉昌祚神箭 宋史

劉昌祚字子京吏遼還宋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遇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其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姚兕一矢斃酋 宋史

姚兕字武之宋神宗時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

劉仲武復射窒水 宋史

劉仲武神宗時為瀘州軍節度使善射嘗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姚兕試射屢中 宋史

姚兕字武之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宋神宗聞其名召入試以騎射屢中的累遷至通州防禦使兕尤喜顏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

燕達善騎射 宋史

燕達字逢辰為兒時與儕輩戲輒為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既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宋神宗授內殿崇班

何灌讓客復中 宋史

何灌字仲源武選登第仕宋徽宗時為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歎

畢再遇射藝絕人 宋史

畢再遇字德卿以恩補官隸侍衛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宋孝宗召見大悅

李筠挽弓百斤 宋史

李筠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為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隸麾下

賈堅射牛 事文類聚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

董俊一發破的 元史

董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宣宗貞祐間邊事方急稾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為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

搠阿射驚退賊 元史

忙哥撒兒察哈扎剌兒氏曾祖赤老溫愷赤祖搠阿父那海並事元烈祖及太祖嗣位年尚幼所部多叛亡搠阿獨不去皇弟掣只哈撒兒陰遣之去亦謝不從搠阿精騎射帝甚愛之號為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者也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鶩至帝命搠阿射之請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搠阿一發墜其雄賊望見驚曰是善射若此飛鳥且不能逃況人乎不戰而去

按竺邇射二虎 元史

按竺邇雍古氏其先居雲中塞上父黙公為金群牧使歲辛未驅所牧馬來歸太祖給其官按竺邇幼鞠于外祖朮要甲家訛言為趙家因姓趙氏年十四隸皇子察合台部嘗從大獵射獲數麋有二虎突出射之皆死由是以善射名皇子深器愛之

張庭瑞矢貫松牌 元史

張庭瑞字天表仕元世祖為諸蠻夷部宣慰使始立屯田人得免患時都掌蠻叛蠻善飛鎗聯松枝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

廉希憲三發連中 元史

靡希憲字善甫年十九入侍世祖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為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

張珪射虎中喉 元史

張珪字公端張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讙

善御

善於御車者

造父善御獲封于趙 史記

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劉德願百步長驅 南史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宋孝武聞其能為之乘書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四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五

人物門

藝術

善書

精於書法者

程邈易篆為隸 事文類聚

秦下邽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

漢有章草 事文類聚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麄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梁鵠攻書 魏書

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曹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

蔡邕篆隸刻石 事文類聚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千餘兩塡塞街巷

衛索一臺二妙 晉書

衛瓘字伯玉博習文藝晉武帝時為尚書令加侍中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衛恒陳書有六義 晉書

衛恒字巨山衛瓘子也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黄門郎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黄帝時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王珉與獻之齊名 晉書

王珉字季琰善行書名出兄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僧彌珉小字也難為兄晉武帝時歷官至黄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劉弘書賢於十部從事 晉書

劉弘字和季晉惠帝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泰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悦爭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王羲之蘭亭帖 事文類聚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冑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大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升逸少凝徽渙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廼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為蕭翼紿而取之

王羲之書扇索百錢 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穆帝時為右軍將軍會稽内史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如此

王羲之自比鍾張 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善草隸法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其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暮年方好入神品穆帝時為右軍將軍會稽内史

王羲之字為人寶慎 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仕穆帝為右軍將軍會稽内史善書嘗詣門生

家兄集几滑淨因圖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
驚懊者累日

王羲之字若神明晉書

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
而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
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

羲之善學衛夫人事文類聚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與之不
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此
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衛夫
人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

獻之草隸當有大名晉書

王獻之字子敬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
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孝武帝太元中拜建威將軍吳興
太守

王僧虔雅文帝褒譽南史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
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王僧虔論書法南史

齊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
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
過江右軍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
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
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
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
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
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

何胤求易周顒書南史

周顒字彥倫仕齊高帝遷中書郎兼著作少從外氏車騎將軍
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
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武帝稱賞子雲書體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子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
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
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
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
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
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
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
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
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
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
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王籍書亞琳之南史

王籍字文海梁天監為湘東王諮議參軍好學有才氣尤工草

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

蕭子雲飛白之間 事文類聚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梁武帝蕭寺 事文類聚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張延賞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讅讅置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王希秀稱王志為書聖 南史

王志字次道僧虔之次子也仕梁武帝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

王彬真草天下寶 南史

王彬字思文志弟也仕梁武帝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

王獻之書羊欣裙 南史

晉羊欣字敬元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崔浩世寶其迹 北史

崔浩字伯深仕魏太武監秘書事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

裁割綴連以為摹揩

江式善篆 北史

江式字法安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後魏宣武帝時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路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

元票以潛書過浩 北史

崔潛浩之祖也仕前燕主慕容暐為黄門侍郎為兄渾等誄手筆本草魏宣武帝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票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

趙文深有鍾王之法 北史

趙文深字德本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與冀而已周明帝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王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

崔盧家傳不替 北史

崔宏祖悅仕趙主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為世摹楷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盧伯源家法 北史

盧諶字伯源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者邈之孫也諶之玄孫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歐陽詢筆法險勁 唐書

歐陽詢字信本貌寢侻敏悟絕人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唐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

歐陽詢名播夷狄 事文類聚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于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詢形體么麼故云

歐陽通父子齊名 唐書

歐陽通詢之子也仕唐武后轉司禮卿判納言事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世南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薛稷以書名天下 唐書

薛稷字嗣通擢進士第以辭章自名仕中宗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顓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真跡稷乃鋭志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

呂向連錦書 唐書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初向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

張顛妙得書法 唐書

唐張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玄宗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郇公五雲體 唐書

韋陟仕唐肅宗贈荊州大都督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以其曾襲郇國公故云）

魯公真草為世寶 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仕唐代宗為尚書右丞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徐浩怒猊渴驥 唐書

徐浩字季海唐德宗初名授彭王傅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

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
猊抉石渴驥奔泉

公權詩書俱妙 唐書

柳公權字誠懸仕唐進太子太師善書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
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
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
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
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
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
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
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為得意凡公卿
以書貺遺蓋鉅萬

左光慶書稱有法 金史

左光慶字君錫仕金世宗時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光
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為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
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牓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
法

趙渢備諸家體 金史

趙渢字文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沖澹學道
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
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疑式當處蘇黃伯仲間党懷英小篆
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
於世

王著規益書法 宋史

王著字知微明經及第授隆平主簿善正書筆迹甚媚頗有家
法宋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
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祗候委以詳定篇韻
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
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
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
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
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
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侍詔中亦
無其比

李建中為時楷法 宋史

李建中字得中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真宗習司封員外郎
[illegible]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
多摹習爭取以為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
字有詔嘉獎

徐鉉臻妙篆隸 宋史

徐鉉字鼎臣十歲能屬文仕南唐主李煜後歸宋太宗淳化二
年貶靜難行軍司馬為人性簡淡寡慾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
篆臻其妙隸書亦工

錢惟治妙得筆法 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太宗時為光祿少卿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曰
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畫甚衆太宗
知之嘗謂近臣曰錢俶兒姪多工草書因令翰林書學賀丕顯
詣其第徧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浙僧亞栖之迹故筆力軟弱獨

惟治為工耳惟治嘗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為獻優詔褒答

太宗稱錢俶善草聖 宋史

錢俶字文德仕宋太宗從封鄧王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絲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數

中正善字學 宋史

句中正字坦然太宗時為潞州錄事參軍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上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

周起集古法為書苑 宋史

周起字萬卿仕宋真宗贈禮部尚書性周密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

錢惟治獻聖製詩 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好學書亦多為人藏秘晚年雖病廢猶或揮翰真宗嘗語惟演曰朕知惟治工書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卿為求數幅進來翌日寫聖製詩數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

仁宗飛白尤妙 事文類聚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玩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蔡襄為當時第一 宋史

蔡襄字君謨宋英宗拜為端明殿學士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黃伯思書法妙絕 宋史

黃伯思字長睿哲宗元符三年進士高等河南府戶曹參軍秩滿留守御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太宗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龐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弆

懷素草書 事文類聚

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渾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 事文類聚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文與可言見蛇鬭而草書長

亞棲知能書者變法 事文類聚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日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縱為書奴

楊凝式筆迹雄傑事文類聚

楊凝式[illegible]筆迹雄傑有二王顔柳之餘風以心疾致仕人謂之楊風子

永師精妙事文類聚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深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

蔡君謨字尤精勁事文類聚

宋蔡君謨既為歐公書集古目録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歐公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歐公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一種物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世南得其妙體事文類聚

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崔杜羅趙事文類聚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虞褚薛魏事文類聚

魏謨子叔瑜善草隷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僧虔飛白事文類聚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徐騎省書中濃墨事文類聚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必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此甞自謂吾晚年始得蝌蚪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蝌蚪法非老筆不能

張芝草聖事文類聚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

楊桓精篆籀之學元史

楊桓字武子仕元世祖拜監察御史為人實厚事親篤孝博覽群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泝源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慎之説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趙子昂真行草書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始仕世祖至仁宗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尊呼而不名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吕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隷真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

嶁嶁得晉人筆意 元史

嶁嶁字子山順帝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

善琴 精於撫琴者

柳惲琴壺 南史

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仕齊除驃騎從事中郎初惲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理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

善棊 精於奕棊者

王抗善奕 南史

宋瑯邪王抗善棊棊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鬬棊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到溉復局 南史

到溉奕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

超古冠今 南史

羊玄保兒戎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因請曰胤奕棊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材獲免父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累局不倦 南史

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慶之不寢 南史

陳慶之字子雲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棊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王積薪得棊法絕倫 事文類聚

翰林棊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予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請問於姥顧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自是其藝絕倫

潘慎脩棊說 宋史

潘慎脩字成德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大抵謂棊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賈玄詐輸太宗 事文類聚

楊文公談苑云宋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常侍上棊太宗饒玄三子

玄常輸一路太宗知玄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後輸我當撈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易以緋衣

李重恩棊冠當世 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奕棊冠絕當世然形神昏顛時人謂之李憨奕棊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品棊者以為重恩在王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荊公詩嘗用之

善畫 精於圖畫者

不興悞筆作蠅 吳書

曹不興者吳主孫權時人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長康畫維摩施百萬錢 事文類聚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

獻之誤筆作牛 晉書

王獻之字子敬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孝武帝太元中拜建威將軍吳興太守

愷之三絕 晉書

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正在阿堵中耳晉安帝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愷之圖寫特妙 晉書

顧愷之字長康晉時人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立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劉瑱第一 南史

劉瑱字士温繪弟也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少有行業文藻篆隷丹青竝為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竝為當世第一

孝元三絶 南史

梁孝元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初為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禀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

立本羞悵 唐書

閻立本者閻立德弟也唐高宗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名立本俾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

王維平遠 唐書

王維工草隷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虚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鄭虔三絶 唐書

鄭虔唐玄宗置廣文館以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遷著作郎

褭復寫真 遼史

耶律褭履字海隣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後風神爽秀工于畫以寫真名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遼道宗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覘宴翫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忠恕善畫 宋史

郭忠恕字恕先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宋太祖建隆初為乾州司戶參軍尤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醖豫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

李宥山水 宋史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從青遂為青人但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煙景萬狀世傳以為寶

燕肅能畫入神 宋史

燕肅字穆之仕宋官至禮部尚書喜為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

小米書畫 宋史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也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

黃荃着色寫生 事文類聚

黄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迥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諸黄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筌不復能疵瑕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崔白善畫花鳥 事文類聚

崔白攻畫雖以敗荷鳬鴈得名然尤精花竹翎毛

僧惠崇善畫小景 事文類聚

僧惠崇工畫鵞鴈鷺鷥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烟渚瀟灑虛曠之狀又工詩

張僧繇點龍睛飛去 事文類聚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

周昉兼得神氣 事文類聚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答云兩畫總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情性

占術 占卜而有驗者

懿氏卜婚有驗 左傳

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史蘇論伐驪戎勝 國語

魯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罪二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寵於是乎

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後晉果以驪姬敗

卜偃辛廖知畢萬後必大 左傳

魯閔公元年晉獻公封畢萬于魏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桓公卜男名友 左傳

魯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徒父筮三敗獲晉君 左傳

魯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命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

史蘇明占 左傳

魯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招父善卜 左傳

魯僖公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

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重耳得吉 國語

晉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

内有震蹇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勇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得國之卦也

舅犯占晉必勝楚 説苑

晉將與楚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杓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杓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楚丘卜驗 左傳

魯文公十八年春齊侯將伐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五月齊人弑懿公

穆姜辯筮 左傳

魯襄公九年夏五月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惠伯難南蒯 左傳

魯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故南蒯以費畔初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内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史墨論日食 左傳

魯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史救鄭不吉 左傳

魯哀公九年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

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梁丘賀善筮 前漢

梁丘賀字長翁以能心計為武騎從京房受易漢宣帝時待詔黄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墯地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

謝夷吾知長死期 後漢

謝夷吾字堯卿仕漢章帝還鉅鹿太守夷吾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贓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李南明風角 後漢

李南字孝山少篤學明於風角漢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馬跛足是以不得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李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唐檀卜知兵禍 後漢

唐檀字子產漢順帝時舉孝廉除郎中檀少遊太學尤好災異星占安帝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黄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

郎宗卜應火災 後漢

郎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漢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許曼卜蛇果應 後漢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漢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

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後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
其餘多此類云

段翳預知姓名 後漢

段翳字元章後漢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高獲致雨 後漢

高獲字敬公汝南人也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楊由多驗 後漢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管輅知冤致祟 魏書

管輅字公明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管輅占三怪無患 魏書

管輅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啣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管輅占骸骨為祟 魏書

管輅在信都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管輅占流光入懷徵吉 魏書

管輅見清河王經時經去官還家經曰近者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

素餘兆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管輅占鳩傷女鵲殺夫 魏書

管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

管輅占風知弘直子卒 魏書

管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日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

管輅占獵得狸 魏書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管輅占留客止災 魏書

管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門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要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管輅筮盜納還失鹿 魏書

管輅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失鹿者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管輅占雨期 魏書

管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夫昨檄名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名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爗爗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刻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

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管輅占劉婦如言 魏書

管輅字公明漢魏時人善占術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管輅筮器 魏書

管輅縱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管輅占知生死 魏書

管輅善占術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管輅占牛脈 魏書

管輅為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鬭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管輅分蓍下卦精妙 魏書

管輅字公明郭恩字義博俱厭帝時人恩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嘗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

管輅知見三貍乃顯 魏書

安平趙孔曜薦管輅於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還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虞翻筮羽果驗 吳書

虞翻字仲翔仕吳為騎都尉關羽既敗孫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劉惇神明 吳書

劉惇字子仁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吳範言無不驗 吳書

吳範字文則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初孫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

趙達筭知吳衰 吳書

魏文帝在廣陵孫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

戴洋預知祖逖死 晉書

祖逖字士稚晉元帝時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駐雍丘病篤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

戴洋斷追賊 晉書

戴洋為晉祖約中典軍遷督護元帝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二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

戴洋斷破賊 晉書

戴洋為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祖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也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

戴洋卜王導移居 晉書

戴洋字國流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晉司徒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中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

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

郭璞卜東晉國祚 晉書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劉裕禪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數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其驗如此

郭璞筮晉元受命 晉書

郭璞當晉元帝初鎮建鄴時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井當沸其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於上帝者也及帝即位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

戴洋斷王敦勝敗 晉書

晉明帝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戴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祖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戴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殃立沛皆非官有也祖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

郭璞受青囊之術 晉書

郭璞字景純仕晉為王敦記室參軍初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懷惠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後果驗

郭璞知葬地致天子 晉書

郭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荅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戴洋斷祖約 晉書

成帝咸和元年春祖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瞑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至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懸將兵到廬江其衆並散約召洋

出門之曰吾從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
失半入胡城門留壽陽尚可約卒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
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率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
屬並盡皆如洋言

郭璞筮庾翼皆驗 晉書

郭璞為庾翼卜其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
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
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
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
乎其年翼卒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
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
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見狗
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將出共視
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
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璞之占驗皆如此類

郭璞驢鼠精驗 晉書

郭璞渡江至宣城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
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之太守殷祐令璞作卦遇
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
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
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
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郰亭驢山君鼠使詣荊
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郭璞妖樹作逆 晉書

郭璞隨殷祐至石頭時有鼺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當有妖
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非瑞辛螫之
木倘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
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問
璞答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郭璞知王導震厄 晉書

郭璞為王導參軍導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
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導從其言數日
果震栢樹粉碎

郭璞筮兆 晉書

晉初褚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駁然亮曰有不
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
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
后父議加不臣之禮

郭璞占元吉 晉書

晉溫嶠令郭璞卜已與庾亮吉凶璞云元吉嶠語亮曰璞每筮
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
同討王敦

郭璞卜葬近水 晉書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
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

郭璞筮討敦大吉 晉書

王敦謀逆晉室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
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

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有
成也遂勸帝討敦

郭璞命盡日中 晉書

王敦將反晉使璞筮璞曰無成乃問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
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
曰命盡今日日中

郭璞死于雙栢 晉書

郭璞嘗言殺我者山宗也後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收璞詣南岡
斬之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
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令尋覓果於枝間
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遇一人呼門姓
名因以袴褶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
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

淳于智卜知鮑瑗得財 晉書

淳于智字叔平能易筮厭勝之術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
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
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瑗謂曰此君寒士
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
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
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
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
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

王徽之兄弟俱盡 晉書

王徽之字子猷仕晉為黄門侍郎與弟獻之俱病篤有術人云
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
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
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月餘徽之亦卒

步熊卜驗 晉書

步熊字叔羆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
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
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
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
見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之卜兆日當還如期
果至

杜不愆以飛雉卜超 晉書

杜不愆為晉桓嗣建威參軍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
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
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
置東檐下卻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
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
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
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荅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
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
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
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
卒於中書郎

嚴卿白狗代序 晉書

嚴卿會人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

卿筮曰君愼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得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預知龔使善易得金 晉書

隗炤晉人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珝郭璞先卜其死 晉書

卜珝字子玉晉人少好讖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將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御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漢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為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荅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今後愼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珝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黄泓占季龍必走 晉書

黄泓字始長晉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藝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晉懷帝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脩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慕容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輙訪之泓指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參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追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之

苻融占夢得囚 晉書

苻融字博休苻堅時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人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臺產極言災變之故 晉書

臺產字國儁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泛情教授不交當世前趙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辯甚觀至曜改容禮之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

孔恭占墓 南史

劉裕微時父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恭者善占墓裕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恭曰非常地也裕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

劉休以筮郭君 南史

劉休字弘明初為駙馬都尉多藝能愛至肉味莫不閑辦宋明帝多見親賞又能筮泰始初諸州反占知明帝當勝又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其休妻王氏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

郭璞卜王氏前定 南史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尋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郭璞占墓 南史

張裕字茂度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云其子孫遂昌云

僧縈筮攸之自郢州還 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時為車騎將軍鎮荊州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縈筮之云不至郢當自郢州回還攸之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飛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攸之與子文和俱自縊死

世隆先知 南史

柳世隆善卜別當甲價至一萬齊武帝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之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以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卜者知文育得銀 南史

梁監州王勱以周文育為長流深被委任勱被代文育欲與勱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辭勱勱問其故文育以告勱乃遣之梁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

梁孝元卜筮有妙 南史

梁孝元帝於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艮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荅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頹年月不便終不修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慎護如此

賀道養卜筮 南史

賀道養梁賀瑒之伯祖也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吳明徹果貴 南史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其最小子也

魏紹卜牛 北史

魏紹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晁崇占角蟲將死 北史

晁崇字子業善天文術數拜太史令魏道武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徐路占有赦至 北史

魏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侯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崔浩占應 北史

崔浩字伯淵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研覽魏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覈天人之際凡為綱紀若數家多有徵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兎在後宮驗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浩既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

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七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以賞謀謨之功

顏惡頭犯忌被殺 北史

魏孝文帝時顏惡頭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准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妊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顏惡頭求卜遇兑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兑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宫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兑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兑變為乾乾天也故升天兑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為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宫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之東益州刺史又期果為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爲舉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周恃占騰必死 北史

劉騰初坐事受刑補小黃門魏明帝時以其有保護勲累遷至侍中封長樂縣公遂與領軍元又廢置靈太后於宣光殿騰自執管鑰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恃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

遵世致人叫舞 北史

吳遵世字季緒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而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决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墨曹參軍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機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

李業興占風 北史

李業興少耿介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放權貴不為之屈齊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其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後果驗

宋景業占驗 北史

宋景業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孝靜帝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讖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幷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蔣昇天文有驗 北史

蔣昇字鳳起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西魏文帝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

靈助自筮不吉果死 北史

劉靈助爭尒朱榮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眾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後自號燕王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斬於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尒朱兆等於韓陵山

王春占戰多中 北史

王春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恆令占卜其言多中

趙輔和占筮多中 北史

趙輔和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々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帝令文宣帝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眾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遂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趙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游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後主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

許遵斷水火陣 北史

許遵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

吴遵世恥驗受賞 北史

吴遵世字季緒從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催遣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若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許遵言驗 北史

許遵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主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彊給其馬以行至郢尋喪時三臺初成齊文宣帝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李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李氏曰若然當奉三東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齊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張子信風角 北史

張子信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齊武成太寧中徵為尚藥典御後主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權會占雪 北史

北齊權會字正理學易妙盡玄微兼明風角妙識玄象嘗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户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

庾季才知秦將入郢 北史

庾季才字叔弈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陜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

耿詢巧思占驗 北史

耿詢字敦信滑稽辯給伎巧絶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群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知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

歘世積知而奏之隋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

耿玄遇知 北史

耿玄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賫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懔而遽故玄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庾季才知帝欲遷都 北史

庾季才字叔奕隋文帝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

楊伯醜分析爻象 北史

楊伯醜好讀易隋文帝開皇初隱於華山時出遊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

楊伯醜卜子 北史

楊伯醜好讀易隋文帝開皇間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衣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

楊伯醜知珠 北史

隋文帝開皇間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善易卜者楊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伯醜帛二十四

楊伯醜卜許知常 北史

楊伯醜以善卜著名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

楊伯醜卜馬 北史

楊伯醜善占卜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隋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

楊伯醜知金 北史

楊伯醜精於卜筮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伯醜為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

蕭吉卜墓有驗 北史

蕭吉字文休隋文帝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隋書 三十也二百二代也

史生占驗 北史

李大師字君威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貿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貿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直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貿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滅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使到待大師弟行師亦預貿貢因問史生吉凶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貿補州佐師萬當年差拜明年而齊貿不叙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及唐高祖武德初裴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還播因獨歎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如史生之占

薛頤知秦分當帝天下 唐書

薛頤者隋大業時為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為太史丞稍遷今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因丐為道士帝為築觀九嵕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居之

張憬藏斷賢客死 唐書

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時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為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當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

杜生神占 唐書

杜生者善易占唐武后時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與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蒚代之乃往折蒚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為神

韋見素論議皆驗 唐書

韋見素字會微唐玄宗時兼左相封豳國公天寶十五年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玄宗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不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剋賊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鄧班占鼉 唐書

鄧景山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唐肅宗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班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依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原缺第六十葉

奚睒食魚亟命烹之未及食冠至俱遇害

乙不歌牛鷹應卜 遼史

耶律乙不哥字習撚六院郎君褭古直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即起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牸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又為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濼西榆上往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武禎其占如響 金史

武禎宋欽宗靖康後業農後書界爲金禎深數學嘗以占給閤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詔東華門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為憂禎忽謂王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之

武亢知蔡州破日 金史

武亢義宗時為司天長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言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問曰解圍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審計粮草使可給至其日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馬韶知晉王利見 宋史

馬韶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詔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為司天監主簿

守榮鳥占 宋史

孫守榮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須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織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宋理宗寶慶年間臨安與閱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已而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氏作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閽者以書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閽者驚異入白丞相一二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寳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嵩之又嘗袒手如故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已而知其說士大夫咸詢覆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言禮諸朝紳互有龕縮宋祿其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孫晤善青鳥之術 徐光錄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鳥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究中男女老少因其病而卒焉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岩下岩崩忽一大石盤陷下楊占之曰此岩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

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氏曰其等初開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隻雉飛下䦨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其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補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浙定平後復在彼漁

曹元理筭知食物 事文類聚

曹元理善筭術嘗詣陳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以匕著筭曰狙上蒸䐈廚中荔支何不設廣漢大慚

吳泰占香爐果獲 事文類聚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晨興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

費孝先解字 事文類聚

臨邛費孝先山人賣卜成都五十年自云傳管輅輅夢卦有歌有影世稱其術四方士大夫求占者甚衆其或因字以決吉凶然一字而數人占得之其應不同有一官占得一解字尋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是年為本府魁薦一不肖子亦得一解字俄以屠牛被刑牛角有刀解牛也世莫可曉

康節卜牡丹有數 事文類聚

宋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國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揲蓍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群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踶齧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此說得之司馬文季名朴

安定真占年果死 事文類聚

安定真善筭術成帝時真常自筭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壠上孤檟之西四文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留孫筮相 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裒及將以完澤為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侯命相之事也何頤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為得賢相

張康推占果應 元史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嶽就訪隱逸彧凡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艮宮主大將客參將因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事干將相

十九年三月盗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從之賞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五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六

人事門

評品 品論人物之高下者

衰盾優劣 左傳

魯文公七年狄人侵魯西鄙魯公使告于晉趙宣子即趙盾使因賈季問酆舒狄相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illegible]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叔向論楚公子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illegible]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illegible]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illegible]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illegible]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illegible]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illegible]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illegible]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不

然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芉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棄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當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illegible]以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劉向以齊魯之迹不同 說苑

劉向曰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illegible]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子貢評諸子之行 孔子家語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illegible]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趙文善論 國語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楊雄論詩賦之麗 事文類聚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賦見稱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漢高論三傑之功 前漢

漢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

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說服

揚雄評枚乘長卿遲速 事文類聚

漢武帝時枚乘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溫麗枚乘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

賈氏三虎 後漢

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桓帝時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部黨成謡 後漢

漢桓帝昔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為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三君八俊 後漢

漢桓帝時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以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徳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胡廣中庸 後漢

胡廣字伯始漢靈帝建寧中為太傅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張儉部黨之魁 後漢

漢靈帝時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指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

許劭月旦 後漢

許劭字子將靈帝時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

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悅而去

陳王二難 華文紀聚

後漢末時陳紀元方子長文即陳群弟諶季方子孝先即陳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世說王珉小名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許子將論靖㷼皆王 魏書

荀淑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八子儉緄靖燾汪㷼肅旉㷼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㷼㷼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進拜光祿勳視事五日策拜司空㷼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㷼隱居終身或問許子將靖與㷼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劉備論元龍文武膽志 魏書

陳登字元龍魏太祖時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劉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陳登論當時英傑 魏書

陳登魏太祖時為廣陵太守請同郡陳矯為功曹使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焉足錄哉

孔融論韋氏雙珠 魏書

韋康字元將文帝時太中大夫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華歆龍頭 魏書

華歆字子魚文帝時為司徒初與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何晏以深幾況玄師 魏書

何晏明帝時為尚書初與夏侯玄司馬師名盛於時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

龐統論績劭琮 蜀書

龐統字士元蜀昭烈帝時與諸葛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初以事
至吳吳人多聞其名陸績顧劭全琮送往見統曰陸子可謂駑
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
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劭就統
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
不如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統似有一日之長劭服
其言

馬良白眉 蜀書

馬良字季常昭烈帝時爲侍中兄弟五人並才名鄉里爲之諺
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孫權論將略 吳書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

孟德開拓荊州邀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
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
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
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駮言不
可勸孤急呼公瑾行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
意出蘇張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
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
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
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
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
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
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孫權以子敬子衡比禹漢 吳書

孫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
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
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
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
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
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
以憂公爲先不足爲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
故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
皆有旨趣非孤之私也畯乃服

庾純論傅咸文近乎詩 晉書

傅咸字長虞武帝咸寧初歷司徒左長史剛簡有大節風格峻

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
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

陸喜論士 晉書

陸喜字恭仲晉武帝太康中爲散騎常侍好學有才思或問之
曰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伍之間
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
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
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
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
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
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
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

順也問者曰始闘高論終年啟寤矣

徹宏言表不可貴賤親疏 晉書

晉華表字偉容武帝時為太中大夫以苦節號名李徹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

王濟論戎談玄著 晉書

王戎字濬沖晉惠帝時為尚書令性任率不脩威儀善談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

王戎論人物 晉書

王戎字濬沖惠帝時歷司徒安豐侯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纆纆如束長竿

裴樂論喬髦優劣 晉書

樂廣字善輔惠帝時為河南尹少與楊準善準二子曰喬曰髦皆有名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劉訥品人優劣 晉書

劉訥字令言晉惠帝時為司隷校尉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兖州八伯 晉書

羊曼字祖延元帝時為晉陵太守任達頹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黷伯凡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

兖州四伯 晉書

羊聃字彭祖羊曼之弟也元帝時辟為廬陵太守少不經學時論鄙之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羊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京都三明 晉書

諸葛恢字道明元帝時為會稽太守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王導論虞駿兼善 晉書

虞駿字思行明帝時為吳興太守金紫光禄大夫與桓彝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駿駿遣子谷拜彝王導常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劉惔論傖奴 晉書

劉惔字真長晉明帝時為丹陽太守與王羲之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學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郗鑒評孝輔武秋 晉書

郄鑒字道徽明帝徵為尚書令道經姑孰與王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以其倫彥輔平淡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哉

侃議融章 晉書

陶侃成帝時為侍中太尉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融為君子章為小人今章為君子融為小人其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云

梅陶論陶侃諸人莫及 晉書

陶侃字士行成帝時為侍中太尉尚書梅陶謂人曰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亦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沈約論弘微為名臣 南史

謝密字弘微晉文帝時為黃門侍郎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王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

謝瞻止論 南史

謝瞻字宣遠宋武帝永初中為相國從事中郎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瑍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三謝論潘賈優劣 南史

謝瞻字宣遠以有盛名宋武帝徵為相國從事中郎後因宴集謝靈運問謝晦曰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禍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謝混論諸子優劣 南史

謝混字叔源武帝時歷中書令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混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眾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特操不雋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嘗因酣燕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

鮑照論顏謝詩如芙蓉錦繡 南史

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宋文帝嘗各敕擬樂府比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君詩若鋪錦列繡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戴氏三兒敵陳戴 南史

戴法興宋前廢帝時為越騎校尉初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

湛論延之為韜次 南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王延之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

王訓後進領袖 南史

訓後拜侍中入見齊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

丘遲論到洽 南史

到溉字茂灌撝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王筠論七葉重光 南史

王筠字元禮琅簡文帝時歷太子詹事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

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游雅論高允 北史

高允字伯恭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初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

獻之論古 北史

劉獻之後魏孝文帝詔徵典內校書雅好詩傳博觀眾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又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嘗訓從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准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出戶天下自

知倘不然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劉晝閉戶讀書 北史

劉晝字孔昭受學樂從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學屬文言甚古拙制賦以六合為名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崔光論碑頌 北史

周武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常畧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煬帝評詩 北史

脩煬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群官詩成者奏之帝覽王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世基也綽蘇綽也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

王通答問二荀 文中子

或問荀彧荀攸於文中子王通通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通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霍王無長 唐書

霍王元軌高祖子也為刺史時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荅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魏徵言霍王材藝 唐書

霍王元軌後徙封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遇益厚乃詔納徵女為妃

太宗品藻群臣 唐書

太宗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長孫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守素肉譜 唐書

李守素者太宗時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

所失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畲曹以名豈惟□□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經明五經苟今以畲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渭川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王珪善品人物　唐書

王珪與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太宗謂珪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與卿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如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

言忠論將優劣　唐書

賈言忠唐高宗時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奏上山川道里幷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鬭將而持軍嚴薛仁貴票勇冠軍高偘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為知言

潘好禮美徐有功　唐書

潘好禮為鹿城主簿徐有功折仕武后為司刑少卿卒多救人之死好禮慕之論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電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玄宗論將相　唐書

玄宗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啟聞及房琯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張說徐堅論近世文章　唐書

翟融與張說評王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與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唐玄宗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

嘉謨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柸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穆員兄弟目以珍味　唐書

穆員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憲宗時俱顯仕又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云

任圜對論相材　五代史

辛說豆盧革仕後唐明宗為宰相至是俱罷相任圜與安重誨

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孔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世宗論志寧勇敢　金史

世宗問宰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完顏襄奏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

太宗論范質無出其右　宋史

范質相太祖太宗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太宗論臣所長　宋史

太宗淳化中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利害溥等悉條上之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陳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

康節評花寓諷　事文類聚

宋邵康節訪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横不知敬康節語中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下也章默然

鞏論安石吝於改過　宋史

曾鞏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

邵雍論傅堯俞三德　宋史

傅堯俞字欽之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

陳后山論韓杜詩文　事文類聚

宋陳后山云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

皆集大成者也學者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

竇默論薦許衡　元史

元世祖即位召竇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趙孟頫論宋臣優劣　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世祖時遷集賢直學士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

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以道誤國罔二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

稱譽

稱美名譽者

黃憲致林宗稱千里之陂 後漢

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桓帝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趙咨致曹暠追謁 事文類聚

趙咨字文楚漢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許劭致袁紹稱歎 後漢

許劭宗人許栩沈淺榮和致位司徒舉宗莫不餔飼其門惟劭不過其門袁紹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紹遂單車而歸

張華稱褚陶東南之寶 晉書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少而聰悟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晉武帝時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徒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索靖敦煌五龍 晉書

索靖字幼安武帝時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曰敦煌五龍

卞氏六龍 晉書

卞粹字玄仁以清辯鑒察見稱武帝時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

翁婿冰清玉潤 晉書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晉惠帝時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

會稽三康 晉書

孔愉字敬康以字聞成帝咸和中為左僕射時與同郡張偉康丁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王郗獨步絕倫 晉書

王坦之字文度晉簡文帝時為領軍將軍弱冠與郗超俱有重

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超小字也江東獨步王文度

峻琨齊名見稱京師 事文類聚

劉峻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弈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

袁粲稱江斆風流 南史

江斆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都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

柳世隆稱美杲之 南史

庾杲之字景行齊武帝時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武帝曰庾杲

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亡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

梁王瞻有三術 南史

梁王瞻字思範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栗磾黑矟 北史

于栗磾魏明元時為河內鎮將晉太尉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比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

長孫儉致宇文泰改名 北史

長孫儉初名慶明西魏文帝時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群公侍坐及退太師宇文泰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泰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道衡才名 北史

薛道衡字玄卿齊武成帝時才名益著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韓愈書稱李渤景星鳳鳥 唐書

憲宗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

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李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安施彼賤買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

真宗器重王旦 事文類聚

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蕭勵稱江總神采英拔 事文類聚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吴平光侯蕭勵鍾愛謂
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賀知章比踐猷五總龜 事文類聚

殷踐猷賀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子華兄弟稱桐木韓家 事文類聚

韓子華兄弟皆為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以別
康公其家呼子華為三相公持國為五相公

馬岌歎繊可聞不可見 事文類聚

宋繊有遠操不與世交馬岌高尚之士具威儀造焉繊拒而不
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
知先生矣

子由稱譽子瞻 事文類聚

蘇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
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子瞻名重當代外至
夷虜亦愛服如此

推奨 推人之善而奨之者

趙孟推范武子 左傳

魯襄公二十七年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
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
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孔子稱老子猶龍 史記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
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
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
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稱子賤為君子 說苑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

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
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
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
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有
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
奉禄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
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
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文侯歎子方為得友 說苑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
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謌太子不說因謂子

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子方薦翟黃能進賢 說苑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輿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孔子稱尹綽為君子 說苑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漢文帝自以不及賈誼 史記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漢孝文帝徵見時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河間王稱禹利歸於人 說苑

漢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章帝謂黃香無雙 後漢

黃香字文彊初除郎中章帝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曹操獎譽荀攸 魏書

荀攸荀或從子也從曹操征伐有功轉於中軍師曹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

鄧芝推雲 蜀書

諸葛亮令趙雲與鄧芝拒曹真軍雲芝兵弱敵强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亮問之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鄧芝荅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悉入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喜之

諸葛亮歎稱法正　蜀書

諸葛亮與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孫權稱譽顧雍　吳書

顧雍字元歎入為左司馬孫權為吳王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

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

嵇紹見推　晉書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晉武帝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後為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

王導指諸葛恢復著　晉書

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武帝時轉臨沂令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

華洪褒陸機　晉書

陸機字士衡武帝時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陸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

管輅稱美二劉　晉書

劉智字子宣寔之弟也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武帝時歴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

輅謂人曰吾與劉寔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杜預武庫　晉書

杜預字元凱晉武帝時為度支尚書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王衍稱象語如懸河　晉書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晉懷帝永嘉中官至黃門侍郎

阮裕稱王氏三少　晉書

王羲之王敦從子也敦尤重之時阮裕有重名敦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

顗和見稱麒麟 晉書

顗和字君孝元帝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明帝太寧初遷太子舍人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王導指牀共充坐 晉書

何充字次道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元帝時累遷中書侍郎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曰正為次道耳

王導坐客逐一稱讚 事文類聚

王導晉元帝時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韓康伯見稱於殷浩 晉書

韓伯字康伯晉簡文帝時人康伯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是出群之器庾龢名亞一時少所推服常稱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有之矣

符堅謂王猛若太公 晉書

秦主苻堅常從容謂王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勑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

武帝稱晦琨為玉人 南史

謝晦字宣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宋武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

武帝以德貴張緒 南史

張緒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袁淑作賦推謝莊 南史

謝莊字希逸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穆王鑠宋文帝子也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文帝謂脩之不忝爾祖 南史

朱脩之字恭祖初為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

懷文稱美智深 南史

江智深父僧安宋文帝時為太子中庶子伯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聞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

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袁淑歎僧虔潛實莫窺 南史

王僧虔宋文帝時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超宗鳳毛 南史

謝超宗隨父鳳嶺南宋文帝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

袁粲推儉有棟梁氣 南史

王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後於宋明帝時拜駙馬都尉

袁粲言昂名器有在 南史

袁昂宋後廢帝時人昂容質脩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從兄彖同見從叔司徒袁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

高帝謂超宗不衣自暖 南史

謝超宗齊高帝時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

齊武帝兩美誠蕭 南史

齊武帝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誠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誠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齊武賞愛張緒 南史

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齊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逷憲見稱王儉三公 南史

何憲字子思齊武帝時爲國子博士時有孔逷字世遠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逷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逷常諫議幄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逷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操祭文

袁昂推美王訓 南史

王訓齊武帝時人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

申英稱王東陽不附朱异 南史

王承齊武帝時人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謝朓獎成孔顗 南史

謝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齊東昏時為中書郎好獎人材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王深設榻重休源 南史

孔休源字慶緒梁武帝時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何遜名流稱賞 南史

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武帝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

昭明詒詩助山賓構宇 南史

胡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愽通經傳梁武帝普通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将招玉經士

沈約稱王筠後来獨歩 南史

王筠字元禮能文嘗為詩呈沈約約歎詠其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来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来獨歩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文指物程形無假題署又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絶所以相要者政在此耳梁武帝大通二年為司徒簡文帝即位為太子詹事

謝舉稱遐江漢英靈 北史

柳遐梁武帝時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魏孝文比彪如汲黯 北史

李彪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魏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

任城王言思伯仁者有勇 北史

魏孝文帝時任城王澄將兵南伐園鍾離以賈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

曰仁者必有勇常謂盧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

賈孫共稱二陸 北史

陸暐字道暉魏宣武帝時為尚書右戶三公郎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

孝莊帝嘉宋世良 北史

宋世良為殿中侍御史河州剌史梁景叡袍罕羌首侍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奏州剌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常為送表世良旋奏糾其罪孝莊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

高歡嘆譽陳元康 北史

陳元康字長猷東魏孝靜帝時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大丞相高歡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歡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

神武褒美崔暹 北史

崔暹挺族孫也仕魏遷御史中尉時文襄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為之抃文襄迭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

文襄大悅杜弼 北史

杜弼使魏廷齊文襄令陳政要可為鑒誡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

英起言業世所希有 北史

孟業為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業為法曹為人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辟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齊文宣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

李若稱崔㥄崖岸可師 北史

崔㥄字長孺齊文宣帝時為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㥄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㥄有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

子容稱述祖有伯夷之風 北史

鄭述祖字恭文少總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北齊文宣時歷位至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還兗州剌史時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

薛道衡稱搆有清鑒 北史

高搆隋文帝仁壽初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搆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搆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

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
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擢有清鑒所為
文筆必先以草呈擢而後出之擢有所詆訶道衡亦甞不嗟伏
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
者擢有知人之鑒

孔徐共推世基 北史

虞世基字懋世幼恬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
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
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
陸也因以弟女妻焉隋煬帝時遷內史侍郎

太宗推魏徵擬諸葛 唐書

太宗嘗問魏徵與諸葛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

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也

李勣推文瓘 唐書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煬帝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
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太宗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李勣
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
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
曰子無為嫌若某兄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
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

高宗稱行儉文武兼備 事文類聚

唐高宗儀鳳二年詔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使歸至京師將吏
為刻石碎葉城紀功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
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房蘇共推德秀 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玄宗時為魯山令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
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
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

李揆見稱三絕 唐書

李揆肅宗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
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民語賛詠文昌 唐書

段文昌字墨卿文宗時為左僕射徙帥荊南州或旱禱輒雨
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憲宗推處厚忠功 唐書

韋處厚字德載憲宗初擢為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

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
帝曰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
其靖密

易簡稱王氏三珠樹 唐書

王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
劼蚤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
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
若是可夸也

莊宗稱阿三憨戰 五代史

後唐廢帝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為騎將過平
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
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

梁于河上從珂常並戰功狂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
年其憨戰亦類我

武行德稱彬遠大 宋史

曹彬氣質淳厚五代漢高祖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師武行德見
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

王昭素稱李穆偉器 宋史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州大都督府司馬穆幼
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昭素受易
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得皆精理往往出吾意表
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爲廊廟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
仕至周世宗時遷諫議大夫參政事

太宗以德樞爲英物 遼史

韓德樞延徽之子年甫十五太宗見之謂延徽曰見兒卿家之
福朕國之寳真英物也

海陵謂通古足爲儀表 金史

張通古海陵王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
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御下嚴厲收
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
僧法寳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
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寳
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
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
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
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
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
之召法寳謂之曰汝旣爲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寳戰
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於朝
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世宗惜張大節晚用 金史

張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倜待倜子如
親而加厚又善奕碁當世推爲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
仁奕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
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惜
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忠實
也其見知如此

柴禹錫不凡 宋史

柴禹錫字玄圭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
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宋太宗居晉邸以善應對權給事
焉

張雍以士遜爲吏第一 宋史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百日始
啼太宗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擬移士
遜治郪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
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

真宗稱宗諤至孝 宋史

李宗諤字昌武真宗時爲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
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
守門戶也

楊億替李昭遘 宋史

李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仁宗時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

英宗知呂公弼 宋史

呂公弼字寶臣宋英宗罷三司使召呂公弼代之初公弼任群牧特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莫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

巖叟為司馬光稱美 宋史

王巖叟字彥霖哲宗時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屢言事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

劉絢良能見獎 宋史

劉絢字質夫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扑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哲宗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高宗稱趙逵不附權貴 宋史

趙逵字莊叔高宗時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目逵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趙汝愚獎羅點 宋史

羅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太宗指楚材示來使 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太宗時拜中書令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

仁宗感慕李孟 元史

李孟字道復武宗至大二年仁宗為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感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邪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初李道復於成宗朝為參知政事嘗自劾隱去位帝甚交愛感其言即命搜訪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特授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

仁宗獎若愚廉勤 元史

韓若愚仁宗皇慶元年為中書左司郎中時參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為

奬勸 奬人之善而勸後者

漢光武善樊宏薄葬之令 後漢

光武建武十五年樊宏字靡卿封壽張侯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

魏武帝賞諫 魏書

魏武帝欲攻三郡烏丸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帝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晉文帝言魏舒人之領袖 晉書

晉文帝時魏舒字陽元轉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晉武帝稱美荀勗 晉書

晉武帝以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并詔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梁昭明褒美劉杳 南史

梁武帝時劉杳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為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之器

魏文成稱允忠臣 北史

魏文成時高允字伯恭為著作郎後拜中書令諫諍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

魏孝文舉觴賜郭崔 北史

魏孝文時郭祚字季祐為散騎常侍仍令黃門承禀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魏孝文舉觴賜祚及

崔光曰郭祚憂勤燕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齊文宣勞崔暹 北史

齊文宣踐祚時崔暹被譖流於馬城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若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肩而不瞋乃將舉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睨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鎖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己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還太常卿謂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

齊文襄解佩刀賜趙隱 北史

齊文襄時趙隱字彥深封安國縣伯彥深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欲死戰之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

秦王譽贈姚思廉 唐書

姚思廉本名簡高祖時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

唐太宗以魏徵為良匠 唐書

魏徵多病辭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甯得便爾

武后稱姚璹能兼清 唐書

姚璹字令章武后時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璹摘發之無所容貸武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璹為兼之

唐明皇詩賜選官 萬年龜鑑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於是以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一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以下餞于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

唐玄宗題贊盧奐 唐書

唐玄宗時有盧奐者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巡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為兵部侍郎

金世宗勸孝 金史

金世宗時永清縣有移剌餘里也契丹人隸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世宗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宋太宗擢胡旦於甲科 宋史

太宗時胡旦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

是歷多遜賦趙普雅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且獻河平頌曰
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舜興有亡水皆墊下人
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邪樸者罷救防大患河豈云敗
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寔是觀
詞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蓋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
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
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
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

張詠勉士就舉 宋史

張詠字復之宋太宗時知益州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詠察
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
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

宋高宗親擢三洪 宋史

宋高宗時洪适字景伯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父皓使朔方适年
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
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
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名滿天下

元太祖慰諭勳臣 元史

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术為左右萬戶從容
謂木華黎等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
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

元太祖授海牙氈帳 元史

元太祖時布魯海牙畏吾人也尤精騎射年十八附其主內附
充宿衛太祖西征布魯海牙扈從不避勞苦帝嘉其勤賜以羊
馬氈帳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

元世祖授馬欽錦 元史

元世祖時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碩賑饑民又給民粟種
四百餘碩世祖詔獎諭特賜西錦一端以旌其義

元世祖稱許扆仁厚 元史

元世祖時許扆一名忽魯火孫提調太醫院事忽魯火孫與丞
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
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魯火孫往鞫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
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

元成宗稱羨一心 元史

洪君祥世祖至元十七年同僉樞密院事復奉使高麗還改僉

書樞密院事成宗即位詔裁減久任官知樞密院暗伯等奏君
祥在樞密十六年最為久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還也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六

群書集事淵海卷三十七

人事門

謹飭

謹慎而能修飭者

仇覽自守 後漢

仇覽字季智和帝時考城令王奐署為主簿奐勉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自太學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慍聲色之狀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蕭惠開部下莫違 南史

蕭惠開宋明帝時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

度世誡生庶孽以防患 北史

盧玄字子眞魏太武神䴥四年辟召天下儒俊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累遷至散騎常侍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恒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宇文公諒不昧 元史

文宗時宇文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次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莫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自勵

自勉勵於己者

欒布德怨俱報 前漢

欒布高帝時為都尉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鄃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

庾袞不忘父戒 事文類聚

晉惠帝時庾袞字叔褒父在嘗戒袞以酒後會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

陶侃運甓 晉書

陶侃元帝時都督交州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張詠以厲勤忠公自勉 宋史

張詠真宗時嘗謂其友人曰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陳烈閉門收心讀書 事文類聚

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求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英宗見遺衣知戒 元史

英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問計

問計策於人者

繆公用廖計得由余 史記

秦繆公三十四年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遂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越王問計硯伐吳 吳越春秋

越王欲興師伐吳乃問於大夫計硯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下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入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

越王問五大夫伐吳之計 吳越春秋

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躃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餌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

決權選為敵國以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
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
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搆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
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
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葉茂者摧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熻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
漊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
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
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
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
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

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
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
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
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
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
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列
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
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越王以戰問五大夫 國語

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
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
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
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
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
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
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句踐問包胥伐吳之策 國語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
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
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
國也能傳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
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則施民所欲去民
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
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
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
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
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漢王用信計定三秦 前漢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問計信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曰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遂用其計舉定三秦

沛公問酈生破秦計 前漢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

婁敬議與匈奴和親 前漢

婁敬高帝時為關內侯帝自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於是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漢高帝問策於滕薛 史記

英布反書聞高帝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

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户

蜀先主三顧孔明 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慕容德謀計於衆 晉書

南燕王慕容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户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

後趙主石勒顧問張賓 晉書

後趙天王石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晉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勸先送款於帝求埽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

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

魏太武疑宋問崔浩 北史

魏太武聞赫連定與宋王義隆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崔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也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高祖問突厥和親之議 唐書

唐高祖時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封德彝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

宋真宗訪馮拯邊事 事文類聚

馮拯簽書樞密院宋真宗訪以邊事拯以為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陣畧糧其勢足以決勝

世祖問阿沙不花討叛計 元史

阿沙不花入侍世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討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太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也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

設計

設計謀以圖人者

越王獻布以求吳王之心 吳越春秋

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

群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
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
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句
角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百餘里

大夫種獻神木於吳 吳越春秋

越欲復吳雖大夫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
材奉而獻之於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
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
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
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
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東海役臣臣
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
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不聽遂起姑蘇之臺

越王進蒸粟于吳 吳越春秋

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
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
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飢

越王賂嚭求成 國語

吳欲伐越越王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
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吳王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
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臣思結韓擊魏 戰國策

南梁之難齊宣王時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
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
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
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
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
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
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
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
田侯

慎子勸用三子之計復東地 戰國策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
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
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
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
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
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
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而不與則
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
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
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
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
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
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
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

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十五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魏以晉伐虞喻趙 戰國策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沛公用酈生計破秦 史記

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

十六

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

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用謀 用人之謀以圖人者

叔向用穆子苦匏濟秦 國語

晉率諸侯伐秦及涇水莫濟不肯渡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除道也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韓信用左車計下燕 前漢

廣武君李左車趙王歇之臣也漢遣韓信伐趙下井陘左車說趙相陳餘絕其輜重深溝高壘勿戰陳餘不聽信間知左車計不用乃敢下井陘趙果敗信令軍中生得廣武君購千金項之有縛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曹操用荀攸計敗譚尚 魏書

荀攸字公達獻帝時為汝南太守嘗從曹操征討操方征劉表袁譚袁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群下羣下多以為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

曹操用荀彧策攻呂布 魏書

曹操聞陶謙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呂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

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孫權用周瑜計不質曹操 吳書

周瑜為吳主孫權護軍長史曹操兵威日盛下書責權群臣會議不決權意不欲遣質乃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煑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孫權用呂蒙計拔皖城 吳書

呂蒙為北平尉吳主孫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

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段韶取勝 北史

段韶字孝先仕梁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

長孫晟智謀 北史

長孫晟字季晟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時攝圖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至隋文帝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諭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

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備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侯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彌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

秀實嚴備斬王童 唐書

段秀實肅宗時與安西副將李嗣業收散卒還安西後嗣業與賊戰中流矢卒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孝德使護喪遣私財葬之及白孝德為節度使使秀實佐三府及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段秀實為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草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

秀實列兵示敵而璘得歸 唐書

段秀實唐代宗時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馬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

王翃亂漏斬凌正 唐書

王翃字宏肱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代宗時加金紫光祿賜第京師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翃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

馬燧敗田悅 唐書

馬燧字洵美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田悅燧約於衆四勝
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
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
悅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
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
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
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
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
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
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
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

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
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枕
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
悅乃得入抱真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
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
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
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辛祕將材 唐書

辛祕系出隴西唐貞元中擢明經第憲宗時初拜湖州刺史李
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
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
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僉謂祕材任將帥

杜慆以好言誘賊 唐書

杜慆仕唐懿宗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
自廣陵來見慆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慆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
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慆之閑雅完濟城隍
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慆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慆為
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慆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
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慆敕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
以書射城中說降會夜慆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

董昌聲言却賊 唐書

黃巢唐僖宗時與王仙芝作亂自號衝天大將軍後轉掠江西
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
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

媪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
況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

楊行密用友規謀破孫儒 五代史

楊行密字化源為人長大能手舉百斤唐昭宗龍紀元年拜行
密為宣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
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
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
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
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
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
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
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

以為親軍

孫沔杖配戲罪 宋史

孫沔字元規宋仁宗時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趙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衙將佐爭言以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起還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讙者

舉義

舉義兵應時者

隗囂起兵應漢 後漢

隗囂字季孟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立王莽時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聘方望為軍師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

不遇

不偶遇於時者

顔駟三世不遇 事文類聚

顔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孟浩然因詩不見用 唐書

孟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因放還

張祐寂寞而歸 事文類聚

張祐唐穆宗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與以詩三百首薦于朝祐至京屬元稹偃仰內庭祐不悅而去上因朝詰問祐之詞藻高下稹對曰張祐彫蟲小巧壯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

不得志

不能遂其所志願者

李廣失利自剄 前漢

李廣武帝元狩四年為輕車將軍時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蕭惠開發病嘔血 南史

蕭惠開宋明帝時除少府加給事中素剛介不得行其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繫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

劉孝孫嘆仕多不遂 南史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嘆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申屠狄負石沉河 韓文類說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illegible]毋也今此溺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illegible]

千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失機 失機會敗事者

星吉不殺渠魁致陷 元史

星吉字吉甫順帝時為湖廣平章至正十一年汝潁妖賊起會僚屬儀之咸曰有鄭萬户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士兵完城池脩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為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為大司農司僚受賊賂且嫉其功乃詆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為俘囚乎

適興 動清興而有所往者

庾亮登南樓 晉書

庾亮字元規明帝時為征西將軍遷鎮武昌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如此類

王謝絲竹 晉書

謝安字安石穆帝時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耳

王子猷訪戴 晉書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廢帝時為大司馬桓溫參軍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太冲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子猷曰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

彥回月夕鳴琴 南史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諷詠 作詩諷刺者

文公貽詩預晚宴 事文類聚

楊文公為光祿丞後苑賞花宴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宋太宗皇帝聞之乃詰所司以不名之故左右皆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李宗諤獻詩預宴 事文類聚

翰林學士李宗諤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閤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宋太宗覽詩即宣赴坐後遂為例雖選人帶館職亦同赴宴

丁謂賦詩稱旨 事文類聚

宋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日臨池久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以為莫及

韓琦和御製詩 事文類聚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宋仁宗為脩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寒韓魏公時為首相和詩卒章云曾參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仁宗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仁宗為之笑

諷詠致禍 吟詠刺時獲罪者

崔琦諷梁冀見殺 後漢

崔琦字子瑋少遊學京師舉孝廉為郎後漢靈帝時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白鵠賦以為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

者情懷怨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

蕭鋒賦脩栢而被殺 南史

江夏王蕭鋒齊高帝第十二子也嘗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挻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明帝殺諸王深憚鋒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遂逼害之江斅聞其死流涕曰芝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

子瞻諷詩幾致于死 宋史

蘇軾字子瞻宋神宗時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并媒蘖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曲端因題詩被害 宋史

曲端字正甫始知鎮戎兼經略司統制官治兵涇原高宗建炎初以王庶知延安府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金人攻陝西延安庶收散亡赴端端問庶延安失守狀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印朝廷疑端有叛意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建炎四年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端自將屯宜祿金人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張浚竟罷端兵柄萬安州安置張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前將曲端吳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有叛去者

感慨

感事而興慨嘆者

昭子感時無霸 左傳

魯昭公十六年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孔子至河聞賢人死而返 史記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

孔子作猗蘭操 事文類聚

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

楚莊王嘆不得賢人不食 說苑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

李斯嘆不復牽黃犬 史記

秦二世二年七月趙高既具李斯之獄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龔舍見蜘蛛網去官 事文類聚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林宗悼陳蕃之逝 事文類聚

郭林宗因陳蕃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慨然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劉備感髀肉復生 蜀書

劉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孫秀流涕 吳書

吳孫秀本署為驃騎將軍秀在朝初聞孫皓降群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司馬懿作歌 晉書

司馬懿先於魏明帝時為太尉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懿悵然有感

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埽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曹志感齊王之藩 晉書

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也晉武帝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

阮籍懷古 晉書

阮籍武帝時人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以自悅

羊祜峴山 晉書

羊祜武帝時人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謂從事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今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祖逖聞雞起舞 晉書

祖逖字士稚博覽書記該涉古今見者謂其有贊世才晉惠帝時與劉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王戎感舊 晉書

晉王戎字濬仲惠帝時人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山簡止樂 晉書

山簡字季倫晉懷帝時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時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周顗流涕 晉書

王導字茂弘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用事過江人士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

劉琨知命 晉書

劉琨字越石元帝時轉琨為侍中太尉琨為段匹磾所拘王敦密使匹磾殺琨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

庾敳作賦寓意 晉書

庾敳字子嵩元帝時見晉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桓溫眺望 晉書

晉桓溫明帝時為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坐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敢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袁宏坐中皆失色

郗愔嘆獻之禮慢 晉書

郗超字嘉賓晉明帝時人超未死時王獻之兄弟見郗愔常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

宋武聞詩流涕 南史

宋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謝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

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群僚誦詩稱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禁

王琨嗚咽 南史

宋順帝即位王琨進右光祿大夫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

魏孝武渡河入西有感 北史

魏孝武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永熙三年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

魏文脫屣 北史

西魏文帝及齊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齊武成憶儼 北史

齊武成幸并州高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因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復問

蕭詧感時 北史

後梁宣帝蕭詧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

鐸盧斡聞雉賦詩 遼史

鐸盧斡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為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道宗太康二年乙辛再入樞府鐸盧斡素與蕭巖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儔

李繹作五知傳 宋史

李繹字從之仁宗時遷太常少卿再知延州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宦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感舊

感懷舊事者

到撝一歲三遷 南史

到撝字茂㷁宋明帝以撝功臣之後擢為太子洗馬齊高帝輦命遷為中軍諮議參軍齊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明帝時齊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齊武帝對剖食之齊武帝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

善心垂涕受詔 北史

許善心字務本補撰史學士陳後主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

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

太宗誤呼萬均 唐書

薛萬均唐高祖時為上柱國永安郡公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太宗驚悼為舉哀後嘗賜群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恕口及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

唐高宗美元超白首相見 事文類聚

唐薛元超太宗時為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嘗謂元超曰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倏忽已三十年與卿白首相見歷觀書傳共白首者幾人

呂文穆饐瓜起亭 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蒙正宋太宗時人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伊水起亭以饐瓜為名不忘貧賤也

感遇 有所遇而感於心者

祖逖善遇李頭 晉書

祖逖字士稚晉元帝拜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進據太丘樊雅夜襲逖入其壘軍士大亂逖求救於陳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逖遂克雅衆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王導拜陵 晉書

王導字茂弘有推奉晉元帝中興之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領中書監元帝崩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還為司徒進位太保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晉元帝遇己勝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德輿讀詔流涕 唐書

李彥芳李靖五代孫為鳳翔司錄參軍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十上之有曰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又有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權德輿嘗讀之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景慕 景仰思慕者

曾子慕夫子三言 說苑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子與稱贊孔子 孔子家語

齊子與適魯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

荀爽喜御李膺 事文類聚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荀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王敦歛錢為脩婿 晉書

阮脩字宣子武帝時人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謝安蒲葵增價 晉書

謝安孝武帝時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延之慕鏡不復酬叫 事文類聚

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絶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酬叫

竟陵王表為劉瓛立館 南史

齊劉瓛字子珪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永明七年表齊武帝為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

任昉多見貴游交好 南史

任昉字彦升梁武帝時為新安太守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與多[illegible]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

德深吏人稱慶 北史

魏德深隋煬帝時遷為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武陽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德深後轉為館陶長貴鄉父老肯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

景駿民爭迎犒 唐書

韋景駿中明經唐中宗神龍中歷肥鄉令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来對曰耆老為我言邑中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来景駿為留終日

陽城感諸生立石 唐書

陽城字亢宗唐德宗時為國子司業是時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

魏門故笏 唐書

魏謩字申之魏徵五世孫也唐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謩為起居舍人文宗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

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逕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

張覺恭降沈章 金史

沈章字之達熙宗時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章往招之覺即日降

韓琦稱賢相 宋史

韓琦字稚圭仕宋英宗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魏人為立生祠及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鬬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

洛陽耆英見慕 宋史

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哲宗時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感慕 感其人而思慕者

簡子憶太叔佳言 左傳

魯定公四年諸侯侵楚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趙簡子追思周舍 新序

周舍立趙簡子之門三日夜簡子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操筆隨君之後而司君過書之簡子與處無何而舍死簡子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自舍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

羌胡為鄧訓立祠 後漢

鄧訓字平叔鄧禹子也漢和帝永元初為護羌校尉以德懷諸胡善其無養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者使醫療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悅後訓病卒羌胡旦夕臨有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

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士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

謝鯤哭玠 晉書

衛玠字叔寶美姿容京師人士聞之觀者如堵懷帝永嘉六年年二十七以勞疾卒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羊曇輟樂 晉書

謝安字安石晉孝武帝以太保加都督諸軍事平日愛重羊曇及卒後曇遂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武帝歎憶穆之 南史

宋劉穆之字道和晉恭帝時累遷尚書左僕射又宋武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由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

武帝追贈周捨 南史

周捨宋武帝時為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服又婢以聞於帝坐免官後捨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帝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群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illegible]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義康追憶謝述 南史

宋謝述字景先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卞至都數千里啟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宋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袁粲憫慕景文 南史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宋明帝時累遷尚書左僕射景文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又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憫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陸卬見慕 北史

陸卬字雲駒齊文宣時授給事中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卬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

崔瞻讀碑哀父 北史

崔瞻字彥通北齊武成帝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遂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㥄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

士謙死感士女流涕 北史

李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隋高祖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德深民不忍棄 北史

魏德深隋煬帝時為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肅甚便於民不使勞苦武陽郡丞元寶藏深害其能會隋末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哀慕不勝至今

懷之

陳叔達受賜蒲萄感母 事文類聚

唐高祖賜群臣食於御前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上問其故云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上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因賜之

符載請修孟浩然墓 唐書

樊澤德宗時為節度使孟浩然墓碑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頹沒永懷者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傳正為李白改葬青山 唐書

李白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唐憲宗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

金世宗悼后 金史

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

周必大追慕叔晦 宋史

沈煥字叔晦孝宗時為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每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許衡逝見悲悼 元史

許衡字仲平嗜學如飢渴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元世祖即位召為太子太保後歷至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

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德輝感人立廟 元史

李德輝世祖時為安西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三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彦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傷悼

傷嗟悼惜已往之人者

孔子悲悼子產 史記

鄭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歎伯華之死 說苑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景公吊相 說苑

齊景公游於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荀粲傷婦而亡 魏書

荀粲字奉倩彧之子也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且宜以色為主魏文帝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劉頌知茂先有種 晉書

劉頌字子雅仕晉武帝為吏部尚書時趙王倫害張華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

張翰皷琴而哭顧榮 晉書

顧榮字彦先仕晉元帝為安東將軍嘉興伯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皷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彦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郭璞哀傷陳逆 晉書

郭璞字景純為東晉大將軍王敦記室參軍潁川陳逆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王敦難作

何充歎亮埋玉樹 晉書

庾亮成帝時拜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詔復位尋拜[illegible]固辭不拜自邾城陷憂憤發疾薨時年五十二追贈

太尉謚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贈永昌公將葬何充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王祥悼子 晉書

王烈王芬並幼知名為父祥所愛二子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徽之歎弟人琴俱亡 晉書

王獻之死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矣因頓絕

王珣哭謝安甚慟 晉書

王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謝安與珣絕婚珣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也於是直前哭之甚慟

王導哀悅 晉書

王悅與父導語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文帝歎弘微之才 南史

謝密字弘微宋文帝即位轉右衛將軍元嘉十年卒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

齊武帝悲憶任昉 南史

任昉字彥升為新安太守卒於官齊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任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昭明哭臨王規 南史

王規字威明梁武帝時為秘書郎太子洗馬後遷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尋為吳郡太守卒昭明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唐太宗辰日哭公謹 唐書

張公謹字弘慎唐太宗貞觀初為代州都督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帝然所謀攻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卒于官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元結悼兄 事文類聚

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曰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吾哀之以戒荒淫之徒

金世宗哭宗幹 金史

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長子也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肩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

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

好尚

好尊尚一事者

王濟馬癖 晉書

王濟晉武帝時為侍中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張華載書 晉書

張華惠帝時人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從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阮祖財屐所尚不同 晉書

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明帝時人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王羲之愛鵝 晉書

王羲之穆帝時為會稽內史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

王子猷好竹 晉書

王徽之穆帝時人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

王恭臨刑誦經 晉書

王恭字孝伯孝武帝時為丹陽尹恭為性不弘闇於機會酷好佛道備營佛寺務在壯麗百姓怨嗟及為會稽王道子所誅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但令百代後知有王恭耳時人傷之

張陳尸袁行殯 晉書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袁崧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崧道上行殯

琰之射獵 北史

李琰之字長仁後魏孝莊帝時累除荊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之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

唐太宗愛蘭亭書 事文類聚

唐太宗有王羲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寶惜者蘭亭為最嘗附耳詔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後溫韜伐昭陵復入人間

李靖佩筆 唐書

太宗時李靖嘗製佩筆以木為管弢刻金其上別為環以限其間

九齡製笏囊 唐書

張九齡字子壽玄宗時為中書令後封始興縣伯體弱有醞

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
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

陸龜蒙判茶品第 唐書

陸龜蒙宣宗時人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
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
雖百里為致之

彭玗遺金求石経 唐書

唐僖宗時鍾傳為鎮南節度使以彭玗為吉州刺史玗健將也
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経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
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好惡

好惡出於私者

子瑕事衛君 說苑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
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
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
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
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
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岳載異投 晉書

潘岳武帝時遷長安令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挾彈出
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
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處變

能處事變得其宜者

棄疾自縊 左傳

魯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
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
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
疾請徙子南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
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晏子不與國難 左傳

魯襄公二十五年夏崔杼弒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
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子產不從鄭兄弟之召 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秋七月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
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
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
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

曰兄弟而死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産從之枕之股而哭之欲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産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荀彧果決見郭貢 後漢

荀彧字文若獻帝時丞相曹操東擊陶謙使彧守鄄城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操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説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説范東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

庾衮率衆備賊 晋書

庾衮字叔褒晋孝惠帝時為潁川功曹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衮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衮乃勤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高歡圖洛周不果而逃 北史

魏孝明帝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齊神武帝高歡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歡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段榮求救賴榮速下取之以免

彦和秘喪 北史

魏彭城王勰字彦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魏孝文帝時齊將陳顯達内寇孝文帝乃親討之詔勰都督總攝六師帝至馬圈疾甚會齊將陳顯達始奔遁時孝文帝崩于行宮慮凶問泄漏遏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加歛櫬還載臥輿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彦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羊烈告難辭賞 北史

羊烈字信卿少通敏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己利乎卒無所受

傅伏降周 北史

傅伏少從戎北齊後主時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尅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尅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

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齊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華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與同火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帝謂齊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

敬德勸秦王決計 唐書

蔚遲敬德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計日急入白秦王世民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即不聽不能交手受戮矣王曰孤之謀未可全棄可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今兵悉入宮被甲尚何辭王乃令敬德往諭房玄齡等入議計及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元吉將奪弓敬德馳叱之遂射殺元吉府兵戰不解敬德以二首示之乃去時高祖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悅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

李石善安變亂 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時擢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

而騎臺省吏稍稍逍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闕除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李石被忌嫉辭位 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時為中書侍郎宦官仇士良等疾之欲加害石石將朝騎至親仁里伹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自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

無逸辭帶拔追騎 唐書

皇甫無逸為右武衛將軍煬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弒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無逸棄母妻斬關歸唐公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尔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尔無相困騎爭取由是獲免

克用縋門還軍 五代史

李克用追黃巢至冤朐不及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頒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唐僖宗和解之

王鬷定亂 宋史

王鬷字總之宋仁宗天聖初鬷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鬷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

遭謗

遭人誣謗者

盧詢祖才敏致嫉 北史

盧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讌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佇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選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内懷鬱快遂毀容貌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剪拂邢卲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惕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

彥章被讒 五代史

王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趙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段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趙世延久獄見原 元史

趙世延字子敬仁宗延祐五年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閒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荊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煅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居因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坵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稱萬歲

遇難

遭遇患難者

蔡邕見鉗逢義人得不死 後漢

蔡邕字伯喈漢靈帝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

臧遇趙倫之禍 晉書

臨淮王臧字敬文愍懷太子之子也惠帝永康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孫以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

懷帝遇劉曜之難 晉書

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

成帝遇蘇峻之難 晉書

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司徒王導右光祿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於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

子隆無故被明帝所殺 南史

齊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梁武帝被侯景所制而崩 南史

梁武帝既為侯景所制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

侍者莫不泣疾久口苦索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閤下

大器臨難神貌怡然　南史

蕭哀太子大器字仁宗梁簡文嫡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顔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絶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未見殺雖復陵慠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必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櫕憂必死之命

梁元在幽賦詩受死　南史

梁孝元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絶其一曰南風且絶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何言異螻蟻一旦損鵾鵬其三曰松風侵曉哀霜雰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歳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

梁元帝被蕭詧詰辱　南史

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俄而中流矢魏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内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相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

虞熙先父死難　北史

虞仍虞熙虞世基之二子也字文化及將亂之夕仍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百藥僥幸不死　唐書

李百藥字重規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歴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為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

劉信因國難自殺　五代史

漢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高祖從弟劉信在京師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為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信為蔡王

宋徽欽被金虜為庶人　金史

宋徽宗欽宗二帝為金所虜金太宗天會五年二月丙寅詔

降二帝為庶人六年七月乙巳以宋二庶人赴上京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四喜以迎后見殺 金史

徒單四喜衮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丁酉夜四喜內侍馬禍思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蘂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

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忠孝軍以空隨行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癸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四喜家少頃還宮復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朮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為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要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楊允恭結賊子得脫 宋史

楊允恭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儻任俠宋太祖乾德中王師平蜀群盜竊發允恭纔弱冠率鄉里子弟砦于清泉鄉為賊所獲將殺之允恭曰苟活我當助爾賊素聞其豪富乃釋之陰結賊帥子日與飲博陽不勝償以貲使伺賊賊將害允恭其子以告因遁去

羣書集事淵海卷三十七

群書集事淵海卷三十八

性行門

孝悌 善事父母兄長者

李充為母兄出婦 後漢

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酧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罷散殤帝時徵為[illegible]遷侍中

蕭疑敬兄孝父 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蕭疑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

任昉叔父事兄 南史

任昉字彥升初仕齊後為梁武帝記室參軍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

二章兄孝弟悌 唐書

章全益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愈全啓亡全益服斬表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

孟興孝敬 金史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歿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章宗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李宗諤內行淳至 宋史

李宗諤真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歿而已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為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

羊仁復聚 元史

羊仁廬州廬江人世祖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傚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蹤蹟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成宗大德十一年旌其家

卜勝榮嘗痢減年 元史

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禱北辰乞減己年延之並痊

孝友 孝於親友於兄弟者

明章愛弟敬叔 後漢

漢東平憲王蒼光武子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頿要

帶十圍明帝甚愛重之蒼在朝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永平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陰氏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永平十一年蒼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乃使手詔國中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章帝即位饗衛士於南宮因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遂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各有差特賜蒼書曰中大夫奉使親問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於西宮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

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制冬蒼來朝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使持節郊迎帝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器物無不充備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懇辭帝省奏歎息貴焉又特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方至八月蒼還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歸疾病帝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千里傳問起居建初八年正月壬辰薨遣大鴻臚及將作使者監喪令四姓小侯

諸國王主悉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奉送元和三年行幸東平宮帝追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陵前

高悝蔬菜 晉書

高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采蔬不厭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

張弘策不食鹽菜 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

王元規載母妹避水 南史

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武帝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撓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

鄭紹叔所得歸兄 南史

鄭紹叔字仲明梁武帝時為驍騎將軍後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

裴脩早孤善撫弟妹 北史

裴脩字元寄父駿魏太武時為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暠來聘以

酸於境上勞接卒伻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
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
同於己子及将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甄琛葬親撫弟 北史

甄琛魏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以父母老常求解官
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服未
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内手種松栢隆冬負擔水土鄉老哀之成
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齒

薛聰廬墓 北史

薛聰字延智魏孝文大和中起家著作郎後遷侍御史遭父憂
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
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

孝芬奉叔母愛弟 北史

崔孝芬魏孝文時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
泣哀慟絶肉蔬食容貌毁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
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温顔色一錢
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始父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
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伏每兄弟出行
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
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秦族蔬食 北史

秦族祖白父雚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孝文帝太和中板白潁
州刺史西魏文帝大統中板雚鄭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

及父喪哀毁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
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
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
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

彦師兄弟同廬父墓 北史

陸彦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
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毁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鄉
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絶兄卬當襲父始乎
侯以彦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彦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
義揔萃一門

陸卬慟絶 北史

陸卬字雲駒齊文宣天保初授給事黄門侍郎遷吏部郎中遭

母喪哀慕毁悴殆不勝喪遂至沉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
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
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
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絶

齊孝昭帝侍疾掐手出血 北史

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
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宫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
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
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
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世宗孝義哀卒 北史

宋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群言

尤精經義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瑰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

薛濬遺書 北史

薛濬字道頤脩文帝開皇中歷尚書考功侍郎丁母艱尋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群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貫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放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為之流涕降使齎用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

韓王爽毀 唐書

韓王元嘉高祖之子也年十五聞太妃宇文昭儀病涕泣不食居喪毀甚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脩整當世稱之

劉審禮同居 唐書

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御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閒太宗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為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閒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閒言

陳集原嘔血讓貲 唐書

陳集原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趙璧代兄認罪 唐書

陸南金仕為太常奉禮郎玄宗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帝皆宥之

李光進讓弟主家 唐書

李光進憲宗時為振武節度使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陳饒奴居喪養弟 唐書

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狀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

曰孝友童子

李肅之盧墓育孤見稱 宋史

李肅之字公儀神宗元豐二年爲樞密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内行脩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李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導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

布魯海牙迎母愛弟 元史

布魯海牙世祖時歴遷至順德等路宣慰使布魯海牙性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幼時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盡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旁迎阿里普海牙居之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爲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帝嘗賜以太府綾緞五千匹絲絮相等弟求四之一納其國賦盡與之無吝色

劉廷讓棄子扶抱母弟 元史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文宗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郭全事母撫弟 元史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廷玉又卒居廬三載歠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廿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劉德撫弟養母 元史

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方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

扈鐸喪伯父撫從弟 元史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乃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昊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孝義 孝於親而能行義者

王沉事從叔如父 晉書

王沉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貌高貴鄉公正元中遷中書黃門仕郎

應詹毀頓委財 晉書

應詹字思遠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財情若至親遂以孝友聞于世後鎮南將軍山簡假詹都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力戰摧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

許昭先叔葬舅 南史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

入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illegible]之資非珍新資
莚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
載宋文帝時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
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
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
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

劉懷慰服親喪撫弟妹 南史

劉懷慰字彥泰仕宋為尚書駕部郎父亡持喪不食醯醬冬日
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

僧遠事母養伯父 南史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
遠省飡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葬身自販貼與鄰里
與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植松栢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
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
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劉靈哲贖姪襲父爵 南史

劉靈哲字文明齊高帝建元元年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嫡母
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為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
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
廷義之靈哲傾產贖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
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
年卒

朱氏互讎隙 南史

朱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子謙之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
昭之假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illegible]謙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
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
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巽之
又刺殺惲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不問悉赦之吳
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張緬不私畜積 南史

張緬字元長齊武帝時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
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
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
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
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
數十年未有也

張融為父報恩 南史

張融字思光齊武帝永明八年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
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
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為
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
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還黃門郎太子中庶
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
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
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帶之悉脫
衣以為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
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

植之盡喪禮於君父 齊史

嚴植之字孝源徧習經傳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

韓靈敏葬母養嫂 南史

齊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顧協終喪晚娶 南史

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梁武帝時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晩年判合卒無胤嗣

宋游道雪冤迎葬 北史

宋游道父季預魏孝明帝時位渤海太守游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游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游道為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

盧柔養叔母如己親 北史

盧柔字子剛魏孝武時為大行臺郎中柔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凊亦同己親親族歎重之

蕭蒲離不力學報親 遼史

蕭蒲離不字挼懶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末帝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

戚同文孝親義師 宋史

戚同文字同文世為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同文即為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太祖建隆三年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

趙宗悌繪母施財 宋史

趙宗悌字元發太宗子漢王元佐孫也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一至是乎歸帶而與

之錢所親用詐取葴𧹞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竟不問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輙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

劉潛夫婦哀親而絶宋史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進士起家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絶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顔詡事親睦族宋史

顔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慍年七十餘卒

趙一德思親報主元史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世祖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録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仁宗皇慶元年旌其門

烏古孫澤夫妻孝義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有德於閩閩人安之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

長壽兄弟孝義元史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廕叙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廕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羨之武宗至大間河中猱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為奥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即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廕讓叔父昆弟云

元善葬祖父母弟姪元史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武宗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塋次州縣以聞旌其家

張起巖養親葬族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順帝時為中臺侍御史性孝友少處窮約下帷

敎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敎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

朱汝諧歸兄養叔父 元史

朱汝諧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産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訾汝道奉親讓産 元史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已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為生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瓜及携米懸戶饋之或曰癘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遍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禮櫝人咸感之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為請旌其家

何從義塋族養親 元史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果惟啖疏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琢叔母尤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非禮行孝

不以正禮行孝道者

蕭綜發冢認父 南史

梁豫章王蕭綜天監三年為南徐州刺史母吳淑媛嘗與綜言汝七月而生本齊東昏之子也及至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操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深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弗之知也徐州所有棟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綀故累致意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

張進昭截腕徇葬 唐書

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友愛

兄弟和穆相敬愛者

伋壽爭死 史記

衛桓公十六年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宣公為太子取齊女宣公見其美說而自取是為宣姜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姜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宣姜與朔共讒太子於公欲廢之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

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之止伋伋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乃竊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即殺壽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

陳伯愛弟去婦 前漢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仕高祖後封曲逆侯

卜式讓財與弟 前漢

卜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其弟武帝時召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劉紆哭弟而卒 後漢

劉紆楚孝王之後王莽時廢為庶人因家彭城其家積累仁義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卒

王琳請先弟死 後漢

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更始時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

光武悼兄 後漢

漢光武與兄劉縯字伯升起兵興復更始以縯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縯為更始所害光武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

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自縯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許武推財與二弟 後漢

許武漢光武建武中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推與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馬援敬兄嫂 後漢

馬援字文淵兄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光武時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趙孝讓肥 後漢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亨眾異之遂不害明帝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

馬稜服從兄心喪三年 後漢

馬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章帝建初中仕功曹後遷廣陵太守

漢和帝愛弟 後漢

清河王慶章帝子也母宋貴人為竇后所妬誣以祝詛遂飲藥

死慶年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後慶以長別居丙舍帝移幸北宮章德殿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

繆彤化婦 後漢

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安帝時為中牟令

薛包振給弟子 後漢

薛包性至孝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振給安帝時特徵拜侍中

楊厚愛兄託疾感母 後漢

楊厚字仲桓厚母初與前妻子楊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順帝永建中徵拜議郎遷侍中

姜肱遇盜兄弟爭死 後漢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常與弟季江同適野為賊刼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娉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弃物而去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桓帝時聘不就後終于家

姜肱兄弟同寢 後漢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兄弟常同被而不入房室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桓帝時聘不就後終于家

孔融兄弟爭死 魏書

孔融字文舉少時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侯覽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孔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

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曹操時以融領青州刺史

張範以子易姪 魏書

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魏太祖曹操自荊州還以範為議郎參丞相軍事

嵇紹撫從子如親生 晉書

嵇紹字延祖魏侍中大夫康之子也武帝時為秘書丞後轉為

侍中卒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秘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庾衮侍兄疫疾晉書

庾衮字叔褒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晉武帝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相染也

母終服喪居于墓側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

顔含開棺事兄晉書

顔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晉武帝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

進啖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徐苗善撫孤遺晉書

徐苗字叔胄弟賈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郡察孝廉辟從事並不就

周顗不責弟過晉書

周顗性寛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顗襲父爵武城侯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元帝 不與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

孫晷躬侍兄疾晉書

孫晷字文度恭孝清約有禮義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晉康帝時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皆不就

姚萇讓馬濟兄晉書

秦主姚萇字景茂襄之弟也隨襄征伐每有大謀襄敗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泓愛弟晉書

姚泓字元子後秦主姚興之長子也孝友寛和其弟姚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寛裕皆此類也

王覽敬兄 晉書

王覽祥後母弟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每諫止其母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有聲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

蔡廓事兄 南史

蔡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宋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

謝述冒浪求兄喪 南史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宋武帝聞而嘉之

謝弘微事兄 南史

謝弘微兄曜宋武帝時歷御史中丞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

謝述侍兄愛篤 南史

謝述字景先景仁弟也景仁愛弟甝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命駕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飲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周述哀惶親選迺獲焉

宋文與書誡弟 南史

宋江夏文獻王劉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醆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文帝元嘉六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游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

徐湛之愛弟 南史

徐湛之字孝源幼孤為宋武帝所愛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蔣恭兄弟爭罪俱免 南史

蔣恭宋文帝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宋文帝詔諭義恭 南史

劉湛字弘仁宋文帝累遷侍中又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軍長史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劉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搆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

褚彥回推財 南史

褚彥回湛之之子也幼有清譽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廚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

孫棘兄弟爭死 南史

孫棘宋孝武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孫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

劉彥節不證弟 南史

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宋孝武時其弟劉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從弟劉祇諷彥節啟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迺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

孫謙耕養弟妹 南史

孫謙字長遜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

陶子鏘為兄訴屈 南史

陶子鏘字海育父延仕宋為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兄弟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

鄱陽王敬兄愛姪 南史

鄱陽王鏘字宣韶齊高帝道成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賾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悵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

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鏘和悌美令姿謙慎好文章在官雍容得物情理事無擁當時稱之後明帝纂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焉

王儉愛弟 南史

王僧祐字胤宗幼聰悟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君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齊武帝永明中為太子中舍人

齊武帝幸弟宅 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武帝每幸第不復屏人勑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良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

沈顗隨兄之任 南史

沈顗字處默內行甚脩事母兄孝友兄亦退素以家貧仕齊武帝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顗相隨之任

袁昂服朞報兄 南史

袁昂字千里初仕齊武帝累遷黃門郎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顧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燕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復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棱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

梁武帝愛弟 南史

梁臨川靜惠王蕭宏武帝弟也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

梁武貰弟逃罪 南史

梁武帝弟蕭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

為名屢為有司所奏梁武帝每貰之天監十七年帝以宏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妃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靖惠

傅昳喪兄如父 南史

傅昳字徵遠昭之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暮不反昳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羨而服焉及昭卒昳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梁武帝天監中為烏程令

張悌二兄爭死 南史

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己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梁武帝以為孝義特降死

安成王多昆弟之睦 南史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文帝第七子也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俸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昆弟之睦時議歸之

房景伯弟喪過禮 北史

房景伯字良暉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朞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朞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特除清河太守

房景先事兄恭謹 北史

房景先字光胄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魏獻文時為著作佐郎

魏孝文篤於兄弟 北史

魏孝文皇帝篤於兄弟以咸陽王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

韓子熙讓爵於弟 北史

韓子熙為魏孝文帝子清河王懌郎中令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

楊椿兄弟同居共食 北史

楊椿字延壽常戒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頓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魏孝文時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為豫州刺史

楊門兄弟友愛 北史

楊播字延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有弟二人曰椿曰津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焉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魏孝文時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

房亮捨子故姪 北史

房亮字景高好學有節操魏孝文帝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為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

祖訓兄弟敦穆 北史

綖祖訓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魏宣武時祖禮為河州刺史

崔挺兄弟推讓田宅 北史

崔挺字雙根幼孤居喪盡禮少敦睦好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魏宣武帝時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韓子熙為弟訴辱 北史

韓子熙字元雍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事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魏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

裴莊伯侍兄疾而卒 北史

裴莊伯字孝夏魏孝明帝時人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慍不形於色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或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與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

裴寛撫愛諸弟 北史

裴寛字長寛儀貌瓌偉博涉群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寛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魏孝明帝時挽郎釋褐遷員外散騎侍郎

魏惇挺身救姪 北史

魏溶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魏孝莊帝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尒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猷而去惇聞哭曰若害猷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猷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

山偉撫寡訓孤 北史

山偉字仲才其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魏孝靜帝時除衛大將軍中書令

周武撫愛諸弟 北史

周武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齊王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祖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

牛弘愛弟 北史

牛弘字里仁隋文帝時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吳悉達昆弟和睦 北史

吳悉達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鄰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以友愛聞終不仕

岑文本泣救文昭 唐書

岑文昭文本之弟也文昭當太宗時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愛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

李勣為姊煮粥 唐書

李勣字茂功太宗時封英公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煮粥而火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韋嗣立代弟受撫 唐書

韋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也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撾母感寤為均愛世比晉王覽兄唐武后時拜鳳閣舍人

陸景融援兄自楚 唐書

陸景融睿宗時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

晉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公景融諫不入則自[illegible]人多其友

唐玄宗篤愛昆弟 唐書

宋王憲既讓玄宗玄宗為太子時嘗製大衾長枕將與五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即位於宮西南置樓曰花萼相輝之樓帝時時登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第賦詩燕嬉賞賜諸王日朝罷即具樂縱飲擊毬鬬雞馳鷹犬為樂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比又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栖浹日世人以為天子友悌之祥也

唐玄宗愛兄 唐書

宋王憲玄宗兄也性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玄宗信重之嘗以書賜憲等曰曹丕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曹丕才足經國卒便憂死魏祚未終而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大舜至聖捨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此朕所慕數也頃因服選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至長齡永永無極也每遇憲生日幸其第為壽賜遺無算憲薨帝哭失聲左右悲慟追謚讓皇帝

唐玄宗慰弟 唐書

薛王業睿宗子也玄宗盃愛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嘗以妄言休咎事坐死妃恐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聞遽召之業伏階下請罪帝趨就執其手曰吾所猜于兄弟者天地共咎之歡愛如初業有疾帝憂之容髮為變因假寐夢獲方寤而業疾小愈及薨帝悲不能食

畢構愛弟撫妹 唐書

畢構字隆擇性友愛始喪繼母而二妹孩褓身鞠養至成人嫁為構服三年弟栩唐玄宗時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王遇兄弟遇賊爭死 唐書

王遇與弟遐居常州唐肅宗至德間俱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赦之

陽城兄弟不娶 唐書

陽城字亢宗世為宦族天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君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德宗特遷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

田融勸弟韜晦 唐書

田弘正字安道幼孤事兄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抶怒之當田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憲宗時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薛膺哭弟 唐書

薛膺薛苹之子也唐文宗太和初為右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與元李絳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

朱全忠愛兄釋姪 五代史

梁太祖朱全忠乾化元年幷宋州為宣武軍以兄子朱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臥病兄朱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

韓哥泣貸兄罪 遼史

興宗重熙五年七月録因內耶律把八認其弟韓哥謀殺已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

董師中辭子用姪 金史

董師中字紹祖章宗特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録用其子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録勝如臣子上義之以其姪為筆硯承奉

徐承珪睦族 宋史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宋太祖愛弟 宋史

宋太祖受命母杜太后命傳位太宗太宗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錢俶全兄 宋史

宋太宗時吳越王錢俶為其臣胡進思廢其兄倧而立之徙倧越州俶為之資給豐厚進思屢請除之恐為後患俶泣曰若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慚而退俶慮進思害倧遣親將薛溫為倧守衛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捍之溫至越旬餘有二卒夜持刃踰垣入倧閤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疽發背卒後左右屢有以倧為言俶終拒之二十餘年倧以壽終

張存所得分遺兄弟 宋史

張存字誠之性孝友仕宋嘗為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仁宗時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

杜祁公禮兄無憾 事文類聚

杜祁公衍杭州人宋仁宗時相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携財利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

范純仁事兄如父 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也仁宗皇祐初進士第為著作郎時兄純祐有心疾純仁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

章望之訴兄復職宋史

章望之字表民少孤仁宗時由伯父得象廕為秘書省校書郎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

李承之以官讓兄宋史

李承之字奉世宋神宗朝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為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

杜紘哀兄養嫂宋史

杜紘字君章事兄純禮甚備神宗聞其材用為大理評斷官及知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請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官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卧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為治後第中或以為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葛書思乞改薦兄宋史

葛書思密之子也哲宗時歷封丘主簿兄書元為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

伯虎被掠言不累第宋史

唐庚字子西哲宗時以貢舉事繫獄臨卭語連長兄伯虎臨卭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

鄭德珪兄弟讓死宋史

鄭德珪弟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逐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絶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

王文幹以官讓弟元史

王文幹善騎射為行軍萬戶世祖時從征攻鄂州先登中矢及李璮叛從征討平之中統三年制父兄弟子並仕同途者罷其弟子文幹弟文禮為千戶文幹自陳願解已官而留文禮詔從之乃改文幹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

趙炳代兄元史

趙炳字彥明幼失怙恃鞠於從兄世祖時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而去

朱顯焚券同居元史

朱顯世居真定其祖父已於世祖至元間分財異居至英宗至治三年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

劉德泉祈居復合元史

劉德泉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數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元世祖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元仁宗愛弟 元史

衛王阿木哥元仁宗之弟也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木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勿援例

朶兒只哀兄撫姪 元史

搠朶兒只識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事寡嫂有禮仁宗憐之存問優厚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

虞集代兄償賦 元史

虞集字伯生性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笎庫逋賦京師鬻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為當世所稱文宗時為翰林承旨

吳思達兄弟復居 元史

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喪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㞐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為友義所感

吳好直推財與兄弟 元史

吳好直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己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泊三十年終無少悔鄉里美之

慈愛

慈心撫愛孤幼者

薛宣不問斥子過 前漢

薛惠哀帝時為彭城令惠父宣從臨淮還至陳留過其縣橋梁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淳于恭撫孤幼 後漢

淳于恭字孟孫當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章帝建初中遷侍中騎都尉

萌成以身代弟 後漢

兒萌子名明與梁郡車成子名威更始時二人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郗鑒哺姪 晉書

郗鑒字道徽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晉懷帝永嘉間中國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活

王氏流涕携子 事文類聚

謝朗晋末時人父據早卒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携朗

明宗庇從珂於私第 五代史

潞王李從珂後唐明宗子也從珂為河中節度使罷鎮居清化里第時安重誨為侍中兼中書令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

仁愛 仁心愛人者

哈剌拔都招降縱俘獲 元史

攸哈剌拔都善射以武斷鄉井金末降木華黎攻通州以功聞太祖賜名哈剌拔都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時太原新破哈剌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為贖奈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悉贖無以贖者官為贖之民得完聚者衆

高宣征伐戒勿嗜殺 元史

高宣太宗元年詔宣為元帥賜金符統兵從睿宗攻大名宣進曰今奉命出師伐罪弔民願勿嗜殺以稱上意睿宗召元帥术乃諭之下令軍中如宣言及城破兵不血刃民心悅服四年正月從破金兵三峯山降宣者二千餘戶籍以獻立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之以宣為都總管賜金符仍令子孫世其職

李恒攻敵拒發塚之言 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伐宋有功遷江西宣慰使至元十三年宋丞相文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元急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

親愛 因親故而及於愛者

劉孝儀行篤 南史

劉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後梁武帝時為豫州內史

謝幾卿撫姪 南史

謝幾卿清辯博學有文采梁武帝時累遷尚書左丞雖不持撿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

成立歷清官皆勵鄉獎訓之方也

庾泳捨子薦姪 南史

庾泳仲容之叔也仲容幼孤為泳所養仲容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梁武帝時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

金世宗睦族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五年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緦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

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敘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己卯發上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

敬愛 夫婦相敬愛者

庾袞夫婦如賓 晉書

庾袞字叔褒晉惠帝時人獨守貧約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

寶夤夫婦禮敬 北史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子也梁武克建業將加害焉寶夤穿墻夜遁至魏宣武帝甚禮之為鎮東將軍丹陽郡公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夤盡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八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九

性行門

義 行事合於義者

子產斂殯 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鄭大夫伯有嗜酒而汰侈子晳伐而焚之奔雍梁既醒而後知之子皮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伯有故不免時人謂子產就直(駟子孫)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三家罕子皮駟子豐公孫段)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即良所)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子產)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

董安于舍生安趙氏 左傳

魯定公十四年晉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共華待死 國語

晉惠公時丕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

辛俞被執不背欒氏 國語

晉滅欒氏欒懷子之出也(欒盈出奔楚)執政(范宣子也)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夙沙釐被執不背鼓子 國語

晉昭公五年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

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柳朔死節 左傳

魯哀公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張譚俱死 新序

吳有士曰張胥鄔譚夫吾前交而後絶胥鄔有罪拘將死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釋之張胥鄔曰吾義不同於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出我以夫吾故也吾庸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盡矣寧立於世乎遂絶頸而死

趙襄子伐中牟 戰國策

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請降

孔車獨葬徐偃 事文類聚

漢武帝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與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云敞自劾收葬章屍 前漢

云敞字幼孺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漢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

虞延遇亂養姝 後漢

虞延性敦朴不拘小節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胄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鮑永拜墓 後漢

鮑永字君長初為郡功曹都尉路平承王莽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

及誅卒自送喪歸扶風更始二年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後拜永諫議大夫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劉茂負郡守逃難 後漢

劉茂字子衛光武時為太原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之于朝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周嘉身捍郡守脫賊 後漢

周嘉字惠文仕汝南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訶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禮震代師死 後漢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

楊政肉袒候駕乞師罪 後漢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後范升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出升政由是顯名

李善潛養孤兒 後漢

李善字次孫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

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淸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

宋弘不諧 後漢

宋弘光武時封宣平侯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郅惲為友報讎 後漢

郅惲字君章光武時西平縣令請以為門下掾友人董子張父為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殁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因自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官以生非臣節也趨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

魏譚主爨 後漢

魏譚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明帝永平中為主家令

鄭弘髡鉗赴闕訟寃 後漢

鄭弘字巨君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為貺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廉范求獄卒以濟守難 後漢

廉范字叔度請召皆不應明帝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阨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汝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友之情罪當萬死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周榮知恩 後漢

周榮字平孫章帝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甚器之及安與

實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起草竇氏客徐齮懸之脅榮曰子為
袁公腹心排竇氏竇氏刺客滿城汝謹備之榮曰江淮孤生蒙
恩宰二城復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常勅妻子若卒遇
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由是顯名

許荊感讎報怨 後漢

許荊字少張會稽人和帝時為桂陽令荊少為郡吏兄子世嘗
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
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犯者
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
相侵因遂委去荊名譽益著

繆肜為郡守起墳 後漢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和帝時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

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
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
決曹史湛病卒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
避亂它郡肜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
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
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肜不受而歸

戴封殯送師友 後漢

戴封字平仲和帝時擢拜議郎初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
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
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瘟病
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
許時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

陳禪被考 後漢

陳禪字紀山安帝時仕巴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孝
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無它
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
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

所輔代令死 後漢

所輔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
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
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
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
奉為郎中

雷義自表取罪 後漢

雷義字仲公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順帝時舉孝廉
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
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郭亮臨哭固屍 後漢

郭亮字恆直桓帝時嘗師事李固及固為梁冀所誅露固尸於
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
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
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
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
也太后聞而不誅

董班守固尸 後漢

董班字季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義不交非類常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

楊匡驅杜喬尸蠅 後漢

楊匡桓帝時為杜喬掾及杜喬為梁冀所殺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斂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鄲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孫斌殺吏歸種 後漢

孫斌桓帝時為衛相門下掾初第五種以糾發中常侍單超兄子匡姦贓并劾超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種始為衛相以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閭子直及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

景毅自表免歸 後漢

景毅桓帝時為侍御史子顧為李膺門徒膺以黨事收捕而顧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李膺詣獄 後漢

李膺字元禮桓帝時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帝崩陳蕃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桓鸞為與郡守奔喪 後漢

桓鸞字始春少立操行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太守向苗有名迹桓帝時舉鸞孝廉遷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而後歸人高其義

孫賓碩匿趙岐 魏書

趙岐桓帝時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諸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趙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

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其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恐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為行喪也

朱震葬陳蕃 後漢

朱震字伯厚靈帝時為銍令其友陳蕃被害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震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陳寔就獄 後漢

陳寔字仲弓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

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童恢赴闕爭理 後漢

童恢字漢宗琅琊姑幕人也靈帝時仕州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

巴肅就獄 後漢

巴肅字恭祖辟公府稍遷拜議郎靈帝時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公孫瓚御送郡守 後漢

公孫瓚字伯珪靈帝時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

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還

申屠蟠受托葦車送喪 後漢

申屠蟠字子龍靈帝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朱儁賂吏免郡守罪 後漢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漢靈帝時本縣長山陽度尚薦儁於太守尹端以朱儁為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弃市儁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史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孔門爭死 後漢

孔融字文舉年十六時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儉見融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王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獻帝時拜融為北海太守

韓珩不盟 後漢

韓珩獻帝時為袁紹別駕焦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

華歆出溺 魏書

華歆字子魚少以高行顯名獻帝時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

田疇祭墓 魏書

田疇字子泰好讀書擊劍董卓遷獻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舉疇時年二十二矣虞署為從事疇乃歸自選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乃間行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

因之恐失衆心壞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百姓歸之至五千餘家袁紹及子尚皆辟之不就曹操征烏丸疇進計討破烏丸欲封疇疇不受遼東斬送袁尚首於操操令敢哭者斬疇往弔祭操亦不問

王脩乞收譚屍 魏書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時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曹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

龐淯哭喪收葬 魏書

龐淯字子異漢獻帝時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與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為掾屬

楊阜討馬超 魏書

楊阜字義山後漢獻帝時馬超反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固守超攻之兵凡萬餘人阜率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刺史太守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見之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敘母慨然勑敘從阜計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曹操封討超之功賜阜爵關內侯

楊豐與徐揖報仇 魏書

楊豐字伯陽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獻帝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是為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己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封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仇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慙謝豐遂殺之時黃華

在東又還領郡豐畏华復走依燉煌至黄初中河西興復詩𠀤
降豐弓還郡郡舉孝燕州表其義勇

楊俊贖象妻室 魏書

楊俊字季才獻帝時人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
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
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

孫禮報馬台 魏書

孫禮字徳達後漢獻帝時初發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
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
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姧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曹操
各减死一等

王脩冐難 魏書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初平中北海太守孔融以為主簿郡中有
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冐難來惟
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
脩以免

瑾逸罵瓚同死 魏書

劉虞獻帝時為幽州牧被公孫瓚所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
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關羽報曹而去 蜀書

關羽字雲長後漢獻帝時曹操東征禽羽拜為偏將軍操壯羽
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
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
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遼以

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顔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
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
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戴就被考直辭慷慨 後漢

戴就字景成仕會稽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
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
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
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 即蔞也 考因止飯食不肯下
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考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
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
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絶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
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
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就攘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
死報國卿雖衘命固宜申斷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
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於
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
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禄主事病卒

任末奔師喪 後漢

任末字叔本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
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
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屍
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辛毗獨讓隱喪 魏書

李招字子経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師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涕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袁紹辟為督軍役事

脂習撫融尸 後漢

脂習字元升與孔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曹操聞而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主丕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夏侯棄子 魏書

夏侯淵字妙才曹操居家曾有官事淵代引重罪操營救得免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曹洪授馬 魏書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操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俱濟

文聘悲慼 魏書

文聘字仲業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曹操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不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慼無顏早見耳遂歔流涕操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沮授謀還被殺 魏書

袁紹與魏太祖操於官渡戰敗紹與子譚單騎退渡河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

韓珩正言感義 魏書

袁譚乃袁紹之長子也父亡後與魏太祖操於臨清戰敗遂斬譚譚二弟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

王朗匿子得全 魏書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王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户由是得全

郭憲不要功 魏書

郭憲字幼簡曹操時為郡功曹以仁篤為一郡所歸韓約失衆

從巻中還依寃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寃責怒之言人窮来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汎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寃名寃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曹操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操宿聞寃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

邴原匿劉政 魏書

邴原字根矩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後歸曹操辟為司空掾

楊俊振濟 魏書

楊俊字季才太祖時以亂兵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宗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

梁習代罪 魏書

梁習字子虞與王思俱為西曹令史因直日白事失曹操指操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

軍中有二義士乎

諸葛誕臨溺讓救 魏書

諸葛誕字公休魏明帝時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穌

向雄葬鍾會 魏書

向雄為貴鄉公時為鍾會功曹會以謀反誅雄收葬會司馬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哉昭悅與宴談而遣之

王祥獨揖 魏書

王祥魏元帝時為太尉司馬昭進爵為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昭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當便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胡昭觧害口終不言 魏書

胡昭字孔明司馬懿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淆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

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以德於懿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黨

袁渙不詈備 魏書

袁渙字曜卿劉備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布破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貞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

譙周奔諸葛亮之喪 蜀書

譙周字允南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潛識內敏蜀漢後主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

吳範救魏滕 吳書

吳範字文則孫權時拜為騎都尉範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張紘為趙昱立後 吳書

張紘字子綱初游學京師時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為會稽東部都尉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吳孫權聞而嘉之以紘為長史

陸瑁起墓育孤 吳書

陸瑁字子璋吳孫權丞相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又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

謝淵明駱秀之謗 吳書

謝淵字休德少脩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吳主孫權時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天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

費慈宰意死義 晉書

孫拯字顯世仕吳為黃門侍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得全

平吳後為陸機司馬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𢓮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𢓮𢓮辟誓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𢓮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歆從討逆 晉書

趙王倫篡位時新野縣公司馬歆為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武帝踐阼封梁王

劉佑持喪 晉書

劉佑武帝時為長沙王義掾武帝崩東海王越懼難作遂誅義將殯于城東官屬莫敢往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馬隆收殯 晉書

馬隆字孝興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武帝時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栢一州以為美談

何攀拜表理冤 晉書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武帝時仕州為主簿蜀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

江統送故君 晉書

晉太子遹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惠帝時江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等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惡故其臣冒罪泣辭不顧重辟乃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由是皆免

陶侃冒寒迎醫 晉書

陶侃字士行惠帝時廬江太守張夔召為督郵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

高悝匿孤 晉書

華軼在江州愍帝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尋洛都不守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華軼又不從命於是遣王敦等討之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携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孔祗冒刃送喪 晉書

孔祗字承祖元帝時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鄧伯道不畜妾 晉書

鄧攸字伯道明帝時為太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

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伯喪三年

荀闓葬冏〔晉書〕

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都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掾冏敗暴尸已二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明帝時遷侍中尚書封射陽公

丁穆唱義〔晉書〕

丁穆字彥遠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太守晉孝武帝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冠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冦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叔度事姨〔南史〕

何叔度晉安帝時為尚書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

弘微受委以公〔南史〕

謝弘微叔父混晉安帝時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

無忌泣主〔晉書〕

何無忌少有大志忠亮任氣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韓階武延殯譙王承柩〔晉書〕

韓階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乂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石崇救劉輿〔晉書〕

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阬之石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

賢政守節〔晉書〕

南涼主傉檀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浩亹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妄委傳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諭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呼延郝施〔晉書〕

燕主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慕容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

石勒歡宴老舊 晉書

後趙主石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張進之濟荒救難 南史

張進之宋武帝時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甚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勅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宋文帝元嘉初詔蠲其繇役

謝弘微繼嗣 南史

宋武帝踐祚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謝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謝弘微之義也

段宏負義真逃難 南史

宋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劉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貨財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

方明處亂舉喪 南史

謝方明少孤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宋武帝時孫恩入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邈被害方明逃免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武帝不忘舊恩 南史

劉懷敬宋武帝從母弟也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為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

世期義行 南史

嚴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飢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飴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武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

原平麥餅 南史

郭原平字長恭宋文帝時表孝行蠲租調及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

俞僉斂葬 南史

張進之宋文帝初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朱脩之潛謀南歸 南史

朱脩之字恭祖初為主簿宋文帝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及後魏剋滑臺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

范叔孫濟殯 南史

范叔孫宋孝武時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

嗣祖不負袁粲見赦 南史

莫嗣祖者宋孝武時為袁粲省事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豈家謀及齊高帝即位粲即誅帝問嗣祖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為其主遂赦焉用為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閤中旨用嗣祖為師

張暢義行 南史

張暢字少徵宋孝武時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暢少與從兄敷演鏡亦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僧虔姪病廢寢 南史

王僧虔宋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興宗殯友 南史

蔡興宗少好學以德業見稱宋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耳觸網興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

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

文季哭休祐墓 南史

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宋明帝特就褚彦回求幹事人為上佐彦回舉沈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葬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

臧寅死義 南史

沈攸之宋順帝時為車騎大將軍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

王份慟袁粲 南史

王份字季文仕宋順帝時為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

吳達之義行 南史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塚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高帝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許明達葬奐 南史

許明達者汝南人也齊武帝永明中王奐為雍州刺史遣軍王朱公恩征蠻失利奐先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因殺興祖上聞之大怒遂以誅奐奐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明達先為奐參軍躬為殯斂甚厚當時高其節

孔琇之死義 南史

孔琇之有吏能齊武帝時拜為吳興郡太守山陰清𢿱及明帝輔政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齊鬱林王陸昭元年遣孔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亂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

黔婁歸元起喪 南史

庾黔婁字子真齊明帝時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携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

景宗收葬道門屍 南史

曹景宗字子震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後仕齊明帝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

於陵理喪 南史

庾於陵字子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郡王子隆為荊州刺史召於陵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群書子隆代還為齊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

孫謙遣妻 南史

孫謙字長遜梁武帝時為零陵太守力於仁義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舁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

仙琕戮使 南史

馬仙琕字靈馥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父憂毁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帝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歸泣軍中為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琕謂衆曰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脱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鈎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絶也

范雲給殯 南史

范雲字彦龍梁武帝時為尚書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晐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晐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

劉璠奉暐喪 北史

劉璠字寳義梁武帝時人少好讀書為上黄侯蕭暐所器重及暐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暐喪還都墳成乃退

許亨請葬僧辯 南史

許亨字亨道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王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

鄭羆捨子收度世 北史

高陽鄭羆者魏太武帝時人也有盧度世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為崔浩事棄官匿羆家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人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魏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黄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

高允恤竇遵母 北史

高允魏文成帝時拜中書令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

張讜贖妻 北史

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疋購求皇甫魏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

蛭拔寅兄弟爭死 北史

蛭拔寅魏孝文帝時敕勒部人也有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景孫代訴 北史

房誤與子結婚盧氏誤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誤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誤清吏忠事魏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

汲固携憲逭逃 北史

汲固魏孝文帝時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子熈葬懌理冤 北史

韓子熈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為清河王懌郎中令懌養遇及居母喪遂闕位待其畢喪後魏高祖孝文帝後引用及元乂害懌久不得葬子熈為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熈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櫬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冤極言元乂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熈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

陸凱痛兄 北史

陸凱字智君魏宣武帝時位太子庶子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

蘇湛不與同謀 北史

蘇湛字景儁魏孝明帝時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必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

裴寛避難守節 北史

裴寛字長寛年十三以選為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寛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

陽始出見焉

甄琛拔贖蘇良 北史

甄琛字叔琚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為風賦以見意後參魏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琛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琛琛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魏孝莊帝時封琛為安市縣子

趙貴葬岳 北史

趙貴字元寶少有節槩魏孝莊帝時尒朱榮以為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我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凉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為公

叔裕讓妻兄子 北史

韋叔裕字孝寬西魏文帝時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孝寬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

遊道收葬 北史

宋遊道齊文襄時為諮議領書侍御史兼司徒左長史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蘇威贖世雄 北史

蘇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帝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棄責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

方貴兄弟爭坐 北史

郎方貴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文帝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王延葬秦王俊慟絕 北史

王延者性忠厚領隋秦王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恆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隋文帝聞閔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

李德佀請葬郡守 北史

李德佀性重然諾隋煬帝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屍城下德佀赴哭盡哀收

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終為使
者往雖石禮葬

馬八龍負葬縣尹屍 北史

馬八龍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掊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
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
表列詔表門閭

劉侯仁匿孤 北史

劉侯仁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
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
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洪哲代縣尹申理 北史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
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羇旅孤貧不
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
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

安祖給棺殯斂 北史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
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
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
嘉歎尚書聞奏表其門閭

李綱為主瘞棺 唐書

李綱字文紀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改焉仕周為
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橈辭
及憲誅露車載屍故吏奔匿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

竇建德討逆 唐書

竇建德謂宋正本等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宇文化及大逆
不道乃吾讎欲為天下誅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奮布衣起漳
南禮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杖順扶義安四方也今化及
弒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即引兵討化及
保聊城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謁蕭后稱臣召隋
文武官兵臨斬宇文智及等梟首轅門因化及并其子載以檻
車至大陸縣斬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為夏王

張道源護送客屍 唐書

張道源唐高祖時為大理卿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
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張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
源恐主人忽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

君良同庖 唐書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情
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
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
密知其計因斥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
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為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
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記而去太
宗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仁傑代崇質使邊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高宗時授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
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
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

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哥舒翰伸救王忠嗣 唐書

哥舒翰初事王忠嗣後嗣被罪玄宗召舒翰入朝部將請賫金帛以救忠嗣翰但賫襆裝曰使吾計從冤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為末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

裴冕收葬王鉷 唐書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佐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斂葬由是寖知名玄宗時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以副皇太子

張玠殺賊使不伐 唐書

張玠張建封父也少任俠玄宗天寶間安祿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傑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

趙驊贖韋 唐書

玄宗時安祿山陷陳留趙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環族妹坐其夫為僞官不供賊沒為婢驊哀之以錢贖韋厚為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

甄逢周贍 唐書

甄逢父甄濟代宗大曆初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

何蕃治喪 唐書

何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德宗時入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司業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存約死義 唐書

憲宗時趙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間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

鍾傳不乘險 唐書

鍾傳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為長乃鳩夷獠依山為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僖宗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

王鎔軍士藏鎔之子 五代史

王鎔梁太祖封為趙王時大將張文禮詐以親軍為亂鎔被弒

鎔小子王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後唐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世宗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亡

張丕代掌帑庫 宋史

張丕張永德之祖也家世饒財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為之蒞歲府財有餘宗人攺當次補其任卒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

趙王救故主之子 五代史

呂琦字輝山唐莊宗時為殿中侍御史父兗先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兄弟相攻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以兗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守光族兗家時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兗故客趙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

趙玉存孤 宋史

趙玉漁陽人嘗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兗劉守光破滄州收兗親屬盡戮之兗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莊宗同光初為藩郡從事當是時燕趙之士以玉能存呂氏之孤翕然稱之

和凝射賊 五代史

和凝字成績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爲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宗壽葬衍 五代史

王宗壽好學工琴弈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王衍既立宗壽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將軍行軍司馬

高松念恩 金史

高松本名擅朶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兵部尚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戶高松謀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往見松說松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共捕斡論赴有司

宋可歸金 金史

宋可字子之其姑適大族裴氏貞祐之亂夫及子皆死於難姑

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子棻氏踈族立為後姑子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棻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棻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重之

獨吉義讓官 金史

獨吉義本名鶻魯補從居遼陽之河米吉山祖回海父秘剌收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秘剌領戶三百遂為謀克秘剌長子昭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秘剌死忽史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昭屋人咸義之

賈玭濟之恤孤 宋史

賈玭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為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玭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以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弈鄉黨舉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

吳淑養女如所生 宋史

吳淑字正儀性純靜詞學典雅太宗時授大理評事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閈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

查道履行 宋史

查道字湛然太宗時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妻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橐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

克明護喪還葬 宋史

曹克明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百丈縣父光遠遇害姆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叔父光實奇之補為衙內都虞候光實擊敵于茂蘆川戰沒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鈒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護光實尸以還葬京師繇是顯名真宗時領平州刺史知辰州

司馬周急 宋史

司馬旦字伯康仁宗時以父任為秘書省校書郎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郄䫌以女為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

守道葬喪 宋史

石介字守道仁宗時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

庭式守義 宋史

劉庭式字得之舉進士神宗時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二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

兵以涩二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illegible]
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
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有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
別駕仍即時登防出城諸子皆流逵追哭送之防者過之
逵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哥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
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鄉也曇感恚自死旁無家
人逵使毋守其屍出為之治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
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

鍾離君嫁前令女 事文類聚

江南有國日有令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将出適買
一婢以從嫁一其婢執箕帚至堂前泣曰時我父於
此穴地為毬場我戲劇也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
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
婢得前令之女而悲之義不可久當吾女嫁資先為求
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奩匳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
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女必嫁君女
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薛苞分財 事[illegible]

薛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荒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
也器物取其朽敗我服食久安也

道卿遇盗兄弟爭 元史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宋高宗紹興間有詔旌之
鄉里為立孝子祠世祖至元初内附道卿與
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illegible]告
曰吾兄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佐卿亦泣告曰吾實事願
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一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
吾何忍害兩釋之

陶孫不書 元史

鄭陶孫字景歜處州人滁孫弟世祖時登進士第監西嶽
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林國史院編脩官會纂脩國
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
之非義也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

王珝葬祭舊君 元史

王珝字百一世祖在潛邸訪求[illegible]講餘乞還從大
都賜宅嘗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
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
所浸設具牲酒為位而哭

歸暘抗賊 元史

歸暘順帝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illegible]詔使至
河南省中殺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使完者不花總
管撒里麻召[illegible]及去位用之以段輔為左丞使暘北
守黄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illegible]衆叵測所為暘無懼色已
而賊敗汙賊者皆獲罪[illegible]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
徵不起賊呼炳司[illegible]炳不[illegible]辭[illegible]為之語曰歸暘出角
吳炳無光暘自此名譽赫然明[illegible]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
入謝[illegible]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帝曰好事御宜數為之暘
以上[illegible]

群書[illegible]事淵 十

性行門

親義 親愛

宋弘 分贍親族

宋弘漢光武時爲大司空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貲產以清
行致稱

樊宏 以田釋忿 事文類聚

樊宏字靡卿漢光武時封長羅侯 宗族外孫
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盧邁睦族 唐書

盧邁字子玄德宗時爲諫議大夫 容稱其服
而情有加焉娶 郡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群子姪均指使無
位貌之異再娶 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 子也可以
主後所得廩賜皆贍姻舊之乏其從父弟 還洛陽過都邁
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 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
邁獨不拘時議多重其仁 云

陽城負柩

陽城字亢宗寡妹依 不知人城常負以出
入始妹之夫客死遠 生負其柩歸葬

溧宋

君臣之義 之親皆

節義

兩龔辭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 青二人相友並著名節勝爲
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 侍國辭順卒學復至長
安勝三舉孝廉 爲尉壹爲 官酒泉令
病去官哀帝徵 諫大夫病免舍亦徵爲 病免復徵爲
博士又病去頃之拜太山太守既至數月上書 骸骨拜光
祿大夫數賜 不肯起乃遣歸王莽秉政勝之骸骨莽白
策遣勝莽既篡 即拜勝爲講學祭酒 莽復遣使
者迎勝即拜秩上卿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諸生千人以上入
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東首加朝
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
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必死 無萬分使
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
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 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
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 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
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 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
勝自知不見聽即謂 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
暮入地誼豈以一身 事二姓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
語畢遂不復開口飲 死時七十九矣有老父來
弔哭甚哀既而曰嗟 天

年十五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李業飲毒 後漢

李業字巨游少有志操介特平帝時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太守劉咸强召之業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穀射市[illegible]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illegible]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illegible]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亦終莽之世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illegible]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疋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

楊彪稱疾 魏書

楊彪後漢獻帝時為太尉[illegible]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光[illegible]不奪其意

劉整鄭像執節 魏書

劉整鄭像魏合肥守城士也諸葛[illegible]圍合肥新城城中遣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illegible]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illegible]也終無他辭又遣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illegible]圍跡索得像還縛將繞城勅像使大[illegible]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illegible]在[illegible]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illegible]中聞知邵陵厲公嘉平中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整像為[illegible]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追封皆關內侯子襲爵

温伯自殺 吳書

邵疇字温伯吳主孫皓時為郭誕功曹太守郭誕[illegible]論國政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任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沓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illegible]勤勤毎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illegible]史收疇喪但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illegible]皓嘉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范粲嘿[?]行 晉書

范粲字承明高亮貞正博涉彊記[illegible]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齊王[illegible]方時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illegible]歷

職皆有聲稱及司馬懿輔政遷武威太守到尹[illegible]校
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祭明詔以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
無烽燧之警又郡境富實珍玩充[illegible]術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
老辭官左遷樂館令具之轉太守[illegible]事郎遭母憂以致孝稱
服闋復為太宰中郎及齊王芳立[illegible]發還于金墉城祭素服拜送
哀慟左右時司馬師輔政召祭[illegible]祭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
優容之祭又稱疾闔門不出[illegible]特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
祭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嬪宦
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illegible]子以此知
其旨晉武帝踐阼祭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祭稱其
操行高絜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
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
歲以為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

宋矩自刎 晉書

宋矩字處規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以矩為宛戍都尉
後趙主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
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
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illegible]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
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

韋忠死節 晉書

韋忠字子節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
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
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
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illegible]劉

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illegible]

趙彭全節 晉書

趙彭晉故東萊太守也後趙主石勒[illegible]鄴徵彭署為魏郡太守
彭至入位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illegible]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
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
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
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
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
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illegible]為四公
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
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

陶潛不仕 南史

陶潛字淵明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著之潛弱年薄
宦不絜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
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
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邊榮不屈被害 南史

宋順帝時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為榮鞭
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
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
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
曰沈荊州舉義兵臣社稷身雖可[illegible]女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
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為賊身本不[illegible]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
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illegible]榮至

是抱持癸請敎光曰君入人國不聞仁宥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俱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癸三人共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三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

袁昻不降 南史

袁昻字千里齊東昏侯時爲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昻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昻荅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竊以一飱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昻舉哀慟哭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昻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昻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

文秀持節儼坐 北史

沈文秀字仲遠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將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齎敕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高祖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

孫宗被執不屈 北史

孫道登魏孝莊帝永安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吊祭

夏侯端持節焚書 唐書

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夏侯端請假節招諭高祖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盡海南揵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亡走擷豆以食端持節卧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俱溺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夏侯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污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髖髮癯瘠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祕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廩宗周孤弱不爲子孫計

高適詒書 唐書

高適字達夫明皇時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

元正兄弟遇害 唐書

元正脩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肅宗時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華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求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污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代聞

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祿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贈祕書少監

司空圖不詣賊 唐書

司空圖字表聖唐懿宗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陜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辭

敖盧斡死節 遼史

晉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齔馳馬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周昂死難 金史

周昂字德卿父天錫世宗大定中進士昂擢第南和簿入拜監察御史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

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眾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仲明罵賊 宋史

江仲明台州人徽宗宣和間冠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冠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誄以文

鄭覃夫婦繼死 宋史

鄭畢字季厚欽宗靖康二年貢于鄉高宗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畢挈族避難山谷間金人追及畢倉卒被執畢以刃曰予吾金即貰死畢號泣指所瘞黃金欲遺之遂見釋而金兵捐舟畢挈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董曰萬一不得免畢寧北面事異國者乎汝主祭祀復為兵所劫去迫使之降畢厲聲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

高談遇害　宋史

高談字景遂理宗時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陽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窮僻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劒西去則盱頴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陽夫守肆利人囊篋積民為牒數剽掠之今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祐在將焉之盜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為直之談曰獨不能撾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卮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必由於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應鑣從井　宋史

徐應鑣字巨翁世為衢望族度宗咸淳末試補太學生瀛國公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死女曰吾從之太學故有岳飛

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為具棺斂殯之

蔡子郤金　宋史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遂窮以洪範之數乃沉潛反覆數十年成書始從父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郤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蔣煜就刃　宋史

蔣煜台州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鄭玉夫婦同縊　元史

鄭玉字子美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為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順帝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為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為事所著有周易纂註至正十七

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将将要致之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被
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
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謂之曰
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又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
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為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
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
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馮三詈賊見殺 元史

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為寇陷臬隷章丞起
剽殺為盗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為衆初強之
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乃縛諸十字木舁之以行而刲
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刲
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信義

取信於人合於義者

穆子伐鼓食盡而降 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
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
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
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
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鳶鞮歸 事見昭公十五年

季路不要不臣 左傳

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
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劉備不忘 蜀書

漢獻帝時劉表為荊州牧病篤託國於劉備顧謂曰我兒不才
而諸將皆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皆賢君其憂
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人心以我為薄所不
忍也

劉先主緩行濟衆 蜀書

曹操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蜀先主屯樊不知
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
主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忍為死何面目
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
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
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
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
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王伽期囚㒒有 北史

王伽隋文帝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胡則貸夷期納 宋史

胡則字子正太宗時徙廣西路轉運使有蕃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

蘇頌定期償負 宋史

蘇頌字子容神宗時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因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義烈 勇於義而忘身者

鉏麑觸槐 說苑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麑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蒯聵入死 說苑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北郭明晏子疑自殺 說苑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王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告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他人自殺 新序

陳恒弒齊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亂世

世不得正行刼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遂自殺

子囊退兵伏劒 說苑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劒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子蘭挈領 說苑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成公立槁 說苑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

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厲附往死 說苑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縮高刎死 戰國策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

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縞而死素服縞素避舍使使謝
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周燕代守自殺 後漢

周燕汝南安城人也漢宣帝時燕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
燕諫不聽遂殺因而繫燕因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
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
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劒相刃使乃
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
正公玄孫（漢封周後為正公）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皓嘉伏劒 後漢

漢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弃官西
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殺
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
者伏劒而死

索盧放就斬 後漢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署東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
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
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
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董宣活岑 後漢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漢光武時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
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
其子殺道行人置尸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
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
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水丘姓岑名也）盡殺之
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晨夜諷誦無憂色及
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
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
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
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
令青州勿案岑罪

劉平冒刃 後漢

劉平字公子光武建武初為彭城郡吏時龐萌反攻敗郡守孫
萌平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
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
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死平乃裹創
扶萌喪還其本縣

范滂就格 後漢

范滂以鉤黨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
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
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
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
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
次而進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
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遂被害

臧洪辭鬭 後漢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靈帝熹平初以父功拜童子郎張超為太守以為功曹袁紹奇之使領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書絕之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饘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

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焉

彭脩捍守中矢 後漢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辟州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陳容見殺 後漢

陳容廣陵射陽人也與臧洪同邑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袁紹興兵圍洪先城未敗洪使容歸紹及城陷生執洪至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切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伯南代死 魏書

秦伯南曹真之父也夙與曹操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操攻劫操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操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操思其功故變其子真之姓曹氏

龐悳捍守被傷死 魏書

應余字子正南陽人也為郡功曹是時死將矦音扇動山民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衮逆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衮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矦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曹操聞之嗟歎良久衮後為于禁司馬

太初正色受刑 魏書

夏侯玄字太初曹爽姑子也邵陵厲公時司馬懿誅爽李豐結張緝等欲誅司馬昭以玄代之事覺豐見殺事下有司收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乃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

張任死節 蜀書

張任事劉璋璋遣任與劉璝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擒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

閻纘葬駿 晉書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人也晉惠帝時為太傅楊駿舍人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楊玄就請死 北史

楊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魏孝莊帝時尒朱隆入洛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思廉仁勇 唐書

姚思廉隋末選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

叔倫遇刼不屈 唐書

劉晏字士安代宗時管鹽鐵表戴叔倫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刼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

竇參代直 唐書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為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史祚自縊 金史

史詠金宣宗時同知平陽府事胡天祚封平陽公降大元被誅死後宣宗以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藏於窰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逃歸

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光祿大夫京兆郡公諡忠壯詠母[illegible]
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人諡義烈并旌
詠乞內徙排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宗澤斬使 宋史

宗澤字汝霖高宗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狥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

牛皐遇毒 宋史

牛皐宋高宗以後軍中部統領除武泰軍承宣使時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歸語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死不恨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尸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

謝皐剖心示賊 宋史

劉豫高宗時陷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

伯顏罵賊而死 元史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順帝至正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五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郡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安刼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賊殺及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墻而揜之太常諡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任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為確論

景茂罵賊 元史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順帝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陽州鬼豈從汝為逆耶陽州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刃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喬彝舉家投井 元史

喬彝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順帝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彝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彝家邀致之至則彝已死矣

烈士罵賊見害 元史

順帝時有張㟁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㟁起字傅霖汾州人累舉不第有薦者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陷汾州㟁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

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為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輟因見害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尒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長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頰罵益力賊怒以長鎗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亳揭帛于竿皆群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為汝寫旗者耶賊怒遂見害

義感　以義而感人神者

楊賢不忍殺林　後漢

杜林避難西州隗囂不能屈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扶風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郗鑒全濟鄉曲　晉書

郗鑒素有恩義及人凡所得以賑宗族鄉曲孤老賴而全濟甚多惠帝時京師不守逃歸鄉里咸相謂曰中原無伯當依仁德可以後亡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承制假鑒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李述劉琨等各屯一郡以力

相傾及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

裴敬憲致賊所伏　北史

裴敬憲字孝虞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魏孝明帝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毀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

季才購親故感帝免俘　北史

周文帝一見庾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荊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

易從感民祈福　唐書

劉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武后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孟簡作詩感悼　遼史

耶律孟簡字復易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道宗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愉竊柄為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

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田真復居紫荊再發 二十四孝

田真田廣田慶兄弟欲分財產堂前紫荊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所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嘆曰樹木同株聞分斫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詩曰海底紫珊瑚羣芳總不如春風花滿樹兄弟復同居

智

以智計處事者

馮煖喻免三窟 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乃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蒼舒設鏡舞雞 事文類聚

魏武帝時南方獻山雞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以大鏡著其前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死韋仲將為之賦

戴顒改象 南史

戴顒字仲若宋文帝每欲見之以其好音嘗給正聲儀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馬燧典辦具 唐書

唐玄宗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真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頡勞賓介無敢往時馬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約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姚崇智張說撰碑 事文類聚

唐玄宗時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來弔尒以我平日寶玩盡列于前如說屬目即舉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纔得即摸刻以示外此人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子如其言說來果屬目稱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深後說悔來索則碑已摸刻矣說歎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後譖不行

中彥作鼓子卯運木 金史

張中彥字才甫金廢帝時改彰德軍節度使正隆時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楊佐作雨盤 宋史

楊佐字公儀及進士第仁宗時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為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大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信 不食其言者

齊桓著信 新序

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票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諸侯遂翕然而歸之

晉文退師原降 左傳

魯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欒鍼請使攝飲 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晉欒鍼見楚令尹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隨人辭吳報楚 左傳

魯定公四年闘辛與其弟巢以楚昭王奔隨吳人從之吳使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匿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恵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公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昭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昭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季子掛劍 新序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魯却吳尋盟 左傳

魯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魏文侯會虞人期獵 戰國策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衛商鞅徙木予金 史記

衛商鞅為秦相欲變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

諸葛亮不留代兵 蜀書

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潜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衆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

太史慈應期赴策 吳書

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為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

請見密陳進取之術慈固辭策必欲言乃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君尚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韋放指腹婚姻 事文類聚

韋放字元直梁武帝大通初拜明威將軍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及為北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歐陽頠依信還金 南史

歐陽頠字靖世陳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㦸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知之頠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服之

王羆守信得衆 北史

王羆字熊羆西魏文帝時為大都督鎮華州時關中大饑徵税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王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

李德饒以信行諭賊 北史

李德饒字世文性至孝隋煬帝時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勃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諭諸賊乃降

蘇烈請全信宥狄 唐書

蘇烈字定方高宗時拜左驍衛大將軍領兵攻都曼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

蕭至忠期友 唐書

蕭至忠武則天時為秘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

元德秀期盜獲虎 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唐玄宗時為魯山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司馬池定期輸竹 宋史

司馬池仁宗時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

史天祥不殺降 元史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太祖時略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為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為千戶

范文虎示信宥降 元史

世祖時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戸張武義與相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才識 才能識見者

薛強威振河輔 北史

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晉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入關中猛以布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青州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戸尚書年九十八卒

常清捷布 唐書

封常清仕唐玄宗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為判官初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褡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跛仙芝見貌寢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傔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靮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署名傔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黒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詧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當殲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詧迎勞仙芝已去奴袜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傔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王淮公輔之器 宋史

王淮字季海幼穎悟力學屬文宋高宗時登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

識達 有見識通達事理者

孟子以行止非人所能 事文類聚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衛瓘通變 晉書

衛瓘字伯玉性貞靜以明識清允稱魏高貴鄉公時襲父爵閿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憂之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

孫登截被 晉書

楊駿字文長晉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值賈后誅駿殺楊太后駿亦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王秀之求還 南史

王秀之字伯奮宋文帝時為太子舍人後為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昭明不事産業 南史

裴昭明齊武帝時為始安內史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産業

徐勉逍遥自遣 事文類聚

徐勉字脩仁梁武帝時遷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屐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王晞不受侍中 北史

齊孝昭帝欲以王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發蒲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楊智積清靜保終 北史

楊智積隋文帝弟蔡景王之子也為開府儀同三司同州刺史智積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産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譖構得罪髙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

李行之視死如歸 北史

李行之風素夷坦為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以為實錄及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絶臨終命家人薄葬合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

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旂攜而立身行
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用死者人
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
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絶

弘基遺子耕稼 唐書

劉弘基太宗時召為前軍大總管病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
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毋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脱饑凍
餘悉散之親黨

李勣疾不欲服藥 唐書

李勣疾篤太宗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
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
天寧就醫求活邪乃召弟弼語曰我以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
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
盡故一訣耳

光廷言禍不可禳 唐書

裴光廷字連城唐玄宗時累遷至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
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
論者以為知命卒年五十八矣

鄭綮辭職 唐書

鄭綮召為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讙傳之宰相怒改國
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
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
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
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
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
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諸覆稽首曰歇
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自以
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趙鳳投箸 五代史

趙鳳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
俸禄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
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
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奔睹施給親族 金史

昂本名奔睹侍金太祖伐遼後授鎮國上將軍睦於兄弟尤善
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
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為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
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
至為子孫奴邪君子以為達

烏古孫知變自縊 金史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章宗承安二年進士累官禮部
侍郎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
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
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
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
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
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
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

以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

范公知大體 事文類聚

范公質宋太宗時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悞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得大體吾不如也

晁迥拒術 宋史

晁迥性樂易寛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宋真宗數稱其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摽括字類有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范文正公不營第 事文類聚

范文正公宋仁宗時從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

韓性韜晦 元史

韓性字明善元文宗時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貳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道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德行 有德于心行之於事者也

孫登勑左右勿言 吳書

吳王孫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孫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

鄭冲儒雅 晉書

鄭冲清恬寡欲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動必循理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及魏文帝為太子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祜給九族 晉書

羊祜性清儉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述祜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不許賜城外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其見敬禮如此

庾峻俊茂為人所慕 晉書

庾峻字山甫游京師聞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峻祖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脩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

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晉武帝拜峻為侍中加諫議大夫

庾袞言行為人所崇 晉書

庾袞字叔褒惠帝時人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

陽裕葬死恤孤 晉書

陽裕字士倫雖仕燕主慕容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羇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青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

姚泓不自矜誕 晉書

後秦主姚興之如平涼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姚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閒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

嶷掩人之過 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蕭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止各杖數十而已

蕭憺民歌其德 南史

始興忠武王蕭憺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齊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

元琰化盜 南史

范元琰字伯珪性敏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為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明帝建武初徵為曹武平西參軍不至

蕭統喜慍不形于色 南史

梁武帝太子蕭統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植之陰德 南史

嚴植之字孝源梁武帝天監四年為中撫記室參軍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

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作棺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拥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荆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高允贍振飢寒 北史

高允字伯恭累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魏獻文帝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高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

崔光贖免奴婢 北史

崔光魏孝文時拜散騎常侍兼侍中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

楊愔踈財重義 北史

楊愔字遵彥孝莊帝永安初拜通直散騎侍中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第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迯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

景裕清静注易 北史

盧景裕字仲儒初元顆入洛以為中書郎魏節閔帝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静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齊卒於晉陽齊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俤每譯諸經論輙託景裕為之序

士謙贍濟 北史

李士謙字子約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士謙為開府參軍齊武成帝時擢國子祭酒因亂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為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輙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他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凉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黙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

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群犬生子交共相乳卒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寇儁仁義見重 北史

寇儁字祖儁周明帝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弥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

乞伏慧放魚 北史

乞伏慧字令和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後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

薛湖化俗為鄉人所尊 北史

薛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

大亮恩及奴隸 唐書

李大亮初破輔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大亮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僮婢二十後破土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大亮悉以遺親戚獎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皆斂葬焉

知章不奪民利 唐書

尹知章唐中宗時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弟子貧者周給之性和厚人不見其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販市樵米為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邪

崔羣啓奏平恕 唐書

崔羣唐憲宗元和年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崔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簿籍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手以養帝頗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敕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

石皐焚籍活人 金史

石皐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為長者從金世祖子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闍母怒之及城破命皐計州民之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皐緩其事闍母讓之皐曰大王將為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皐之稽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皐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皐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為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

移刺道還奴婢為良民 金史

移剌道本名趙三初從咸平為人寬厚有大志以篤孝稱仕海陵王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猛安屯戍韓虜速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為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道為奴道受之至淮俟詔軍畢濟乃悉遣還

仁浦寬厚長者 宋史

魏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漢乾祐中有鄭元昭者開封浚儀人為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遷解州刺史會詔以仁浦婦翁李溫玉為榷鹽使管兩池元昭不得專其利仁浦方為樞密院主事元昭意仁浦必庇溫玉會李守貞以河中叛溫玉子在城中元昭即繫溫玉以變聞時周祖總樞務知其有

間置而不問周世宗顯德中仁浦為樞密使元昭不自安及代歸闕道洛都以情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公弟去可無憂我兄素寬仁有度雖公事不欲傷於人豈念私隙乎元昭至京師仁浦果不介意白周祖授元昭慶州刺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並居欲併其第廣諸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為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世宗朝近侍有忤上至死者仁浦力救之全活者衆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言俾隸諸軍軍中無濫殺者

曹彬緩刑 宋史

曹彬太祖時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

王旦焚書 宋史

王旦字子明仕宋真宗為相時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問占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

晦叔好德樂善 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仁宗時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

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

君實事兄如父 宋史

司馬光仁宗寶元初進士後拜尚書左僕射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

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文彥博厚德 宋史

文彥博字寬夫在仁宗至和時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後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

蔡襄不自辨 宋史

蔡襄字君謨英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乃拜愧謝終不自辨

歐陽脩奬引後進 宋史

歐陽脩英宗時為參知政事奬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馮京請嫁 宋史

宋馮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追貴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神宗時累遷樞密副使

羅拯長者 宋史

羅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神宗時為發運使時與副使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為辯理錢公輔為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長者

趙抃露香告天 宋史

趙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宋神宗時官至太子少保致仕而卒

純仁收葬遺骸 宋史

范純仁哲宗時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

公權出囚祭父 宋史

歐陽守道字公權理宗淳祐元年舉進士授雩都主簿丁母憂復還吉州里有張某殺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演祭而薄之挽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

孔旼解金界盜 宋史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時盜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

趙迪軍中施德收葬 元史

趙迪幼孤事母孝多力善騎射金末為義軍萬户群將出六鈞強弩立賞募能挽者迪能之即署真定尉遷藁城尉陞為丞太祖兵至藁城迪率衆迎降歲壬午改藁城為永安軍以迪同知

節度使事嘗從帝西征他將校家橫俘掠獨迪治軍嚴所過無犯先是真定既破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餘人諸將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當以歸我諸將許諾迪乃召其人謂曰吾懼若屬為他將所得則分奴之矣故索以歸之我今縱汝往宜各遂生產為良民衆感泣而去時兵荒之餘骸骨蔽野迪為大塚收瘞

純只海懷民賴以不死 元史

元純只海散朮台氏弱冠宿衛太祖帳下從征西域諸國有功還京兆行省都達魯花赤丞懷值大疫士卒困憊有旨以本部兵就鎮懷孟未幾代察罕總軍河南尋復懷孟己亥同僚王榮潛蓄異志欲殺純只海伏甲縶之斷其兩足跟以帛緘純只海口置佛祠中純只海妻喜禮伯倫聞之率其衆攻榮家奪出之純只海畏瘡從二子馳旁郡請兵討榮殺之朝廷遣使以榮妻孥貲產賜純只海家且盡驅懷民萬餘口郭外將戮之純只海力爭曰為惡者止榮一人耳其民何罪若果盡誅徒守空城何為哉朝廷罪使者以不殺吾請以身當之使者還奏帝是其言民賴不死純只海給榮妻孥券放為民遂以其宅為官廨秋毫無所取郡人德之

榮祖以德感報 元史

王榮祖王珣長子也憲宗時為義州管內安察使蒲鮮萬奴僭號於開元命副撒里台進討之拔蓋州宜城等十餘城窩不哥走死金帥郭琛完顏曳魯馬趙遵李高奴等猶據石城復攻拔之曳魯馬戰死遵與高奴出降[illegible]餘撒里台欲散於麾下榮祖屢請皆放為民方城未下時榮祖遣部卒賈實究其城關被壓衆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忘身死國安忍棄去發石取之猶生一軍感激樂為效死後授北京等路征行萬戶換金虎符伐高麗國其王京高麗王力屈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納貢進討萬奴擒之趙祁以興州叛從諸王按只台平之祁黨猶剽掠景薊間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將行榮祖曰承詔討逆人耳豈可戮及無辜宜惟抗我者誅大將然之由是免死者衆

文直恬然自處 元史

董文直字彥正俊之第四子也剛毅莊慄簡言笑通經史法律為藁城長官佩金符初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世祖次文用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食者餘百口文直勤儉始終不替內則養生送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讓予其睦也姓好施而甚仁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以病卒

文原償金 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仁宗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

思明不增課 元史

張思明為湖廣行省都事仁宗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使歲課羨廢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歲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

曼石孝友 (元史)

揭傒斯字曼石仁宗延祐初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既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為之掩覆也

仁厚 有仁心厚德者

子罕卑宮釋楚不伐 (新序)

楚士尹池為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宜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尹池問其故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吾故不禁尹池歸楚適興兵欲攻宋尹池諫於楚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臾駢衛帑致境 (左傳)

魯文公六年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狐鞫居)賈季奔狄宣子(趙盾)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趙盾)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因也)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至諸境

張歐卻獄益子孫 (前漢)

張歐字叔高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比干濟活千數 (事文類聚)

何比干漢武帝時與張湯同時為廷尉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千數

虞延伏臘遣囚 (事文類聚)

虞延字子大光武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至

陳寵濟活甚衆 (後漢)

陳寵和帝時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許靖先渡疎親 (蜀書)

許靖字休文獻帝初平中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

陳群弘博不伐 (魏書)

陳群獻帝時曹操建國為御史中丞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曹操操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

群群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

髙柔推誠活人 魏書

髙柔字文惠魏國初建柔為尚書郎拜丞相理曹掾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君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

哀王鼠衣釋吏 魏書

魏鄧哀王冲仁愛識達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兒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國淵請釋餘黨 魏書

國淵字子尼曹操辟為司空掾屬操征關中以淵為君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操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悦

趙雲薦蘭 蜀書

趙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與雲同鄉里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

吾粲救溺 吴書

吾粲字孔休孫權時為吴參軍校尉黄武元年與吕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絶漂没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没沉溺其大舡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舡傾没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黄淵獨令舡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舡重必敗粲曰舡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

智明以德感人 晋書

喬智明字元達少喪二親哀毁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惠帝時成都王頴辟為輔國將軍頴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兊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歳餘令兊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兊逃者兊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産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李矩釋所掠婦女 晋書

李矩字世廻晋元帝時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頼焉會長安群賊東下矩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劉驎之義葬 晉書

劉驎之字子驥東晉孝武帝時南陽官族也桓沖請為長史固辭不受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如此

原平以德感盜 南史

郭原平宋文帝時人治家勤儉以傭賃給食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

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

李沖賙濟姻族 北史

李沖仕魏孝文為秘書令後進爵隴西公沖家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

高謙之恩撫奴隸 北史

高謙之字道讓魏孝明孝昌中行河陰令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義僖貸穀焚契 北史

盧義僖魏節閔帝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

裴政用法寬平 北史

裴政字德表周文帝時為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

道源遣賜家屬 唐書

張道源隋末辭官歸閭里唐高祖興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

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

崇文全活 唐書

高崇文唐憲宗詔拜東川節度使破蜀入成都師屯大逵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汙者詣牙請命崇文為條上全活之

去非壞室容葬 金史

王去非字廣道世宗時人常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為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

沈璋不殺降卒 金史

金世宗命沈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

殄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攝城邑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檄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為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有利於衆璋死何憾以頃怒解因召諸軍曰吾始命誅汝今汝得吾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

張柔保衆救難 元史

張柔字德剛少慷慨尚氣節善騎射以豪俠稱金宣宗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郡人張信假柔聲勢納流人女為妻柔鞭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之得免於是驍勇之士多慕義從之

王旦薦寇準 宋史

王旦真宗時為相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真宗天禧三年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為不可及

查道周給孤獨 宋史

查道字湛然幼沉嶷不群寡言笑未冠以詞業稱宋真宗時為刑部郎中進右司郎中道為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孤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

希亮密奏釋囚 宋史

陳希亮仁宗時知房州張元走夏州為趙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

鄭僅下令致羌獲父 宋史

鄭僅字彥能宋仁宗時知慶州諸羌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希亮親信不疑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

善應恩及蟲蟄 宋史

趙善應字彥遠時有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為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子汝愚宗孝宗時位至樞密

姚渙不干澤以戮人 宋史

姚渙字虛舟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姦慝萬緡主吏皆當死

漁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敢𡚁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
賞於是全活者衆

倣全母族 宋史

吳越王錢倣男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倣誅之倣
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
全母族

荆公不留妾 事文類聚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
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
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汝曰九
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夏方不加箠楚 事文類聚

夏方為齊丘令百姓有合將加箠楚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
小大莫犯也

珣不殺降 元史

王珣字君寶太祖時為兵馬都元帥本姓耶律氏貌黑人呼為
哈剌元帥哈剌中國言黑也從元太師木華黎兵略山東至滄
城令還鎮戒之曰彼新附之民恃山海之險反覆不常非盡坑
之終必為變對曰國朝經略中夏宜以恩信結人若降者則殺
後寧復有至者乎遂還

董俊天性寬仁 元史

董俊字用章太祖時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時戊子歲朝於
行在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
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歛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

後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戮其渠魁餘
並釋之深冀間妖人惑衆圖為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議當
族俊力請止者但誅首惡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僊於威州
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與其家財仍奏官之
衆果去成降沃州民皆天臺為盜既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欲
掠之俊曰城降而俘其家仁者不為也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
歸俊願為奴者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鄰境人有被掠賣者亦
與直贖還之其天性之美類如此

史天澤疾篤附奏戒殺 元史

世祖至元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史天澤與駙馬忽剌
出往經畫之賜白金百錠楮幣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
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

章軍國重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臺或一月一旬
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十年春與平章阿朮等進攻
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
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
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
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且北歸
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
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
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

文炳活人 元史

董文炳元世祖擢山東宣撫使會李璮反璮兵有漸漣兩軍二
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

二千人言于主將曰彼為瑠所脅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向天子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主將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

庭瑞以妾歸父 元史

張庭瑞字天表世祖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家有愛妾一日有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悴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為卒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群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為難

孫賈李焚券濟貧 元史

孫秀實性剛毅喜周人急成宗時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弃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月饋新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賫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羨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賈進成宗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襦衣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為義阡使無墓者葬之又有李子敬者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有司以名聞並旌之

張昇焚書以活人 元史

張昇元武宗至大初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東書於其家者諭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姦軌然昇備位郡守為民父母今斥誣訴免究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

明善焚籍以滅跡 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武宗時董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為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縱詿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手籍者有司喜欲邀募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

王薦以惠賙匱 元史

王薦兄孟齡早世嫂林氏吏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負責為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柩弃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為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而贈人皆感焉武宗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已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為祈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恩誠不以子繫其母 元史

王恩誠順帝時為西臺治書侍御史時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恩誠過市中見之曰噫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恩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

敬益田歸原主 元史

鄭敬益字之友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為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為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氏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李放縱俘 元史

李守賢字才叔祖小字放軍嘗從金將攻宋淮南飛石傷髀錄功賞其生口七十主將分命將校殺所掠俘苟有失亡者罪死放軍嘗留殺五百人皆縱之去

事淵海卷之四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一

性行門

庸暗 庸劣昏昧者

漢靈帝縱宦者誣害直臣 後漢

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黃巾賊起張讓趙忠及夏惲等十二人父兄子弟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奉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

義康不喜才語 南史

宋彭城王義康文帝子也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常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

陋若此

韞述兄弟昏庸　南史

劉韞字彦文宋長沙景王道隣之孫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畫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庸底類如此韞弟述字彦思亦甚庸劣從子俁疾危篤父彦節毋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俁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荅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毋安否述曰惟有愁悴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為憂也

昭業以帝王類屠酤兒　南史

齊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初廢帝幼時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廢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

許惇昏庸為勝流所鄙　北史

許惇字道謨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齊廢帝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為敕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袖口或隱几而睡不為勝流所重

齊緯撫衆大笑　北史

齊後主緯隆化元年入鄴安德王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與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所記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咍將士莫不解體

高宗懼后致上官儀被害　唐書

上官儀字游韶仕唐高宗為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高宗不能堪又引道士行猒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搆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崔羌飲溺　唐書

崔羌字野夫僖宗時為吏部侍郎羌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群盜興羌簡悅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為即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為軍吏所執髡其鬚髪羌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

葉義問素不習軍旅　宋史

葉義問字審言高宗時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銄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沭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矢措乃役民掘沙瀆植木枝為鹿角簇數一夕潮生沙瀆平木枝盡去

昏昧 心目不明者

晉武帝一聽楊后 晉書

晉武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楊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

會稽王縱子為惡 晉書

晉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御史中丞江績密啓道子欲以聞奏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

拓跋長一生不笑 北史

拓跋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魏孝文遷都長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長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王皓不識所乘之馬 北史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諸兄齊文宣時為司徒掾嘗從帝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王鎔庸暗致滅 五代史

趙王王鎔唐昭宗時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時有宦者石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遊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荅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劉玢為衆所殺 五代史

南漢主劉玢龔之次子也時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玢莫能省領衆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為荒淫玢亦頗疑諸弟閽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少良何昌廷等習為角抵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

其左右

僻性　稟性偏僻者

庾仲文好潔見譏　南史

庾仲文宋文帝時為尚書吏部郎為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為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張融求鹽不言　南史

張融字思光齊武帝永明八年為御史中丞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

師古拒言見殺　五代史

龐師古字其徵時事梁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嘗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水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趙仲湜嗜珊瑚　宋史

趙仲湜字臣源事母以孝聞喜觀圖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

癡騃　昧而無知識者

惠帝不知所生之子　晉書

晉惠帝謝夫人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為才人晉惠帝在東宮將納妃上慮其幼未知帷房之事遣謝往侍寢有身賈后妬忌之謝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之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

不肖　不似父母之所為者

子卿無德見責　南史

廬陵王蕭子卿字雲長齊武帝第三子也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從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箔裹箭腳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覓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武帝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

慳嗇　慳吝鄙嗇者

耕者見譏陳涉　前漢

陳勝字涉初為楚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士孫奮吝財致禍 後漢

士孫奮字景卿質帝時為扶風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吝嗇時大將軍梁冀貪惡暴横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萬

司馬騰恡嗇致禍 晉書

晉新蔡王司馬騰懐帝時盜賊與故將李豐等攻鄴騰不能守為豐所害初司馬騰在鄴中雖府庫虚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遂致於禍

帳下甘果爛 晉書

王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何嶠錢癖 晉書

何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王琨置酒床下 南史

王琨齊高帝時領武陵王師加侍中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前廢帝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標在匣中不須更作撿取果得焉

蕭紀恡賞人有離心 南史

蕭紀梁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鈇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憒憒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過人拓境之勳汝有何績大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寝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使騎射尤工舞矟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

朱异不贍親族 南史

朱异梁武帝時為相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沈衆麻繩麥飯 南史

沈衆陳武帝時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屨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為

封述無分饋 北史

封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齊文宣受禪累遷

大理卿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孝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亦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迷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咲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迷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悋嗇所及每致紛紜

伏連至死𢿥褌 北史

庫狄伏連代人也北齊文宣時尋加開府性鄙悋好聚斂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𢿥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莊宗惑后悋財 五代史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劉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

朱修不恤姊貧 事文類聚

宋朱修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為荊州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麁飯激之修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王符錢穀朽腐不忍貸人 事文類聚

王符傳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韋莊數米秤炭 事文類聚

韋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驕吝 驕傲鄙吝者

蕭堅吝食遇害 南史

蕭堅字長白邵陵攜王綸之子也梁武帝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得書大殿孰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

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雲韜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

褊量 度量不寬之謂

汲黯不讓同列 事文類聚

汲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昔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日益甚矣

文帝因私貸恨罪曹洪 魏書

魏文帝時曹洪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始洪家富性吝嗇文帝在東宮時嘗從洪貸絹百疋洪不稱意帝嘗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今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王思怒蠅擲筆 魏書

王思濟陰人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魏廢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杜預病瘿 晉書

杜預字元凱晉武帝太康初命預攻江陵吴人知預病瘿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瘿輙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王導銜言不救周顗 晉書

周顗晉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王敦反劉隗勸元帝盡除諸王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顗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不顧入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答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甚切至敦將殺顗導銜之而不知救後料撿中書故事見顗表執表流涕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王述以雞子擲地 晉書

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蹈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庾蓽憤死 南史

庾蓽為西楚望族凡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蓽呈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蓽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荆州時蓽為州別駕益忽藹及梁武帝踐祚藹以西朝勲為御史中丞蓽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徽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蓽大憤故發病卒

庾喬不墜家風 南史

庾喬為荆州別駕時梁元帝為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勸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為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

裴休肩輿亟出 唐書

裴坦字知進令狐綯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

輕躁

輕浮躁急者

莊公卞急 左傳

魯定公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明帝杖撞樂崧 事文類聚

漢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郎樂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甚怒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

景宗不耐車帷 事文類聚

梁曹景宗為領軍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人氣盡

皇甫湜囓子臂流血 事文類聚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録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囓其臂血流

貪嗇

貪婪財賄吝於用度者

吳徵百牢 左傳

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王戎鄙嗇見譏 晉書

王戎字濬沖晉明帝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王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性好興利廣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桓玄貪好無厭 晉書

桓玄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安帝時為義興太守

慕容評貪鄙致敗 晉書

秦苻堅使王猛率衆伐慕容暐慕容評等率精卒四十餘萬拒之評等相持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燕主慕容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

歛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冠軍肖進王持錢帛安
所置也彦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評冠凱旋為
先也評懼而與孟戰于潞川評師大敗

鄭羲受餉沽賣 北史

鄭羲字幼麟魏孝文帝特以功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
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吝嗇人有禮餉者不與杯
酒臠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

紹信同床求賄 北史

漁陽王紹信齊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
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
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
弟妃與長命妻為娣姒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

此遂貧

達奚武取帶 北史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周武帝為大司寇性貪吝在庫有萬釘
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
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

王鍔纖嗇 唐書

王鍔字昆吾憲宗時拜尚書左僕射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
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緘篙每燕饗
輒録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鍔家錢徧天下

張洎乞物昧慎修 宋史

太祖時張洎風儀洒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
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

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類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
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疎之煜子
仲寓雅好蒱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入有言仲
寓蒱博如故洎遂與之絶及寓死郢州至京師洎亦不赴弔

石揚休反受金 宋史

石揚休字昌言為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詰命尤
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
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自真宗時
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務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
休卒不揮一金反徧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傲慢

妄自尊大輕侮人者

黃人傲楚致敗 左傳

魯僖公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
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鄭伯享蔡侯 左傳

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
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
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
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
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高獲不改常性 後漢

高獲字敬公與漢光武有舊師事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
冠帶鐵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

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
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禰衡以送客比屍柩　魏書

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
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
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
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
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
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
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
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
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

有儀容趙有腹尺因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
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
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衆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
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
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

禰衡褻慢致死　後漢

孔融數稱述禰衡之才於曹操操欲見之衡自稱狂病不肯
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
名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
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
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
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

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笑
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融見操說曰禰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
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
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請收案罪操怒
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
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祖在蒙衝船上大
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
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言何勿言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
箠衡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嵇康慢鍾會　魏書

嵇康字叔夜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元帝時鍾會

聞康名而造之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遂去康問會
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
深銜之

劉巴傲拒張飛　魏書

劉巴字子初先主定益州巴閉門稱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
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
合文武定大事足下雖天分素高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
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劉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孫楚侮苞見黜　晉書

孫楚字子荊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
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

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荀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成嫌隙荀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晉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湮廢積年

周嵩被責 晉書

周嵩字仲智浚子也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晉元帝作相引為參軍及為晉王拜奉朝請因言事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又詆毀侍中戴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安能無碌碌之臣乎時兄顗方貴重帝隱忍不加罪之後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也

符朗負才慢士 晉書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脩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後值符堅之敗遂居於晉謝玄表朗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

徐光攘袂被獄 晉書

後趙主石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攘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吐延傲慢見刺 晉書

吐延乃吐谷渾之長子也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

謝絢慢舅 南史

袁湛字士深宋武帝時位歷太尉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

靈運放逸被害 南史

謝靈運晉車騎將軍謝玄孫也宋文帝時遷侍中靈運遊娛宴集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後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為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

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内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飢饉緣路為

刼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王瞻被殺　南史

王瞻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宋明帝時為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蕭賾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楷賢愚何如啟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賾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賾銜之未嘗形色瞻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以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張纘盃酒殺三人　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武帝改遷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番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無至信次之閒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張纘拒客　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文獻皇后從父弟張弘策次子也梁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張纘忤物　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武帝時徵為吏部尚書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

弼藝業何如纘早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衛定輿坐㗊然其忤物如此

王騫傲慢見黜 南史

王騫字思寂仕梁武帝為中書令時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吴興太守騫性後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

韋粲傲誕被出 南史

韋粲字長倩梁武帝時官至中外兵參軍身長八尺容觀甚偉時頴川庾仲容吴郡張率皆前輩才名之士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晉安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襲爵求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家從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居不為時輩所評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辨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殺須長梯以後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

始興餉錢戲淑 南史

袁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窺大國之政

穆壽驕慢諸父 北史

穆壽魏太武時襲爵零陵侯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為時人鄙笑

王羆輕侮權貴 北史

王羆字熊羆魏孝文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孝武西遷羆拒潼關入乃安宇文泰聞而壯之後移鎮河東以功封扶風郡公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

趙脩淫慢致犯 北史

趙脩字景業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魏宣武帝踐祚愛遇日隆旬月間頻有轉授帝幸其宅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帝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家財多賜脩脩之葬父道路嬉戲殆無慼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王顯甄琛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摽謀匿王印事高肇乃密以聞遂有詔按其罪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摴蒱籌諍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罪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

之占令必死占決百鞭其實三百修素肥壯腰腹博頭甚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

魏收邢輸方叔 北史

魏收字伯起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邢輸之比卿邢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䛒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慕容儼傲慢不屈 北史

燕主慕容儼字恃德容貌出郡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尒朱氏敗歸齊高歡以勳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摧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

琅邪王儼受諸父拜 北史

琅邪王儼字仁威齊武成帝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帝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騾馬趨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馬

崔儦不遜 北史

楊素隋開皇中封越國公時方貴幸重崔儦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弊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柳述驕逸被執 北史

柳述字業隆隋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文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斷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疏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世基縱儼貪賄 北史

虞世基字懋世仕隋煬帝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

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

楊暕父子相疑 北史

齊王暕字世朏煬帝之子也美容儀疎眉目少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内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尋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事暕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產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疏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卧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

王胄恃才忽人 北史

王胄字承基隋煬帝大業初博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仁恭背克用致敗 唐書

劉仁恭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初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仁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

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攻幽州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昭宗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捷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為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嫚謂曰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顗圖河北悉與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狥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為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彊下令曰思安儒當先破之乃攻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僞不勝守文躡北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身走衆無還者從周與邢洺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光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鴉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單騎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洺餓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為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滿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彊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墐土為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為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因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李煜驕縱召征　五代史

南唐主李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宋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

裴皥見宰相不送迎　五代史

裴皥字司東世為名族以文學在晉朝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皥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皥皥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既作相過皥皥不迎不送或問之皥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為當

胡大監稱蒙正渴睡漢　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宋太祖為相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

儀鳳有簡傲之風　宋史

劉儀鳳字韶美孝宗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在朝十

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户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
月始一上謁人亢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録無遺者
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録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後集英殿
修撰起知卭州未上改漢州果州䝉歸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
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
遂不振

心術 謀心不善行術數者

鄭伯設心害弟 左傳

魯隱公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
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
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
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
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
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
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
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
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
難之也

强忍 剛強殘忍者

宋康王射天笞地 戰國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䳄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
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
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
諫臣為無顔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為祥反為禍

從簡鑿骨取鏃 五代史

萇從簡嘗中流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
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手從簡叱
其亟鑿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其為人剛
暴難制如此

殘忍 殘賊虐害人者

董卓斷舌鑿眼 魏書

漢獻帝時董卓築郿塢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横
門外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
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
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

曹操峻刻 魏書

曹操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

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輙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
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
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
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操謂曰跪可解
死邪遂殺之

曹操殺姬假主者徇衆 魏書

曹操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卧
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
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
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觧乃斬之取首題徇曰
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二苟酷刑 晉書

苟晞字道將晉惠帝時遷征東大將軍假節都督青州諸
軍事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
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其弟純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
號小苟酷於大苟

宗越好殺 南史

宗越宋孝武帝大明中為大司馬行參軍時竟陵王誕據廣陵
反宗越領馬軍隷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内男丁
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
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
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伐殷孝祖為
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惧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
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
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明帝殺母留子 南史

宋順帝養母陳太妃諱法容宋明帝素肥晩年廢疾不能内
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輙取以宫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宫
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帝立以陳昭華為母

陳莊刺爇 南史

會稽王莊字承肅陳後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嚴酷數
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輙刓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慱以
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

高聰刑妓妾 北史

高聰字僧智魏孝明帝踐祚出為幽州刺史有妓十餘人有
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悦其情及病欲不遣他人並令燒指
吞炭出家為尼

朝義殺弟及無辜 唐書

史思明奚厥種類初名窣干玄宗賜名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
為尊朝義孽長子寛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
那玉圖史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謠酗過之養帳下三
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紿討曰聞上欲以王為太子且車駕在遠
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
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士
陳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偽北朝清下被執與
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
事未幾玉龍殺之自為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
如震惧擁兵拒守五日玉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

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

張勳好殺 宋史

張勳太祖時為刺史兼監使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横罹鋒刃者及將赴衛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乎

殘害骨肉 戕殺宗族之類

楚王瑋誣殺汝南王 晉書

汝南王亮晉宣帝第四子也時為太宰與衛瓘掌朝政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其有廢立之謀遣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白外有變亮不聽俄而兵登墻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其可見乎公孫宏促兵攻之長史劉準曰必是姦謀府中多士猶可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時大熱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亂兵所害

齊明帝殺宜都王 南史

齊明帝蕭鸞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鏗聞之憑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已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賫藥往夜進聽事鏗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荅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時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齊明帝鴆殺子倫 南史

齊巴陵王子倫齊武帝第十三子也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太守後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

齊明帝殺子岳 南史

臨賀王子岳齊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絶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輙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輙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齊明帝殺子琳 南史

南康王子琳齊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群臣奉寶物名好書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荅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時年十四

梁元帝攻蕭譽 南史

梁元帝圍河東王蕭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蕭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粮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逼天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竪

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存於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藩屛盤固宗鎮還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後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

延和害樹 北史

元坦字延和瑰咸陽王禧之子也咸陽王禧死諸子貧之其兄樹為彭城王勰所收養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文宣殺姪 北史

河間王孝琬齊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城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文宣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著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

齊昭帝殺姪 北史

北齊孝昭帝演高歡第六子初帝與濟南王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以鄴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乃拒而殺之後頗愧悔時有天狗下帝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馬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

秦王殺建成元吉并諸子 唐書

高祖時秦王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為世充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甲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明秉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返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衆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為蕭墻憂秦王功

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成宗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

劉晟殺洪杲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劉晟殺戮諸弟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遣弟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龍天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暐洪照同日皆見殺

金熙宗殺胙王　金史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熙宗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伏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

狂妄

狂恣妄為者

楚靈王詬天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項羽違命僭妄　前漢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郴

廣陵王荆謀逆自殺　後漢

廣陵王荆光武建武十七年封山陽王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

議帝聞徙封荆廣陵王淮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
先帝先帝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
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
使相中尉謹宿衞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
請誅之荆自殺

陸雲因笑落水 晉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機常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
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
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着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
笑落水人救獲免後晉武帝成都王穎以雲為前鋒都督

司馬紘馳騁無度 晉書

司馬紘字偉德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遷大
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
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
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
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
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錄

王始妄稱帝號 晉書

晉安帝隆安中慕容德據廣固僭稱帝為南燕時妖賊王始
聚眾於太山自稱大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
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
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
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
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
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樊世與秦王爭婚 晉書

苻堅稱帝時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
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
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
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
頭於長安城門不爾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
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
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
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
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廐

殷洪喬投書 晉書

殷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
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
性介立如此

宋廢帝淫昵無恥 南史

宋後廢帝劉昱即位元徽五年雕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
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衞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
錢為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
為歡適

宋劉昱好乘露車 南史

宋後廢帝制露車一乘施篷乘以出入從者十人羽儀追之恒
不相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

劉諒失對 南史

齊武帝時劉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illegible]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李弘妄稱聖主 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永元二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巴王印當王蜀益州刺史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史飛去後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

陳暄褻黷 南史

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陳文帝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鄉慕焉陳暄以玉帽簪插鬢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延宗驕縱不道 北史

安德王延宗齊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齊文宣帝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illegible]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豬肉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齊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illegible]銳驕縱多不法齊武成帝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illegible]改悔

業興妄言見惡 北史

李業興齊文襄時為外府諮議參軍性豪[illegible]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恡有乖忤便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凡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illegible]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

韓鳳瞋目張拳 北史

韓鳳字長鸞齊後主時為北徐州刺史鳳恆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

巢剌王好獵不道 唐書

巢剌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喜鷹狗出常載罝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宇文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敓畜產為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為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

劉乂因酒殺人 唐書

劉乂憲宗時人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illegible]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為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董昌託神詭衆 唐書

董昌…將拜檢校太尉爵隴西郡王寖自侈大託神以詭
衆始立生祠剡香木為軀內金玉紈素為肺府晃而坐妻媵
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祀屬州為土馬獻祠下列
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
…使人捕沈鏡湖胥不為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
止一隅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榷鹽以
悅人豈衣食後稍峭法笞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塲地
為之赤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諸昌厚
養之號感恩都刻其臂為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也民訟不視
獄但與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

漢宏志妄自侈大 唐書

劉漢宏本兗州小吏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
江陵焚民室廬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鍇降之表為
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
漢宏觀察使代之唐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為
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後大輒曰天下方亂卯
金刀非吾尚誰哉或鴟梟諸建命所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
能斬白蛇何畏一木後為董昌所敗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
州錢鏐斬其母妻子也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并見董昌宏
…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
人可殺我…待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遼主德光焚桑 五代史

遼太宗德光太祖阿保機子也後晉出帝時德光傾國入寇圍
鎮州分…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不敢出德光并

南掠…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
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命薪於木而焚之

麻衣向闕咲哭 金史

金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咲且哭詰
之…將相無人吾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寘重典上
特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法司唯以君門
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

群書集事淵海卷四十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二

性行門

悖慢 悖逆傲慢者

義恭盡伐孔廟栢樹 南史

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宋武帝子江夏王劉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

蕭綸免官 南史

邵陵攜王蕭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梁武帝第六子也少聰頴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䱇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着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乃免官削爵土還第

朱齡石割瘤 南史

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高駢無功肆醜 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廣明初為淮南節度使時黃巢壁上饒會疾疫癘駢遣將張璘進擊之巢大懼賂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當此時昭義武寧等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戰擊殺張璘乘勝度江攻天長駢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會二雉雊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修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為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寶怒辭疾不出由是有隙遂揖駢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為不利乃還以應其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為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撓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軹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闔縮氣悵恨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

馮道欺慢世宗 五代史

馮道字可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周世宗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敗旻于高平

剛暴

剛強暴虐者

項羽恃強專殺 前漢

項羽既釋沛公後數日羽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甯成治如狼牧羊 前漢

甯成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尓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吳質按劒叱鑠 魏書

吳質文帝時為振威將軍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劒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

王育叱攸 晉書

王育字伯春武帝時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王如殺稜見戮 晉書

王如初為新豊州吏晉懷帝時遇亂潛結無賴攻破山簡杜蕤軍又破襄城多殺令長以應之衆至四五萬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於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獷險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鬭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己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

不止也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閉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劉渾戲射 南史

武昌王劉渾字休深宋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弑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

周奉叔暴戾被殺 南史

周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父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閤將軍齊鬱林王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為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媚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幷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李沖忿怒責彪肝裂而死 北史

李沖字思順魏孝文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及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為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獎及彪為中尉尚書為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沖更相輕背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沖頗銜之後孝文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咨嗟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為滿矣沖時震怒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罵辱詈沖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

高昂劫掠鄉閭咸畏 北史

高昂字敖曹魏莊帝時除通直散騎侍郎幼倜儻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壁竟知為人不

丞嗣奪婢殺喬之 唐書

武丞嗣則天時為文昌左相性暴輕稔禍鬧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丞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

雷滿攻劫州縣 唐書

雷滿為人兇悍矯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飢滿與同里人區景思等聚諸蠻為盜號土團軍擬朗州請命于唐昭宗拜滿節度使滿時以輕舟上下荊江攻刼州縣遂襲破荊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

郭進以嚴臨下　宋史

郭進有才幹輕財好施然性喜殺士卒小違令必寘於死居家御婢僕亦然進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其御下嚴毅若此

張詠嚴猛　宋史

張詠字復之宋太宗時登進士遷著作佐郎真宗即位改御史

中丞轉工部尚書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

文彥博斬卒　宋史

文彥博仁宗時遷樞密直學士改益州嘗擊毬鈐轄廨閣外諠甚乃卒長校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

暴虐　暴橫酷虐人者

紂烹伯邑遺羑文王　事文類聚

文王長子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歟食其子羹而不知

董卓非理刑人　魏書

董卓漢獻帝時為太師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疋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煮殺之卓所愛胡侍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部官撾殺之

石邃無道　晉書

石邃後趙主石季龍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阿利虐殺工匠　晉書

夏王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

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顯度酷暴　南史

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宋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

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顙及踝脛人間謡曰寧得建康壓顙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侯景嗜殺 南史

侯景字萬景初梁武帝時為河南王大将軍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咲自若口不輟飡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

高澄剥景妻面 南史

侯景梁武帝時既南奔梁魏相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宫為婢男三歳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床乃並煑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

梁武帝輕信王足取丁築堰 南史

梁武帝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将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戸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将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縁淮百里内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

延明戒世茂暴惡 北史

安豐王延明毎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褘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爾朱榮因獸殺人 北史

魏孝莊帝時爾朱榮為天柱大将軍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為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

司馬子如任請殺虐 北史

司馬子如字遵業初與高歡相結託分義甚深魏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平郡公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

子蓋嚴酷 北史

樊子蓋隋煬帝時留守東都屬楊玄感作逆逼城遣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将斬之汪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無敢仰視玄感晝夜攻城至則摧破會來護兒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未嘗負敗惟嚴酷少恩果於

討裂既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魚贊凶暴 北史

魚贊隋煬帝時拜車騎將軍性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於家飲藥而死

弘嗣撟人生蛆 北史

隋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元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撻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

王文同暴虐被斬 北史

王文同性明辯有幹用以軍功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少卿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祆妄皆收繫之比至河間召郡官人有逗遛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朱粲噉人 唐書

朱粲初為縣史隋煬帝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為盜號可達寒賊眾十萬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廥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掠為資軍食匱乃取小兒蒸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illegible][illegible]使他國有人我郵無

儲亂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細弱以益粮初引陸從顏愍楚為賓客後盡食兩家諸城懼逃盡粲又數敗遣使乞降高祖以御史大夫段確勞之確醉戲粲曰君噉人多矣若為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怒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懼收確并從者數十悉烹食之以享左右

竇軌殘暴 唐書

竇軌字士則唐高祖時為大丞相諮議參軍後至左僕射從戰伐有功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未嘗解甲有不用命者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當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其殘暴如此

仁杲夫妻酷虐 唐書

薛仁杲多力善射為齊王東道行軍元帥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每破陣俘囚必斷舌刈鼻或舂斮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撻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仁杲又多殺人淫略人妻妾拔秦州取富人倒懸以醋灌鼻或杙其陰以求財父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略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後果敗降

承乾荒樂 唐書

常山愍王承乾唐太宗之子也髮椎為髻刈冊識勒部帥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披樹撻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後卒以反狀廢為庶人

直方致鳥群噪　唐書

張直方唐宣宗時為盧龍節度副大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吏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罝罘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為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群噪

王紹鼎彈射路人為樂　唐書

王紹鼎字嗣先宣宗時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為人沉湎自放性暴厚賦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衆怨其虐欲逐之會病死贈司空

黃巢殺八萬人洗城　唐書

黃巢僖宗乾符中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僞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蓺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巢復入京師怨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巢巳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鄭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死墻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巨碓麋骨皮於臼并啖之

秦宗權臨尸　唐書

秦宗權僖宗中和初為許牙將黃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數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即為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授冦梁宋問巢死宗權張甚衛會潰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冦荊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冦淮肥秦賢畧江南宗衛亂岳鄂賊渠率票悍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為荊棘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荊鄂北亘衛滑皆麋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烟惟趙犨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巳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根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

王重榮酷悍被殺　唐書

王重榮唐昭宗時為節度使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

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啟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

寇彥卿殺梁現　五代史

寇彥卿梁太祖朱溫即位拜金吾衛大將軍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

逢吉濫殺　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恡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

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遷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

蔡王好殺 五代史

蔡王信漢高祖之從弟也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

弘肇酷刑 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梁末漢高祖建號拜忠武節度使為將嚴毅案下嘗少忤意立撾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漢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

彥超閉城括財 五代史

慕容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歷唐晉漢皆為節度及周太祖郭威犯京師彥超出戰敗奔兖州太祖遣翁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遂謀反閉城自守既被圍困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不信乃令周

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斸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人持刃迫之弘魯惶恐并其妻妾皆言無彥超久不信下弘魯周度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欲贖弘魯彥超大怒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

凶惡

凶頑肆惡者

宋前廢帝欲酖王太后 南史

宋前廢帝失德王太后每加譬喻始猶見順後狂悖稍甚太后賞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酖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思綰生食人膽 五代史

趙思綰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漢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郭威郭從義圍之從義入城趣思綰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僕斷主臂 宋史

錢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刃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繫僕於其門宋真宗念若冲母老遣使存問賜錢帛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

縱慾 恣縱貪慾者

周顗視客腐脅 晉書

周顗字伯仁以雅望獲海内盛名後頗以酒失晉元帝太興中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貪慾 貪婪恣慾者

子旗貪求被殺 左傳

魯昭公十四年楚令尹子旗蔓成有德於平王不知國之法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即子旗也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乃子旗之子居鄖以無忘舊勳

劉聰納劉殷六女 晉書

偽趙主劉聰妻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國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

鎮惡因貪致謗 南史

王鎮惡晉安帝時以功封漢壽縣子宋武帝劉裕北伐以鎮惡為龍驤將軍領前鋒既克長安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武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乃安

石季龍增置女官 晉書

後趙石季龍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

垣閎人謂彼賧刺史 南史

垣閎字叔通崇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閎為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閎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閎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徼辭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閎被賧刺史

咸陽王禧潛受賄賂 北史

魏孝文帝崩魏宣武帝即位咸陽王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逺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

季豫恣惡賈誅 北史

北海王詳字季豫魏獻文帝子也宣武帝時除太尉領司徒録尚書事識者知其不終詳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饜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與觀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恣響敖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荅禮寵妾范氏爰等伉儷爰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爕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来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

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冑常季賢陳掃静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

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来此夜母妻不来死於奴婢手中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賵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妃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壻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

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

祖珽貪猥見嘲 北史

祖珽字孝徵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姦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謡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脱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

仲遠肆慾 北史

尒朱仲遠周閔帝時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後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兖州刺史餘

如故仲遠天性貪暴恣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滕王驕淫 唐書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呂長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罝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後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紿為妃召過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又徙隆州不循法錄事參軍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捽辱之聿入計具奏其事唐高宗遷聿六品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驕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

唐宣宗納妹發疽 唐書

唐宣宗以畢誠為河中節度使誠被知於帝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妹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郵誠帝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貪鄙

貪婪鄙俗者

仁凱令奴竊鞋 事文類聚

鄭仁凱性貪猥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即呼公吏鞋新者令上樹摘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驕恣

驕心恣惡者

越王不崇聖教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智伯戲侮鄰國君相 國語

智襄子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亟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漢靈帝列宮肆弄狗操蠶 後漢

靈帝光和四年冬十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

公孫瓚驕恣待弊 後漢

公孫瓚字伯珪漢獻帝時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瓚保易京旱湟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所在侵暴百姓怨之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

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瓚謀臣猛將稍有乖散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公孫瓚為袁紹攻逼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黑山賊帥張燕與瓚子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期以起火為應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孫晧收曜付獄 吳書

吳主孫晧時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孫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士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

齊廢帝賞羣小庫空 南史

齊廢帝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群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

蕭綸貪縱殺人被廢 南史

蕭綸武帝時授揚州刺史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為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鵲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男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顧百姓食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母閤遂盡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

叔陵發掘冢墓納人妻女 南史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宣帝第二子也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

高昂殺劉貴使者 北史

高昂字敖曹東魏孝靜帝時齊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仙并將數十人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馬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

周靜帝非禮戲樂 北史

周靜帝大象元年十二月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以為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

煬帝縱螢火夜遊 北史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五月壬午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毛仲恃舊致死 唐書

王毛仲玄宗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廄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蕃息不訾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為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仗為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迕意即侮辱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襁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為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瀼州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

國昌恃功拒命 五代史

唐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從以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

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

保吉奢僭 宋史

名保吉字祐之初以廕補天平軍衙內都指揮使開寶四年召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選尚太祖第二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姿貌瓌碩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錐饌品亦飾以綵繢好治生射利性尤驕倨所至峻暴好殺侍属吏不以禮鎮大名也叢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紛程能為京西轉運保吉託治其私負能不從至是其子宿為属邑吏將辱之會有辟召乃止又染家貸錢息不盡入質其女其父上訴真宗亟命遣還嘗有僕侵盜私積不時求對懇請配隸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請不已帝戒勗之善弋獵畜鷙禽獸數百令官健羅鳥雀飼之有規勸者輒怒之在陳州盛飾廨舍以迓貴主因完葺城壘甋牖于上以瞰衢路如箭窓狀未嘗上聞賓佐諫之不聽頗涉衆議

淫虐

淫亂害人者

陳棄忠良 左傳

魯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楚成取鄭二姬 左傳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楚子伐宋以救鄭既敗宋師還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楚子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燕榮放縱被殺 北史

燕榮字貴公隋文帝時除幽州總管性嚴酷長吏見之莫不惶懼每巡省管内聞人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搆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贓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

詭詐

不以誠實待人者

侯孺貨筮史使復釋曹伯 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冬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壽餘詐降秦以歸士會 左傳

魯文公十三年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鄭桓襲鄶 左傳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武襲胡 左傳

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田忌中計 戰國策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張儀欺楚 戰國策

張儀為秦說楚王令閉關絕齊秦與楚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大悅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諫而不聽王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伐秦陳軫又諫不聽兵果敗

甘茂詭言犀首告臣 戰國策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楚平王詐謀取國 左傳

楚靈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子干立為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王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魏野鄰人取玉要賞 事文類聚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公孫安衆 後漢

光武建武中帝使諸將攻隗囂公孫述聞隗囂敗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舊倉述改名曰白帝倉倉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百姓空市往觀述乃大會羣臣問曰倉竟出穀乎皆對曰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曹操偽疾 魏書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矣

司馬託疾 晉

司馬懿患曹爽專政因稱疾避爽李勝出為荊州刺史爽令勝辭懿并伺察焉懿見勝令兩婢侍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謂懿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何意尊體乃爾懿徐言才令氣息相屬我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勝曰還忝本州懿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懿乃微悟曰懿年老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壯烈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因流涕哽咽勝亦歎息曰輒當承教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為北非忠不可復濟令人愴然爽不悟從魏王芳朝高平陵懿起閉城門奏誅爽遂執朝政卒移魏祚

劉曄言事實兩端 魏書

劉曄事魏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鍾會易鄧艾章表 事文類聚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入成都會善效人書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孫權欲僭　吳書

孫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絶蜀而專事魏

洪不執玉　晉書

崔洪晉武帝時為御史尋為尚書左丞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説

張泓代太子荅詔　晉書

晉賈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武帝疑太子不慧欲試之盡召東宮官屬賜宴密封疑事使太子決妃倩外人代荅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荅詔引義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令泓具草太子自寫帝覽之甚悦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乃知瓘先有毀言賈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吾家

桓玄逞僞要名　晉書

桓玄東晉安帝時為相國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壓穢簡情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悦情何可

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

劉瑱給妹　南史

劉瑱齊明帝時歷尚書吏部郎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姊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齊明帝尚詐　南史

齊明帝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

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

徐紇奔梁　北史

徐紇魏宣武時起為中書舍人俄而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為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説靈太后以鐵券間介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御馬十餘匹東走兖州羊侃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説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與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説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劉靈助方術動衆　北史

尒朱榮死魏莊帝幽崩劉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為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氊為人象書桃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

祖珽請衆 北史

祖珽為齊神武帝中外府功曹後為祕書丞領舍人事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衆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剋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絕妙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

世充利口 北史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父收幼孤隨母嫁王粲因冒姓王氏世充捲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隋高祖開皇中為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知其不可而莫能屈

世充偽圖讖 北史

王世充將僭號時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皆拜官爵

懷貞自署阿㸙 唐書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麤儉不為輿馬豪修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唐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久無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郵衞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婿為阿㸙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㸙而人或謂為國㸙軒然不慚以自矜冶

玄佐詐略 唐書

劉玄佐唐德宗建中中累遷司空汴梁有相國寺或轉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

令狐峘欲陷楊炎 唐書

令狐峘德宗時為司封郎中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侍郎故峘內德晏主分闕以書關奏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

中朸峘為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懨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孙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名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因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柰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峘衡州別駕

全忠執轡 五代史

唐昭宗天復三年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托疾不至梁王朱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為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為忠已而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於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

郭威誣旻 五代史

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劉旻使者具道所以立劉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旻喜益信以為然

彥超鐵胎銀 五代史

南燕主慕容彥超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乃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後郭威之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城破夫妻投井死威滅其族

郭昱先詐後諂 五代史

郭昱好為古文俠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後太祖時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于馬首

丁謂獻芝 宋史

丁謂真宗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

留遇僧詐稱帝子 宋史

留遇僧者碭山人也金人見之曰全似趙家少帝遇僧稱高宗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守臣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其守請于朝閤門言淵聖無第二子乃詔守信劾治遇僧伏罪黥隸郴州後有自北至者曰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

丁謂約商人投書府坐 事文類聚

宋丁謂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貿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

欺詐

欺罔不實者

秦昭欺罔楚懷 史記

秦昭王遺楚懷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

為質主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

公叔欺魏去吳起 史記

田文既死公叔為魏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李嚴給亮廢徙 蜀書

李嚴改名為平蜀後主丞相諸葛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粮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粮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乃廢平為民徙梓潼

崔暹命子講易 北史

崔暹齊文襄時遷太常卿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

隋文矯詔 北史

隋文與鄭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為周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宣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柯悉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

袁充假託星象 北史

袁充善星術親侍隋煬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

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字文化及弑逆之除并誅充

承嗣石讖詐寶臣 唐書

李寶臣肅宗時授成德節度使少長范陽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王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将田作伴入幽燕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朱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天子公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謬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高射堂大會諸将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他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知謀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寶臣曰河内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讖吾戲為耳寶臣慙而還

朱滔詭說朱泚 唐書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朱泚[illegible]彩以同宗侍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朱泚領節度遣滔将兵[illegible]十為天子西乘塞為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illegible]不廷至泚首效款唐德宗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illegible]自力撓御士衆方略明辯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illegible]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勑兵貫王城而出[illegible]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illegible]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

柳泌誣罔 唐書

柳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金吾将軍李道古薦于皇甫鎛唐憲宗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逃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鎛與道古營解乃復侍詔翰林帝餌泌藥寖躁怒不常宦侍俱以弑崩浮屠大通與泌俱進自言百五十歲鎛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

徐溫歸殺渥罪於顥 五代史

吳主楊渥初為徐溫所弑後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推牛享之刺血為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楊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悖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恵也

士龍蓬頭迎駕 宋史

劉蟠字士龍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專事苛刻好設奇詐以售知人主典染作日宋太祖多臨視之蟠偵車駕至輙衣短後衣芒屩持梃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太祖以為勤事賜錢二十萬嘗受詔巡茶淮南部民私販者衆蟠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即擒寘于法

李玉偽造制書被殺 宋史

白重贇太祖時加檢校太師改鎮涇州有馬步軍教練使李玉本燕人凶狡與重贇有隙遂與部下閻承恕謀害重贇密遣人市馬纓偽造制書云重贇構逆令夷其族乃自持偽制并馬纓以告都校陳延正曰使者致而去矣延正具白重贇重贇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令驗視之率皆誕謬遂命六宅使陳思誨馳赴涇州劾玉及承恕鞫問伏罪棄市延正擢領刺史以賞之仍詔諸州凡被制書有關機密則詳驗印文筆迹

王延範好術 宋史

王延範形貌奇偉喜任俠家富於財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太宗時通判梓州有杜先生以左道惑衆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之助延範心喜敢為恣横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昴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

為延範推九宮𠌫法得八少一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辯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頗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巡卒傷數吏從者皆恐慄不敢進延範獨被戟前逐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大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謬為大星也

王寀說術 宋史

王寀字輔道好學工辭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纔能什之八須兩人共

為乃驗外間譁傳浸淫徹禁庭宋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排弗許戶部尚書劉昺寀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寀家使因昺以達寀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洽不能對益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寀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寀當立敗即白帝曰寀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逆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寀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閽卒獨聽寀入帝齋潔敬待越一夕無所聞乃下寀大理獄成棄市昺亦流瓊州

改行

變易其所常者

弘微投局 南史

謝弘微宋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後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魏愷前後志趣不同 北史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齊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處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情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

子琮婚縱 北史

馮子琮齊後主時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做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並其女婿皆至超遷其婚縱如此

無禮 違背常禮者

周虓降而不遜 晉書

周虓字孟威晉武帝時歷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秦主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堅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獲之虓遂降于秦也每入見苻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illegible]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

薛聰戲帝為虜 北史

薛聰除羽林監魏孝文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否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

揚邠忿言慢生 五代史

揚邠後漢高祖時拜樞密使後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

無耻 不知羞耻者

任馮託盲避亂 後漢

犍為任永君業廣漢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秦宜祿降仕曹操 魏書

秦朗字元明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何蚩蚩若是耶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豈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

江總亡陳入隋 南史

江總字總持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不持政務但日與陳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艷詩好事者相傳諷玩于今不絕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

原缺第四十八葉

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為自序云太清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亦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迹之乖

蘇威老病求見太宗 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為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及唐太宗平王世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蘇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

蘇威與時消息求免 北史

蘇威從隋煬帝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弑逆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

張全義因妻免死 五代史

張全義少以田家子役于縣數被困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敗遂據河陽後晉遣兵助李罕之圍全義甚急求溫以兵萬人救出之全義事溫甚謹一日溫兵敗脩武縣道病逃洛幸全義宅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欲剸刃溫全義止之故免溫猜忍晚年尤甚或有言全義於溫者溫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全義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斸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溫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卒以

廣陵太守趙昱以寬禮待之而融利其資貨乘酣殺之大掠奔豫章殺郡守朱皓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為人所殺

董卓殘忍 魏書

漢獻帝時董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昭業裸袒 南史

齊廢帝諱昭業其在內常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穀褌雜采袒服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叔陵靡所不為 南史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宣帝第二子也遷都督湘州刺史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笞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為左右廛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弗知之

智及兇勃致死 北史

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鬬雞習放鷹狗烝淫無所不為

其妻長孫氏妒而告其父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後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其後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又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

承乾效胡語為妖 唐書

常山愍王承乾甫八歲特敏惠太宗愛之及長好聲色慢游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尋橦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燖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選貌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自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嫠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為妖

賈黯詹人 宋史

賈黯字直孺宋仁宗時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己以人菌啖之在開封府為罪人所詈又啖以人菌言者亦以是詆之

亂倫

敗壞人倫者

穆伯返莒女 左傳

魯文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楚平王納秦女 吳越春秋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穆公之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

大叔疾瀆廢人倫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大叔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

齊厲王嬖姊自殺 史記

漢武帝時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

已顛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欲其子昆弟姦新坐以
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
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
因言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
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
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
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
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絶無後

衡山太子不道棄市 前漢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
徐來生子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

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
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
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客姦太子數以數
讓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武帝元朔四
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
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欲是
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己
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后
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
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

無采與奴姦王强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
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使人上書請廢太子
爽立孝為太子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

宋子業納姑 南史

宋前廢帝諱子業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改
姓謝氏以武賁鈒戟鸞輅龍旂出警入蹕矯言公主薨亡工殷
喪事焉

蕭正德納妹為夫人 南史

蕭正德字公和臨川王宏之子也梁武帝時為侍中大司馬先
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王
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斂取婢屍并金玉瘞之仍
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

張準有一雅媒正德見而奪之尋合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
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叱罵曰張準雅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
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雅媒還之其
後界室俱覆既而正德百姓至闕臨賀郡名亦不歆道童謠云
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武延秀納嫂為婦 唐書

武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姝惠賜承嗣生延秀
突厥默啜隱女和親武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閻知
微等濟約默啜執延秀進冠嫣擯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
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柏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兄崇訓尚安樂
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做虜謳舞姿度閑治主愛悅會
崇訓死遂私侍焉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

思宛章后從和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
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庶幾再興且讖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
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阜衣惑衆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因斬肅章門

丁大全納子婦 宋史

丁大全理宗時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姻羽不從
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為
妻為世所醜

不仁 無人心者

符生視獸食人 晉書

秦主苻生稱帝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
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

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郡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
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郡生而
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
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

不義 不有人倫之義者

聲伯奪妹 左傳

魯成公十一年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
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
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
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
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
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
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范中行敗 左傳

魯定公十三年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晉定公以伐
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
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
從而伐之

黃允黜妻 後漢

黃允字子艾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
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
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

姑曰今當見弃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
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道固兄逼母致餓 北史

崔道固宋孝武時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
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
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
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
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兄弟爭爵 北史

陸定國魏獻文時封東郡王初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
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為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

兩子爭寵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冲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

齊文襄妬文宣后服 北史

齊文襄見弟文宣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於己后文襄猶不平為帝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咲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

薛琡信淫婦出棄前妻子 北史

薛琡齊文宣帝時久在省闥明閑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琡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

閩王鏻兄弟相殘 五代史

閩王鏻審知次子也唐明宗時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鏻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鏻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

不孝 不事父母者

許太子止不嘗藥 左傳

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春秋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吳起母喪不歸 事文類聚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

常山太子不修子職 前漢

常山憲王舜景帝子也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梲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幸姬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媢不常在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梲為子數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梲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修上曰修素無行使梲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子業母病不視 南史

宋孝武后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

日子業夢太后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悲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子業聚諸叔都下慮在外為患

朱緒奪母食哽死　南史

齊武帝時蕭叡明字景濟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洿吾刀乃止

宋光宗畏后不朝父　宋史

宋光宗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立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

宋光宗愎諫不朝壽皇　宋史

宋光宗紹熙五年四月將幸玉津園羅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輙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三

官者門

忠正 正心盡己事君者

李舜舉斷衣作奏 宋史

李舜舉字公輔宋太宗時領文州刺史進內侍押班制置入奏事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討城陷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

成章直言見謫 宋史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群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帝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

忠直 盡心以直事君者

呂强踈諫見納 後漢

呂强字漢盛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强為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踈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强上踈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

士良諫不可立陳氏女 宋史

閻士良文應之子也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

忠誠 盡心誠意事君者

勃鞮以呂郤之亂告公 國語

文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
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困余於蒲城斬
為惠公從余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余於伯楚

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蒲人狄人餘何有焉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為明主管仲賊桓公而卒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鈎鈎近於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大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公出敝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謂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脫下會秦伯于王城告之亂故及巳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高力士慟卒 唐書

唐高力士從玄宗幸蜀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挾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肅宗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

秦翰誓以刺賊 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時累有戰功加領平州團練使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鬭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

秦翰推誠得衆 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特累功加領平州團練使翰性溫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為用

昭吉願洒掃陵寢 宋史

甘昭吉字祐之仁宗時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

李邦寧辭爵 元史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

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

忠謹 忠心事君尤謹慎者

鄭衆一心王室 後漢

鄭衆字季產為人謹敏有心幾章帝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竇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之及憲兄弟圖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

趙黙死奉皇太子 北史

趙黙字文靜沒入而為閹人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魏獻文帝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黙黙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黙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黙兩宮祿賜優厚

高力士謹密 唐書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啟屬內坊擢內給事

李神福謹恪不怠 宋史

李神福太宗時授入內高品勤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即行在所帝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帝不豫朝夕左右躬侍藥膳神福性恭愿和易每為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闥五十年稱為長者

世寧循謹無過 宋史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楊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世寧首知入內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世寧出入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謚曰恭節

忠能

盡心于國尤能幹濟者

仇洛齊奏罷雜戶 北史

仇洛齊生而非男魏太武帝用為給事黃門侍郎時禁網踈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冀州既平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綿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李寔射宮人見擢 唐書

唐世宦者以忠謹稱者唯馬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李舜舉必欲見帝 宋史

李舜舉字公輔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冶金為器既成有羨數并上之帝易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

王守規擊鎖 宋史

王守規仁宗明道年間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乘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賈村決恭河于四里橋水退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軍留後

中正援弓射賊 宋史

王中正字希烈補內黃門遂赴延福宮學詩書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

劉惟簡立雨 宋史

劉惟簡宋仁宗時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求自邊塞來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見所題擢幹當延福宮自是蒙親信

忠義 盡心報國捐生合義者

王敬宣斷臂 北史

自周武帝克晉州後兵將罕有全節及殺身成仁者獨儀同叱于苟生及破鄴被至南兗州苟生已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閹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張承業竭忠 五代史

張承業唐昭宗時為晉李克用監軍後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張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

本孝歐寶踣罵曰閹豎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栝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唐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張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

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

宋珪從帝死難　金史

宋珪為內侍殿頭哀宗以鷹惡其大訐杖之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

絳山焚君瘞骨　金史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椎然捻內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俟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足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

絳山乃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邵成章不事二主　宋史

邵成章宋欽宗時內侍也高宗將即位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黃潛善等匿不以聞成章上疏條具其罪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州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遣之金帛而去

忠厚

存心能愛人者

曹騰寬厚不伐 魏書

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漢安帝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

忠言

忠正之言告於君者

寺人披以難告公 左傳

魯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入國呂甥郤芮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高力士進諫 唐書

唐玄宗幸蜀東思藝逐臣賊而高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

承業賀王 五代史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唐莊宗時為監軍時有盧質者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守恒進櫛 金史

潘守恒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直言

言無隱而正直者

力士言威權不可假人 唐書

唐玄宗齋大同殿高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

高力士知祿山反 唐書

高力士玄宗時累加驃騎大將軍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力士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天寶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荅明年祿山反

楚先帖木兒諫興作　元史

元順帝詔濬大內河道以宦官同知留守楚先帖木兒董其役楚先帖木兒言自至正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官答失蠻董之

守正　守法不失其正者

良賀實對　後漢

良賀給事宮掖為長秋坐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漢順帝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紹欽請僧如願焚身　宋史

衛紹欽太宗即位補內高品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督營繕既訖役遽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illegible]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假[illegible]之者紹欽即促令蹈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

開導君意　開悟人主之惑者

李邦寧陳祖訓　元史

李邦寧字叔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辭不敢奉詔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掊克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

定國本　能安輔儲君之位者

高力士正言立長　唐書

唐玄宗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玄宗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高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

立執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

扶立儲君

能扶立嗣君以安國家者

孫程迎立濟陰王 後漢

孫程字稚卿安帝時為中黄門給事長樂宫時小黄門李閏江京中常侍樊豐黄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共廢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及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渠姓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門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慷憤歎又長樂太官丞王國並附同於程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嗣未及至程遂與

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斬京安達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收顯兄弟誅之詔封程等是為十九侯

閤禮扶立嘉王 宋史

閤禮高宗朝官者孝宗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摇汝愚遣處里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胄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胄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又差兼重華慈福宫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諫諍

以直言諫君之失者

宋珪直言 金史

宋珪本名乞奴為內侍殿頭金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諫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鷂後苑鷂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鷂近侍不敢言宫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怒其大許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

政事

以善政治民者

欒巴定禮興學 後漢

欒巴字叔元性質直學覽經典好道順帝時以官者給事掖庭

補黄門令非其好也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湯氣和暢
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
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
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

定亂 戡定禍亂者

昭吉以嚴重軍不為亂 宋史

甘昭吉字祐之仁宗時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
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戒
所從將士擐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〻首惡自贖衆
疑沮不敢動已而擐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
也昭吉立斬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

平寇 能平寇賊者

李神祐破賊賜錦 宋史

李神祐神福之弟也太祖開寶二年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
市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
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
遣命神祐部衛兵為援斬賊甚衆餘悉潰去王師伐廣州隨軍
賓給劉鋹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弼等叛又副尹
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偽將朱令贇命神祐
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

守英破賊賜錦衣金帶 宋史

韓守英字德華太宗時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升代路兵馬鈐
轄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所部
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入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
以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

繼恩平蜀寇 宋史

王繼恩英果有戰功太宗淳化五年加昭宣使內當皇城司李
順亂成都命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
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贓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
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劍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
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
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並釋其罪四月繼恩
由小劍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彊嶺于劍
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
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克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
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僭偽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
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
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
賞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
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防禦使

衛紹欽破賊遷職 宋史

衛紹欽太宗淳化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
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闘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堋破雙流
賊砦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
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擔鎗千餘並別將曹習領
兵捕餘賊于安國鎮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

內殿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名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

秦翰屢獲戰功 宋史

秦翰字仲文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畫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為曉譬和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卻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異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內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從後陣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名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

率內附未發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章埋軍主于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經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邢洺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掎角之勢又名為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令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

奉使 奉詞出使不辱命者

劉清潭結好 唐書

唐肅宗崩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回紇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訹曰唐荐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為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可汗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忘之邪

好學 好尚文學者

王繼恩嗜學 遼史

王繼恩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已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閹為豎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內庫

都提點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善射 精於射藝者

守珍一發貫髮 宋史

楊守珍字仲寶真宗時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畧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髮人服其精

機變 臨事機有變通者

秦翰擒趙保忠 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逋逸即乘驛先往撫

訒安撫以綏其除討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
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

李神祐周麾給敵 宋史

李神祐真宗時轉内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
子城内廵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旨於諸
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有伏兵敵懼而逃遂達
其命

伸枉 伸理人之寃枉者

守珍辨理寃民 宋史

楊守珍字仲寶真宗時為入内黄門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
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辭服遣守珍覆問究辨理出之

工藝 能製物於世用者

蔡倫造紙 後漢

蔡倫字敬仲漢和帝時為尚方令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
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
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
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稱蔡侯紙

越分感應 僭越分限適值其異者

李邦寧臨祭風起 元史

李邦寧字国叔從宋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内庭武宗時加
大司徒尚服院事遥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

祿大夫仁宗即位國學將釋奠遣李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點
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闔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
鐵鐏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
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異寵 得人主異常之寵者

李延年善歌 前漢

李延年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
時漢武帝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
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絲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
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嫣

石顯貴傾朝 前漢

石顯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黄門以選為中尚書漢宣帝時
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帝被疾
不視事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事無小大因顯白
決貴倖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
深賊持詭辯以危法中傷人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
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内自知擅權柄恐天子左右有以間己
廼時歸誠取信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
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之因泣曰陛下私
小臣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妒欲陷臣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
知之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

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不憐之加厚賞賜及路遺一萬萬顯聞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使人致意諫大夫貢禹深自結納因薦禹位九卿至御史大夫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

五侯驕橫 後漢

漢桓帝時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以誅梁冀功同日封侯故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令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徐龍駒過寵 南史

徐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齊廢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

符承祖倖濁 北史

符承祖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高力士恩寵傾朝 唐書

高力士武后時為宮闈丞至睿宗先天中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幸者願一見如天人然玄宗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翔韓壯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

高力士獲母受封 唐書

高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玄宗為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衰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絰受弔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

姜皎栄幸 唐書

姜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非常委心事焉及即位名為殿中少監出入臥内陪燕私侍詔許與妃嬪連榻坐擊毬鬬雞呼之不名賜官女廐馬珍物帝在殿廷翫一嘉樹皎盛賛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其栄幸如此

魚朝恩尊掌神策軍 唐書

魚朝恩陰黠善宣納詔令唐肅宗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知内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洛陽平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徙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

竇霍分典禁兵 唐書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隷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竇霍權振朝廷帝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軍尉護軍餘是宦官盛矣

吐突承璀典兵 唐書

吐突承璀字仁貞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繼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鋭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於是諫官李鄘及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略為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摘使執從史而間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

要譽

要求名譽者

朴不花請地瘞故死者 元史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宮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隷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順帝賜鈔七千定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筭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定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葬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

迎合

逢迎人主求合其意者

李邦寧揣意 元史

李邦寧武宗時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姦權 奸惡持國政者

趙高矯殺扶蘇立二世 史記

趙高謀殺太子扶蘇乃與丞相李斯同議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帥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弘石譖害望之 前漢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拜前將軍受遺詔與史高周堪輔政望之堪數燕見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劉更生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上甚鄉納之初宣帝時宦官用事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高為表裏望之建白中書宜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史高及許史過失望之接待之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傍知我言狀望之以問恭顯顯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初以行汙穢不進欲入堪等不納故二人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罷高疏退許史候望之出休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專權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元帝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位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詔赦望之等皆免為庶人而以朋為黃門郎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欲以為相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奏望之教子上書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建白望之不悔過怨望歸非於上自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

亡所憂上可其奏顥等敕令召望之因令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酖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

張讓趙忠專政 後漢

張讓趙忠漢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侯漢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追遣之

曹節專政 後漢

曹節字漢豐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誅武蕃等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

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塞當為賽謂用報祠也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

曹節誣害陽球 後漢

曹節為中常侍靈帝時遷司隸校尉陽球既誅王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節直入省白帝徙球為尉因求見帝叩頭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後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田令孜肆行不軌 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唐僖宗時擢左神策中尉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令孜以王鐸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從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己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

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慤者富家子頗沈鷙賊在長安知慤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為屯不屈賊険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紫金掛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閲群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

田令孜禁制僖宗 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事僖宗為左金吾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

田令孜矯詔害貽圖 唐書

唐僖宗還蜀與田令孜獨保東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左拾遺孟貽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皆冒重險山百死者也昨昔黄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盡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救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己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尚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貽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蟇頤津初貽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隷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隷許諾卒瘞其尸朝廷痛之

楊復恭擅權 唐書

楊復恭初為樞密使昭宗立加金吾上將軍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諸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號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有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

文扆謀去諸將 五代史

前蜀主王建晚年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養子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為變乃殺之

童貫權傾中外 宋史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之力也後平臘進太師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

視順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燄命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葅醢不償責也

專權 專擅朝政者

李輔國決事 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廄小兒貌儜陋略通書計肅宗時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姪事之號五父

程元振總禁兵 唐書

程元振肅宗時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

魚朝恩排陷執政 唐書

魚朝恩代宗時為中常侍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說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帝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者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衎以動遂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

楊復恭擅朝政 唐書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父玄翼居懿宗咸通中領樞密世為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田令孜顓威福斷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代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滿[illegible]華我美當減省修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擇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撓怒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

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顯帝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
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節度
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
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

田令孜請[illegible] 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本陳氏[illegible]坊使唐僖宗即位擢為左神策
軍中尉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臥起故政事一委之而帝荒酣
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帛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
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
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閉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
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
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
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㗖默而已左拾遺
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
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意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
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
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士餘
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
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
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

搆亂 結搆為亂者

中行說離間漢廷 史記

孝文帝時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
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
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
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
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田令孜迫脅天子 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歷小馬坊使唐僖宗即位以其為王時與令孜
同臥起政事一委之及黃巢陷京師帝幸蜀令孜護駕至成都
進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封晉國公則平令孜以召沙陀李克用
破賊者楊復光之功也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叛薄
其賞會復光死大喜由是以自肆天子不得有所主復光部將
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眾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
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為留後以王建及張造韓建等為部將又
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
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
養為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
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
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
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
池歸鹽鐵使即自兼兩池榷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
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
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
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為
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

孜計窮乃焚坊市刼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大宮室舍廬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攻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孜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刼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孜進迎乘輿孜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揚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孜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劒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擐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璧亢追兵孜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孜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群臣詔以令孜為劒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遘率群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顓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群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孜乃奉嗣襄王熅即僞位孜敗帝乃得還京師

西門重遂興兵致亂　唐書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唐僖宗昭宗間擢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昭宗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潼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覃王戒丕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茂貞引兵迎壁盩厔薄興平王師[illegible]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illegible]以謝茂貞更

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為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暍死十三夜為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修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摶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摶黨官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務脩愛州並死灞橋遂彥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

讒言　讒譖之言害人者

侯覽大舉鉤黨　後漢

侯覽靈帝時為中常侍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趙忠譖害呂強　後漢

呂強靈帝時為中常侍清忠奉公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於是中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

與黨人共謀朝廷數讀霍光傳强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則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悍復譖白强兄名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没入財産焉

李蔡譖蕭引免官 南史

蕭引自叔休陳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内隊主吳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姑族子密時為黄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譖之坐免官卒於家

許彦真誣鍾允章反 五代史

南漢劉鋹封衛王委政於宦者胡子覆等争附之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諸宦官宦官皆側耳鋹二年祀天南郊前三日鍾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彦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劒升壇允章迎叱之彦真馳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彦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鋹幷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

狂妄 狂為妄誕者

薛榮宗使鬼 北史

薛榮宗北齊官者齊後主時官至開府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鞾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類此

殘酷 殘忍酷虐人者

楊思勗征蠻慘酷 唐書

楊思勗少給事内侍省從玄宗討内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眞臘金陵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眙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閤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横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阬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鷙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剺腦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内給事牛先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箠楚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割肉以食肉盡乃得死

奸謀 姦邪謀惡者

魚朝恩怙貴肆行 唐書

唐玄宗時魚朝恩怙貴誕辭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禮部郎中相里造從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我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魚朝恩有賜墅觀沼勝槩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從封韓增實封百戶

李輔國詭佞 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肅宗時握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廣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為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韡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尫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

仇士良奸謀藏後 唐書

仇士良字匡美宦官魚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仇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閒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韓全誨結黨謀亂 唐書

韓全誨者不知其來唐昭宗時監鳳翔軍入為內樞密使累至左神策中尉拜驃騎將軍全誨張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崔胤固請盡誅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李繼誨彥弼李繼筠交通謀亂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闕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它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急詩官中禁索奇巫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園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

百騎為衛帝綳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賓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刼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李茂貞以帝居盩厔

奸惡

以奸為惡者

趙高凶詐 史記

趙高秦宦者也事始皇為中車府令始皇東巡至沙丘病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丞相李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不發喪棺載輼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輼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蒙恬死胡亥立是為二世高為郎中令任用事恐先帝大臣以為變賊小亂心不服乃說二世行誅大臣及諸公子又說二世曰此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盜不止皆以戍傜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不聽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竟以計案殺斯而高為丞相

侯覽貪縱 後漢

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刼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劉騰專權自恣 北史

劉騰字青龍幼時坐事受刑轉中黃門遷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每拜命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

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姧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絶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為外御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養子侍中官為[illegible][illegible]經者四十餘人

北齊宦者同惡相濟 北史

齊神武時舊宦者罷韋有戢至武成帝及後主時皆參時宰並開府封王又有滿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孫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餘純陸宮鍾道趙野乂徐世疑苟子溢斛子慎宋元寶康德汪赤於後主之朝肆其姧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恡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閹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群馬塵必坌

李輔國欲遷上皇 唐書

唐宦者李輔國專權縱恣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肅宗自複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劍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義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

魚朝恩毀子儀 唐書

魚朝恩唐肅宗至德初為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時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王景岑討良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魚朝恩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

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
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
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

魚朝恩伏誅 唐書

魚朝恩代宗時為內侍觀軍容使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
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籍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
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
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
乎帝聞不喜朝恩所養息名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
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
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
稱遂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朝恩

之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陰謀輒與謀
悉為帝知劉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
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
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
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
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
厔及鳳翔之虢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
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郭子儀亦密白
朝恩嘗結周智光為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
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
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

自辨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

仇士良貪酷 唐書

仇士良歷事唐順宗憲宗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
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
而訓謀悉逆中宮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
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令自
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
重悉殺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騎大將軍弘志右衛
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
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剌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
辭位士良益無憚

田令孜擅制被殺 唐書

田令孜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時擢左神策中尉令
孜知帝不足憚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賊陷東都令孜擁帝奔
西幸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田令孜驅使前
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抶王趣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
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
署劒南監軍使閉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城固表解官求
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陳敬瑄不行王即位是
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
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
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
復郤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
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尚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

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
孜碧鷄坊始石神策統軍宋文通為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名見
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
雪其罪詔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為絙
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縊人法既死而
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田令孜惑帝 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唐僖宗時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封晉國公方僖
宗之奔蜀也令孜實挾之帝見蜀陋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
時時攘袂北望悵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乎萬歲帝為怡悅因
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鋋陳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

楊復恭擅權被誅 唐書

楊復恭字子恪昭宗時加金吾上將軍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
節度使復恭以后族不可封拜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
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
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
死以舟自敗聞昭宗知復恭謀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
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世舉歸其門李
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
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自號興元節度使帝下詔令茂貞討之破
其城奔閬州復恭與守亮等自亮州將北奔太原過商山王乾
元為韓建邏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京師梟首長
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兒但積
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

負心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illegible]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
李克用為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挾制被誅 唐書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為樞密使時宰相崔胤怒
劾王搏黨宦豎不忠罷去乃以季述為左右[illegible]時
昭宗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
內豎工東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近人帝
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
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因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
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王仲先等
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
述等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災皆大不道今
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季述衛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
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
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
坐責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拜
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
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順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歡
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決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
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
萬歲后以傳國寶已授季述就帝發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
季述液金以完鐍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
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凡有
寵於帝者[illegible]殺帝弟睦王師虔又欲盡誅百官乃弒帝挾

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間其不逞曰能救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遂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且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等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季述等同死梃下遂尸之兩軍之黨死者數十人

全誨橫恣被誅 唐書

昭宗時韓全誨張彥弘者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帝意不決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全誨等知胤必除己乃因諷李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屋南司以婁敬思領之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裔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筠等交通謀亂胤說全忠曰官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天復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既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彥弘恨甚遽食不能挻七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楹門執手涕泗帝曰令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班中挾命毋二輩以

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袁易簡周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諸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貽茂貞書曰官者乘隙詈不已曰禀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壁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補敕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撤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屐係解目全忠為吾繫之全忠跪結屐汗決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留羅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即詔王鎔擇五十人為救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為台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為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群官寢不安時帝懲幽辱餘厲心庶政數召見群臣問治道有志中

興而全誨亂爭權外召疆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
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
於全誨彦弘云

田令孜盜璽 五代史

田令孜從僖宗入蜀求為西州監軍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
之蜀主永平二年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
之以獻

趙贊恣惡賜死 宋史

趙贊性陰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嘗
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
司役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
其直會市物吏因緣為姦列肆屢詞開封詰之乃置雜買務使

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相表裏
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事由是益橫恣
所為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
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
其黨數人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官者不能
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并摭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攜家配隸房
州禁錮即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既數日並
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荊棘不能絕其類
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
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
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計如贊昌嗣之類奔走
賤吏不足言也

懷政妖妄惑人 宋史

周懷政真宗時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
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
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
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廝養為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
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誘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
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脩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
家休咎或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
事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
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作稱宣召
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

朱勔恣橫當時 宋史

朱勔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傭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
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
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蒔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
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沖不可
京以屬郡守郡守呼沖見京京語故沖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
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
挾勔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
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
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物裁五七品至政
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
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
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

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來所貢物豪奪漁取
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
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
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
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
斸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
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拆水
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
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
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
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
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

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勔小戢既而眾甚所居直蘇市中
孫老橋怨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
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
君像其中監司郡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
剌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牐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
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
原竭庫錢遺之引為發運使公肆掊克園池擬禁籞服飾器用
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呼鄉
州官寮頤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
誅勔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勔父子
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衺人穢夫候
門奴事自直祕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

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
侍進見不避宮嬪曆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
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
下為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
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籍其貲
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衢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
至斬之

郝隨黨章惇廢孟后　宋史

宋哲宗皇后孟氏元祐七年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
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紹聖三年劉婕妤有寵或撫婕
妤坐因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此坐正當
為婕妤有也後因禱祠事詔皇城司鞫之命侍御史董敦逸覆

錄廢后出居瑤華宮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
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
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
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
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哲宗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
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
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
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為言者即命以官於是詔
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也

德謙服食僭擬乘輿　宋史

王德謙初為嘉邸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
華宮黃由時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

讒罔請覆考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強之既而得郭王即位德謙累遷昭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賦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故外朝多附之

朴不花構禍 元史

元順帝時朴不花以閹人事皇后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不花乘間用事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是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至正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為拒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為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強不得已[illegible]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以快眾憤而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孛羅帖木兒遣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為孛羅帖木兒所殺

朴不花同惡相濟 元史

朴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者於是順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illegible]皇太子而使不[illegible]諭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至正二十年太平乃罷去而獨搠思監為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趨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為國大蠹

教惡 教人為奸惡者

仇士良教中人為惡 唐書

唐武宗時仇士良既告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眾再拜

謀逆 謀為惡逆者

趙高謀殺扶蘇立胡亥 史記

趙高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為之奈何胡亥曰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高曰不然方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

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

程元振圖謀不軌 唐書

程元振代宗時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代宗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為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惡逆 廢殺君后之類

趙高凶悖 史記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秦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氐盡畔應諸侯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壻咸陽令閻樂弟郎中令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使成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令直將吏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入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即二世二世自殺高乃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子嬰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宗愛殺秦王翰 北史

後魏太武時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辠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辠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辠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

之於永巷而立佘佘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
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佘位居元輔録三省無總戎
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懼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閻
樂之禍佘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黄門賈周等夜殺佘
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李輔國弑張后 唐書

李輔國唐肅宗時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
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群臣畢會
既得志乃厭然驕觖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勳力何任不可但群
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巳帝密楫蕭華使
喩上冕張皇后數即其顏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
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係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執
兵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
因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
大家第坐宫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

王守澄伏誅 唐書

王守澄唐憲宗元和中為徐州監軍後召還時憲宗餌方士柳
泌丹藥煩躁之甚數暴怒恚責左右帝自是不豫羅元和十五
年元會群臣危恐會義成節度使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
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
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
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
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
其黨鄭注李訓乘其隙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
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
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齎酖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
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仇士良矯廢太子 唐書

唐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仇
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珏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為皇太弟士良以
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
克武宗已立士良憾其事勸帝除之以絶人望故王妃皆死士
良進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餘而珏
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
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
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揺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
可爭德裕以白帝令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
爾衆敢是士乃怗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
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
大都督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
恩禮不衰云

劉季述幽昭宗 唐書

劉季述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昭宗居少陽院季述令左
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畫服夜浣食自竇進下
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
聞外廷

劉季述廢主 唐書

唐昭宗耆酒揺責左右不常季述等遂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

引內醫工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廢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詢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寒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

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銀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偏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晉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　如軍容語宮監披帝出思政殿后倡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今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鐍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爵二級群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輒笞畫出尸十輦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

文應弑郭后　宋史

閻文應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詗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為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每夕仁宗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

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寔文應為之也

雷允恭擅移皇堂　事文類聚

雷允恭宋仁帝時為內押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庇之朝廷命呂許公與魯肅公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等並沒家中金寶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四

紀異門

祥異 祥瑞之異常者

黄帝麟鳳 事文類聚

黄帝時麒麟在囿周之成康麟鳳在郊藪

高祖雲氣 前漢

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猒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倶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漢武白麟 事文類聚

漢武帝元朔九年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由是改元作歌

漢武帝得大鼎 史記

漢武帝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漢宣樹葉成文 前漢

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夫人皆遇害宣帝坐收繫獄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無輕重皆殺之賴廷尉監丙吉得全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元鳳中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章帝衆麟 事文類聚

後漢章帝時麒麟五十一見

安帝神光 後漢

漢安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閒十歳好學史書和帝常稱之

魏文帝龍應於譙 魏書

漢靈帝熹平五年黄龍見譙光禄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内黄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曹操沛國譙人也為魏王卒子丕嗣篡漢是為魏文帝

寶石司馬之符 魏書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高堂隆言古所未有實有魏之禎任令于綽連齎以問張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来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謂門人曰天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一篇旬

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寶石[illegible]身得之符也

晉武靈物出見 晉書

晉武帝太始二年嶽農官為郡縣是歲鳳凰六青龍十黃龍九騏驎各一見于郡國

晉元帝應曆數 晉書

晉元帝都金陵先是秦始皇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僭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秦遂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

劉曜得劍 晉書

前趙主劉曜微時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黃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

石勒因鹿免難 晉書

後趙主石勒微時賣與師懽為奴每耕作於野[illegible]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illegible]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嘗傭於[illegible]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illegible]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

石勒居產物有異 晉書

後趙主石勒居武鄉北原山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illegible]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季龍麟鵠之異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時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

慕容皝祭二龍 晉書

燕主慕容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

慕容儁鸑鳥呈祥 晉書

燕主慕容儁稱帝時鸑鳥巢于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鸑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

呂光黑龍所應 晉書

涼主呂光討西域光左臂內脈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

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

晉安帝銅鐘嘉禾 南史

晉安帝時漢中成固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肇縣人宗曜於其田所獲嘉禾九穗同莖

文帝紫雲應符 南史

宋文帝劉義隆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

孝武帝瑞應殿庭 南史

孝武帝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橘連理景陽樓上層西南梁拱間有紫氣清景殿西甍鴟子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改景陽樓為慶雲樓清景殿為嘉禾殿芳香琴堂為連理堂

武帝紫雲如蓋 南史

梁武帝蕭衍未貴時所住常有氣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季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煙塵四合衍所居獨白日清朗其上紫雲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

武帝二龍導艦 南史

梁武帝初平定東夏前軍之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冑棄姑熟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

武帝受瑞 南史

梁武帝初受相國梁公之命命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齊帝追贈梁公夫人為梁國妃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宣武城內鑿井得玉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又鳳凰見建康縣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

武帝神光滿壇 南史

梁武帝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

武帝謁陵有雲氣 南史

梁武帝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散帝望陵流涕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辛丑哭于脩陵壬寅於皇基寺設法會詔賜蘭陵老少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賦還舊鄉詩癸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並錫位一階并加賜賚

梁武時天雨寶珠 事文類聚

梁武帝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帝觀之有喜象慶奇因上瑞雨頌云飛甘洒潤玉散珠聯

陳高祖神光滿閣 南史

陳高祖發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曜軍人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床於閤下忽有神光滿閤廊廡之間並得相見趙知禮侍側怪而問帝帝笑不答

陳高祖軍有紫氣 南史

陳高祖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時僧辯已發盆城會帝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竟三月帝與諸軍進剋姑熟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捉可打容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

魏太武時祥瑞數見 北史

後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六月有鄴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比者以來禎瑞仍臻甘露流液降於殿內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連理殖於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白鸞集于盛樂舊都玄鳥隨之蓋有千數嘉禾頻歲合秀於恒農白兔並見於勃海白雉三隻又集於平陽太祖之廟

上黨雲氣 北史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太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高歡實居之

彭城王行兵致鳥 北史

彭城王勰魏孝文帝時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進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動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為人所獲勰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擒此賊果降時澍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

爾朱榮聞簫鼓 北史

爾朱榮未仕時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爾朱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暴當為汝耳

神武赤光照室 北史

高岳幼孤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容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齊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從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高歡赤蛇 北史

北齊高歡從爾朱榮徒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

神武獲石有文 北史

齊神武高歡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陽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

文宣見龍 北史

齊神武微時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文宣見之文宣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文宣韓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文宣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要衷

宇文泰聞簫鼓 北史

周文帝宇文泰初未貴顯時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

高諒赤光數見 北史

高諒生時父高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徙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樹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

武周母感鷄投懷 唐書

劉武周母趙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鷄光燭地飛投其懷起寤承無有感而娠生武周武周為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兄山伯嘗辱之曰汝不擇取與必滅吾宗

金世祖紅光照室 金史

金世宗諱雍太祖孫睿宗子也母貞懿皇后李氏天眷三年進封趙王金海陵正隆二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國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國六年五月居貞懿皇后喪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室及黃龍見寢室上又嘗夜有大星流入留守第中

何實青蛇 元史

何實字誠卿太祖時為帳前軍馬都彈壓曾祖摶霄雄於貲好施與鄉里以善人稱祖琳敬父道忠仕金為北京留守實少孤依叔父居氣節不凡家人常入卧內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駭而視之乃實也及長通諸國譯語驍勇善騎射倜儻不羈遠近之民慕其雄畧咸歸心焉

王珣獲刀 元史

王珣字君寶嘗行淩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曰舉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後為木華黎帥太祖嘉其功加兵馬都元帥義川等州節度使

元英宗時麒麟生 元史

英宗至治元年三月己丑大同路麒麟生

閩憲堂產玉色芝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於閩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為澤之所

致

陳州生麒麟 元史

順帝至正九年三月陳州麒麟生不乳而死

誕異

降生之時有異者

老子剖母腋而生 事文類聚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額有參午達理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行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

養性絶數變化役使鬼神之法

孔子生有靈異 事文類聚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

闞子陸地蓮花 事文類聚

闞令尹喜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

王訓生而戴胞 南史

王訓字懷範生而戴胞師媼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訓父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梁武帝時累遷秘書丞後拜侍中果異於人也

李嗣昭生而有氣 五代史

李嗣昭本姓韓氏後唐高祖李克用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克用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克用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克用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衙內指揮使

楊億生而有毛 宋史

楊億字大年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

闕復奇光照室 元史

闕復字子靖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絶人用王磐薦為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元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

張起巖見蛇而生 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初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元仁宗延祐間中進士首選

產異

產生之異常者

陸終妻產左右脅六子 事文類聚

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陳妻生四子見賞 晉書

石勒僭號時有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

聾啞女生貴子 事文類聚

隋文帝時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啞又聾嫁之不售嘗樵采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講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絶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後為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

祿山有光 唐書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覡居突厥中禱於
軋犖山虜所謂鬬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
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
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

一産四子 宋史

宣城民妻哲宗元符二年一産四子

一産四男 宋史

徽宗重和元年黄巖民妻一産四男子

神異 神妙有不可言之異者

嫦娥竊藥奔月 事文類聚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

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
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夸娥氏負山遠厝 事文類聚

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
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
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虞公指日不落 事文類聚

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

魯陽公揮戈撝日 事文類聚

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

吳剛斫伐月桂 事文類聚

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
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鄒衍繫獄盛夏降霜 事文類聚

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為之降霜
江淹曰賤臣叩心飛霜繫於燕地

子方祀竈致富 後漢

陰子方性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
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
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陰識三世而遂
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黄
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知可除凶惡宜市豬肝泥竈令
婦孝

雷異宗再用坐床 事文類聚

異宗再用為光州一日大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
俄見有儒袴四人舁再用坐敗床出庭中復大震屋拆有龍出

陶侃得梭化龍吊者化鶴 晉書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
龍而去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
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及晉惠帝時侃為江夏太守以母
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
之

薛願以酒飲虹得金 事文類聚

晉陵薛願晉安帝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響便竭願輦酒灌之
隨咽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魏獻帝見神徙都 北史

魏獻皇帝隣立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畧多出宣獻二帝故將人並號曰推演蓋俗云鑚研之義

魏聖武帝奇遇 北史

魏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一宿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齊神武夢履星 北史

齊神武高歡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

雷公送劒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末武勝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公踐傲雲逐小黃蛇盤遶灘上靜江之大驚以石擲之中蛇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劒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劒云

王貴遇神獲玉寶 宋史

太宗太平興國中澶州卒王貴晝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虛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至真宗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僊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

靈異

神靈有感之異者

蕭猷感神破賊 南史

梁蕭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遣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客從內遂有告猷不置連稱武帝未知之以此為愆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

青春靈劒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

軍師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荅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

怪異

非常之事可怪者

防風神貫其心 事文類聚

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之瘞下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胷國 括地圖

狐突遇申生 左傳

僖公十年晉惠公改葬共太子申生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蛇出泉宮 左傳

魯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殺諜復蘇 左傳

魯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鄭人見伯有 左傳

魯昭公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 即良霄魯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之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 昭公六年 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 六年三月二日 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 昭公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昭公七年正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 昭公七年二月 子產立公孫洩 子孔之子襄公十九年鄭人殺子孔 及良止 伯有之子 以撫之乃止子大叔 游吉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 伯有 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師曠對石言之故 左傳

魯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周惠王時神降 說苑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

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

女子浴乳於渭橋 事文類聚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廣陵王水赤鼠舞之怪 前漢

廣陵厲王胥武帝少子燕王旦母弟也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又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訊問

洛陽婦生子兩頭 後漢

漢哀帝時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

杜陵殿虎文衣出匣自立 前漢

王莽地皇元年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蔡邕言天投蜺 事文類聚

漢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長十餘丈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也

大風雨數浮卓塚 後漢

董卓字仲穎獻帝時為太師凶毒至甚司徒王允謀於呂布刺殺之其將李傕等葬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抒出之者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樊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越王女贈墨 事文類聚

漢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

梨根出血 魏書

魏太祖曹操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卒

殉葬女復生 魏書

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魏明帝青龍三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蜀王娶妖 蜀書

成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之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今之武擔山是也

龜樹相語 事文類聚

吳王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 恪之字也 博識必

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汝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用桑樹野人故呼龜為元緒

吳兒言三公鉏 吳書

吳主孫休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群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群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墓靈出見 吳書

吳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侯孫皓即位甘露中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別識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着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半山而以手仰膝長太息少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柳榮叫縛軍師 吳書

張悌吳王孫皓時為丞相魏晉伐吳悌督軍逆之有柳榮從悌至揚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比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鄒湛見鬼稱名 晉書

鄒湛字潤甫武帝時為國子祭酒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劉兆與異客共談 晉書

劉兆字延世武帝時徵辟不就嘗有人着韓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未云

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異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而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陸雲寓宿談老子 晉書

陸雲字士龍惠帝時轉大將軍右司馬嘗出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樂廣殺狸絕怪 晉書

樂廣字彥輔惠帝時為河南尹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

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卬若顧見墻有孔
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絶

謝鯤獲鹿絶怪 晉書

謝鯤字幼輿惠帝時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
有黄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
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司馬騰得玉馬 晉書

司馬騰字元邁惠帝時為并州刺史初騰發并州次於眞定值
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
高尺許表獻之後以功封新蔡王

卞粹見兩眼 晉書

卞粹字玄仁惠帝初為尚書郎正直不阿及長沙王乂專權粹

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先是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

阮瞻作無鬼論見鬼 晉書

阮瞻字千里仕懷帝性清虛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
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
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
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
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

甘卓照鏡無頭 晉書

甘卓字季思元帝時假節將沔北諸軍鎮襄陽王敦反譙王承
遣鄧騫說卓卓乃率兵次猪口敦大懼卓性不果敎年老多疑
聞王師敗竟不顧還鎮自是舉動失常一日自照鏡不見其頭
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

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何無忌勸卓自警卓轉更很愎聞諫
輒怒周慮密承敦意害卓于寢

溫嶠燃犀 晉書

溫嶠字太眞元帝時加建威將軍都督護前鋒軍事討石勒及
明帝即位拜侍中參機密後平蘇峻還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
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
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
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
鎮未旬而卒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

埋婢復活 晉書

于寶晉元帝時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寶父先有
所寵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時兄弟年小

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
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
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病死復蘇 晉書

戴洋字國流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
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
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
遂善風角為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
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
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
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
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晉元帝時張闓舉洋

為丞相令史

坦之死兆 晉書

王坦之晉孝武帝時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長民見巨手 晉書

諸葛長民安帝義熙中桓玄引為參軍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蔵去輒復出又擣衣

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為劉裕所誅

王綏家墮頭 晉書

王綏字彥猷厚自矜遇實鄙而無行安帝元興中桓玄甚以為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沲後坐父愉之謀與弟並被誅

靳準捕蝗聞哭 晉書

後漢主劉聰稱帝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

劉聰時犬豕升坐 晉書

偽漢劉聰時平陽飢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

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

劉約死而復蘇 晉書

漢主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祖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

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後約既死至是而晝見約聰甚惡之謂其子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此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矣及聰死與其子並葬焉

樹中蛇作人言 晉書

燕王慕容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

敬宣見怪 南史

劉敬宣為右軍將軍會宋武帝西征參軍司馬道賜等謀殺敬宣其下佐吏悉討賊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閒

並欲壞墳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

甄法崇致死令訴米 南史

甄法崇於宋武帝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
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
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稚見負米千餘石
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
席而法崇為附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羡之

鬼殺弘微 南史

宋文帝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謝弘微弘微疾
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顧琛立白馬廟 南史

顧琛宋廢帝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
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
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
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
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
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嶷死見形 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嶷高帝第二子也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
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
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
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
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
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插

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安人被祟 南史

李安人齊武帝時遷尚書左僕射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
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
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
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
為祟謚肅侯

秋夫療鬼 南史

徐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
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
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脅東昏永元中為
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
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
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炙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
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郗后化龍 南史

武德郗皇后齊高帝建元末嬪于武帝生女三人年三十二而
殂武帝踐祚崇為皇后后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
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輙激水騰涌於露井上
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
后

周興嗣遇妖 南史

周興嗣字思纂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
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

測所之梁武帝天監初拜安成王侍郎

侯景烏翔冊書 南史

梁豫章王蕭棟即黃帝位天正元年十一月侯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觜都下左右所無識使人射之不能中

梁元帝龍蛇出見 南史

梁孝元帝承聖三年三月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孝元帝又與宮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前群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墮落帝幘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肴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及城濠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群魚騰躍墜死於路道龍處為窟若數百斛圖舊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時稍復消歇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遘禍

陳高祖殿前龍跡 南史

陳高祖霸先永定三年春正月丁酉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子廣州言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

宣帝時異物出見 南史

陳孝宣帝頊太建二年夏四月有群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

淮至于青塘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出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燒人家

後主怪異數見 南史

陳後主時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釂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鄴城無故自壞青龍出建陽門井涌霧赤地生黑白毛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後主又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為血有血霑階至於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其牀下捕之不見以為祆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禳之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

石佛舉頭 北史

魏孝武即位以廣辯為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魏孝靜時禾生銅研 北史

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研旦長數寸有穗

敖曹首函當鵲巢 北史

高昂字敖曹仕齊神武封京兆郡公昂與周文武戰敗為奴所殺神武如喪肝膽西魏聞敖曹死購得敖曹首布絹萬段尋歸首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廳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

函至寘正當棠處舜後其妻張氏常見敖曹夜来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歳餘乃絶其故吏東方老為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為立祠廟塑像既成頭上圻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

壇壝有車軌之轍 北史

齊後主武平四年四月癸丑祈皇祠壇壝䆊之内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来

權會失路 北史

權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䀌夜出城東門㐲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巻不盡前後二人忽散去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齊後主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會平生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構堂待彥之 北史

辛彥之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

韓擒死作閻羅王 北史

韓擒字子通隋文帝時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illegible]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来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

蛇作牛聲 事文類聚

隋煬帝末李密及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斑蛇長丈餘向營屋作聲如牛吼執杖者斬之明日戰大潰走馬歸國

狼首人知延陀且滅 唐書

薛延陀唐太宗時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

明皇見道士大如蠅 事文類聚

唐明皇一日於御樓上見一道士大如蠅隱隱而行帝叱之即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帝因賜名龍香劑

胡媚兒琉璃瓶之異 事文類聚

唐德宗貞元中揚州坊市有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懷中出琉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施滿此望瓶子則足矣瓶項如葦管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異之復與千錢亦如此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綱至數十車綱人駐車觀之綱主戲曰爾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路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綱官大驚以桯撲瓶破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

青竹安髑髏 事文類聚

唐憲宗元和初市有披麻短女子長三尺許咄咄著有所[illegible]

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不放伊忽一日遇一小兒徑前去其衣乃一青竹安髑髏耳

柳公權見造雷車 事文類聚

柳公權唐憲宗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聞門外喧閙因潛於窻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畫圖者久之一嘘氣忽斗暗失其人兩日遂昏焉

杜鵑花報開期 事文類聚

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或見女子紅裳艷粧遊於花下俗傳花神周寶唐僖宗時鎮浙西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寺花開可副重九乎曰可乃前期往女子來謂曰今為道者開花至九日爛熳

袁象先積錢有聲 五代史

袁象先梁末帝貞明中遷平盧軍節度使象先先在宋州十餘年誅歛其民積貨千萬唐莊宗滅梁象先來朝輦其貲數十萬賂左右由是內外稱之象先卒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不分諸子而悉與其子袁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尔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范魯公鬼攜扇去 事文類聚

周太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民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

南漢宮井石立行 五代史

南漢主劉鋹立大寶年間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群臣入賀

生子兩頭四臂 五代史

南漢主劉鋹時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玶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鋹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

女里見巨人 遼史

女里字涅烈袞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穆宗應曆初為習馬小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

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

金海陵女為妖所憑 金史

金海陵正隆元年五月辛亥脩容安氏閣女御為妖所憑弃祿宮中命殺之

王旦至官怪為之去 宋史

王旦字子明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父祜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群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李瀆聞詩知死 宋史

李瀆宋人也真宗天禧中忽語諸子弟子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盍取營葬

七十編洎書畫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

周詢君謨蛇精 事文類聚

周詢家仁宗時知安州一日宴于圃中圃吏見大蛇垂欄楯上就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為蛇形又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為蛇精

大風旋民居入雲 事文類聚

宋神宗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為丘墟遂移今縣

文同死與公度話 宋史

文同字與可神宗時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後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黑眚[illegible] 宋史

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illegible]

[illegible]

包恢沉妖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

雷龍顯異 宋史

蕭雷龍理宗景定中權衢州北兵薄城雷龍奔閩被獲送權將尹劉聖仲聖仲始以私怨殺蕭雷龍至是聖仲北來泊舟小張山有巨船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縱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錢義方如厠見神 事文類聚

侍御史錢義方居常樂坊第夜如厠忽見從溷青衣數人來逼義方曰汝非郭登曰然余乃厠神每月出巡

洞微感龍來問 事文類聚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浪平鼻直鬐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曰何以知之其人曰吾乃龍也化為雙龍飛去

僧閒禪師龍來謁 事文類聚

僧閒禪師住郃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謁閒曰我龍也以疲惰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俄失所在閒視坐榻旁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夜風雷挾坐榻震碎雨射山岳為搖而閒危坐不傾遲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

九子化龍 事文類聚

張公諱路斯以明經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嘗釣于焦氏臺一日見釣處有宮殿遂入居之自是歸輒體寒

而濕問其故曰我龍也晨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而鄭青綃明日九子射青綃者中之九子皆化為龍事見唐布衣趙耕之文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

楊道和格霹靂 事文類聚

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雷雨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鬼化為羊 事文類聚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答云唯不喜人唾定伯便擔鬼着頭上急持行徑至市中下着地化為一羊唾之恐其變化賣之得錢千五

獺妖化女 事文類聚

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阿湖值風不得行泊菰際見一少女乘船采菱舉體皆衣荷葉因問女汝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有懼色答云子不聞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乎逥廻船理棹而去球遙[illegible]即獲一獺[illegible]皆是[illegible]蘊藻之葉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illegible]見船過因問云君向來不見湖中採菱女子耶球云近在後尋復射獲老獺居湖側者云湖中常有採菱女容色過人有時至人家結好者甚衆

玄女黑衣 事文類聚

張鋋夜行逢巴西侯置酒邀玄丘校尉至一人[illegible]天將曉鋋悸駭乃一狐卧于林

顏旃殺狐得簿書 事文類聚

吳郡顏旃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穿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大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朱鉤頭所跡名有百數旃女在簿次

公孫淵犬冠幘上臺 事文類聚

公孫淵末年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臺

叔堅不殺狗怪 事文類聚

桂陽太守汝南薛叔堅少時為從事狗如人立行家人皆言當即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効之何傷叔堅為縣還解冠榻上狗戴而走家人驚愕叔堅云誤觸冠冠纓掛着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復云兒婦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

宋潛焚燈檠 事文類聚

宋潛為甘陵巡故人趙嘗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緒風泣背西窗雨遂滅燈趙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獨身彭城郡令郎觀光上國孤眠暗室故來相伴明夜又來唱一自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肌膚小秋夜迢迢更漏長守盡寒燈天未曉後又曰獨倚朱扉望傷嗟良夜暫相親如今風伴才郎宿願為才郎應此身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徙覩焉見一婦人唱曰向曉臨鸞掃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辭夜夜偷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遂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燈檠耳焚之

竹園為祟 孫光憲

晉紀説明州黄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見東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槍劒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門門輒然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覘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孫畫師見怪遺錢　孫光録

明州有畫師姓孫因在州中執筆次舉首見梁上一人長數寸拜之遂下如常人云無怖我啗利此地兩席寄一宿切不可泄其事言訖而去夜却來孫莫測之問人三四夜來然不見迍巡左手挈一人頭右手持錢五緡孝謝孫因和衣宿請將人首騰空而逝及曙有掌庫者失其首其錢所內者送告納之

僧全清治精魅　孫光録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歔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晝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損成徽塵云是魅鬼頃居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今其舉止頭側兔鬼昏迷和尚憐捨之即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卧以鞭驅納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瘥紹興甲戌余漢宏士馬之際人皆逃避與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杪舊迎列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金樓子述言怪物　孫光録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背不爲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鷄見人擲雀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鑿開于嘗聞外舅説頃歲莊墻間發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寐者衆謂之怪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咎

陸承澤遷居　全孫光録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亦從藏中蒙其面入門氣息甚惡云時耐此輩當鞭殺人問曰何者即自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中逈一婦髑髏甫其年陸遇害

杜昭遠妖物晝見　孫光録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鶏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爲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一鉄字其年杜陷大辟

物異

物有非常之異

精衛填海　事文類聚

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顓頊畫影劒　事文類聚

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劒騰空劒若四方有兵此劒則飛赴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黄帝雄黄夫蛇　事文類聚

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蛇黃帝將登焉廣城子教之佩雄黃而
蛇皆去

太戊時桑穀生於庭 事文類聚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
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
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
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爰居止魯海多大風 事文類聚

海鳥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曰今茲有災乎是歲
也海多大風

烹豕化龜獻璧 事文類聚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

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大如沙積
足如不勝其體甚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烹之王乃命宰夫
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織吾患其
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燕相游於魯津
有赤龜奉璧而獻

黃龍見井中 事文類聚

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人家井中又曰文帝時公孫臣以漢
土德黃龍見至十五年黃龍見成紀下詔召臣為博士

蛙鬭起兵 事文類聚

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俱鬭是歲四月將軍兵十萬征
南越開九郡

蚩水之精 事文類聚

蚩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卻火災因置其
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

青蚨塗錢 事文類聚

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
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
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
錢名曰青蚨

滕脩蝦鬚 事文類聚

吳後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長一丈脩不信其
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五尺封以示脩脩乃服

飯化為螺 事文類聚

衛瓘晉武帝太康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而行

瓘終見誅

一蔕生十二橘 事文類聚

平西將軍庾亮送橘十二實共一蔕為瑞與群臣畢賀

兗州赤黑蟻交鬬 事文類聚

後魏獻文帝時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長六十步廣四寸赤
蟻斷頭而死東魏孝靜時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鬬

揚州進水心鏡 事文類聚

唐玄宗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
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
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垂至肩衣白衣有小童衣黑衣
呼為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為汝鑄之
將恊宗旅遂令玄冥入爐所扃戶三日戶開呂暉等搜覓已失

龍護及玄奘所在鑪前搜索書書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秦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禱鏡龍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

德裕醒石 事文類聚

李德裕唐武宗時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政和花石 事文類聚

宋徽宗政和間建艮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璧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

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啓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半頃刻至苑中

零陽異石 事文類聚

石屏出零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宋高宗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鑿取益衆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

常山蛇兩首 事文類聚

常山之蛇名曰率然一身而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中則兩頭皆至

郭林宗擊石集鳥獸 事文類聚

太白山隱士郭休所居有白雲亭客至則擊一石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群集亭下以為之號喚鐵

野狐化人 事文類聚

野狐名紫夜擊尾出火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

放黿來謁 事文類聚

章丹未第時於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甚大丹心異之贖放於河後有元長史名濬之來謁即此黿也

螺食貧女 事文類聚

南康有女採螺為業夜宿沙上聞風雨聲見衆螺張口而至亂啖其肉明日唯有骨在焉因號其地為螺亭

獅子搏象 事文類聚

梁伯王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千里外哮哮噉噉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逾地至絕既而四巨象虓焉而至以鼻卷泥數斛噴鼻偶立俄有獅子三頭崩石折木直搏四象以殘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衛公蝴蝶 事文類聚

衛公得峽中蝴蝶翅濶四寸餘淡褐色每翅上有二金眼

大龜吞氣 事文類聚

郗儉行獵墜空冢中見大龜張口吞氣或俛或仰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

龜化人來見 事文類聚

張鋋為巴西侯飲酒命樂久之有告者曰洞玄先生在門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頸長而身甚廣揖之與坐曰天將曉鋋悸悟見

身卧在石龕中一龜形甚巨乃向所見洞玄先生也

天台人獵異獸旌光錄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訝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雨則縣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鼮鼠曼倩識騶虞

災異 災殃之異常者

魯莊牲鼓非常左傳

魯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晉沙鹿崩左傳

魯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隕石問祥左傳

魯僖公十六年春正月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星孛在辰裨竈言火事文類聚

魯昭公十八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宋衛陳鄭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火

萇弘勉君左傳

魯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幽王時周亡其三川震涇渭洛也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故曰東王

昭子辨日食乃旱左傳

魯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晉太子喪遭雷變晉書

晉愍懷太子遹被廢薨惠帝為制斬衰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

祖逖妖星見而卒事文類聚

祖逖晉元帝時為豫州刺史大舉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逖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逖意甚怏怏感激發病有妖星見俄卒于雍丘

成帝感星懼廢晉書

晉成帝即位居尊拱默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而海西廢及是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郗超入直帝謂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

昭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

蕭紀殿柱生花 南史

武陵王紀字世詢梁武帝第八子也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吒天道推牀脩閣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觀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袄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靡麗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中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利中歲發蜀酉年入荊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魏孝武熒惑犯斗 北史

魏孝武時熒惑入南斗眾星北流群鼠浮河向鄴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慙曰虜亦應天象乎

隋煬變異 北史

煬帝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

姚崇捕蝗救穀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詩云秉畀炎火此除蝗之義也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誚之曰聰偽王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崇曰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慎曰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數[illegible]如百姓何殺蟲救之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

唐僖宗天鳴而雨 事文類聚

唐僖宗中和三年浙西天鳴聲如轉磨無雲而雨占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

天降災殃以警隱帝 五代史

漢隱帝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僧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李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

真宗時飛蝗赴海 宋史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宴利州水漂棧閣甲寅雨督諸路捕蝗丁巳詔以旱蝗得雨宜務穡省事及罷諸營造戊午禁諸路貢瑞物戊辰貴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孫甫疏災源 宋史

孫甫少好學仁宗時舉進士遷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三者

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

胡宿上言災異 宋史

仁宗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胡宿時為起居注知制誥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

錢彥遠奏大水之由 宋史

錢彥遠字子高仁宗時授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彥遠五品服

任伯雨正論 宋史

任伯雨字德翁徽宗時為權右正言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諸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脩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氛氣異象轉為休祥矣

顏師魯陳言 宋史

顏師魯字幾聖孝宗時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於未形上嘉其言

何異知蜀有兵 宋史

何異字同叔光宗時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冑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屬生兵妖侂冑不悅改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氏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樁積立倚閣進備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歲月酉時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之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竊請以實填閤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

宋德之占象 宋史

宋德之寧宗慶元二年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決日內北門鴟尾火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水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對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

寧宗時臨安四日大火 宋史

寧宗嘉泰元年三月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夏四月辛巳臨

有司賑恤被災居民死者給錢瘞之壬午下詔自責詔樞密院殿禁衛班直及諸軍營柵焚爇之數癸未避正殿減膳甲申命臨安府察姦民縱火者治以軍法內降錢十六萬緡米六萬五千餘石賑被災死亡之家

遇異物

偶遇異物者

鮮于琮得旛旄石璽　南史

齊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常入山採樵拾得五色旛旄又於地中得石璽竊翫之琮先與妻并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並以為神

異兆

異常之兆有應者

魯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　兆應事文類聚

注時天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誅罰不行陽失之舒泰失之急故周衰無冰歲泰不[illegible]年

齊桓伐孤竹見神人　說苑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馬右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其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襄子神授竹書　史記

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遺趙毋卹原過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家攻晉陽襄子與韓魏合謀以三月丙戌反滅知氏共分其地遂祠三神於百邑

陸賈言小大有徵　事文類聚

漢高祖時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目瞤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

朱博門烏去來　漢書

朱博為大司空初[illegible]因奏御史大夫成帝時何武建宜立三公官帝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拜於[illegible]有音如鍾聲

公孫述龍出府中有光　後漢

公孫述在蜀欲稱帝夢有人語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

帝後漢光武建武元年四月述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於蜀故號成家）

書生指葬地 後漢

袁安字邵公仕漢章帝時為司徒初父沒毋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襄平社生大石 後漢

公孫度為遼東郡守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為足度以為巳瑞獻帝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

管寧神祐 魏書

管寧字幼安避地遼東積二十七年及受魏徵將家屬歸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輙趣之得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遇異言三歲之壽 魏書

華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項兩吏詣門辟易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歆拜却出並行語曰當與幾歲一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之果巳死魏明帝時歆至太尉

張掖寶石負圖 三國志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六金馬一匹在中大吉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鷄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巾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氐池縣出蒼石 三國志

魏明帝青龍三年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踊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高貴鄉公黃龍見井 魏書

高貴鄉公髦甘露四年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司馬昭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懿見而惡之後為司馬昭所弒

魏元時大人出見 晉書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柱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陶侃擇葬牛眠其地晉書

陶侃字士行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侃至晉成帝時侃都督八州諸軍事進位大司馬

黃河生黿晉書

晉簡文帝時黃河中舊不生黿時忽有得者以獻石季龍佛圖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

馬氏吞星生桓玄晉書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妳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

隆紀封公晉書

范隆字玄嵩初在母孕十五月而生既長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漢主劉元海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

劉均占終南崩玉晉書

前趙主劉曜光初中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嚻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亞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嚻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符洪蒲生五丈為氏晉書

前秦主符洪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

龍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

姚萇神光 晉書

後秦主姚萇字景茂前秦主苻堅以萇為楊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

馮跋所居雲若樓閣 晉書

北燕主馮跋字文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

素弗水濱取金龍 晉書

馮素弗北燕主馮跋之弟也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遊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滑入龍城遂殺慕容熙立高雲為主署跋大將軍錄尚書事跋撫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勿言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觀變帳下督張泰等奮劍斬班衆推跋為主固請乃許之於是以晉孝武大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不徙舊號即國曰燕建元曰太平尊祖父母為帝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等官爵

郭黁言白額駒生 晉書

西凉王李暠字玄盛少而嘗與太史令郭黁及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有國土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後凉主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凉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李玄盛效穀令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

劉裕得藥 南史

宋武帝劉裕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劉裕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裕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經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裕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裕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黃藥因留與裕既而忽亡就以黃散傅其創一傅而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傅之並驗

蕭思話斗覆殞雀 南史

蕭思話宋文帝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地中如鏡 南史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蕭惠明見長人 南史

蕭惠明宋明帝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興世洲嶼 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明帝時以龍驤將軍歷雍州刺史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敬則腋下生乳 南史

宋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又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既陽令初至既陽縣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縣收此棺葬之宋明帝時以敬則為直閤將軍

遁見三人竪敞家門 南史

到遁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壁敞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

劉后不火自然 南史

齊高昭劉皇后嚴整有軌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嶷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宋明帝泰豫元年殂歸葬宣帝墓側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

齊高帝應夢 南史

齊高帝嘗夜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于後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王毓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為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衛士為硯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未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硯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硯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此而言蓋天命也

王晏多異致敗 南史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齊武帝時為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荅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

江淹樵新得貂 南史

江淹字文通齊明帝時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

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蕭衍用兵問神語 南史

魏將王肅劉杲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帝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蕭衍為偏師隸廣之行次慰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衍既屢有微祥心益自負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衍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雞腳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掎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獨奮請先進於是廣之益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脅衍堅壁不進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戰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衍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杲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杲巾箱中魏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

蕭綸烹牛赤蛇繞口 南史

邵陵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梁武帝第六子也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于江

僧辯隕星如車輪 南史

梁元帝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率巴陵諸軍沿流討侯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

仲舉見神光益恭 南史

到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欣正仕梁為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

王琳屋脊赤蛆化血蟎 南史

王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宣帝時吳明徹征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為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

尒朱呪白蛇 北史

尒朱新興後魏孝文帝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以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興滋盛色別為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粮助裨軍用孝文嘉之

高歡遇人能睹相 北史

緻貢常得一白鷹與高歡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歡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歡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偏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歡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李廣神出過疾 北史

李廣字弘基齊文宣帝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

士流所愛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齊末亡兆 北史

齊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緯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蔡景王驗墳栢榮悴 北史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惟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於不吉

元進獲石不見 北史

元進隋煬帝時人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為天子以燮崇俱為僕射署百官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

樹介為兵象 事文類聚

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劉向以為木少陽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謂之

樹介介兵象也

魏地忽高三丈 唐書

朱滔武俊等共議各建國號並用天子正朔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而覆滅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唐德宗建中三年十月庚申為壇祀天僭為王滔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為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册壇正值其所

烏不復集 唐書

柳仲郢字諭蒙懿宗時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

王審知視劔果躍于地 唐書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為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剽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刲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稅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無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絶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痞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騎扣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為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判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

冰紋如畫當有兵難事文類聚

唐昭宗景福中滄州城塹中冰有紋如畫大樹華葉芬敷時人以某地當有兵難

熙載遇叟勉仕宋史

石熙載字凝績初游學時為養眉未嘗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熙載曰真人將與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幕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篤方將倚以為相俄遘疾不起

樊榮二家樹異宋史

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真宗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樹五枝并為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因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雨雹如人首事文類聚

宋神宗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芡或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五

紀異門

異見 非常之見者

王盱見白布相告 前漢

王莽即真天子位號曰新時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恠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

吳芮屍久不壞 魏志

吳綱為鎮東將軍長史魏文帝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面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周勤見府公責賈充 晉書

周勤武帝時為賈充帳下都督從充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時勤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及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勖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賈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石勒遇異人 晉書

後趙主石勒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父老忽然不見

王猛貨畚見嵩神 晉書

王猛字景畧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秦上符堅後以猛為丞相尚書令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孔靖遇貴 南史

孔靖字季恭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王懿火導免難 南史

王懿字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宋武帝受命遷徐州刺史

梁武遇老人 南史

竟陵王子良字雲英齊武帝第二子也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梁武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梁武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蕭衍取郢見毛人 南史

梁武帝蕭衍攻郢城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自可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不吠堯

何胤見異人卜居 南史

何胤字子季梁武帝時徵辟不就給白衣尚書祿又敕山陰庫錢亦不受敕於山東受學衡陽王元簡深加禮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迁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衡陽王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何胤見僧授函書 南史

何胤字子季初出與開善寺藏法師會于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来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賀德基逢婦 南史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至陳文帝時為尚書祠部郎中

文宣見天門 北史

文宣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

述祖見百騎皆拜 北史

鄭述祖能齊文宣帝遷光州刺史述祖鼓琴自造龍吟十弄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

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盧光獨見桑門北史

盧光字景仁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

段暉贈木馬騰空而去北史

段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賴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西秦主乞伏熾盤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

楚漁人見獸如猿事文類聚

唐代宗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鈎為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凡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

孩里墮馬見異遼史

孩里字胡輦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陳堯咨見老叟報風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維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怡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

劉安世冢內如生宋史

劉安世宋哲宗時為右正言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霹靂破柱神色不變事文類聚

夏侯泰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

劉居中見蜥蜴為雹事文類聚

劉居中至嵩山顛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食之撫摩其身滋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雹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

羊襲吉見天開享壽稽神錄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佗

化不佬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樵者入山遇仙 傳光錄

處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襲人乃尋之見一叟著草屨拄筇杖眉鬚皤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伐薪爾其舍宇床榻皆同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約叟曰今日為客看黑班不得赴持牒者應喏而去樵者餒求飯叟呼變芝備殽來逡巡一變鬟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窄紅綃之服擎一盤其光可鑒內亦是常食物叟自喫一棗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棗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林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田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叟歸家逾年矣

異遇

偶遇神人者

張良遇黃石授書 前漢

張良字子房秦始皇時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

王勃遇水府君助風 唐書

王勃字子安唐高宗時人也六歲能文詞章蓋世年十三侍父官遊江左舟次馬當登岸閑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返回歸路遇老叟坐于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子有清才盍往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往吾助清風一席勃欣然拜謝問叟仙耶神耶叟笑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甘勃即登舟翌日昧爽已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帥有壻吳子章喜為文詞公欲夸之賓友乃宿搆滕王閣序俟賓客而出為之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公果授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公既非意色甚不怡起歸內閣密囑數吏伺勃下筆當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亦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以報公但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既行謝以五百縑勃舟回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菲禮以荅神休叟笑曰但過長蘆焚陰錢十萬吾有未償薄債也勃過長蘆如數焚之而去

異書

偶得古書者

蕭琛得古漢書 南史

蕭琛字彥瑜梁武帝時始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齎一瓠
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
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
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都陽王範獻于東宮

異應 有非常之感應者

趙簡子疾中見異有驗 史記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
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
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
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

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
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簡子
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
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
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
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
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
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
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

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
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鍾離意發甕知壁 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時出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
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
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
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
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
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
焉

巢姥不食巨魚獲報 事文類聚

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于市合縣食之有一
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
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
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
山而免

百里嵩車行雨至 事文類聚

漢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境內旱嵩行部車所經甘雨輒降

廖氏故宅飲井水得壽 事文類聚

抱朴子曰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殘折他人居其故宅
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
古人埋丹砂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東坡云井有丹

武則天詔催花發 事文類聚

唐武后天授二年臘則天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皆發

張商英入相大雨 事文類聚

張商英字天覺宋徽宗時拜尚書左僕射進為相是時久旱不雨彗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一尺字賜之

陳塤抽書應占 宋史

陳塤字和仲進士第宋理宗遷太學博士轉知温州未上以言罷塤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塤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異疾

人有非常之疾者

竇貞固吐蟲如蜥蜴 宋史

竇貞固後漢高祖時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閼及為相日因大吐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

夏卿奇疾 宋史

呂夏卿字縉叔英宗時舉進士第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

異事

有非常之事可怪者

一釣六鼇 事文類聚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鼇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鼇於是二山流於北極

儵忽鑿死渾沌 事文類聚

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氏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七日而渾沌死蒙叟遺意曰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將有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書成鬼哭 事文類聚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顓頊三子為疫 事文類聚

昔顓頊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共工觸山 事文類聚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絶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蜀人祈蠶馬頭娘 事文類聚

蜀之先有蠶叢帝人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

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絶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毋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蚩尤作大霧 事文類聚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

羿射日斷蛇 事文類聚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斷修蛇禽封豨

河伯化龍 事文類聚

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其友曰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為蟲獸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

大禹步極 事文類聚

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夏禹見馮夷河伯 事文類聚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周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王母宴穆王 事文類聚

周穆王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偏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國來諫王以徐偃亂王乃反國宗社復安

鵠倉銜卵 事文類聚

徐國宮人姙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虫+弗]蝍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襲徐君國鵠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今名狗壠

子胥潮神 事文類聚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在潮頭者因為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迓之弄潮之戲蓋始于此然或有沉溺者

老人化猿 事文類聚

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

閩之於吳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
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
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枯槔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
本而刺處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

范蠡築城怪山自生 吳越

越王句踐歸國欲築城立郭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
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
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
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
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
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

師興而雨 事文類聚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
邢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泗水却流不衝聖墓 事文類聚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冢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
魯人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
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
衝其墓

簡子七日復甦 事文類聚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
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鄒衍吹律暖地 事文類聚

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
至今名黍谷

鄭客見嶽神 事文類聚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山
上下知其非人道左止而待之遂持璧與鄭客曰為我遺鎬池
明年祖龍死

滕公葬佳城 事文類聚

漢高祖時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跼地悲
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
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

武帝火光不滅 事文類聚

漢武帝既耽於靈怪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
純酥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侍者

舉麟鬚之拂以駈之

漢武嵩呼 事文類聚

漢武帝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
日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
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戶為
之奉邑名曰崇嵩

張純進書 事文類聚

漢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致於棺中貯之金箱卷後題
東宮臣名年月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帝示左右時有武
帝典書中郎冉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臣此時着
棺中因何得出宣帝愴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宛然
如故庾信賦云茂陵之書空聚即此也

老人藜杖照書 事文類聚

劉向漢武帝時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向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張顥鵲化金印 事文類聚

後漢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稍下墮地人取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藏之秘府靈帝時至太尉

王忳伸鬼冤 後漢

王忳字少琳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為汝理侵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杜畿泄語而死 魏書

杜畿魏文帝時為尚書事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因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鄒湛檢葬死人 事文類聚

鄒湛字潤甫晉武帝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甎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夢此人來謝

陸雲遇塚中談易 事文類聚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趍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塚雲本無玄學自此談玄殊進晉惠帝時為大將軍右司馬

干寶撰搜神記 事文類聚

干寶晉元帝時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陶侃母喪有二弔客化鶴 事文類聚

晉陶侃晉元帝時為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

陶侃胡奴 事文類聚

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阿香推車 事文類聚

義興人姓周晉穆帝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新草小屋有一女子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車女子辭去忽驟雷雨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冢

熊負人出坎 事文類聚

晉穆帝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還輙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物舐面瘡 事文類聚

謝石字石奴少患面瘡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瘥舐處甚白晉孝武帝時世呼為謝白面為尚書令

張盧已葬復蘇 事文類聚

後趙主劉曜時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

劉璘之石囷開閉 事文類聚

晉劉璘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開一閉水深不得過見囷中皆仙藥諸雜物

葛洪言故冢之異 吳書

晉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激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傅縡死後惡蛇受祭 南史

傅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陳後主賜縡死後甞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醉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張紹神助 北史

魏天柱將軍爾朱兆弒魏莊帝於晉陽魏大將軍高歡率衆討之敗爾朱兆等於韓陵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

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勑紹為軍導向鄴公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馬及戰之日爾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

師雄夢覺羅浮 事文類聚

隋文帝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李靖天獸行雨 事文類聚

隋文帝時李靖嘗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扣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

子皆不在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遂命黃頭被青騘馬又命取爾
器乃一小缾戒曰馬躞地嘶鳴即取缾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此
一滴水乃地上三尺慎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間特連下三十餘
滴此夜半平地水三丈

書生乞錢於蔚遲 事文類聚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而見有錢數萬
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蔚遲公帖來此
蔚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蔚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
鍛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蔚
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日富貴若能哀
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日署名
書生携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却至庫復見金甲人

令繫于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
勑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
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遣之

太宗蛇驚冦至 事文類聚

唐太宗屯栢壁常欲覘敵潜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
登丘而睡俄而賊兵四面雲合會有蛇逐鼠甲士驚起因覘賊
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步為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
驍將賊駭乃退當時以為神異

上清童子外圓内方 事文類聚

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
角冠衣淺青衣自言内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
岑因問其冠衣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

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墻下忽
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唯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
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
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
是錢帛日盛唐太宗時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魏元忠見怪不驚 事文類聚

魏元忠唐武后時人也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
婢老猿為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猿閔我闕僕為我執爨耳又嘗
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
有群鼠拱之於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
鵂鶹鳴於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
地所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

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舁於堂下公
曰可復徙堂中乎群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曰能徙吾床至街
市乎群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說之哉

墨石山神祠尾卜 事文類聚

唐中宗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尾子
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老麋哀請黃冠 事文類聚

蕭至忠唐睿宗唐隆中為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於霍山見一
長人俄有虎兕麋豕狐兔雜駢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北
帝命蕭君畋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
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謀試為求計群獸從行樵者覘之曰至深
巖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

風則蕭㑹若不出矣群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方衆

不出（巽二六雪神也巽二風神也）

玄宗上元廣陵觀燈（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此夕何處極麗對曰天下無踰於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無回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真及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人從行俄頃已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其殿士女華麗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帝大悅師曰請勑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數日廣陵果奏云

元振斬怪納女（事文類聚）

郭元振唐玄宗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舁襯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房琯悟前身為僧（事文類聚）

房琯唐玄宗時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永禪師也

玄宗夢杲卿（事文類聚）

顏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唐玄宗是夕見夢帝瘞為祭

雷取王遠知易總（事文類聚）

唐肅宗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因暴風雷雨忽于暝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令吾攝六丁雷電取將文書

李長吉為玉樓記（事文類聚）

李長吉唐憲宗時人也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歘下榻叩頭言阿𡟭（長吉母時太夫人）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絶常所居窻中㸃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崔元微立幡止風（事文類聚）

崔元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封家十八姨來言辭冷冷有林下風色皆殊絶芳香襲人石醋曰女伴在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作一幡上圖日月五星立苑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此月二月一日立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繁花不動崔乃悟女伴即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來謝各裹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卻老某等亦長生至唐憲宗元和中元微猶貌若少年亦一異也

雷震背有粉書（事文類聚）

唐穆宗長慶中有人雷震而死背上粉書云市中用小斗

異人言修月 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襆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户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麴生風味不忘 事文類聚

唐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末席抗聲譚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魅魅為惑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應手墜于階下化為瓶榼一座驚懾遽視乃一瓶醲醍咸笑飲之其味甚佳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柳毅為龍女傳書 事文類聚

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户口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朱瑾墓土愈病 事文類聚

五代朱瑾在唐為兖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楊行密大破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

李舜舉家雷火鑠金石 事文類聚

宋太宗時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

天火焚玉真觀柱有三字 事文類聚

宋太宗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輒曰謝仙者雷部中鬼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於道藏中檢之實有謝仙字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矣

漢王元佐知預 宋史

漢王元佐真宗庶長兄也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預知帝嘗遣術上管歸真為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歸真至矣帝聞之曰豈非為物所憑乎

馬亮書花字於鬼手 事文類聚

馬亮宋仁宗時為少保晚臨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黄水大書花字牕外大呼速為我

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責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謝而去

海船異人 事文類聚

宋仁宗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勅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輾意若讚感正彥使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以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手而輾

李大臨識丹砂之異 宋史

李大臨字才元神宗時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鬭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于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東坡中子摩頂能行 事文類聚

蘇東坡中子迨生四歲不能行宋哲宗時請辯材禪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坡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復師來為摩頂起走趁奔鹿

海鰌紅旗 事文類聚

趙忠簡公鼎宋高宗時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亾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刃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伎臣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鰌也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海鰌耳

王元正遂亡入枸杞 事文類聚

參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見二花犬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鮫人泣珠 事文類聚

鮫人水底居也俗傳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人能泣珠

山粥祭神得蚕 事文類聚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蚕室我即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蚕業百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蚕

蘇氏返魂 事文類聚

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引道于是見其父母曾高德哥曰但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

橘中二老象戲 事文類聚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絹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劉諷旦拾翠鈿 事文類聚

竟陵掾劉諷夜投宿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鈿數隻

羊雍伯種玉獲婚 事文類聚

羊公雍伯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曰種此可生好玉又得好婦時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名其地曰玉田

沙門托身為王珉子 事文類聚

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前身

劉無名頂上黃光 事文類聚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符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芽為田

道人現夢 事文類聚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尚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藥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塗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

開光出遊獲仙 事文類聚

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嫗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嫗不能拒既暮出遊歸渴甚聞酒芳烈

函就盎中飲嫗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光與母弟披宅而去

少平復生 事文類聚

翰林待詔載少平卒十六日復生

浮提神通洒墨成書 事文類聚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有墨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華表鶴能言 事文類聚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而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

李守見雞窠小兒 事文類聚

李守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遵學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九千五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龍吸硯水行雨 事文類聚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閑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遲曉視之雨悉黑水

韓朋墓生連枝木 事文類聚

大夫韓[illegible]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遺書于帶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常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魄

李牟吹笛致客呼船 事文類聚

李牟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舟吹之俄有客呼船請載既至請吹之其聲精壯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擗膺聲粉碎客忽不見疑蛟龍也

方士養龍致雨 事文類聚

甘宗奏西域方士能神呪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掇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賫龍往賣一龍直數十斤金發壺中出一龍著

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黃尋飛錢致富 事文類聚

海陵黃尋家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無數餘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樵人正甕得金 事文類聚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采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小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搘之取五百餘金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甕欹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燕足傳詩 事文類聚

長安任宗娶郭紹蘭宗[illegible]販湖湘紹蘭寫詩繫燕足燕去止于

宗肩視之乃妻書也

江妃解佩與交甫 事文類聚

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䠶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悅受佩而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黄赭遇龜得路 事文類聚

鄱陽人黄赭入山採荆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赭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令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右轉赭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即估客行舟者也

宗超香奩自溢 事文類聚

宗超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爐中無火煙自出

吴唐射麑激子 事文類聚

吴唐春日将兒出射正值麀麑将麑唐射麑即死麑母驚逐悲鳴唐伏於草中致麑淨地麑母復來唐又射其母應弦而倒至前場又逢一麑上弩将射忽箭發反激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吴唐麑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

廟有九井 事文類聚

襄邑縣南瀨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温清隨人意念汲一井餘井水皆動

鳩化金鈎 事文類聚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惡之祝曰鳩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得一金帶鈎焉是後子孫昌盛蜀客聞之厚賂婢婢竊鈎以與張既失鈎漸漸衰耗蜀客亦數罹窮厄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鈎云

潘逢曲赦見鬼 旅光録

潘逢者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赦之後見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脱於冥間潘召人禁呪歎劾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民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就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遂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潘無柰之乃曰與修善因拔贖冥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為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即不見矣

台州民祭厠獲郝 旅光録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黄女子民問何許人荅云非人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群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即此後不更聞矣

長興嫗為虎拔籤 旅光録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為異今長興縣有邸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前蹲自巳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illegible]之呼為大虎聖遂神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又曰某要云却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為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

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安吉嫗放龜獲報　稽光錄

智約大師說五代晉天福中安吉有邸嫗家力粗備好修齋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烏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令子將往家前湊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書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沿田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陷其中嫗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即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鋌莫知其由

徐侍郎聞空中語　稽光錄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岩上石盤欲陷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砣然祭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雲隱狗銜磚建塔　稽光錄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銜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衢民雞搏虎報恩　稽光錄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illegible]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着黃衣少年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忍見子未見日光里胥因其至此俱欲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因至屋頭見一雞哺鷇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拾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人家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郡少有食雞子者

章蘊作牛償債　稽光錄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鄰人假糧數十斛後鄰人闕食就索之抵拒誓曰的不還作犁牛填章笑而許諾春月章卒其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犢兒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既而陷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龍山軍殺蛇被毒　稽光錄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撲斃之來旦一白衣女子攜

一籃下嶺皆見之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向顧衆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大㵒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怪而疑之將拋棄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黃德瓌家人放鱉痊病　稽光錄

黃德瓌家人烹鱉將著笠覆其釜揭見一鱉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憫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試視背臆悉塗於泥其鱉在上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

漁人見鱧吐氣　稽光錄

雪溪有漁人將竿罾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竿上將鐵叉叅之不中看竿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草叢再俟大者良久至游泳竿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佛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竿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為僧至今存焉饒明子疑斯事乃其僧詢之不虛

邸嫗事觀音子獲郭 蔡光錄

有邸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剜壁作龕安之每有飲饌不惟蔬蔌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潘對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斂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傷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因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薛主簿身死再生 蔡光錄

周濤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瘧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群小兒多將瓦礫隨後擲其瘧廱亦不為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即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莫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云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聽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一吏云為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起身迎揖薛覰之乃瘧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瘧者見薛拍手[illegible]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瘧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illegible]恤將可為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趍出將到一卷簿書撫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遲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為吏令拜王乃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准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瘧者即不見矣乃圖像供養焉

祥兆

禎祥之兆者

武王有白魚赤烏之兆 史記

全集事卷四十五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王屋小名也

吉兆

吉祥之兆

虞延疋練升天 後漢

虞延字子大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光武建武初仕執金吾府

鄭弘兩鹿隨車 事文類聚

鄭弘字巨君後漢章帝時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弘後果為太尉

景先聞呼丹陽 南史

蕭景先宋順帝時為中領軍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時齊武帝蕭賾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齊武帝武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齊武帝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

士瞻得金革鉤 南史

吉士瞻字梁容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塹入伏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禪禪善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刁遵當享長年 北史

刁遵字奉國魏孝文帝時襲爵東安伯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為侯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潘樂雀止母肩 北史

潘樂字相貴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略齊文宣帝受禪進封樂河東郡王

洪裕獲石鴈 宋史

楊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騖[illegible]前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後周太祖郭威聘其淑妃以廷璋為右飛龍使

昭遠一擲果應 宋史

王昭遠繼升子也居里時一日衆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投授之謂曰汝他日儻有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仕真宗果貴顯

張燾謁陵 宋史

張燾字子公宋高宗時為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高宗與金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荊湖帥臣岳飛濟其役燾與士㒟道武昌出蔡潁河南百姓懽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紹興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燾等入柏城披鉏荊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

耶律楚材先見 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仕金為員外郎金宣宗遷汴元太祖定燕召見之己卯歲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驗

貴兆 有貴顯之兆應者

湯獲[illegible] 事文類聚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沉璧于洛獲黃魚黑

王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

魏桓帝吐蠱生榆參北史

魏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陂土無榆故時人異之

青牛嫗避路遼史

遼太祖皇后述律氏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為青牛嫗云

韓琦唱名五色雲下宋史

韓琦字稚圭風骨秀異宋仁宗時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左右皆賀

先兆

先有兆見者

呂望釣鯉得書事文類聚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望氣知禍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辛有預知左傳

初周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魯僖公二十二年之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劉毅盤龍晉書

晉安帝時桓玄篡位劉毅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密謀討桓玄所至克捷後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梁州刺史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齊主以言召禍南史

齊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齊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果以輕狷而至於窮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黜於外易名為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袄也帽自蕭諶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諶亦誅死之効焉

侯景字應百日為帝南史

侯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梁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按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

尉遲綱獲兔破蜀北史

蔚遲綱字婆羅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西魏廢帝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迥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侍婢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

高熲柳樹應貴 北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蓨人也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後隋文帝受禪官拜尚書左僕射

劉晟知亡 五代史

周世宗平江北南漢主劉晟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為楚人所[illegible]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永年月食牛女間書占之歎曰吾當亡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為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

天水染碧 宋史

先是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實予及南唐主李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宋太祖命曹彬討李煜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實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孟昶門符 宋史

孟昶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illegible]都府而長春[illegible]節名也

寇公詩兆南遷 事文類聚

寇萊公方貴宋真宗時送人使嶺南作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白十里則是南遷之禍已見於詩

李覯作詩果應 事文類聚

江南李覯召試制科嘗作詩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雲遮此詩有重重障礙意恐時命不偶後果如其言

張慶果得京官 事文類聚

張慶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東坡賦應入海 事文類聚

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武再謫惠州而遷昌化人以為語讖

載蒙果入玉局 事文類聚

東坡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公曰果提舉玉局觀終

惡兆

凶惡之兆也

雄雞自斷尾應王崩 [illegible]

周景王二十三年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

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獄者安用之也王弗應因手筆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二蛇鬬鄭 左傳

魯莊公十四年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梓慎烝祲非祥 左傳

魯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吳夫差獨見人分走 吳越

吳王夫差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

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始皇應祖龍之讖 史記

秦始皇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絃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

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崩

梁孝王惡牛足出背 漢書

梁孝王武文帝第二子也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臨江閔王車廢 漢書

臨江閔王榮景帝子也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

彭寵被蒼頭所殺 後漢

彭寵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光武建武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斬之

公孫淵數見怪異 魏書

魏明帝時遼東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

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諸葛恪怪異被殺 吳書

諸葛恪吳主孫亮時為太傅大舉兵向青徐孫峻因民多怨搆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因殺恪恪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將盥漱聞水腥臭授衣衣服臭命易衣臭如故意不悅趍出犬銜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坐頃復起犬又銜衣令逐犬遂升車初恪征淮南有孝子着縗衣入其閤中恪令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後所居屋棟皆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駐車宮門峻已伏兵帷中恐事泄自出見恪曰君若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恪曰當自力入至路門逢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計謂曰今上會稽王置酒請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乃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乎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乃別飲所齎酒酒數行亮還內峻如廁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武衛之士皆趍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刀乃除地更飲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請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忽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庾翼見物如方相 晉書

庾翼字稚恭成帝時為振武將軍時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欲以滅胡平蜀為已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illegible]翼遂為衰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

司馬朱燾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

謝安語異平日 晉書

謝安晉孝武帝時進位太保病篤不起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

張寔見怪被害 晉書

前涼主張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

呂纂數致災眚 晉書

後涼主呂纂立時東晉安帝隆安三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荅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

桓玄逆風偃旂 晉書

桓玄篡晉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旍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為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輀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後玄果滅

桓玄門樓墜地 晉書

桓玄篡盜之後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

文帝墜帽劭側 南史

元凶劉劭字休遠宋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悦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刀爲力後文帝竟爲劭弑之

徐羨之禍兆 南史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内嘗暫出而賊自後劫縣内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宋文帝時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

僧綽營凶宅 南史

王僧綽宋文帝時遷侍中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後爲袁悦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

誕逢怪異 南史

宋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誕初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床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毦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怔懼大明二年誕發民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令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録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内

宋巴陵王蛇鳥爲異 南史

宋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泰始七年明帝殺晉王休祐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唅唅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荊楚休若執録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授爲江州刺史至即於第賜死

黄回赤光冠首 南史

齊高帝以黄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若止不肯住及至見誅

子鄉溲柱血溢 南史

齊鬱林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都陽王鏘見害以廬陵王蕭子卿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子良魚浮向門 南史

竟陵王子良齊武帝次子也入相宋進位太傅鬱林王隆昌元年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

侯景篡位稱警蹕 南史

侯景字萬景既迎豫章王蕭棟即皇帝位乃矯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于已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垂腳坐焉景所帶劍水精摽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腳自陷大赦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群臣中會而起觸扆墜地

侯景怪兆被殺 南史

侯景僭偭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屩荊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僭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懼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床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廟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後王僧辯進軍赴臺城景走入海至胡豆州羊鵾殺之送于王僧辯

蕭譽怪兆城陷 南史

河東王蕭譽梁武帝昭明太子統之次子也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侯景陷臺城元帝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有軍府何忽趣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怒攻譽反爲譽敗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荊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敬範立碑自湧 南史

蕭恭字敬範梁南平元襄王偉次子武帝除寧遠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莫不見之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贍私宅又與蠻陳保印侵冠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州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

汝未已而保印實授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敘用

文育星墜地陷 南史

周文育字景德拔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之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周迪敗文育見殺陳文帝天嘉二年有詔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後主朝會大霧四塞 南史

陳後主高宗禎明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擒趨橫江濟分兵晨襲採石取之進拔姑熟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

李豫庭樹暴風所拔 北史

北海王詳字季豫魏宣武帝時除太尉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後詳為高肇所譖云詳等謀逆遂至於廢

魏北海王馬驚致敗 北史

北海王顥魏孝莊帝時授為太傅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昱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命一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

高儼破浮圖見白蛇 北史

琅琊王高儼字仁威齊武成帝第三子初封東平王齊後主時改封琅琊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儼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

劉蘭致辱患死 北史

劉蘭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章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又明陰陽博物多識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常夜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孝昭見祟 北史

北齊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帝為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

李景兵禍 北史

李景字道興隋文帝仁壽中為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後朔州總管楊義臣來援與之合擊大破諒兵先是府內井中湧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間而兵至死者數萬

李密數見怪異 唐書

[illegible]逆隋煬帝末僭稱魏公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
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敗羣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
白日為晦也營群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

處直見異失位 五代史

王處直字允明梁高祖封處直為北平王後處直絕梁從晉願
以自效處直鎮定州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
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
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
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養子都奪竊其位幽
錮廢死

文禮病疽而死 五代史

張文禮者校獪人也趙王王鎔惑愛之以文禮為子號王德明
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閻敬
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
文禮懼病疽卒

莊宗毀壇不永 五代史

唐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張憲治鞠場與都擊鞠
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
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
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侯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
不祥之兆也後果不永

元瓘火灾病卒 五代史

吳越王錢元瓘字明寶武肅王子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
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
宮室晉高祖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
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

德光病死殺胡林 五代史

德光契丹主阿保機子也阿保機死德光立為契丹主德光既
滅晉留其蕭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
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
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
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德光行至欒城得疾
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
之帝羓焉

兀欲馬嘶為凶 五代史

兀欲東契丹王突欲子也五代漢隱帝乾祐元年兀欲與萬騎
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
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
死者太半

逢吉見崧後自殺 五代史

蘇逢吉漢隱帝時進位司空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
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
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坡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
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
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

守純內芝生府第 金史

荊王守純本名盤都金宣宗第二子也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
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

可聞劉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衮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趙普受神言而卒 宋史

趙普病太宗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錢俶星墮而卒 宋史

吳越錢俶元瓘第九子宋太宗端拱元年改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梁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

冠卿得古磚而卒 宋史

聶冠卿弟世卿宋仁宗時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已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貽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

王登呼舜申而卒 宋史

王登字景宋為置制馬光祖參謀官被讒出屯郢州理宗開慶中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屬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兆應 兆見而有應驗者

山崩川竭周亡之兆 國語

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足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而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鄭門蛇鬭厲公復入 史記

鄭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

宋元王受大寶龜 史記

博士衛平說宋元王曰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

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 史記

趙武靈王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

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高祖斬蛇 前漢

漢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

鄭玄寤夢 後漢

鄭玄字康成後漢獻帝時大將軍袁紹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受業者縗絰會葬千餘人

賈充以帝名應兆 魏書

魏元帝咸熙元年六月鎮西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賈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

先主桑樹如蓋 蜀書

蜀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先主少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及長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吳主青蓋入洛 吳書

吳主孫皓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莖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皓意自張大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不脩政而有窺上國之心晉武帝滅吳皓降封歸命侯實庚子歲

諸葛亮星墜而卒 晉書

蜀諸葛亮與司馬懿對軍懿表請決戰明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謂姜維曰彼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相拒百餘日會有大星墜其壘未幾亮病卒

文懿星流而亡 晉書

遼公孫文懿被圍請降於司馬懿不許又請送任又不許乃突圍出懿追斬于梁水之上初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及是果驗

長人告太平 晉書

司馬昭卒炎嗣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矣

潘岳金谷詩成讖 晉書

潘岳字安仁惠帝時趙王倫輔政中書令孫秀誣岳與石崇奉淮南王允等為亂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夏侯妃銅馬入海 晉書

夏侯太妃小字銅環幼而明慧琅琊武王為世子納焉生晉元帝後太妃卒于江左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及元帝中興於江左果驗

郭璞造讖知來 晉書

晉元帝明帝之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軌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

女簪白花 事文類聚

晉成帝杜皇后鎮南將軍杜預之曾孫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李班白氣帶天之應 晉書

李雄稱帝時立兄子班為太子雄子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晉成帝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弒班於殯宮

晉孝武帝應讖 晉書

晉孝武母李太后有娠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武帝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初簡文帝見讖書云晉祚盡昌明及是始悟而流涕武帝崩後而晉祚自此傾矣果驗

符堅圖讖 晉書

秦符堅初即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為左道惑眾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

光祿大夫

嵩神言劉氏世數 南史

晉恭帝禪位于宋劉裕初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

覬之樹應 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齊武帝時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沈顗先知 南史

齊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沈顗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

吉士瞻先兆皆應 南史

吉士瞻字梁容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帝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禮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冑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褌褰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為貞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為太子右衛率又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樂藹遷秩 南史

樂藹字蔚遠梁武帝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江陵水洲之應 南史

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梁武帝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梁元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王椿宅兆 北史

王椿字元壽為太原太守魏孝莊帝以功封真定縣子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紹宗蒜髮 北史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東魏以慕容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筭也其筭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

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

陸法和書壁 北史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齊文宣帝時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阿那肱亡齊 北史

初天保中齊文宣帝自晉陽還鄴遇僧充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彊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隋文帝啓關 北史

隋文帝楊堅初除定州總管先是州城門久閉不行齊人白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啓之及堅至而開之莫不驚

薛濬六七之壽 北史

薛濬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隋文帝時濬歷尚書吏部考功侍郎後終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

明皇康衢牡丹 事文類聚

開明皇時民間貢牡丹花面一尺高數寸帝未及賞為康衢去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銜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宫中非嘉兆也殊不知應禄山之亂

李全忠蘆生其室 唐書

李全忠仕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别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唐僖宗光啓元年拜為盧龍節度使後果傳二世

海陵卜吉 金史

金廢帝海陵封料石岡神為靈應王初海陵嘗過此祠持杯珓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毁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

海陵獲麂 金史

金廢帝海陵獵于途你山次于鐸虎齡天雨弁謂羣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橫加門春上及射果橫加門春上後為中京留守嘗大獵于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内當獲三麂若止為公相獲一而已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麂又祝曰若統一海内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

王凝應星墜 宋史

王凝字成庶唐僖宗立召領塩鐵轉運使坐衆非其人遷宣歙池觀察使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王凝曰吴南同用所以為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武[illegible]與賊[illegible]亡多復吉[illegible]而賊去衣[illegible]卒

[illegible]宋祖宋史

周世宗北征宋太祖為水陸都部署及莫州先至瓦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戰却數千騎關南平世宗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不豫還京師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永德

劉鋹年祚有驗宋史

南漢主劉鋹初祖龑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龑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鋹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未以二月四日擒鋹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

太宗喜得捷名宋史

宋太宗北征劉繼元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為師必有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語攻城諸將曰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王禹偁雷兆宋史

王禹偁宋真宗時知黃州其境二虎鬬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王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馹勞問醮禳之詢曰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一歲至郡未踰月而卒

廣陵四相賞花事文類聚

花之名天下若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宋仁宗時韓魏公守廣陵日芍藥一出四枝公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倅王荊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何如召使當之及暮南水門報陳太傅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中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為首相

卞伯玉雞入竈事文類聚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羽毛不燋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吾也而星隕而卒元史

吾也而珊竹氏狀貌甚偉腰大十圍父曰圖魯華察吾也而以

武勇稱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泰州開元府七路征行兵馬都元帥佩虎符憲宗元年召問東夷事對曰臣雖老倘藉威靈指麾三軍敵國猶可克況東夷小醜乎帝壯其言問飲酒幾何對曰唯所賜時有一駙馬都尉在側素以酒稱命與之角飲帝大笑賜錦衣名馬俄謝病歸七年復來朝帝憫其老謂曰自太祖時效勞至今者獨卿無徒賜賚甚厚以都元帥授其中子阿海八年秋九月辛亥夜中星隕帳前光數丈有聲吾也而曰吾死矣明日卒

瑞應

祥瑞見而有應驗者

黃帝五色華蓋事文類聚

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因作

華蓋

大禹黃龍負舟 吳越春秋

禹濟江南省水理有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去

宋文帝黑龍負舟 南史

宋文帝劉義隆初入奉皇統車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宋文帝鳳凰來見 南史

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戊戌鳳凰二見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曰鳳凰里

宋孝武紫雲蔭牙 南史

宋孝武帝名駿初封武陵王文帝二十二年累遷雍州刺史自晉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帝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會元凶弑逆舉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蔭于牙上四月辛酉上次溧州丙寅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新亭己巳即皇帝位

豆盧勣惠政有感 北史

豆盧勣字定東周武帝時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陛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隋文因靈瑞封慕容 北史

慕容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隋文帝時遷廓州刺史開皇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

肅宗得寶授代宗 唐書

唐肅宗寶應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皂衣引至一所見天帝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祚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即日以寶應紀年云

王建感瑞即位 五代史

蜀主王建字光圖唐僖宗時累遷西川節度使梁朱温滅唐遣使者諭王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

周世宗少有王者之氣 蒲光錄

周世宗少時從師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金祖生異 金史

金太祖皇帝未生時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時與群兒戲力兼數輩舉止端重世祖尤愛之世祖與臘醅麻產戰於野鵲水世祖被四創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髮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

世宗以慶雲即位 金史

世宗大定元年十月辛丑有南征萬戶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自山東率所領兵二萬完顏謀衍自長安率兵五千皆來附謀衍即以臣禮上謁乙巳諸軍入城共擊殺存福等是夜諸軍被甲環衛皇城丙午慶雲見官屬諸軍勸進固讓良久於是親告于太祖廟還御宣政殿即皇帝位

二日相盪應宋祖受禪 宋史

苗訓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為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周恭帝顯德末從宋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為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為翰林天文

五星連珠在降婁 宋史

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竇儀周顧德中嘗謂楊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真宗五色雲如蓋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執事汾陰懈怠者罪勿原乙酉習祀后土儀丁亥將祀汾陰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晉安院元德皇后聖容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翼仗庚子右僕射判河陽張齊賢見于汜水頓陳堯叟獻白鹿

謠應 謠言而有應驗者

鸜鵒應昭公出奔 左傳

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晉惠公隕于韓之應 國語

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隕于韓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董卓應謠而死 魏書

漢獻帝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褁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

張駿應姑臧之謠 晉書

孫駿愍帝時為涼州牧涼王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

符堅謠驗 晉書

前秦主符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為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慕容沖應鳳之謠 晉書

燕慕容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符堅滅燕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後果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

桓玄應八十日之兆 晉書

桓玄既篡晉初在建康宮中恒覺不安若為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晉安帝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昊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後果為馮遷所殺

齊高東城訛應 南史

齊高祖為領軍望氣者陳安寶見上身上恒有紫黃氣安寶謂王洪範曰此人貴不可言所居武進縣有一道相傳云天子路或謂秦皇所游或云孫氏舊迹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宋明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作伐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立時咸言為驗術數者推之上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之言其在此也

魏地赤火南流有驗 南史

齊武帝時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灸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竊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處朝野憂惶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自重不能無遺慮耳

王陳殄滅之謠 南史

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汙人衣皁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滅群臣以謠言奏陳武帝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皁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羖羊角為皁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隋末桃李謠驗 南史

陳後主尽矣隋兵所虜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檝但度無所苦我自接迎汝及隋文帝命晉王廣率衆伐陳軍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其言始驗

文宣屢應謠言 北史

齊文宣帝未受魏禪時訛言上黨出聖人文宣帝聞之將從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文宣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𤛮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羖𤛮爲水邊羊指文宣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群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决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横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及登祚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荅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爲知會曾幸晉陽夜宿杠嶺嶺有數株栢樹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以奇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瞋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乃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爲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

徐之才拆謠 北史

徐之範爲尚藥典御齊武成帝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不豫敕令許侯内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媾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令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宣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糸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後主杯酌有驗 北史

齊後主時童謠曰黄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黄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爲大姬陸媼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韓禽歌應 北史

先是江東謠曰黄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及隋文帝大舉伐陳以韓禽爲先鋒禽本名豹武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五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六

紀異門

感應 感善惡之報應者

成王啓金縢反風起禾 事文類聚

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成王啓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反風禾盡起

上帝報享靈獸 史記

漢武帝元朔末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

夏統歌感天變 晉書

夏統武帝時人也母病市藥船寓洛濱時三月上巳賈充於洛謂統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扣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

蔣帝神陰助有驗 南史

梁武帝天監六年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勅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高駢開道有震碎石 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懿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劖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

審知德化開港 五代史

王審知梁太祖時加拜中書令封閩王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黄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廢帝焚齊梓相 五代史

後唐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已悉書清望官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仁宗禱雨太乙宮　事文類聚

宋仁宗慶曆間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是日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乙宮公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使百姓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慮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雨至帝却遣輦御平輦徹蓋還宮明日召對帝曰朕自卿得雨

匠氏毁司馬墓碑壓死　事文類聚

司馬溫公宋哲宗紹聖初有旨令毁隧碑豫章先生自黔安至荆南作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群公楊綰登朝天下喜斷碑零落卧秋風謂此也孫舍人君孚云方毁拆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死其碑元賜精忠粹德

雷擊姦黨碑　事文類聚

宋哲宗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擊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忽擊碎姦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祭文成其聲始息　宋史

辛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理宗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度宗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應驗　言吉凶之有應驗者

東方朔奏對泰階　事文類聚

東方朔對漢武帝曰願陳泰階六符應劭注曰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之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

嚴豐諫蜂集不祥　事文類聚

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

田者當貧　後漢

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其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微

徽之兄弟俱盡　事文類聚

王徽之字子猷晉孝武帝時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

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㣲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巳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猷之卒

秀之擲栗入柱 南史

劉秀之字道寶宋孝武時累遷至益州刺史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從丹楊尹先是秀之從叔劉穆之為丹楊與子弟聽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遥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

晉夢婦謡皆應 南史

陳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或言後主名叔寶反語為少福亦敗亡之徵云

賀拔岳見異人 北史

賀拔岳魏孝武時為尚書左僕射加關中大行臺岳營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岳雖擁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

潘彌知吉凶 北史

魏孝武時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遥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似華林園使人聊增悽怨命取所乘波斯騮馬使南陽王跨之將登鞍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酖而崩

山偉逢尼言果驗 北史

山偉字仲才仕魏孝静除衞士將軍中書令時[illegible]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illegible]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緑[illegible]同日而[illegible]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

羅睺靈顯 北史

周羅睺仕陳宣帝封侯隋文帝賜爵義寧郡公討漢王諒餘黨於晉絳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馬郭雅稽首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去無為戀恨時即風止馬行後其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僧孺拜官 事文類聚

河南伊闕縣前每[illegible]有人[illegible]皆即[illegible]中灘出石礫金砂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新灘[illegible]共開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illegible]一隻[illegible]僧孺因舉杯祝曰既成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一隻鸂鶒飛下[illegible]不旬日僧孺拜察院

張率梟[illegible]

唐張率有梟鳴于[illegible]以為不祥遠唏之張閉之曰急洒掃吾當政官言未[illegible]已在門

知往

入生而知前事如符合者

羊祜識環 晉書

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晉武帝時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使征南大將軍

鮑靚記井 晉書

鮑靚字太玄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晉元帝時靚為南海太守

文澹五歲識前生香囊 事文類聚

後蜀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向靖女復生索刀 事文類聚

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請覓數刀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先者

夢徵 得夢而有應驗者

黃帝夢得二臣 事文類聚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

黃帝夢遊華胥 事文類聚

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於是放萬機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神行而已黃帝既悟怡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遐

禹獲金簡 事文類聚

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

高宗夢得良弼 事文類聚

商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王曰吾帝賚予良弼

秦穆公夢觀鈞天廣樂 事文類聚

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錫之以策秦遂大昌

子玉夢河神弗與致敗 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與子西使榮黃即榮季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

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果敗

貞伯占夢 左傳

魯成公五年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

聲伯夢涉洹 左傳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魯成公十七年冬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

昭公夢襄公而適楚 左傳

魯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衛逐莊公 左傳

魯哀公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illegible]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

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燕姞夢蘭 史記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事見宣公三年

曹國人夢公子立社 史記

曹靖公時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靖公卒子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衛襄公妾夢康叔 史記

衛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孔成子夢協立靈公事 史類聚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故立靈公

衛平為宋元王占夢 史記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

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

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殺龜見夢 史記

江上有人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

孔子夢坐兩楹而卒 孔子家語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

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孰能宗余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

景公因夢致國人稱善 說苑

齊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

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者易矣

二世夢虎 史記

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

王美人夢日生武帝 史記

漢景帝為太子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為孝武帝

王莽夢高廟神靈譴責 前漢

王莽地皇二年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又感夢漢高廟神靈譴責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

蔡茂夢禾得秩事 文類聚

蔡茂字子禮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光武建武中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挑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夫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公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漢靈帝夢父怒已 後漢

漢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曰此何祥其可禳乎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妒之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為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並改葬以安冤魂返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濟婦夢亡兒求託 錄書

蔣濟字子通仕魏為領軍將軍進封昌陵亭侯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自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蔣琬夢牛頭得郎 蜀書

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

魏延夢頭生角 事類賦

諸葛亮蜀後主時出北谷口魏延為前鋒延夢頭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自破之象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乃其凶甚矣果為楊儀所殺

堅母夢腸繞昌門 吳書

孫堅字文臺孫武之後也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子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呼延氏夢兆 晉書

劉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司馬懿夢王貫 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內忌外寬晚年大行殺戮夷人宗族以立威權及病篤夢賈逵王凌為祟甚惡之嘉平三年秋八月崩于京師

趙染夢引弓中弩 晉書

趙染晉愍帝時寇漢劉聰北地夢漢將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王敦夢犬嚙 晉書

王敦尚武帝襄城公主晉元帝時累加征南大將軍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

戴洋應夢 晉書

戴洋為都水令史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果立元帝於建鄴

王導夢悅得錢 晉書

王悅字長豫導長子也東晉元帝時為中書侍郎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一日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遂卒

陶侃夢八翼 晉書

陶侃字士行少時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及成帝時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每思折翼之祥凡事自抑而止

姚襄夢長服袞衣 晉書

晉穆帝時姚襄之冠洛陽也夢子萇服袞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

羅含夢鳥 晉書

羅含字君章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晉廢帝海西公時累遷至侍中

李雄母夢雙虹 晉書

蜀主李雄字仲儁李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雄後果據蜀稱王

符健母夢大羆 晉書

前秦主符健母羌氏夢大羆而生及長而勇果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既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

姚萇夢符堅得疾 晉書

後秦主姚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

慕容德母異夢 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

傅矐夢托呂光 晉書

傅矐爲張掖督郵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矐見夢於後涼主呂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劉穆之夢泛海 南史

劉穆之字道和世居京口初爲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

彥回夢人與卜蓍具 南史

褚彥回累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封南康郡公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宋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

安都夢天門 南史

薛安都宋孝武踐祚除右軍將軍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

中興之象邪

玄謨夢經獲免 南史

宋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進向滑臺魏太武自來救而玄謨力衆器精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將士離怨俗失人心及太武至麾下散亡略盡輔國將軍蕭斌將斬之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果獲免

陶母夢天人捧爐 南史

陶玑景字通明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其娠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至日生

袁粲夢日 南史

袁粲字景倩宋孝武時為海陵太守廢帝子業即位粲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寤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

慶之夢人賜絹 南史

沈慶之以郡公統諸軍事時宋前廢帝狂悖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先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何點夢授丸病差 南史

何點字子晳宋明帝時徵辟不就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

齊宣孝后夢麻粥 南史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

伯玉三夢 南史

初齊高帝蕭道成在淮陰荀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凡六唾咒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宋元徽二年而道成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為蒼梧王謂伯玉曰卿夢今旦效矣

齊高帝夢龍 南史

齊高帝蕭道成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藉以左道厭之上後於所樹華表柱忽龍鳴震響山谷

孫奉伯夢捉龍腳 南史

齊高帝在宋明帝泰始中鎮淮陰明帝寢疾為身後之慮多翦功臣每云蕭道成有不臣相道成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明帝遣前淮陰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舊與帝款是行也帝[illegible]同室臥奉伯夢上乘龍上天

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叙夢因謂曰兗州嘗失死生靈而弟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又參軍崔靈運夢天帝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

孝昭二后夢龍據屋 南史

齊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以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已未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産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為龍兒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襄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

弘景夢鏗 南史

齊高帝十六子鏗出閣時始七歳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辭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張敬兒逆謀 南史

齊張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齊高帝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歷言其妻之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齊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勅朝臣華林入關齋於坐收敬兒

裴氏夢鈴入懷 南史

任遐為中散大夫齊武帝時遐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歳誦詩數十篇八歳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遐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

齊武帝夢金翅鳥 南史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齊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乃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歳

孝嗣夢移床 南史

徐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齊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

何胤過疾妻夢當代 南史

何胤字子季齊東昏侯永元中徵召不就及梁武踐祚詔為特進光祿遣領軍司馬王杲之賫手詔諭意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時胤遇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恰行列在前俱拜林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

梁武夢神武負過水 南史

齊□武□武上頗有知人鑒梁武帝及從兄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恩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禎託之言耶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于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遂為大郡

柳慶遠父夢褥席 南史

柳慶遠字文和梁武帝時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沈約夢斷舌 南史

沈約初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累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初梁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奘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梁武夢拜陵 南史

梁武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何敬容對曰臣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應感斯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

之遴夢折臂 南史

劉之遴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梁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

江淹夢筆 南史

江淹字文通梁武帝天監中累至散騎常侍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到溉夢帝脫帽與己 南史

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到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梁武帝勑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寵敬事焉

少瑜夢陸倕授筆 南史

紀少瑜字幼瑒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技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至梁武帝時為東宮學士

子春夢[郭]一州 南史

陰子春字幼文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辦牲酺請名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梁武帝詔授南青州刺史鎮朐山

梁武帝夢中原納侯景降 南史

梁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朱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微旨荅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

侯景夢焚書 南史

侯景字萬景梁武帝時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

侯景夢犬羊在御坐 南史

侯景字萬景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梁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

昭明夢班劒授綱 南史

梁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我以班劒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晉安王為皇太子

鮑泉惡夢 南史

鮑泉字潤岳梁元帝時以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侯景遣宋子仙任約襲之城陷執送景所景於巴陵敗還殺泉沉屍黃鶴磯先是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

陳高祖夢日 南史

陳高祖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

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内猶熱帝心獨喜

陳世祖夢日 南史

陳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梁太清初帝夢兩日鬬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

陳文帝夢得寶刀 南史

陳文帝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武帝受禪立為臨川王夢梁武帝以寶刀授已已聞文育侯安都之敗於沌口武帝詔文帝入總軍政尋命率兵城南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文帝入纂皇統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文帝嗣膺寶籙文帝辭讓至于再三公卿固請其日即皇帝位

文帝夢昭達升台鉉 事文類聚

陳章昭達字伯通陳文帝時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夢昭達升台鉉及旦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卿何以償對曰臣當效犬馬之勞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徐母夢雲化鳳集肩 南史

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横有口辯陳宣帝大建中陵位至尚書左僕射封建昌縣侯

常英夢日 北史

常英字世華後魏孝文帝時以外戚為平州刺史濁貨徙敦煌承明元年徵英復官先是英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至是果驗

魏孝文高后夢日 北史

後魏孝文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夷孝文初乃舉室西歸近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豔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奇之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樂安公主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帝心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所賊也

酈範夢兆 北史

酈範字世則東魏孝文時除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荅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安祖夢雉謝德 北史

裴安祖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憐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魏孝文帝至河東存問故老安祖朝帝與語甚悅

夏侯夬夢被杖而亡 北史

夏侯夬字元廷後魏宣武帝時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微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髓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一白下許

宋顗夢妻劉北史

宋顗字文賢敦魏孝明帝時為涼州刺史顗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顗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涕流顗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休之夢銅柱轉三匝北史

陽休之魏孝明帝時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抳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爾朱榮破葛榮應夢北史

爾朱榮字天寶魏孝明帝時累遷至柱國大將軍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是魏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

爾朱兆以夢勸高歡入洛北史

爾朱兆字萬仁爾朱榮從子也魏孝莊帝時功進車騎大將軍莊帝既誅爾朱榮兆將入攻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川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

爾朱兆夢攻洛北史

爾朱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濕波津令為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魏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

魏孝武夢當貴北史

魏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帝性沉厚學涉好武事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人有從諱謂己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及在田舍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俟之乃帝也既而高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氈帳陳誠泣下霑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

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遂即位于東郭之外帝於氈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雲龍門入

元忠夢執炬入父墓 北史

李元忠將仕魏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魏孝武帝時徵拜侍中封晉陽縣伯

高昂夢為奴所殺 北史

高昂字敖曹東魏孝靜帝時封京兆公使奴京兆侯西魏宇文泰軍京兆於傳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寤而惡使析其二脛時劉桃棒在渤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邀奔馬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有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廣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

泰初母夢風雷 北史

竇泰字世寧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至魏孝靜帝時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

齊武明太后夢龍而孕 北史

齊武明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第九蓋其徵驗也

士遜夢父 北史

李構齊文襄時為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誣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向日而卒

鄭妃夢人斬浟 北史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神武子彭城王浟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浟第至內室稱敕呼浟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浟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浟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浟見殺

貴母夢老人授子 北史

宇文貴字永貴父莫豆干後周武帝保定中以貴勳贈柱國初孕貴母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慶父夢送發[illegible]遐[illegible] 北史

柳遐字子升幼而爽邁[illegible]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

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桃甚峻謂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逮恨吾不及見耳吾向晡後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及後周武帝保定中徵還入朝果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霸州刺史

達奚武同州旱祀神夢覺而雨 事文類聚

達奚武周武帝保定中以太保為同州刺史時旱武祀華山廟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逾六十攀藤而上晚不得還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旦而澍雨

琳母得石夢仙 北史

高琳字季珉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子因名琳字季珉北周武帝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進位柱國薨

薛裕言夢兩楹而卒 北史

薛裕字仁友隋文帝時為相參軍事裕曾宿于京兆韋夐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卻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

尹氏夢老翁賜子 北史

魏簡公第五子名瑞母尹氏初有娠偶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

陳奇夢星壓 北史

陳奇長於易與游雅不合雅遂誣奇罪下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揮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初奇被召夜夢星墜壓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星壓腳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

李庶托夢趙起見養 北史

李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庶兄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託劉氏為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旦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詣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李嶠夢雙筆 唐書

李嶠字巨山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唐高宗時中進士第

知章夢鑿心 唐書

尹知章少鈍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劑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唐中宗時為太常博士

鄭氏夢巨人畀稱 唐書

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中宗時內秉機政符其夢云

李適夢論大衍數 唐書

李適唐德宗時為工部侍郎嘗夢與人論大衍數諳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覇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

玄宗夢若藥三覆 唐書

玄宗楊皇后帝在東宮睿宗景雲初入為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帝於曲室自煑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煑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遂生男是為肅宗

李白母夢長庚 唐書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白唐玄宗時為翰林學士

唐玄宗夢梵僧果肖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四年天竺三藏法師輸波迦羅此云無畏至京帝初夢梵僧風度瓌異因追畫工按以形貌圖于殿壁及畏至入對帝熟視乃夢中所見僧也悚然異之館于西明寺寧薛諸王皆降禮欽重

明皇夢鍾馗啖鬼而痁疾頓瘳 事文類聚

唐明皇開元中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痁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屨一足腰縣一屨搢一筠扇盜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靸朝靴徑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賜以百金

竇參夢賜半臂錦 事文類聚

唐德宗時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覺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其功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肢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肢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德裕夢老父言七九之數 事文類聚

李德裕唐武宗時為宰相嘗閑遊新繁縣東湖是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人能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喪還

杜牧夢白駒 唐書

杜牧唐武宗時為考功郎中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精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鄭光夢御大車載日月 唐書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唐武宗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貂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閲月宣宗即位光與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紫平盧軍節度使

馬裔孫夢神授筆 事文類聚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扯閑府邏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

仁裕夢剖滌腸胃 五代史

王仁裕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後漢高祖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太祖夢鶴知延徽至 遼史

韓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

遼興宗母夢吞金鷄 遼史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耨斤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黝面狠視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與僕從皆陞異之久之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鷄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

金康宗夢應太祖龍位 金史

康宗歲癸巳十月夢逐狼屢發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僚佐衆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康宗即世太祖龍位

萬公應夢命名 金史

張萬公字良輔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牓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金海陵正隆二年進士第

范質母夢人授五色筆 宋史

范質字文素後梁時父守遇鄭州防禦判官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後周太祖時官至宰相

高防夢印 宋史

高防字修己性沉厚守禮法後漢隱帝時授屯田員外郎改浚儀令時楊邠用事與防有隙未幾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門入授防防循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為主刑官乎俄而周太祖即位起為刑部員外郎吏齎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楊礪夢來和天尊 宋史

楊礪字汝礪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觀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案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矣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耤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詣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秉王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為推官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及帝冐雨臨其喪礪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惻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太祖文悦互夢 宋史

辛文悦以五經教授宋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世宗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悦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悦果自至太祖異之

董遵誨夢蛇化龍 宋史

太祖微時客游至漢東依董宗本而遵誨憑藉父勢太祖每避之遵誨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王處訥夢納星鑑 宋史

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煑洛河石如麵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胸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宋太祖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處訥別造新曆遷少府少監

李至母夢仙授圖 宋史

李至字言幾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及長辭華典贍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擢為翰林學士

臧丙夢父指星 宋史

臧丙字夢壽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後太宗時為司農少卿拜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

凌策夢六印 宋史

凌策字子奇宣州涇人宋太宗雍熙中舉進士起家尋拜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初登第嘗夢人以六印加懷上遺之其後往嶺外凡六任時以為異策勤於吏職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

惟治夢神補鈌 宋史

錢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面有鈌文即捧土一培之後鎮華州節鉞二十年宋太宗時進位檢校太尉

趙自然因夢辟穀 宋史

趙自然家荻港以鬻茗為業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當為元道歌言修煉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

劉后母夢月 宋史

宋真宗皇后劉氏初后母龐氏夢月入懷已而有娠遂生后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攜入京師后年十五

入襄邸置之王宮真宗後立為皇后

宋真宗夢萊得蔡齊 事文類聚

蔡齊字子思宋真宗時人也帝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萊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

寇瑊母夢珠 宋史

寇瑊字次公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有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第真宗天禧中為河北轉運使

黃亢母夢星殞 宋史

黃亢字清臣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之已有娠亢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宋真宗時王隨知杭州亢作詩以諷隨

章母夢積笏 宋史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為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莊重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兗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揚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

查道夢神致餎 宋史

查道字湛然好學嗜弈棊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真宗時果知刑部郎中進右司郎中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

真宗因夢建廟 宋史

王欽若字定國仕宋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大中祥符初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為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捧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錫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

梅詢夢遇夷簡 宋史

梅詢字昌言性卞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朝廷言兵嘗知濠州後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真宗時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以貴顯夷簡力也

宋庠母夢道士授書 宋史

宋庠字公序父杞嘗為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庠仁宗天聖初擢進士第一

沆母徵夢 宋史

劉沆字沖之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史守屬景洪以兵欲脅眾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誅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乃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宋仁宗天聖八年擢進士第二

劉沆夢斫頭為狀元 事文類聚

相國劉沆宋仁宗天聖中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釋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公詰之曰所却頭留項在裏盖南音呼沆為項也後果第二人及第

李迪夢剃鬢為狀元 事文類聚

李文定公迪美鬢髯宋仁宗時御試前一日夢被人剃削俱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為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狀元及第

楊大年夢玉人添壽 事文類聚

楊大年宋仁宗時年三十七為翰林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懷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illegible]山人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楊寘致友人作夢 宋史

楊寘字審賢少有儁才仁宗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相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名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李氏夢墮月生純仁 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性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宋仁宗皇祐元年中進士第

韓氏感夢生富弼 宋史

富弼字彥國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illegible]淹見而奇之曰王佐[illegible]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宋仁宗時舉茂才異等授將作監丞

馮母夢得蓮花 宋史

馮元字宗道進士中第授江陰尉畀選翰林學士史館修撰仁宗時卒贈尚書謚章靖元七歲時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雙蓮花與元呑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卒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之子諒為後

余靖夢死秦亭 宋史

余靖舉進士擢集賢校理仁宗嘉祐中官至工部尚書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張洞夢兆 宋史

張洞字仲通英宗時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在隸時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敎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

滕母夢虎生元發 宋史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儁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英宗時舉進士後仕至龍圖學士

郭祥正母夢李白 宋史

郭祥正字功父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李白後身也神宗熙寧間中進士第

范母夢鄧禹生祖禹 宋史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宋神宗時司馬光薦為秘書省正字

趙槩因夢更名 宋史

趙槩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官至吏部尚書宋神宗時以太子少師致仕

執中夢神人 宋史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從胡瑗游神宗時累遷給事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紹聖中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旦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

伯虎夢收父書 宋史

唐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改名伯虎字長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哲宗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兄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覓舟過江漲聲撼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吳仲庶夢石 事文類聚

吳仲庶作守金陵有三大石甚古[illegible]夜仲庶夢三舉子求衣且曰若不舁補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廨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之用公遂悟救寺僧愛護之哲宗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撼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

洪興祖夢六刀 宋史

洪興祖高宗時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蕭燧夢松栢 宋史

蕭燧字照鄰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使知儂智高必叛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宋孝宗時遷國子司業

汝愚夢授湯鼎 宋史

趙汝愚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初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鍪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

鄭惠叔夢立石 事文類聚

莆田鄭僑惠叔宋孝宗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及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豈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illegible]鄭僑[illegible]已忽

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
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
臨唱名始易之云

范父夢雙日照庭 宋史

范應鈴字旂叟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于學
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寧宗開禧中舉進士調永新尉仕
至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

江萬里兆夢 宋史

江萬里字子遠自其父燁始[illegible]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
縣有子其能杖諱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
今居官以杖士人自甚於我心有不釋然爾史氏且不昌汝
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二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厚故賜
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餘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
宋理宗時拜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承祐夢贈蓍草 宋史

孫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
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於此乎
果五十而卒

竇禹鈞夢祖父戒言修德有報 事文類聚

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衆謂之曰汝早修
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後夢其祖父告之
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
子各榮顯

尹思貞得夢而卒 事文類聚

尹思貞字季弱明春秋爲四門助教撰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
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叙訣一日卒

杜鵬舉夢鳥旁成脚 事文類聚

杜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鵬舉嘗夢
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列名於
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杜一亦為鳥傍戈
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鴻漸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汝之名字
當鳥旁而戈脚也名字且前定況官與壽乎

邊鎬夢靈運託爲子 事文類聚

宋邊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
生貌類夢中若小字康樂及冠頴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
潭號爲邊羅漢

之亨夢魚來謝 事文類聚

梁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其明
日仲夏有遺生鯉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又
夢來謝云當令君延算

魯公放蛤來謝 事文類聚

曾魯公好放生以蜆蛤之類人所不放而活命之多也一日夢
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籠者即遣
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張詠夢坐黃兼濟下 事文類聚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
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
隆肅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疑似有欽歎之意公翌旦

即造典客詣西門謁黃承事長官所衣服某以至果如

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黃貞清厚且如

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

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價直不增升斗

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事所

以坐某之上也今素公裒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爵者

行至今在仕路者比比皆然

崔悅放鱉事 文類聚

崔悅尚書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着青綠羅衣拜告求生既寤

見器中有水族鱉正十九頭遂詣水次放之

陶穀鬼眼事 文類聚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吏附耳曰求錢千萬穀不應又云

錢伍萬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

既覺眼色深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

必不至顯位

髑髏見夢事 文類聚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

目中有刺煩拔之當有後報旅頭果有一朽棺頭穿壞髑髏露

地草生目中便為拔草內着棺中以甓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

雙金指環

張審通夢生三耳事 文類聚

兗州張審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令為詞判錄中天曹天曹乞

之府君悅與審通額上安一耳既歸覺額癢果生一耳尤更聰

俊時號三耳秀才

柳慎生耳事 文類聚

方陰官以事怒上元夫人而不允開陽世有上人柳慎善為文

遂追令為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

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寤額癢輒撥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

頭鳥地下有三耳秀才

殷延嗣夢朱揆及第事 文類聚

孝廉朱揆居永嘉縣與其叔殷延嗣同宿殷夢一人直抵房

謂曰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付郎下成名覺而說之朱曰何戲

言之甚耶殷遂悵朱澧紀踪後紀之至來年西上後果於杜侍

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參差

克翁夢鳥 元史

孛朮魯翀字子翬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

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

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盆鳴者三

人以為異翀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為學益力

乃自順陽徙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

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為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

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溫字伯

和克翁為易今名字以夢故

劉因應夢馬而生 元史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仕金武校尉臨

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述述生秉善金

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

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

之許付長孺元世祖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駉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

黃溍母夢星而娠 元史

黃溍字晉卿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元仁宗延祐二年中進士第

酸齋母夢神授大星 元史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為氏復以酸齋自號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異既長膂力絕人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元仁宗時拜翰林學士

馮母夢文昌 元史

呂思誠字仲實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入國子學中元晉王泰定元年進士第

歸暘母夢日出 元史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文宗至順元年登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鉏奸擊彊人不敢以年少輕易之

黃澤夢聖 元史

黃澤字楚望由篤學苦思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元順帝至正六年卒

達識道告夢而卒 元史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幼穎敏經史過目輒解元順帝時累遷至中書平章政事達禮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剌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妥懽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見顯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

符讖 符合讖語者

晉元牛繼馬後 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馬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以其先得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說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晉元帝亦有符云

季龍得玉版 晉書

後趙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慕容儁之應也

齊高帝備應符讖 南史

齊高帝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大堅白字色乃黃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將帝小字也河洛讖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曰肅肅草成道德盡備按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又讖曰蕭為二士天下樂按二士主字也肅文與金雄記曰當復有作肅入草易曰聖人作萬物覩當復有作言聖人作也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稻穀中精細者稻也稻即道也熟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刈猶剪也孔子河洛讖曰堨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為災害故曰水災梁亦水也堨河梁則行路成矣路猶道也消除水災除宋氏之災害也河圖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為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戢翼朔旦鳴南斗吳分野草屋者居上肅字象也先是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外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門玄暢者於此山立精舍其日上登尊位其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按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若是今備之云

謠讖 謠言成讖者

取鶉月期 國語

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郭偃知重耳之入 國語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郭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也鎮撫國家為王妃也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序之述意以導之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長安女子狂呼 漢書

原缺第五十五、五十六葉

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敗還初為慕容沖所攻又為姚萇所殺果驗

苻堅授龍驤之徵 晉書

秦主苻堅將寇晉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

范雲妻聞蹕聲 南史

范雲字彥龍當齊高帝永明末梁武尚在布衣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梁武

齊武時小兒怔讖 南史

齊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言武[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業傾移也永明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於地謂之鬬鐵鐵之為言族也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朱紗為帽半其裙而析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擬撲[illegible]武至是朝士勸進皆為忽遽倚勸擬撲之言於是驗矣

梁武言及舊讖 南史

梁武帝嘗與范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關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天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妻為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

武帝錢讖 南史

初梁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為九佰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為六佰識者以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歷數非人事也

侯景鹽讖 南史

侯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為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常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王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羮食皆盡并溧陽主亦預食例景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梁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

後主伐木興謠 南史

陳後主時令人於湘州採木擬造正寢栰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既而漁人見栰浮於海上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比齊末諸省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朔亦有

此稱讖者以為省主主將見省之兆

并州謠言 北史

庶人楊諒隋文帝第五子封漢王陰有異圖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為應之

金陵解字讖 事文類聚

唐僖宗時黃巢將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鎖矣遂解去

字讖 有字見成讖言者

松昌谷有石青質白字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八月四日源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仁濾千古五六七王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等乃至為善源州奏丁朝群公擬字㸃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使以玉帛禱其谷祭之

靈見 死後精靈顯見者

夏侯夬精爽如生 北史

夏侯夬梁宣武帝時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游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儀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嚮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長安宣政殿鬼遊 事文類聚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每夜見數十騎衣鮮麗遊其間唐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許與之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今在天子宮內出入不安陛下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有勑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以此其事遂絕

宗元見羅池 唐書

柳宗元唐憲宗時為柳州刺史宗元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韓愈因碑以寶之

陰助 偶有陰靈之助者

糜竺寄載縱火 蜀書

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

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宜黃侯龍見致勝 南史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陳後主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龍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

穆崇隨狼走免難 北史

魏道武避窟咄難遣穆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阬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

秦彥械自破得脫 唐書

秦彥本名立隸伍籍徐州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夢謂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即更名彥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入黃巢黨中略與許勍降高駢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竇潏病彥襲而代之

溫琪數投不死 五代史

華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玭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其家後事梁以戰功附晉累官至左驍衛上將軍

李克用禱馬 五代史

李克用唐昭宗大順二年拜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攻王鎔于鎮州掠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

全斌漂舟泊岸 宋史

耿全斌父顯懷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顯携謁陳摶摶謂有藩侯相顯從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泝江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太宗即位補東班承旨

陶弼見溪龍鬬 宋史

陶弼字商翁少倜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鬬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雨岸圮木拔又出大雲合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宋仁宗時官至東上閤門使

李顯忠立孳 宋史

李顯忠初名世輔南歸宋賜名顯忠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

以劒矢寘毋旁即生巳而采生顯忠立於驛亭感異之

楚鼎漂海遇船 元史

楚鼎元世祖時始受符印十八年東征日本鼎率千餘人從左丞范文虎渡海大風忽至舟壞鼎挾破舟板漂流二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泛來集遂領之以歸

感物 以人偶感於物有異者

孫堅因馬還營得救事 文類聚

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營鳴呼軍人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

陸士衡黄耳致書 晉書

陸機字士衡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晉惠帝時趙王倫輔政以機為相國參軍倫將篡位以機為中書郎倫誅齊王冏疑機與謀遂收機吳王晏救理之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黄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揺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

楊生犬數救死事 文類聚

晉廢帝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飲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他日又闇行墮下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慕容廆因馬止難 晉書

燕王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蹄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皝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鐫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昌㝢養鵠 南史

謝昌㝢齊高帝時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㝢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㝢亡而鵠遂飛去

何胤鹿鶴來馴 南史

何胤字子季梁武帝詔為特進光禄大夫不就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張彪犬黄蒼領主 南史

張彪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張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會稽

擄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形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有若哀狀陳文帝遣章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文帝教迎為家主彪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而妻楊氏即割髮毀面慟絕誓不行投於井文帝遣軍人出之番死以火燎濕復投火死

洪進齋前集鶴 宋史

陳洪進泉州人後晉出帝開運元年漳州殺程贇迎延政從子繼成為刺史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三年延政入江南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

狗報主咋奴頭 事文類聚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括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敢唯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鵝聽講經 事文類聚

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喚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鐘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怪誕 怪異妄誕者

子楊聚衆 晉書

晉成帝咸康中石季龍據襄國為趙天王時趙境內有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諶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

梁武時棖棖之謠 南史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餇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精爽 有精靈爽駭人者

荀偃視不可含 左傳

魯襄公十九年晉侯伐齊師還歸魯襄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而荀

偃瘅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李瞻剖腹言笑自若 南史

梁簡文帝時李瞻起兵為賊所執送詣建鄴侯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刳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如升焉

慕容侍德停柩易馬 北史

盧潛雅性貞固齊文宣時除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illegible]容侍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特上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侍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為侍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

建寧王喪輴不動 唐書

代宗大曆三年建寧王倓喪於彭原既至城門喪輴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久知倓艱難定策者泌為挽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進醇醪輴乃行觀者皆為歔泣

凶年 異常荒歉之歲

關中斛米萬錢 晉書

晉惠帝永平七年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

飢民鳥面鵠形 南史

梁武帝大寶元年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七

夷狄門

裔族 夷狄之苗裔世族

西羌出三苗之裔 後漢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嫠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羌人爰劍為豪 後漢

羌無弋爰劍者為秦厲公所執以為奴隸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其神怪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

巴郡五姓之族 後漢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君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板楯蠻夷之裔 後漢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漢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

巴渝舞也

西南夷諸國之號 後漢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巂昆明諸洛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自巂東北有莋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夷洲澶洲徐福採藥之所 後漢

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麏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闘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夜郎姓竹 後漢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之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華陽國志 武帝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西南夷滇王之國 後漢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漢武帝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忕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湟中胡大月氏之別 後漢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漢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闘隨埶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其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户在張掖號曰義從胡漢靈帝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槃瓠犬種 後漢

南蠻者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帝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又無封爵之道欲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石室中險絕人跡不至 今辰州瀘溪縣是也 於是女解去衣

裳為僕鬈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
晦不得進後生六男六女其後因自相夫妻織績八尺好染五
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致諸子衣
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帝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今長
沙武陵蠻是也

吐谷渾分立 西夷晉書

西戎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
家以隷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曰先公分建有
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鬬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鬬其常性何
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
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
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
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
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
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

吐谷渾葉延尊祖晉書

吐谷渾氏葉延性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
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
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
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
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

侏儒國人長四尺南史

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
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
射而食之

久間氏後為蠕蠕北史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
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
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
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鄰
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
其無知狀類於蟲改其號為蠕蠕

高句麗立國北史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内為日所照引
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
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
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
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
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
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
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
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
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
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為之成橋朱蒙得
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
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
麗因以高為氏

百濟立國北史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擊水魚鱉皆為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

日陸眷招誘種盛 北史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為漁陽烏丸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彊盛

單于女就狼 北史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産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

突厥狼種 北史

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占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

突厥狼裔 北史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廻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北狗國男狗女人 五代史

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

匈奴諸部 五代史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墨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趫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

的斤祖系至傳交州 元史

玉倫的斤祖名不可罕無父母乃樹癭中生土人養既長尊為君傳至的斤三十餘君矣嘗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議和親以息民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其地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荅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疆以有此山也盍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的斤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輦而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

高昌國主樹癭而生 元史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

異相 夷狄人有奇異生相者

龍伯國長人有壽 事文類聚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

高壽 夷狄有高年者

鮮卑老奴 魏書

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蹤令故舊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轉為之儉晉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歘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遜讓 夷狄有能讓立者

突厥叔姪讓立 北史

隋文帝時突厥匈奴沙鉢畧卒初攝國以其子雍虞閭性懦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

口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歲終侯竟立是為葉護

忠義 盡忠合義於本國者

渾邪蘇尼失俱死 唐書

唐太宗貞觀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

孝行 夷狄能孝父母者

吐谷渾視連絕遊田 晉書

西戎吐谷渾辟奚死世子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乾歸拜為白蘭王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

葉延縛草報父讎 北史

吐谷渾吐延被羌酋姜聰所殺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為公孫之子按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遂以吐谷渾為氏焉

視連絕宴 北史

吐谷渾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華言父也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五年

羅支天稟仁孝 唐書

頡利可汗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太宗聞而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友愛 夷狄友愛於弟者

辟奚思弟 晉書

辟奚西夷之君也素友愛三弟既誅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

事中國 能服事中國者

阿豺歸命 北史

吐谷渾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黄沙周廻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數千里號為强國升西彊山觀墊江源問於群僚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封為澆河公

高昌來貢 宋史

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敞人民昌盛以為名焉後魏初沮渠無諱自署高昌太守無諱死茹茹以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有王始於此後魏至隋皆來貢獻

回鶻入貢 宋史

回鶻本匈奴之別裔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勒後稱回紇其君長曰可汗自貞觀以後朝貢不絕

大食朝貢 宋史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為瑞乃糾合其衆剽略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為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

龜茲朝貢 宋史

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黄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麥瓜果西至大食國行六十日東至夏州九十日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自天聖至景祐四年入貢者五

內附

能附於中國者

賢栗舉衆來附 後漢

哀牢夷者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音多今其種見在）鹿茤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輙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

沙州朝貢 宋史

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唐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

渤海來降 宋史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唐高宗平高麗徙其人居中國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攻陷營府有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遼東睿宗以為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國併有扶餘肅慎等十餘國歷唐梁後唐朝貢不絕後唐天成初為契丹阿保機攻扶餘城下之改扶餘為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阿保機死渤海王復攻扶餘不能克歷長興清泰遣使朝貢周顯德初其酋豪崔烏斯等三十人來歸其後隔絕不能通中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勳等

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

諸蠻陳樂 宋史

西南諸蕃國王太宗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璿遣其使龍光進率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秫稻以木弩射獐鹿充食每三二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財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光進之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為飾詔授漢璿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

蒙漢誠詣闕貢獻 宋史

蠻夷撫水州其酋皆蒙姓雖有畬田收穀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他處太宗雍熙中數寇邊境掠取民口畜產詔書招安補其酋蒙令地殿直蒙令札奉職咸平中又數為寇盜止令邊臣驅逐出境其黨狡獪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擒送闕下上召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陬小民為飢寒所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殺戮顧無噍類矣因釋罪賜錦袍冠帶銀綵戒勗遣之逾年酋長蒙瑱等六十五人詣闕納器甲百七十事又蒙漢誠蒙虔瑋蒙填來朝上器甲數百及毒藥箭誓不擾邊比歲皆遣使來貢及輸兵器乃授漢誠官賜物有差

廣州夷族來歸 宋史

占誠太宗雍熙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闕送占城夷人斯當李娘并其族一百五十人來歸分隸南海清遠縣

占城夷人來附 宋史

占城太宗端拱元年廣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來附

大理慕義入貢 宋史

大理國即唐南詔也神宗熙寧九年遣使貢金裝碧玕山氈罽刀劍犀皮甲鞍轡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徽宗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願為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州

上書 夷狄致書於中國者

南越王上書求援 史記

閩越王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大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交州黎桓獻俘 宋史

交州黎桓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上言欲以擒獲俘九十三人獻于京師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之給衣服資糧遣還占城詔諭其王

獻方物 以本國產物獻于中國者

越裳獻白雉 事文類聚

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及漢平帝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薦宗廟

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赤刀切玉如切泥 西戎獻劒刀事文類聚

周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寸暗中視如晝人向鏡中語則鏡中響應之 時渠國貢火齊鏡事文類聚

文帝元年南粤王趙佗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羣角十枚紫貝五百桂蠧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 粤王佗奉貢職前漢

大宛國王蟬封與漢武帝約歲獻天馬二匹 大宛國歲獻天馬前漢

漢武帝元鼎間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甘泉殿有髮白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方伯惟願拭肝石 郅支國貢馬肝石事文類聚

武帝時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 烏孫大宛獻神馬史記

烏孫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漢遺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遺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烏孫獻方物史記

漢光武時十三年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兎 蠻夷獻白雉白兎後漢

魏陳留王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 肅慎國重譯獻弓矢魏書

魏邵陵厲公時倭國王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倭國獻白珠生口雜錦魏書

扶南國去林邑三千餘里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還之 扶南貢馴象晉書

晉武帝泰始六年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 大宛獻汗血馬晉書

穆帝升平二年三月佽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佽飛督王獻鴆鳥晉書

大宛獻馬晉書

秦主苻堅時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illegible]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illegible]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師子國獻玉像南史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晉安帝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絶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高麗王獻赭白馬南史

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

天竺國獻金環南史

天竺迦毗黎國宋文帝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呵羅國獻金剛指環南史

宋文帝元嘉七年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

高麗王獻馬南史

高麗王高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獻馬八百疋孝武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

婆皇國獻方物四十一種南史

婆皇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為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

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

槃槃國獻佛牙畫塔南史

槃槃國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畫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鄧至國獻馬南史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武帝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疋

干陀利國獻金芙蓉南史

干陀利國在海南洲上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後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遣長史毗負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

中天竺國獻瑠璃唾壺南史

中天竺國梁武帝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扶南獻珊瑚佛像南史

扶南國跋摩梁武帝天監二年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

天竺獻珊瑚佛像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天竺國獻梁帝珊瑚佛像

林邑國獻白猴南史

林邑國范文賛子天凱梁武帝天監九年奉獻白猴

于闐國獻方物南史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武帝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甖

鮮卑獻龍駒 南史

鮮卑慕容氏休運籌梁武帝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瑪瑙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槃盤國獻佛牙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槃盤國獻帝佛牙

波斯獻佛牙 南史

波斯國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

婆利國獻金席 南史

婆利國在州東南海中洲上梁武帝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扶南獻瑞像等物 南史

扶南國留陁跋摩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

滑國獻黃獅子 南史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梁武帝普通元年遣使獻黃獅子白貂

裘波斯錦等物

扶南獻旃檀像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元年扶南國獻旃檀瑞像

扶南國進貢物 南史

扶南國梁武帝普通元年至大同九年時累遣使獻方物又獻生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

丹丹國獻牙像火齊珠 南史

丹丹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高昌國獻鳴鹽枕 南史

高昌國麴氏子堅梁武帝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物

浮鵠山女人進紅席 南史

梁武帝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為名觀其國狀則鸞鳥也

于闐獻玉佛像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七年于闐國獻玉佛像一身

盤盤國獻馴象 南史

梁簡文帝大寶二年九月盤盤國獻馴象

蔡利延等遣使進獻 北史

蔡利延吐谷渾之後也魏太武討之於白蘭蔡利延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蔡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拾寅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

頻盾國獻獅子 北史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一月頻盾國獻獅子一

洛那國獻馬劒 北史

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劒

疏勒送袈裟 北史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

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

波斯獻馴象 北史

魏獻文帝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武帝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洛那獻馬 北史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魏孝文帝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

高車獻馬 北史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彌俄突既立復遣使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彩六十匹魏宣武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後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

伏連籌獻犛牛蜀馬 北史

伏連籌吐谷渾之後也魏宣武世至于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

南天竺獻馬 北史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魏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

嚈噠貢獅子 北史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魏孝明帝正光末遣貢獅子一

嚈噠國獻獅子 北史

魏孝莊帝永安三年六月戊午嚈噠國獻獅子一

夸呂獻能舞馬 北史

夸呂自號為可汗西魏文帝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濬諭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呂再遣使獻能舞馬及羊牛等

白蘭獻甲鎧 北史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周武帝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宕昌國獻猛獸 北史

周武帝保定三年三月丙子宕昌國獻生猛獸二詔放之南山

焉耆獻馬 北史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赤土國遣獻金芙蓉冠 北史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䣝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

大夏獻方物 唐書

大夏即吐火羅也高祖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瓈水精𣏌

西突厥獻寶馬 唐書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祖時許婚可汗喜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

𥫃失利獻白鸚鵡 唐書

𥫃失利太宗時並遣使者入朝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于翅因丐馬銅鍾帝與之

西屠夷獻方物 唐書

西屠夷頭黎太宗貞觀時獻馴象鏁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

新羅獻女樂 唐書

唐太宗貞觀五年新羅王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丐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

康獻方物 唐書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太宗貞觀五年遂請臣帝曰朕惡取虛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里寧朕志邪卻不受俄又遣使獻獅子獸帝珍其遠命祕書監虞世南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玄宗開元初貢鏁子鎧水精𣏌碼碯瓶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開元二十六年獻波斯騠二拂菻繡氍毹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柘辟大氍毹二繡氍毹一

波斯獻方物 唐書

波斯居逷水西太宗貞觀十二年遣使者獻活褥蛇狀同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貞觀二十一年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玄宗開元七年獻獅子五色鸚鵡

拂菻獻赤玻瓈 唐書

拂菻古大秦也太宗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下詔答賚

高麗獻姝 唐書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春高麗王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姝口太宗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

却頡利獻羊馬 唐書

頡利太宗時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

日本獻方物碼碯 唐書

日本古倭奴也高宗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碯若五升器

吐火羅獻方物 唐書

吐火羅高宗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顯慶中又獻碼碯鐙樹高三尺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騾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瓈

黙啜獻馬謝婚 唐書

黙啜高宗時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

骨利幹獻名馬 唐書

骨利幹處瀚海北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高宗時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蜜勞答以其地為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懸光驄曰決波騟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金騧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

吐蕃獻金寶器 唐書

吐蕃弄贊高宗時獻金排十五種以薦昭陵顯慶三年獻金盎金頗羅等復請婚

龜茲進遊仙枕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間龜茲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為遊仙枕

交阯進辟寒犀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冬至交阯國進犀角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然暖氣襲人曰此辟寒犀也

南詔獻寶器 唐書

南詔異牟尋唐德宗時獻鐸鞘浪劒鬱刃生金瑟瑟牛黃琥珀氎紡絲象犀越賧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劒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訶陵獻鸚鵡 唐書

訶陵憲宗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

日本國獻冷暖碁子 事文類聚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碁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碁局冷暖玉碁子玉性冬則暖夏則冷

高麗貢銅獻書 五代史

高麗國唐明宗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敘敘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于闐來貢 五代史

于闐國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蔥嶺與婆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氂牛尾玉氈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

于闐獻玉 五代史

于闐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

匠鄭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誚之以邀等約匡鄭等還聖天又遣
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
者王知鐸來

占城來貢 五代史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界雲南南鄰真臘北
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鳥獸
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周世宗顯德五年其國王因
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
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
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昆明國獻薔薇水 事文類聚

昆明國周世宗顯德五年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灑

衣衣敝而香不滅

高麗進劍 遼史

高麗自有國以來傳次近人民土田歷代各有其志然高麗與
遼相為終始二百餘年自太祖皇帝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劍
天贊三年來貢

烏隈于厥部貢獻土產 遼史

遼聖宗統和六年甲寅烏隈于厥部以歲貢貂鼠青鼠皮非土
產皆於他處貿易以獻乞改貢詔自今止進牛馬

日本國入貢 宋史

日本國者占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為名或
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
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
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
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
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太祖時拜表來貢
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又別
啓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槵子念珠各一
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納法螺二
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鬘二頭又一合納參議
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
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煙墨金銅水瓶鐵刀
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
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十橛螺鈿書案一
螺鈿書几一金銀蒔繪平筥一合納白細布五疋鹿皮籠一納

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
石流黃七百斤

吐蕃貢駝馬 宋史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
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為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唐貞觀後常來
朝貢至德後因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太祖建隆二年
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其國宰相論
恐熱以秦摩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來歸

占城上表入貢 宋史

占城太祖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陁盤遣使莆訶散來朝表章
書于貝多葉以香木函盛之貢犀角象牙龍腦香藥孔雀四大
食瓶二十使廻錫賚有差以器幣優賜其王

于闐貢胡錦琉璃瓶 宋史

于闐國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女史之亂絶不復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鄴持節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其使言本國去京師九千九百里

占城入貢 宋史

占城太祖乾徳四年其王悉利因陁盤遣使因陁玢李帝婆羅貢馴象牯犀象牙白氎哥縵越諾王妻波良僕瑁男占謀律秀琛等各貢香藥

定安國入貢 宋史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太祖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真遣使入朝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犄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讎侵侮不已聞中國用兵北討欲依王師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真遣使來貢

占城貢雌象 宋史

占城太祖開寶三年遣使貢方物雌象

三佛齊入貢 宋史

三佛齊太祖開寶四年遣使李何末以水晶火油來貢五年又來貢七年又貢象牙乳香薔薇水萬歲棗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環瑠璃瓶珊瑚樹

勃泥奉表入貢 宋史

勃泥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使副蒲亞里判官哥心等賚表貢大片龍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凡一家底並二十兩龍腦版五玳瑁殼一百檀香三橛象牙六株表云為皇帝千萬歲壽望不責小國微薄之禮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横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横讀之以華言譯之

三佛齊來貢 宋史

三佛齊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誨乘舶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其王遐至遣使蒲押陁羅來貢水晶佛錦布犀牙香藥

占城貢象 宋史

占城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遣使乘象入貢詔留象廣州畜養之八年獻馴象能拜伏詔畜於京畿寧陵縣

丹州蠻來貢 宋史

太宗淳化元年南丹州蠻酋師莫洪皛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遣其子淮通來貢銀盌二十銅鼓三面銅印一鈕旗一帖繡真珠紅羅襦一上降優詔賜綵百匹還其襦

楊陁排貢馴象 宋史

占城太宗淳化元年其新王楊陁排自稱新坐佛逝國楊陁排遣使李臻貢馴犀方物表訴為交州所攻國中人民財寶皆為所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

占城入貢賜馬 宋史

占城太宗淳化三年遣使李良莆貢方物賜其王白馬二兵器等[illegible]因
僧淨戒獻龍腦金鈴銅香鑪如意等各優賜之

占城奉表入貢 宋史

占城太宗至道元年正月其王遣使來貢奉表言前進奉使李良莆廻
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匹銀鞍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
張及箭等荷恩忻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忽遘天都竊承皇帝聖明
感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小國曲加優賜
然臣自爲土長發號尚罕當時外國頗相侵掠況以前民庶如芥隨風
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賜臣內閑馭馬及旗幟兵器等鄰國聞
之知臣荷大國之寵而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者
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國仰望仁聖撫之如天載之如地臣
自思惟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綿邈不啻數萬

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全而至皆聖德之所及也自前本國進奉
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天威廣被拱臣土疆
臣雖殞身無以上報無臣貢使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嶽不可具陳今
特遣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判官李磨勿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
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沉香百斤夾箋黃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
雞二萬四千三百雙胡椒二百斤簟席五前件物固非珍奇惟表誠懇
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珠珍惟重良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
求若使介南歸願垂頒賜臣之幸矣然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
海冒聞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昔有進奉蕃人羅常占見
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具籍以付常占令遣舶舡來乘便風部領
歸國冀得安其生聚以實荒服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上
覽表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爲常制

交阯貢七寶交椅 宋史

交阯真宗即位進封黎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前遣牙知兵馬使
阮紹恭副使趙懷德以金銀七寶裝交椅一銀盆十犀角象牙
五十枚絹紬布萬疋來貢詔陳于萬歲殿太宗神御許紹恭等
拜奠及廻賜桓帶甲馬詔書褒獎

吐蕃獻馬 宋史

吐蕃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得將軍折逋
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
始至獻馬二千餘疋

占城貢犀象 宋史

占城真宗咸平二年其王楊普俱毗茶逸施離遣使朱陳堯副
使蒲薩陀婆判官黎姑倫以犀象玳瑁香藥來貢賜堯等冠帶

衣褥有差景德元年又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等賜之

交阯貢犀象 宋史

交阯真宗咸平四年又遣行軍司馬黎紹留副使何慶常以馴
犀一象二象牙二七寶裝金瓶一來貢

丹眉流國入貢 宋史

丹眉流國真宗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吉馬副使打臘
判官皮泥等九人來貢木香千斤鍮鑞各百斤胡黃連三十五
斤紫草百斤紅氈一合花布四段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召
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獎之

吐蕃貢馬 宋史

吐蕃真宗咸平五年十月雜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族已
戮一人繫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十一月使來貢馬

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別賜緣百段茶百斤

蒲端貢獻乞肜 宋史

蒲端國真宗咸平景德中蒲端國主其陵數遣使來貢方物及獻紅鸚鵡其後國主悉離琶大遐至亦以金版鎸表來上其使已絜漢上言伏見詔旨給賜占城使鞍勒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請賜雜綵小旗五從之

占城奉表來貢 宋史

占城真宗景德四年遣使布祿爹地加等奉表來朝表函籍以文錦詞曰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離頓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扃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矚昌時宵遙徙跡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聲惠數於天下聲教被於城中業茂前王功芳祖后蒼生是念黃屋

非心無袁不是生靈有土並為臣妾真風遍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躊抃臣生于邊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為遂性龍樓鳳闕尚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隣無侵奪俗有舒蘇務歲拜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露行華福及豚魚特因迴人頒賜戎器臣本土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幸曷答洪恩聖君既念於賓王微懇肯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祿爹地加副信臣除逋麻瑕珈那判官臣皮霸抵一行人力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未楚茅之禮竊懷魯酒之羞慶望春明甫寬遐徼事信臣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並加賜賚蓋念忝為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干冒爰旋不任死罪布祿爹地加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于佛遊北去舊所七百里使還賜物甚厚

注輦奉表來貢 宋史

注輦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主羅茶羅乍遣進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亞勒加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奉真珠碧頗黎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其國主表曰臣羅茶羅乍言昨遇舶船商人到本國告稱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嶽禋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illegible]取題旗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illegible]正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遂右道遠大中[illegible]合乾坤錫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illegible]以之德以臨御下民懷巽異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臨

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醯雞賤如芻狗世君遐荒地遠望風塵荷煦嫗曾無執贄今者竊聽謳頌普及遐陬惜年偽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之曠絕在跋涉以稍艱是致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羶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來貢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初羅茶羅乍既聞商舶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那勿丹山娑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

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塚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詔閤門祗候史祐之館伴

哨廝囉獻馬 宋史

哨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廝囉立遵等獻馬五百八十二匹詔賜器幣總萬二千計以答之

占城王遣使入貢 宋史

占城真宗天禧二年其王尸嘿排摩惵遣使羅皮帝加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斤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荳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箋香二百斤別箋一剤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檳榔千五百斤來貢

占城遣貢方物 宋史

占城仁宗天聖八年十月其王陽補孤施離皮蘭德加拔麻疊遣使李蒲薩麻瑕陁琶來貢木香玳瑁乳香犀角象牙

占城表貢 宋史

占城仁宗皇祐二年正月使俱舍唎波微收羅婆麻提楊卜貢象牙二百一犀角七十九表二通一以本國書一以中國書

日本僧誠尋入貢 宋史

日本國神宗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台州上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

注輦來貢 宋史

注輦國神宗熙寧十年其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illegible]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illegible]丁香使副以真珠龍腦登陛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藥宣勞之以為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有差答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日本僧仲回入貢 宋史

日本國神宗元豐元年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遣仲回等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乃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

占城貢瑠璃物色 宋史

占城神宗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陁般摩提婆遣使貢方物乞市驛馬詔賜白馬一令於廣州買騾以歸五年貢瑠璃珊瑚酒器龍腦乳香丁香蓽澄茄紫礦七年交州李乾德言其王領兵三千人并妻子來降以正月至

南丹蠻修貢臣職 宋史

神宗元豐六年大軍討安化南丹蠻莫世忍獻弓矢自言願世世為外臣修貢不懈遷檢校戶部尚書給銅牌旗號官其子姪九人

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 元史

元[illegible]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卻之賽典赤以為言帝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馬八兒等十國遣使入貢 元史

馬八兒國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主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剌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為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為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為通情實乞為達朝廷我一心願為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闍赤赴算彈(華言國主也)告變算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文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貢賦此是妄言凡回回國金銀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璧以阻風不至俱藍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璧復說下其主忙昂比至蘇木都剌國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璧因諭以大意土漢八的即日納欵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年馬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璧奉詔招諭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

占城遣使奉表貢物 元史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瓦有內附意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拏囉耶邛南該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

安南國貢獻方物 元史

安南國王世子陳日烜世祖至元二十一年閏五月甲辰遣其中大夫陳謙甫貢玉杯金瓶珠條金領及白猿綠鳩幣帛等物

真蠟占城國貢獻 元史

原缺第四十一、四十二葉

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東胡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棄地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大破滅之

定難 能定本國患難者

張鄭相知 唐書

新羅有張保皐鄭年者皆善鬬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皐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皐保皐以齒

年以藝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為武寧軍小將後保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皐萬人守之自太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皐既貴於其國年飢寒客漣水一日謂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皐元規曰若與保皐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皐飲之極歡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皐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皐為相以年代守清海

吐蕃納馬贖罪 宋史

吐蕃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知秦州張信置大洛門新砦先是信欲近渭置採木場蕃族聞之即從悵悵信不能遂撫之戎人輒悔因鄉導鈔劫信深入掩擊悉敗走至是來[illegible]州曹瑋言熟戶郭廝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亦作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携樣丹首來上以廝敦陰告樣丹不欲明加恩葬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為名詔授順州刺史先是張信深入蕃境邊事數擾及瑋破魚角蟬殘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綵或以少為訴者瑋叱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邪戎族聞之皆畏服

富侈 本國富盛奢侈者

副貨金駝 北史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

高三尺

技巧 夷狄有伎能巧思者

大月氏鑄石為琉璃 北史

大月氏國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

神異 遇難有神助物護之異者

昆莫狼乳 前漢

烏孫王號昆莫其父難兜靡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

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
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
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之使
將兵數有功

東明投溷廐不死 後漢

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
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
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
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
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
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知来

能知未來之事者

吐谷渾先知 北史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弈洛韓有二子
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為慕
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户七百以給吐谷渾與若洛廆謂其部
落曰我兄弟子孫竝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
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

夢應

有夢而應驗者

陽邁金色光麗 南史

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
金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紀異

紀本國之異事者

乞伏遇神物 晉書

乞伏國仁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
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
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
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
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
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
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

鯉魚化鐵鑄刀 南史

漢末大亂林邑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為王數世其後王無嗣
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
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
為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
斫石如斷芻槀文心異之

感異生子

所感異常而生子者

沙壹感龍 後漢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
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
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
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

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

嗜慾

嗜好物慾者

述律廢政嗜飲 五代史

述律本夷狄種號自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遺命

臨終囑付後人者

吐谷阿豺囑子 北史

吐谷渾阿豺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虔以大業屬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璝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

吐延帶劒託子 北史

吐谷渾死本遼東鮮卑氏也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蘭地既嶮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劒而死

報怨

報復怨恨者

馬耆會滅白山 晉書

馬耆國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

女主

國俗以女為主者

倭國立女主為王 後漢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南蠻悉莫威令 唐書

南蠻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高宗上元間國人推女

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令人一書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觸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曰而非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為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黃氏撫衆 宋史

仁宗至和九年八月樂昌縣黎賊刼省民焚縣治為亂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招降之瓊管安撫司上其功得借補承節郎淳熙元年詔承節郎王日存子孫許襲職四年冬萬安軍王利學寇省地蓋旻進率衆拒之兵弱戰沒八年六月詔三十六峒都統領王氏女襲封宜人初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邊陲皆受封爵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為亂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以功封宜人至是黃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朝廷從之

風俗 夷狄之土風習俗者

匈奴隨畜田獵為生業 前漢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驘駃騠騊駼驒奚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

大倭國蹲踞為恭 後漢

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顧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漢光武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高句驪府部風俗 後漢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

奚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illegible]
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
其俗淫皆絜淨自熹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
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襚神亦以
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
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
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
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
松栢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鬬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句
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
貊弓是也

冉駹夷附漢為郡 後漢

冉駹夷者漢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
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
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
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
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衆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
餘丈為邛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
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出名馬有靈羊
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
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羖
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煑以為鹽麡羊牛馬食之皆肥其西
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黄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為徼外靈帝
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夫餘國地方風俗 後漢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
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
於後姙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
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
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
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
棗以員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為
寇鈔以弓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
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
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
亦祭天殺牛以蹄占其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
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
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
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
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
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
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
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
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黄門鼓吹角抵
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
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

帝熹平三年倭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
東云

倭國風俗 魏書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
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
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對
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
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
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
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
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
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
鰒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
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
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
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
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
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
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
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
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巳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
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
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
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
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
國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
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
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
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
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
稽東冶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
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
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
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
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
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
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
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
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
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
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
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
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
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
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見大人所
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
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
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

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

馬韓國異俗 魏書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

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入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夫餘制度 魏書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

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婦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負有以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

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
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
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槨無棺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
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驪鮮卑彊
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
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
毋丘儉討句驪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
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
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
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
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
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
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
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

挹婁猪膏塗身 魏志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
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
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
常穴居大家深至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
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
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絜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
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
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
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
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
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
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祭虎為神 魏志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
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
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準僭號稱王陳勝等起
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
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
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
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誤句麗言語
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
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
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
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
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
蠶桑作緜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
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
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
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
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弁韓生男石壓其頭 魏書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

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抵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肅慎巢居穴處晉書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為約有馬不乘但以為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為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猪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傉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

龜茲男女翦髮垂項晉書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大康中其王遣子入侍

文身國制度南史

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師子國鬼神市易南史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

扶南四葬南史

扶南國其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

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海島人物　南史

梁武帝天監六年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女國婦人水娠　南史

扶桑國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姙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毗騫王不死　南史

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出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

混塡納扶南女為妻　南史

扶南國俗本躶文身被髮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塡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塡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塡塡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為妻生子分王七邑

扶南沸湯魚獸決獄　南史

扶南國大王范蔓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為禮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鱷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鱷魚魚獸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鱷大者長二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

突厥絞頸以驗脩短　北史

突厥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氊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氊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

匈奴異俗　北史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

高車婚娉 北史

高車其俗蹲踞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娉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群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

高車異俗 北史

高車之俗其畜産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産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

烏萇爭訴服藥 北史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從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illegible]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illegible]國剥皮埋骨 北史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爲王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貴人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内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吐火羅兄弟同妻 北史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産名駒

曹國故事得悉神 北史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疋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

穆國祠順天神 北史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

蠻獠好淫祀 北史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無氏族之別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好相殺害若殺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必殺而食之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乃剥其面[illegible]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illegible]自賣以供祭焉

赤土國攢棚焚屍 北史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惟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為酒

嚈噠兄弟同妻 北史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

于闐不見王髮 北史

于闐國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且末熱風為患 北史

且末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波知池龍 北史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西屠夷以二月為歲首 唐書

西屠夷其地冬溫多霧雨產虎魄猩猩獸結遼鳥以二月為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瀋為酒椰葉為席俗凶悍果戰鬪以麝塗身日再塗再浴拜謁則合爪頓顙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呼王為陽蒲逋王妻為陀陽阿熊太子為阿長逋宰相為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勢王衣白氎古貝斜絡臂飾金琲為纓鬈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王衛兵五千戰乘象藤為鎧竹為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畀自死

婆賄伽盧製度 唐書

婆賄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樹樹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為甓

廚覆銀瓦爨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為隄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那王出輿以金繩狀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甓為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為瓦荔支為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甓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為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跽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

江豬白氎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
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傍至五六

吐蕃氈珠 五代史

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
一良馬

于闐好佛 五代史

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
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
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
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

党項人壽 五代史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
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
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
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強

韃靼子生而食肉 五代史

韃靼于其人髡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
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靼則
皆散走

契丹頑傲 五代史

契丹北俗甚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
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
食使我射獵豬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

鐵甸異俗 五代史

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
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
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
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殊方產物 五代史

唐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為奉化可
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䟣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
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
羚羊角硇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罽氎䮃騟之革其地宜白麥
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
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禮婦
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
號龍家其俗與□紇小異

嫗厥律國出魚鼠 五代史

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
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
隣國不敢侵

胡嶠陳契丹大畧 五代史

蕭翰鎮汴州闢遂太宗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
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
居虜中七年當周太祖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
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
臺山其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

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嶺曰辭鄉嶺之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氷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牴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

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無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凡欲時卓帳于此

于闐無水常寒 五代史

于闐國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鹹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

于闐諸沙 五代史

于闐國晉高祖天福三年冬十二月張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

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

西夏風土 遼史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受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繼遷始大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緣境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鑑訣野戰歌製番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其俗衣白窄衫氈冠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設官分文武其冠用金縷貼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矢穿靴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

天竺國俗宋史

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陁復曰婆羅門俗宗浮圖道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身毒為昆明所閉莫能通至漢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由是其教傳於中國

南毗國瀕地以防颶風宋史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由三佛齊風颿月餘可至其國王每巡行先期遣兵百餘人持水瀕地上以防颶風揚沙塵列另百以進食日一易之置翰林官供王飲食俗喜戰鬭習刀稍善射鑿雜白銀為錢産真珠細布其國寂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千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國矣

勃泥國昏聘飲椰子酒宋史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計順風為則其國以版為城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為大人王坐繩牀若出即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戰鬭者則持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地無麥有麻稻又有羊及雞魚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飲椰子酒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禮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為轝載棄山中

三佛齊國俗宋史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為隣居真臘闍婆之間所管十五州土産紅藤紫礦箋沉香檳榔椰子無(?)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其地無麥有米及青白豆雞魚鵝鴨頗類中土

真臘國戰象宋史

真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有銅臺列銅塔二十有四銅象八以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

丹眉流國以版為屋宋史

丹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為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地出犀象鍮石紫艸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雪霜未嘗至中國

注輦國異産宋史

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塼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為之皆植花果雜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王之所居室四百餘區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地産真珠象牙珊瑚頗黎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雞鸚鵡果有餘

甘蔗羅千年棗椰子甘羅蜆喻梅迦羅簽等花有白末利散絲蛇臍佛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

層檀國俗 宋史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冬暖貴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白氎布出入乘象馬有奉祿其法輕罪杖重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綿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駝馬犀象藥有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薰陸產真珠玻璃密沙華三酒交易用錢官自鑄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居一分禁民私鑄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賚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

銅鼓集衆 宋史

徽宗大觀二年融州蠻其俗鑄銅為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為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為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為刺史

父質與子 宋史

徽宗大觀二年有融州屬蠻大丘洞首領楊光朝請內附又有楊克端等百三人來歸皆納之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為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斒斕畏鬼神喜淫祀刻木為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強每忿怒則推刃同氣加兵父子間復讎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鄰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禽獸無幾

稻粟再熟 宋史

西南諸蠻漢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牁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熱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戰征乃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鼓銅沙鑼以祀神

交阯地理風土 宋史

交阯本漢初南越之地漢武平南越分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阯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梁陳因之又為交阯郡隋平陳廢郡置州煬

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太宗端拱元年加黎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五百戶遣戶部郎中魏庠虞部員外郎直史館李度往使焉太宗淳化元年夏加黎桓特進邑千戶實封肆伯戶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又使焉明年六月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鎬等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為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為誇詫盡出舟師戰艦謂之迎自是登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

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處張白旗以為陳兵之象俄而擁
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欲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
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
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
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
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為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
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
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為飾或
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詞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
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饌以獻焉

流求國風土 宋史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煙火相望其國塹柵三重
環以流水植棘為藩以刀稍弓矢劍鈹為兵器眎月盈虧以紀
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斂有事則均稅旁有毗
舍邪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

榴花成酒 宋史

黎洞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
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
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緶績木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匏瓠人
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為黎
居其間者號曰黎人

土產 夷狄之國所產物者

漢使取實來獻 史記

宛左右多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
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

哀牢出蘭干細布 後漢

哀牢夷明帝時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
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
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
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
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
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

斯調國火布 魏書

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
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
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污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
也

崑崙墟火布 魏書

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
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

南荒火鼠 魏書

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
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
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
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布

大宛汗血馬 晉書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爭入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為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為器物不用為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為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大秦以金銀為錢 晉書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梲栭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

林邑出產金貝 南史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沈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棧香

扶南國出產金寶 南史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倭國異產 南史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

扶桑以皮作錦 南史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

扶南火樹皮堪紡績 南史

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高昌白疊子 南史

高昌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隣敕勒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麫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大秦神龜白馬 北史

大秦國一名黎軒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室

龜茲流膏 北史

龜茲國在尉犂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餬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

高昌赤白鹽 北史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也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人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

大食產龍馬 唐書

大食本波斯地歲獻貴人蒲陶大者如雞卵有千里馬傳為龍種

拂菻出奇寶 唐書

拂菻古大秦也其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渠碼碯木難孔翠虎魄織水羊毛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

扶南出剛金 唐書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宮室王姓古龍居重觀柵城楛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鬈髮倮行俗不為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穫國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

吐火羅有神馬 唐書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元魏謂吐呼羅者少女多男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

地大洲產火珠 唐書

環王東南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袤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瑇瑁文螺石坩初取柔可治既鏤刻即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拳鷹爪獸牙穿耳傳璫以古貝橫一幅繚于腰古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氎

吐蕃宜馬 五代史

吐蕃國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

西夏土產 遼史

西夏土產大麥蓽豆青稞䅟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蓯蓉苗小蕪

美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葱野韭拒灰蓧白蒿鹹地松實

闍婆國俗 宋史

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阯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産稻麻粟豆無麥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為鹽多魚鼈雞鴨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出金銀犀牙箋沉檀茴香胡椒檳榔硫黃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絞吉貝布剪銀葉為錢博易

拂菻國俗 宋史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産金銀珠西錦牛羊馬獨峰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

占城物産 宋史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界汎海南去三佛齊五日程陸行至賓陀羅國一月程其國隸占城焉土地所出箋沉香檳榔烏樠木蘇木白藤黃蠟吉貝花布絲絞布白氎布藤簟貝多葉簟金銀鐵錠等物五穀無麥有秔米粟豆麻子官給種一斛計租百斛果實有蓮甘蔗蕉子椰子鳥獸多孔雀犀牛畜産多黃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

任耕耨但殺以祭鬼

自恃

倚恃本國之強者

宛國不肯予 史記

漢武帝時使者多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二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

詭詐

戎狄有詭譎虛詐者

阿保機智殺諸部 五代史

契丹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

會盟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兀欲執趙延壽 五代史

兀欲東丹王子也兀欲妻趙延壽以為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延壽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耶律德光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遂人縶之而籍其家貲

僭擅 夷狄僭妄而擅為者

社崘強大 北史

社崘與姚興和親魏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諸部社崘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社崘社崘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崘社崘逆戰於頞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崘所并號為強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

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

耶律德光以晉王為子 五代史

遼太宗耶律德光時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圖相分不救德光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有成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

子猶子而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欷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

高麗自號 宋史

高麗本曰高句驪禹別九州屬冀州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之

玄菟郡也在遼東蓋扶餘之別種以平壤城為國邑漢魏以來常通職貢亦屢為邊寇隋煬帝再舉兵唐太宗親駕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為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長

暴害 夷狄有之強暴而殘害者

突欲吮血 五代史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封灼不勝其毒

麻荅酷害 五代史

麻荅者契丹之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州節度使

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兀酷虐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挂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

篡逆 夷狄之篡王自立者

林邑奴文自立 晉書

林邑國主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稚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估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

惡逆 夷狄弒逆者

蓋蘇文弒君 唐書

高麗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為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其君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紿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臧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

兀欲幽囚祖母 五代史

兀欲為人儁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耶律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

窮夷 窮極邊夷之遠者

契丹欲窮所見 五代史

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賚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

邊害 夷狄寇邊為患害者

遼東西部烏丸寇邊 魏書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

有討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袁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數琄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崘學中國立法 北史

魏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鈔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羅鬼邊報 宋文

羅氏鬼國理宗寶祐四年遣報思播言大元兵屯大理國取道西南將大入邊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結約羅鬼為援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七

羣書集事淵海後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孔氏之教博文為先約禮次之蓋有所識斯有所畜而不博則無以為約也近古之世事簡而文未繁其為學者多要而寡雜史法既立變而為傳記之書條分縷積以至于汗牛充棟其勢不能盡或又纂略舉要俾易於求索庶幾盡其所謂博有志於稽古者隨所得而資焉顧天下之事為端不齊善惡成敗紛揉百出必於是擇而從之善者法惡者戒則凡見諸紀錄者雖人殊事異皆我之師也若夸多鬬捷采華葉而棄本根支離決裂而卒無所歸宿甚者謬取漏見以

為彊辯詖行之資則雖博也將
取之而況于略乎故博固貴乎要
而所謂要者非書之謂也有羣書
集事淵海者蓋
國初人所輯不著姓名凡四十七卷
自君臣而下至夷狄為門十為目
五百七十二為事之條其多以數
千計大抵皆集諸書事略自春秋

戰國訖于元季每條之下必註其
所出若可謂博而要矣內官監左
少監賈公性在司禮出納機密雅
尚文事購而得之圖欲捐貲鋟板
以便初學病其字太小募善書者
錄之稍拓其式質疑討舛程工計
日累數月而後畢亦可謂勤矣比
以公務携至

內閣請序亦簡意懇甚予夙抱書癖
今且老不能徧閱也因為之浩歎
而書之
弘治乙丑八月十日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國史官會典總裁長沙李東陽序

題羣書集事淵海後

右羣書集事淵海凡四十七卷門分彙列具有條貫其所采輯自春秋戰國迄于前元而不著名氏豈元末喪亂之際窮居避世而託志於文字以終其身者如虞卿之徒歟夫自有書契來世愈降而文愈繁事變紛沓載在典籍窮年不能殫其槩此固學者所病是書上下數千百年凡世變所有蒐采略備俾後之博文者據類考事一展卷而得之亦可謂博洽也已抑君子之學自博而反說之以究于約徒博非所貴也纂是書者畢力而晦其跡豈亦不欲以博自名者歟計是書流落人間殆將百餘年矣其不至泯滅者幾希少監賈公偶得之書肆購以重價且欲鋟梓以廣其傳豈物之用舍固亦有數歟賈公雅好文事日以傳達

帝命至

內閣間攜以相示懇予為識其後愧非博洽者辭不獲姑書此

責若其間采輯之當與否

暇許也

弘治乙丑八月甲子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會稽謝遷題

羣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史藝文志以爲宏治時人編纂據高儒百川書志所載也考李東陽懷麓堂集有此書後序稱國初人所輯內官監左少監賈性在司禮購而得之捐貲鏤板病其字太小募善書者錄之稍拓其式是此書本出自明初百川書志特據賈性重刻之本遂誤以爲宏治間人耳其書分門十分子目五百七十二集諸書事迹自春秋迄戰國凡數千條條下各注所出皆陳因習見又門目繁碎配隸或多不當引據亦多舛誤殊無足採錄卽李東陽及劉健原序亦深致微詞云